

学术
文库

《庄子》词汇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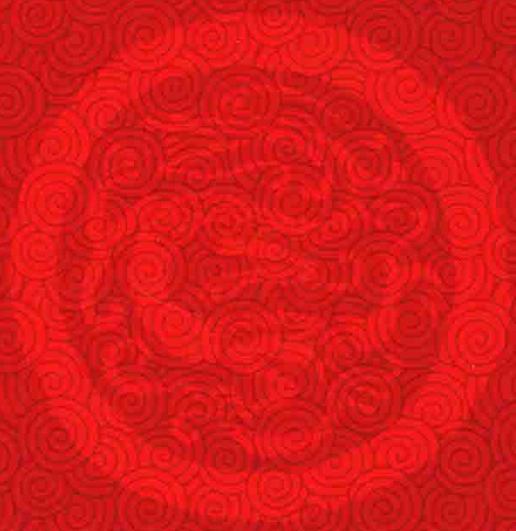
马启俊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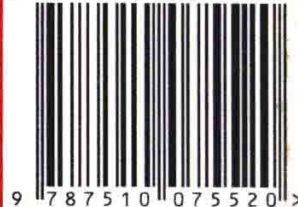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 / 雷 丹

封面设计 / 新纪元文化传播



ISBN 978-7-5100-7552-0



9 787510 075520 >

定价：48.00元

1151
32
安徽省教育厅 2003 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庄子〉词汇研究》
(2003JW213)

342/346

安徽省教育厅 2009 年度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省级精品课程《民间文学》(教高[2009]9 号)

皖西学院 2013 年度校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语言学教学团队(2013td05)

资助出版

《庄子》词汇研究



马启俊●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上海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词汇研究/马启俊著. —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2014. 12

ISBN 978 - 7 - 5100 - 7552 - 0

I. ①庄… II. ①马… III. ①《庄子》—词汇—研究
IV. ①B223.55 ②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4412 号

《庄子》词汇研究

著 者 马启俊

责任编辑 雷 丹

封面设计 新纪元文化传播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 85 号

邮 编 710003

电 话 029 - 87233647(市场营销部)

029 - 87235105(总编室)

传 真 029 - 8727967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中闻集团西安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30mm × 170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0 - 7552 - 0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本公司更换☆

十年磨一剑，亮光闪闪

白兆麟

（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果在十年前，我不会写这篇序言，因为《〈庄子〉词汇研究》这部专著的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评介自己的弟子总有些不合适。但如今时过境迁，师生情谊淡化而同行探讨关系增强，也就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了。为了客观起见，我还得交代一下动笔前的学术背景。首先要说说我早先对庄子其人其书的总体印象。

庄子其人，据司马迁《史记》有关记载，他曾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楚威王有意聘他为相，他不肯接受。庄子一生贫困，但其心灵上的充实填补了物质生活上的匮乏，使他在精神层面完成了对现实的超越。他一生的行事有两件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

其一是鱼乐之辩。庄子与惠施二人，人生追求和学术思想完全不同道，却能成为至真至诚的朋友。他们常在一起进行类似于“知”与“不知”所谓“鱼之乐”那样无休止的辩论，并从中获得极大的愉悦。惠施死后，庄子感到从此再也没有如同“鱼乐之辩”那样旗鼓相当的对话，因而发出“无以为质”的深切感叹。

其二是鼓盆而歌。庄子平时对妻子一向处之泰然，其妻死时，他不仅没有悲伤，甚至“鼓盆而歌”，敲起盆缶哼着歌曲。这在常人看来简直不近情理，而庄子内心认为人死即回归自然，无须悲伤。这种对亲人生死采取超然的态度，不是从其文章表面可以体会出来的，也不是按照世俗的观念所能理解的。

以上两桩行事给我的感受是，庄子把人生的一切全都净化得纯而又纯了：与惠施的交情是在相互切磋学问、论辩是非中建立起来的高尚关系，因而情深谊厚，无惠施则无同质对象与之探讨人生学问；与妻子只是男女两性之间的天然关系，生老病死皆出于自然，应当理性对待，不必悲哀而伤神。这种超脱尘世的泰然自处，正是对待人生的一大智慧。也正因为如此，庄子视权位如腐鼠，讥邀宠为舔痔，对世

俗间的权势、名利、富贵等表现出极大的蔑视。联系他一贯的言行举止就会深刻地理解,这并非自视清高,而是他切实认为,精神和生命只有与自然融合为一才有永恒的价值,至于权势、名利、富贵等等,却是对生命与精神的戕害,是自取束缚而牺牲自由。

对庄子其人基本上有所了解,再来阅读庄子其书就比较容易领会了。《庄子》今存三十三篇,从晋代学者郭象注解本开始,分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内篇》的思想与文风比较一致,当为庄子本人所著;《外篇》和《杂篇》的思想观点与《内篇》大多有出入,一般认为有后学之作掺杂其中。《杂篇》中的《天下·第三十三》与《寓言·第二十七》两篇值得注意:前一篇文字庄重,结构齐整,构思精巧,评论诸子学派,唯独标显庄学,宜视为《内篇》七篇之序言;后一篇叙事对话较多,当看作序例。先读懂这两篇,对准确把握《庄子》全书的精神会有很大的助益。

论析于此,有必要澄清一下庄子所谓“寓言”的涵义。《寓言》开篇即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郭象注:“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成玄英疏:“寓,寄也。世人愚迷,妄为猜忌……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信九矣。故鸿蒙、云将、肩吾、连叔之类,皆寓言耳。”陆德明《经典释文》:“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看来,历代注疏都把“寓言”理解为寄托他人之言,意在取信于世人。然而最近有人撰文,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考辨“寓言”的含义是“大言、夸诞之言”(《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十二辑,2013),并引用《庄子·天下》篇为证:“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悦,不以诤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按:“往来”下当紧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数句才完整)那么,对“寓言”的两种解释当以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呢?

若要辨明是非,当有几点必须明确。首先,字词不仅有词源义,还有由语境规定的语境义,前者不等同于后者。这就如同字词的本义不等同于字词的引申义,字词的概括义也不等同于字词的具体义。其次,前面说过,《内篇》属庄子本人所著,而《外篇》和《杂篇》当有后学之作掺杂其中,不能把《杂篇》中的《天下》和《寓言》两篇视为庄子本人之作;而且还指出过,《天下》应是《内篇》之序言,而《寓言》则为其序例。再次,应当强调,《寓言》仅仅是《杂篇》十一篇里的一篇,而且开篇明义云:“寓言十九,藉外论之。”正如郭象注所说:“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该

篇之所谓“寓言”自然是针对此篇之主旨而说的,与《天下》篇不可混为一谈。最后,再考察《寓言》其后所列举的庄子与惠子的对话、孔子与其弟子的对答、颜成子游与东郭子綦的谈话、众罔两与其景(影)的问答、老子对阳子居的告戒种种,似乎皆并非“夸诞之言”。根据以上理由完全可以断定:《庄子·寓言》篇之“寓言”,当如郭《注》、成《疏》以及陆氏《释文》所云,是“寄托他人之言”的意思。

我们再来探明上述提出异议的文章里所说的《天下》篇的真正用意。如前所说,《天下》篇当视为整个《内篇》之序言,也就是说,《天下》篇所谓“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是就庄子本人所著《内篇》之七篇而言,并非单单指称与之并列的《寓言》这一篇。《天下》篇虽然有“以寓言为广”一句,但不可把“广”与“寓”看作同义词;因为该句之前还有两句与之并列,即“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显然,“曼衍”(无心貌)并非解释“卮”(不定之意)字,“真”并非解释“重”(厚重、尊重)字,那么“广”也自然并非用来解释“寓”字了。更何况“广”在此语境中也不能理解为“夸大、夸诞”,而宜解释为“深广、开阔”,故其下紧接着一句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如若连同“庄周闻其风而悦之……”这几句来完整地考察,分明是用来评价并推崇庄子之“道术”(所谓“能致虚远深弘之说,无涯无绪之谈”)的言论。这是显而易见、确凿无疑的。

这样看来,《庄子》一书所展示的思想体系也是博大精深的。这里必须指出,庄子解说并继承了老子哲学思想中积极的一面,但无可讳言,他也把老子学说中消极的一面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我们应当注意分析辨别。实事求是地说,庄子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虽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就哲学思想而言,显然不能与其同一学派的前辈老子相比。然而毫无疑义的,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却是处于颠峰的地位。

据我领会,老庄哲学当包含三个层次:其一是解决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所谓“无己”,即不注重个人形体的问题;其二是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所谓“无功”(不居功)和“无名”(不逐名)的问题;其三是解决精神和存在的关系,也就是既要有理性也要有悟性的问题。总而言之,老庄哲学思想是疗治现实社会心浮气燥的良药。老庄思想的实质,是与大自然的本质相互吻合的。我们不能过于从现实而应当从哲学意义上去理解老庄,否则就会产生误解。

以上论述了那么多,无非表明,我虽然长期从事汉语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但

对老子和庄子也曾有过多年的思考,近几年还发表过数篇论文,因而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解。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再来评析在过去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这部专著,就会给这部书的读者一个比较客观的印象了。

其次要说说与词汇学研究有关的问题。就在个把月前,我在《学术界》第9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训诂学的特性与现代化》的文章,其中提到,为了训诂学这门学科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就方法论而言,笔者以为务须注意几个结合:历时与共时,经验与思辨,统一与相对,封闭与开放,定量与定性”。展读《〈庄子〉词汇研究》一书的“引言”,其著者的思路与我不谋而合,于是就放心地敲击键盘推敲起这篇序言了。

读别人的著作,尤其是博士论文,我有个老习惯,即先考其首尾再看中间,就是说,先浏览一下该书的前言与后记,了解其写作的意图与过程、作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参考了哪些文献资料,这对进一步理解该书主体的内容与价值极有帮助。为了不占用读者过多的时间,这里只想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首先阅读其第一章《引言》,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处处理颇为得当:

其一,关于对庄子的总体评价,著者概述道,“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道家思想,是先秦道家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堪称老子后学,道家巨擘,玄学大宗。庄子以其深邃玄远的哲理神思,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悟,独树一帜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给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崇高的地位。同时他那浪漫雄奇、奇崛诡怪的散文风格和以寓言为主、寓真于诞、意在言外的创作方法,极大地推动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评价也越来越高”。其精练简洁甚合读者之心。

其二,针对《庄子》一书的不同版本及其内、外、杂篇的作者历来之争议,著者表明“无意参与”,因为“通观《庄子》全书,其思想体系、文章风格大体是统一的,相互矛盾或前后抵触之处并不多,历来研究《庄子》哲学的人也大多是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庄子》全书反映了战国末期至汉初语言的实际状况,因此我们将内、外、杂篇都看作反映秦汉之际上古汉语语言事实的作品,以《庄子》全书为统一的研究对象”。这种“快刀斩乱麻”的举措,丝毫无损于该书的词汇研究成果。

其三,著者用了一节的篇幅,先综述“上古汉语整体、综合研究已取得的成就”,

继而作“上古汉语专书语言研究的简单回顾”，再来说明“上古汉语专书词汇研究及其发展趋势”。如此由整体研究到局部研究、由“专书语言研究”到“专书词汇研究”的叙述，脉络清晰，条理井然。在此背景下，再来阐述“《庄子》词汇研究的意义、现状及发展趋势”，就显得有根有据，十分可信。正如著者所指出的：研究《庄子》词汇的意义在于，“既可为先秦诸子语言的共时研究和汉语词汇史的历时研究提供一些准确数据和可信结论，又能对词典编纂、语文教学、古籍整理等领域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同时也可以对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相关领域的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发挥一定的影响作用”；而就《庄子》词汇研究的现状而言，“自魏晋以来，庄书训诂和庄学研究在对《庄子》作孤立的、分散式的随文注释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对《庄子》语料进行语言学的分专题研究和深入、系统的专门探讨尚显得相对薄弱，成果较少。同样，在《庄子》词汇研究方面虽有一些词典或单篇论文问世，但是以《庄子》全书词汇为专题研究对象，做穷尽式的调查、统计和科学的归纳、分析，进行全面的探讨和系统的研究”，至今在国内外尚未出现。无须多说，著者的研究成果正好填补了这项空白。

其四，著者于第四节谈到研究方法时说了三条，即“‘通合观之’的整体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对比的研究方法”。对于第一条，著者认识到，专书词汇研究“必须认清全书语词的相互关系，意义网络，网络中每个词的具体位置及由此而决定的意义，然后才能做出客观系统的评价”。对于第二条，著者指出“要借鉴训诂学、语法学、音韵学、修辞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全书词汇进行分类、界定、描写和解释。尤其要注重描写，应尽量做到穷尽性描写”。对于第三条，著者极有意识：“首先，进行专书内部对比，找出《庄子》每一篇章以及全书是如何通过语词的不同搭配、相互对应来构词、表义的”；“其次，进行同时代文献之间的横向比较，联系……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进行共时对比研究”；“第三，进行不同时代文献之间的纵向比较和贯通研究，……指出《庄子》词汇的时代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第四，通过对比……总结《庄子》在语言学的多门分支学科里的认识价值和在汉语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我们不厌其烦地引用原文，意在展示著者的思路和设想是全面而完善的。那么，接下来的论述必定会步步深入、头头是道了。

其次，再来考察书后的“参考文献”。据我大略统计，去除著者自己的20部

(篇),著者列举的参考论著共有 470 余部(篇)。其中直接研究《庄子》的论著约 195 部(篇),约占总数的 $\frac{2}{5}$ 。在综合性的 275 部(篇)的论著中,专门研究语言词汇的有 90 部(篇),比例约为 $\frac{1}{3}$ 。在专门研究《庄子》的论著中,直接研究其语言词汇的有 46 部(篇),比例约为 $\frac{1}{4}$ 。

以上统计数字表明,十年来,著者为了实现所设定的总体计划与分项目标,为了履行所预想的研究方法,他为自己铺开了一张多么长的书目名单,又为此而耗费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啊。读者们自然相信,说是“十年磨一剑”并非虚夸之辞!

除了参考文献的统计数字之外,还应当列举一下他浏览过的古今中外名家的专著。一般综合性的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澳]柳存仁《道教史研究》、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翦伯赞《先秦史》、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晁福林《先秦民俗史》、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郭预衡《中国散文史》等;属于语言学和庄学通论的有: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和《汉语词汇史》、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何九盈与蒋绍愚《古汉语词汇讲话》、陈鼓应《庄子论道》、陆钦《庄周思想研究》、孙以楷《庄子通论》、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等。这些厚实的专著,也大体展示了著者的开阔视野与学术气度。

在评析该书首尾之后,再来浏览文本主体之内容,就无须耗费过多笔墨了。从第二章到第七章,著者分别论述了《庄子》的“复音词、词义研究、同义词研究、专项词语研究、词语选释、成语研究”等六个方面,就《庄子》之词汇而言是无所不包了。

在《〈庄子〉的复音词》一章里,先根据他人的统计,指出《孟子》总词数 2240 个,其中复音词 651 个;《吕氏春秋》总词数近 5000 个,其中复音词 2017 个。再拟定《庄子》复音词的八条具体确定标准,在此基础上,再具体排列出《庄子》复音词在各篇的分布情况,由此统计出全书出现的复音词而不计重复的总个数为 2738,若含重复的总个数高达 4997。不仅如此,著者还列表格,逐篇展示其正文字数、复音词出现的个数和个次数、不同音节的复音词个数占全书复音词总个数的百分比等等,并且深入分析了《庄子》复音词出现新情况的原因。然后,对其复音词作结构分析,分“单纯词的语音结构”和“复合词的语法结构”两个方面予以剖析,展示《庄子》各类复音词的构成方式、词性分布、数量统计等情况。通过以上排比研究,著者

得出了五点“初步的结论”,其中最后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庄子》中的复音词正处在由先秦早期向战国后期和秦汉时期过渡的阶段,所以一部分复音词尚处在萌芽期,数量少,结构不固定,特征不典型,……这说明复合词在《庄子》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上古汉语复音词发展史中具有过渡性特征。”显然,这个结论对进行汉语词汇史的共时比较和历时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次看第五章《〈庄子〉专项词语研究》,本章于记时词语、颜色词语和民俗词语三项进行了详细的搜集、罗列、描述和研究,为的是“管窥《庄子》专项词语在不同领域的认识和研究价值”。这里仅就“民俗词语”予以评析。

著者指出:“《庄子》一书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涉及当时的物质生产、民众生活、社会政治、思想意识、飞禽走兽、山川草木等各个方面,具有多种文化底蕴。因此,作为这些丰富内容主要载体的《庄子》词汇,在许多学科领域里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该章节对《庄子》中反映具体民俗事象的词语进行了仔细辨识、全面搜集和整理,从经济、社会、信仰和游艺四大方面描述这些民俗词语。我们不必涉及具体的词语,只消列举若干小的类别,即可看出著者的良苦用心。

在“经济的民俗”下分有:①物质生产民俗(包括自然采集、渔猎、驯养、农耕、手工业),②交易运输民俗(包括商品交易、水陆交通),③消费生活民俗(包括服饰、饮食、居住)。

在“社会的民俗”下分有:①家庭亲族民俗(包括称谓、生活用具、家居行为、家庭伦理等),②乡里社会民俗(包括社区名称、乡里人员称谓、乡里社会规范),③乡里人际交往民俗(包括交往行为、交往礼节、交往所用物品、避讳用语),④个人生活礼仪民俗(包括生育、婚姻、丧葬)。

在“信仰的民俗”下分有:①大自然信仰,②占卜民俗,③禁咒盟誓,④巫蛊民俗,⑤祭祀民俗(包括祭祀活动、主持人员、祭祀场所、器具物品、祭祀对象),⑥迷信民俗。

在“游艺的民俗”下分有:①民间口头文学(包括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民间成语谚语),②民间歌舞音乐活动(包括唱歌跳舞、音乐创作表演、乐器及制作材料、古乐曲名、古代音乐术语),③游戏竞技活动,④体育健生活动。

即使略去具体的民俗词汇,单就以上大小类别即可看出著者认真细致的钻研态度了。著者有两点说明值得注意:一是与其他诸子著作相比,《庄子》对先秦民俗

史研究的文献参考价值是令人惊羨的,难怪有人说《庄子》是一部“博物志”;二是《庄子》对民俗事象的记载有很多是真实可信的,但因为其作品的性质、文体特点以及虚言甚多的表达,对其民俗资料的真实性仍需要慎重对待,仔细鉴别,不可全当作实录和信史。这种提醒又表明了著者的科学态度,值得肯定。

最后,不能不考察第七章“源自《庄子》的成语研究”,因为这是著者把庄学研究的理论与社会语言运用的实际紧密结合的新成果。著者准确地指出:

作为战国晚期的诸子著作之一,《庄子》的语言已从此前《尚书》、《国语》、《论语》等著作的古奥、质朴趋向于纵恣浪漫、奇幻玄妙、形象生动、风格多样。《庄子》一书内容丰富新颖,颇具哲理情思,语言生动活泼,极具创造力、表现力和感染力,因而深受历代文人的喜爱。因此,在后世的哲学著作、文学作品及日常口语中,其内容和语句得到普遍的引用,许多绝妙好辞与精彩片段不断被提炼、组合、凝固、引申,逐渐演化成后来的成语,《庄子》遂成为一大批汉语成语的源头。

在以上准确论断的基础上,著者从“形成方式”、“结构特征”、“词义发展和使用情况”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这里没有必要全面铺开,仅就“源自《庄子》成语的形成方式”这一方面予以考察。

著者从全书中搜罗了89个这样的成语,经过细致的分析、考证与比对,将它们划分为六种类型:一、截取原文型,二、词语置换型,三、顺序颠倒型,四、内外结合型,五、提炼概括型,六、综合构成型。不仅如此,著者还进一步在每一类型之下,再区分为若干小类。譬如“截取原文型”之下,就分为:①直接截取原文相连续的语言片段,②直接截取原文前后两句中相连的语言片段,③先分别直接截取原文前后两句中各自相连的两个字再重新组合,④先直接截取原文某个语言片段再省略其中某个或某几个词语,⑤先直接截取原文某个语言片段再适当增加词语。又如“提炼概括型”之下,再分为:①以原文某一句或几句的少量词语为表义基础,增加其他词语以补足相关语义;②对原文某一段或几段的意义加以概括,以精练简短的词语来表达。

以上所划分的六大类型以及所举两个大类型里区分的小类,已经足以说明著者考察之全和剖析之细了。这样做,对专书词汇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不仅向读者尤其是专业读者展示其全书词汇的状况和风貌,有助于了解一大部分成语的来龙去脉,并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而且为专业辞书编辑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而准确的

资料与信息。

这部专著的最后一章《余论》，更是显示了《庄子》词汇研究的现实意义。著者注意到，“《庄子》词汇在后世常常遭遇理解、使用上的误区，出现了不少令人遗憾的误解误用现象”。为了辨误求是、正本清源，著者分五节来拨乱反正。为节省篇幅，这里仅选择三节予以简介：一是“对源自《庄子》的成语的误解误用”，著者列举了“望洋兴叹、白驹过隙、扶摇直上、每况愈下、得鱼忘筌、不可端倪”等十一个成语进行了辨析；二是“辞书编纂利用《庄子》语料的误解和误用”，文中列举了“蛄、眯、醒、傅说、安宁”等语词在释义、书证及引例方面的误说给以纠正；三是“谈《庄子》心得类图书对《庄子》词汇的误解和误用”，在《于丹〈庄子〉心得》中指出9条，在《傅佩荣〈庄子〉心得》中指出3条，在《南怀瑾讲述庄子中的智慧》中指出8条。我相信，读者只须稍稍涉猎，即可获得不少教益。

总而言之，十年前，作为这部学术专著原型的博士学位论文，由于其合理的构架、坚实的内容、晓畅的文字，答辩时即得到所有专家的一致肯定；而十年后，由于著者扎实的学术积累，严密的逻辑论证，丰厚的现实内容，说是“磨出”的是一把闪耀着光亮的宝“剑”，是毫不为过的。当然，这部专著也不是没有可指摘之处。譬如某些章节与分类有点儿琐细，某些行文不够简洁，好在无关大体，读者从这部专著里一定会获得多方面的教益的。我坚信。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庄子与《庄子》	1
第二节 上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7
第三节 《庄子》词汇研究的意义、现状和发展趋势	9
第四节 《庄子》词汇研究的方法、思路和设想	13
第五节 几点说明	17
第二章 《庄子》的复音词	22
第一节 《庄子》复音词的确定标准	23
第二节 《庄子》复音词的分布情况和数据统计分析	27
第三节 《庄子》复音词的结构分析	57
第三章 《庄子》词义研究	73
第一节 《庄子》的单义词与多义词	73
第二节 《庄子》词义系统中的本义与引申义	83
第三节 《庄子》双音词的语义结构	97
第四章 《庄子》同义词研究	110
第一节 关于同义词的定义和确定原则	110
第二节 《庄子》同义词的分类	111
第三节 《庄子》同义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124

第五章 《庄子》专项词语研究	137
第一节 《庄子》的记时词语	138
第二节 《庄子》的颜色词语	157
第三节 《庄子》的民俗词语	171
 第六章 《庄子》词语选释	187
 第七章 源自《庄子》的成语研究	219
第一节 源自《庄子》的成语的形成方式	221
第二节 源自《庄子》的成语的结构特征	231
第三节 源自《庄子》的成语的词义发展和使用情况	242
附 录 源自《庄子》的成语(619 条)	254
 第八章 余论	258
第一节 对源自《庄子》的成语的误解和误用	259
第二节 对《庄子》双音节词语的误解和误用	269
第三节 辞书编纂利用《庄子》语料的误解和误用	273
第四节 谈《庄子》心得类图书对《庄子》词汇的误解和误用	276
第五节 《咬文嚼字》指出的对《庄子》词汇的误解和误用	282
 主要参考文献	288
后 记	307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庄子与《庄子》

一、对庄子与《庄子》的记载和总体评价

关于庄子,史书记载语焉不详,资料匮乏,使我们对庄子的生平事迹、家庭故里、朋友学生等情况知之甚少,而且分歧与争议颇多。

关于庄子的姓名,《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云:“庄子名周,宋蒙县人。”《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后班固自注:“名周,宋人。”张衡《髑髅赋》假托庄子的口吻说:“吾宋人也,姓庄名周。”还有人说庄子有字,为子休。如唐代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庄子者,姓庄,名周(太史公云,字子休)。”唐代成玄英在《庄子疏序》里也说:“其人姓庄,名周,字子休。”

关于庄子的生卒年,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马叙伦:公元前 369 - 公元前 286,享年 83 岁。见《庄子年表序》。

闻一多:公元前 375 - 公元前 295,享年 80 岁。见《古典新义·庄子》。

梁启超:公元前 370 - 公元前 300,享年 70 岁。见《先秦学术年表》。

钱穆:公元前 368 - 公元前 298,享年 70 岁。见《先秦诸子系年通表》。

吕振羽:公元前 335 - 公元前 275,享年 60 岁。见《吕振羽史论选集》。

范文澜:公元前 328 - 公元前 286,享年 42 岁。见《中国通史简编》。

目前以马叙伦的说法较为常见。

关于庄子的故里,至少有以下 6 种说法:①安徽蒙城说。②河南商丘说。③河南民权说。④山东曹县说。⑤山东菏泽说。⑥山东东明说。

目前以前两种说法影响最大,尤其是第一种说法,从之者众。

庄子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从《庄子》的一些篇章里可以看出,他有家庭,有妻子,有子女。庄子还有弟子,《山木》《列御寇》中都写了庄子与弟子们的交往。只是不知道他的弟子有多少,知道名字的也只有《山木》中提到的蔺且(lìn jū)。庄子的朋友中知道名字的只有惠施,即惠子。^①

正史中最早记载庄子生平事迹的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时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这是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子四人的合传,其中关于庄子的记述十分简略,尽管如此,这却是历史上第一篇庄子传略。后人从中得以大略了解庄子的生平、思想、性格、著述等情况,后世一些关于庄子及其书籍的记述和评价也多源于《史记》,如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评价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1] (P364)} 鲁迅的话就主要沿用了《史记》之观点,又给予了极高之评价。

综合《庄子》一书和《史记》等其他庄子评述材料可知,庄子是战国中期宋之蒙人,生卒年大约和孟子同时或稍后。庄子一生,没有令世人称道的显赫政绩,但他为后人留下了《庄子》一书。该书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是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奇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道家思想,是先秦道家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堪称老子后学,道家巨擘,玄学大宗。庄子以其深邃玄远的哲理神思,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悟,独树一帜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给后世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庄子思想对中国道教、魏晋玄学、佛学、中国文学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在先秦诸子中是罕见的,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崇高的地位。作为先秦诸子散文的代表性著作,《庄子》的文风和笔法、思想和语言在曹植、嵇康、阮籍、陶渊明、王维、李白、苏轼、陆游、李贽、蒲松龄等古代著名文学家的文学创作中一脉相传,成了一个重要文学流派的源头之一。庄子那浪漫雄奇、奇崛诡怪的散文风格和以寓言为主、寓真于诞、意在言外的创作方法,极大地推动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郭沫若在《庄子与鲁迅》一文中评价道:“庄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确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他不仅是一位出类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拔萃的文学家。……秦汉以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2]

《庄子》成书以后,影响在扩大,评价和地位也在提高。魏晋时期,《庄子》与《周易》《老子》合称“三玄”,后又与《道德经》《淮南子》《列子》一起被人推崇为四部重要的道家典籍。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庄子》甚至被封为《南华经》,正式成为道教经典。^②宋徽宗时学道之士以黄帝《内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明代的袁宏道将《庄子》作为“外典”,与《离骚》《史记》《汉书》等书并列。明末清初著名小说理论家、批评家金圣叹将《庄子》列为第一才子书,与《离骚》、《史记》、杜甫诗、《水浒传》、《西厢记》合称为“六才子书”。近代鲁迅更是推崇《庄子》为晚周诸子著作之首。梁启超曾将《庄子》和《老子》《墨子》《荀子》《韩非子》一起列入国学入门书目的子部,认为他所列举的国学入门书“无论学矿、学工程……皆须一读”。1978年,钱穆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讲演中也指出,《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七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家庭书架工程”精选136种中国名著和164种外国名著,为每一种名著撰写一册融知识性与学术性为一体的介绍性的著作,构成一套大型丛书,名之曰“读好书文库”。在这300种“中外名著排行榜”上,《庄子》排名第二。该社1999年6月出版了黄正雨编著的《自然的箫声——〈庄子〉》。

当然,由于庄子思想观点的奇异性、文学风格的独特性,尤其是与儒家正统思想的尖锐对立,自古以来,对庄子及集中体现他的思想观点、创作风格的《庄子》的总体评价,或褒或贬,或扬或抑,见仁见智,异说纷呈,成为一大学案。不过自汉代以来,人们多是侧重于阐释、发挥庄子的道家哲学思想及其散文创作,直到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术界眼界大开,思想日新,新理论和新方法不断引进,对

庄子其人其书的研究和评价才出现了新的气象。如 20 世纪 30 年代问世的郎擎霄的《庄子学案》就开辟出庄子“本体论”“进化论”“政治哲学”“经济思想”“心理学”“辩证法”这样一些章节,显示出《庄子》研究在西方哲学影响下的新变化。20 世纪下半叶,又有不少学者从伦理学、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甚至生态学、管理学、营销学等角度阐释《庄子》,如叶舒宪长达 48 万多字的专著《庄子的文化解析——前古典与后现代的视界融合》,从神话思维、原型意象、神秘数字和宗教礼仪诸方面探讨《庄子》及道学思想的深广文化渊源,开辟了《庄子》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这些研究一方面表明《庄子》一书内容宏富博大,涵盖面广,可以给不同的学科提供丰富的营养,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代《庄子》研究的跨文化对话与解读、多学科交叉与渗透、古典与现代视界牵连与融合的发展趋势。这些对我们进行《庄子》语言学方面的专书研究和词汇学方面的专题探讨都提供了重要的选题启示、良好的学术背景和雄厚的学术基础。

二、《庄子》的版本流传及历代注家情况

《庄子》一书在流传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不同版本,一些篇章和文字也有所散佚。《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有 52 篇,无内、外、杂篇之分。今本《庄子》只有 33 篇,亡佚 19 篇,故实为残本。今本《庄子》分为内篇 7 篇、外篇 15 篇、杂篇 11 篇。这种分法最早出于何人之手,众说不一,有出自汉人刘向、晋人郭象、南朝周宏正等不同说法。近人张恒寿《庄子新探》认为这三种说法都不可信,应是出自淮南王刘安。有人从思想旨意的角度区分内、外、杂篇,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庄子通》认为:“外篇则非庄子之书,盖为庄子之学者,欲引申之,而见之弗逮,求肖而不能也,以内篇参观之,则灼然辨矣。”“杂篇虽言不纯,而微致语,较能发内篇未发之旨。”有人从著作真伪的角度区分内、外、杂篇,认为“内篇为真,外杂为伪”。还有人从时间早晚上区分内、外、杂篇,认为内篇早作,外、杂晚出。陆德明《经典释文》在比较《庄子》不同版本后指出,“内篇各家并同,其余或有外无杂”,说明在唐代各注本中内篇较为一致,而外、杂篇已有差别。

关于《庄子》内、外、杂篇的作者,历来看法也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内篇为庄子本人所作,外篇和杂篇除少数篇章外,多为庄子后学伪作,羼入其中。因此《庄子》并非一时一人之所作。如外篇之《骈拇》《马蹄》《胠箴》《在宥》,杂篇之《寓言》

一般认为出自庄子之手,也有人认为《胠箧》为秦末汉初之言。王夫之认为外篇之《秋水》“因《逍遥游》《齐物论》而衍之”。司马迁《史记》认为《渔父》《盗跖》《胠箧》为庄子所作,“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而苏轼则怀疑杂篇之《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出自庄子之手,而杂篇之《天下》有人认为出自道家后学之手。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曾总结道:“‘内篇’为庄生自作,无问题。‘外篇’则后人伪续者甚多,‘杂篇’亦间有。”^[3](P94)

实际上,《庄子》一书情况复杂,内、外、杂篇思想深浅不一、真伪混杂,成书时间也有早有晚,并不能作简单划一的区分。但是通观《庄子》全书,其思想体系、文章风格大体是统一的,^③相互矛盾或前后抵触之处并不多,历来研究《庄子》哲学的人也大多是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冯友兰就认为:“《庄子》是战国以至汉初道家,尤其是庄子一派著作的总集。”^④(P351)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庄子》全书反映了战国末期至汉初语言的实际状况,因此我们将内、外、杂篇都看作反映秦汉之际上古汉语语言事实的作品,以《庄子》全书为统一的研究对象,以“庄子”为《庄子》全书的作者,对目前学术界有关《庄子》著者真伪及内、外、杂篇的归属和前后次序等问题的争论,我们无意参与。

《庄子》版本在流传过程中文字多有增删错讹,还出现了异文,总字数也由《史记》所言的“十余万言”减少至今天的65180个字。^④虽经后人搜求,发现了一些佚文,但至今仍有不少阙文。如《艺文类聚》卷八八引《庄子》:“空门来风,桐乳致巢。”司马彪注曰:“门户空,风喜投之,桐子似乳,着叶而生,鸟喜巢之。”有成语词典认为此处《庄子》文句就是成语“空穴来风”的出处。^⑤但是今本并无此文字,疑为阙文。《艺文类聚》卷九十一引《庄子·逸篇》:“庄子谓惠子曰:‘羊沟之鸡,三岁为株。’”庄子所言,也不见今本《庄子》。吴世昌的《文史杂谈》收有《〈庄子·秋水〉篇阙文臆补》一文,颇有新义和启发性,值得一读。而搜求《庄子》佚文贡献最著者当为马叙伦,马氏有《庄子佚文》专为其事,对认识《庄子》全貌极有帮助,兹援引两例如下:

《意林》引桓谭《新论》云:“庄周病剧,弟子对泣之。应曰:我今死,则谁先?更百年生,则谁后?必不得免,何贪于须臾?”马叙伦《庄子佚文》认为《新论》中这段文字:“疑亦《庄子》文。”

《后汉书·祭祀志》:“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

诏书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章怀注:“庄子曰:‘易姓而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堦勒石,凡千八百余处。’”章怀注所引庄子这段话,不见于今本《庄子》,马叙伦认为也是《庄子》佚文,其《庄子佚文》收录了这段话。

先秦两汉的一些重要著作,古代都有不少人为之作注,《庄子》也不例外。《庄子》的历代注本不下百余家,有影响的也有几十家,简要罗列如下:

西晋主要有五家:晋宗室司马彪注本 21 卷 52 篇,孟氏(名佚)注本 18 卷 52 篇,崔譔注本 10 卷 27 篇,向秀注本 20 卷 27 篇,郭象注本 33 卷 33 篇。现仅存郭象《庄子注》,^⑥司马彪注在唐代《庄子》注疏中有引用。南朝陈时汝南人周宏正著有《庄子疏》。唐有成玄英《庄子疏》,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部分)。南宋有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明有焦竑《庄子翼》,释德清《庄子内篇注》,归有光《南华真经评注》,方以智《药地炮庄》,钱澄之《庄屈合诂》等。清有王夫之《庄子解》,林云铭《庄子因》,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胡文英《庄子独见》等。近人有马其昶《庄子故》,吴汝纶《庄子点勘》,章太炎《庄子解故》,阮毓崧《庄子集注》,马叙伦《庄子义证》,王叔岷《庄子校诂》,刘文典《庄子补正》,钟泰《庄子发微》,叶国庆《庄子研究》等。今人有高亨《诸子新笺》(庄子部分),曹础基《庄子浅注》,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欧阳景贤、欧阳超《庄子释译》,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钱穆《庄子纂笺》,马恒君《庄子正宗》,关锋《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叶玉麟《白话译解庄子》,胡远浚《庄子诂诂》,支伟成《庄子校释》,张松辉《庄子考辨》,杨柳桥《庄子译注》,张默生《庄子新释》,朱季海《庄子故言》,孙雍长《庄子》注译,陆永品《庄子通释》,方勇、陆永品《庄子诂评》,陈庆惠《老子庄子直解》,张远山《庄子奥义》,等等,难以尽数。这些古今注释成果都对注解疏通《庄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我们解读和利用《庄子》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当然其中也存在一些疏误或模糊难解之处,或已得到纠正解决,或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澄清。

第二节 上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上古汉语整体、综合研究已取得的成就概说

上古汉语是汉语的早期阶段,也是重要的发展期、形成期,对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乃至现代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的发展走向、汉语的性质特征和表达方式等的最终确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汉语的根源和基础。因此,对上古汉语的整体、综合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汉语特别是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发展,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使用现代汉语,更有助于我们深刻、准确地理解以汉语为主要载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创新。

正因为如此,上古汉语的多层面、多方位研究一直是汉语研究的重中之重,不仅研究者众,而且名家辈出,名作迭现,早已蔚为大观。由于先秦儒家著作汉代以后升格为经典书籍,自汉代起,研治经书的经学作为官方之学、正统之学而获得了崇高地位,出现畸形繁荣,同时也极大地带动了经书训诂之学的发展。因此,整个封建社会对《诗经》《论语》《孟子》《礼记》等经书的注疏代不乏人,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一部《十三经注疏》就影响深远。在先秦其他传世文献的语言训释和研究方面,整个封建时代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尤其是清代朴学繁荣,诸如休宁戴震、高邮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说文》“段桂王朱”四大家等名家辈出,他们极大地推动了上古汉语研究的发展。清末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问世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上古汉语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的语言学理论和成果的不断引进或出现,使得上古汉语研究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不仅完善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也都有所拓展,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如《诗经》与《楚辞》的音韵、词汇、语法研究,先秦散文句型研究,上古汉语修辞研究,上古汉语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语言的校勘、整理、训诂和研究等。这些方面的研究状况和成果在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何九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濮之珍的《中国语言学史》、邓文彬的《中国语言学史》以及白兆麟师的《简明训诂学》、《文法训诂论集》和《校勘训诂论丛》等著作中都有很好的评述。

二、上古汉语专书语言研究的简单回顾

中国古代训诂形式主要有两种,即随文注释和训诂专著,其中前者由于受通经致用的训诂实用目的影响,致力于此的训诂学家及其取得的成果都很多,为上古汉语的专书研究开了先河,奠定了基础。随着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和现代汉语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用白话文注译古汉语文献典籍成了上个世纪古书训诂与专书研究的特点和主流,一大批上古汉语专书有了白话文注本、译本或注译兼有本,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沈玉成的《左传译文》,陈铁键的《诗经解说》,马茂元的《楚辞选》,陈子展的《楚辞直解》,屈万里的《尚书今注今译》,王梦鸥的《礼记今注今译》,林尹的《周礼今注今译》,高亨的《商君书注译》,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张双棣等的《吕氏春秋译注》,刘文典的《庄子补正》《淮南鸿烈集解》,白兆麟师的《左传微》点注、《盐铁论注译》,牛鸿恩等的《战国策选注》,郭化若的《孙子译注》,章诗同的《荀子简注》,蔡英杰、李鸿飞的《〈老子〉注译与阅读指导》等。在注译的基础上又陆续出现了一批专书词典,如向熹的《诗经词典》,袁梅的《楚辞词典》,杨伯峻的《论语词典》(附于杨氏的《论语译注》后)和《孟子词典》(附于杨氏的《孟子译注》后),杨伯峻和徐提合编的《春秋左传词典》,王延栋的《战国策词典》,张双棣、殷国光、陈涛合著的《吕氏春秋词典》,此外还有仓修良的《史记辞典》,魏得良的《汉书辞典》,张舜徽的《后汉书辞典》等。

另有大量有关上古汉语专书语言研究的单篇论文问世,恕不一一列举,详见本书最后所附主要参考文献部分。

三、上古汉语专书词汇研究及其发展趋势

专书研究是目前上古汉语研究的较为常见的做法,其研究涉及文字、音韵、词汇、语法、修辞、训诂、校勘等多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毫无疑问是词汇,这在古代汉语训诂史上已有鲜明的体现,在今天的专书研究中也不例外,上引诸多专书译注和词典就是最好的说明。

从20世纪初至今,通过我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上古汉语专书词汇研究的具体实践和理论总结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大量的专著和单篇论文问世。在专

著方面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王力的《汉语史稿》(下册,词汇部分)和《汉语词汇史》,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陆志韦等的《汉语构词法》,何九盈、蒋绍愚的《古汉语词汇讲话》,蒋绍愚的《古汉语词汇纲要》,张永言的《词汇学简论》,张寿康的《构词法和构形法》,潘允中的《汉语词汇史概要》,史存直的《汉语词汇史纲要》,刘叔新的《汉语描写词汇学》,向熹的《诗经语言研究》和《简明汉语史》(词汇史部分),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和《左传范围副词》,张文国的《左传名词研究》,毛远明的《左传词汇研究》,张双棣的《吕氏春秋词汇研究》,殷国光的《吕氏春秋词类研究》,李杰群的《商君书虚词研究》,车淑娅的《〈韩非子〉词汇研究》,孙卓彩、刘书玉的《墨子词汇研究》,池昌海的《〈史记〉同义词研究》,伍宗文的《先秦汉语复音词研究》,程湘清的《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张显成的《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等。

上古汉语专书词汇研究已发表的单篇论文也因为数量众多,恕不一一列举,详见本书最后所附主要参考文献部分。

所有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行《庄子》专书词汇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应当受到重视。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是专书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重视专书研究,必然要重视词汇研究。随着上古汉语专书词汇训释和研究成果与经验的不断积累,也随着现代科学的语言学理论影响的日益扩大,上古汉语专书词汇研究越来越重视吸收新理论和运用新方法,如重视东西方语言尤其是词汇的对比研究,重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交叉研究、重视文理科的相互借鉴和相互渗透,重视共时和历时研究,重视利用计算机等现代化工具和高科技手段进行穷尽式量化统计与定性定量分析等。总之,今天的上古汉语专书词汇研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 《庄子》词汇研究的意义、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庄子》词汇研究的意义

《庄子》作为先秦诸子著作的代表和重要的传世文献,其语言反映了上古汉语尤其是周秦之际汉语的基本面貌,是后世典范的文献语言的源头之一,也是后世诸

多口语词汇(如成语、格言等)的主要出处之一,因此在汉语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词汇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核心,《庄子》词汇研究无疑将促进汉语史尤其是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并将有益于先秦诸子语言整体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对《庄子》词汇作系统、深入的考察和分析,认清《庄子》用词在时代、地域、风格等方面的特点,正确认识和评价《庄子》在先秦乃至整个中国语言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总结《庄子》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多种认识价值,既可为先秦诸子语言的共时研究和汉语词汇史的历时研究提供一些准确数据和可信结论,又能对词典编纂、语文教学、古籍整理和校勘等领域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同时也可以对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相关领域的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发挥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庄子》词汇研究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二、《庄子》词汇研究已取得的主要成果

除了上引《庄子》历代注本在《庄子》词汇解析和训释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外,近几十年来还有一大批学术著作对《庄子》词汇有或专门或分散的论述,单篇论文方面更是逐年增多,难于统计和列举,详见本书最后所附主要参考文献。

《庄子》词汇主要的研究成果还有哈佛燕京学社编印的《庄子引得》,王世舜、韩慕君编著的《老庄词典》(先秦要籍词典丛书之一)等工具书。

近十多年来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方向研究生教育中关于《庄子》词汇研究方面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在不断增多,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增加。据笔者所知,各届硕士学位论文主要有山东师范大学吴庆峰教授指导的2000届毕业生赵华的《〈庄子〉反义词研究》,广州大学孙雍长教授指导的2002届毕业生蒋书红的《〈庄子〉词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王志瑛教授指导的2003届毕业生张海涛的《〈庄子〉副词研究》和2005届毕业生甘斐哲的《〈庄子〉形容词语法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盛广智教授、周奇文教授指导的2003届毕业生屠志芬的《论〈庄子〉的修辞理论与实践》,四川大学刘黎明教授指导的2004届毕业生李晶的《司马彪〈庄子注〉研究》,华中科技大学李耀南教授指导的2005届毕业生秦晓慧的《试论〈庄子〉言与道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殷国光教授指导的2005届毕业生郑路的《〈庄子〉的名·名结构》,河北师范大学郑振峰教授指导的2005届毕业生李冬鸽的《〈庄子〉单音节动词同义词研究》、刘明的《〈庄子〉单音节名词同义关系

研究》、曹雅玉的《〈庄子〉单音节形容词同义关系研究》,山东大学杨端志教授指导的2005届毕业生许芃的《〈庄子〉隐喻转喻造词的认知分析》,南京师范大学方向东教授指导的2005届毕业生芮文浩的《〈庄子〉语词考释》,湖南师范大学袁庆述教授指导的2006届毕业生刘炎飞的《〈庄子〉内、外、杂篇双音词研究——兼论内、外、杂三篇的时代》,厦门大学李国正教授指导的2006届毕业生李绍玉的《〈庄子·内篇〉同义词重点辨析》,山东大学徐超教授指导的2006届毕业生闫滨的《〈庄子〉名词研究》和2008届毕业生耿莉的《〈庄子〉专有名词研究》等。博士学位论文主要有四川大学宋永培教授指导的2004届毕业生李占平的《〈庄子〉单音节实词反义关系研究》,安徽大学白兆麟教授指导笔者完成的2004届毕业论文《〈庄子〉词汇研究》等。

对历年来《庄子》词汇研究和其他相关研究的实践和成果,学术界已经给予了比较全面、客观的总结。如郝逸今的《庄子与〈庄子〉》、葛亮的《汉代的〈庄子〉研究与〈庄子〉影响》、包兆会的《二十世纪〈庄子〉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许建良的《郭象、王弼与〈庄子〉》等文章对中国古代以及20世纪的《庄子》研究(包括《庄子》词汇训诂)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回顾、总结和反思;而章沧授、芮宁生的《近20年来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综述》,李霞的《庄子研究四十五年》,张京华的《八十年代台港老庄研究概述》和《评近十余年出版的四部庄子研究博士论文》,尚永亮、肖波的《文学〈庄子〉二十年》,孙雪霞的《〈庄子〉比较研究三十年之思考》等文章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庄子》研究新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思考。熊铁基、刘固盛、刘韶军合著的《中国庄学史》,对清代以前庄学研究史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对20世纪的庄学研究和发展情况以目录的形式加以简单介绍。刘洪生《20世纪庄学研究史稿》和李宝红、康庆的《二十世纪中国庄学》对20世纪中国庄学研究的特点和成就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词汇和语法关系密切,从语法的角度观察和讨论词汇问题,也是词汇研究的重要途径。陈昌来教授的《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之一)十分重视对每个历史时期语法专题研究状况的评介,作者认为在新时期的语法研究中,“专题性论著成为语法研究成果的主体,语法学家也主要着眼于具体语法问题的研究和思考。”^{[5](P533)}在其介绍的十二个专题中,就有“词类研究”和“动词研究”,这对我们进行《庄子》专题词汇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性。殷国光教授主持的2000年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庄子〉句型研究》及其论文《关于“〈庄子〉动词配价研究”的若干问题》,也都是从语法的角度对《庄子》词汇问题有所研究并取得的成果。

三、《庄子》词汇研究的现状

自魏晋以来,庄书训诂和庄学研究在对《庄子》作孤立的、分散式的随文注释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对《庄子》语料进行语言学的分专题研究和深入、系统的专门探讨尚显得相对薄弱,成果较少。同样,在《庄子》词汇研究方面虽有一些词典或单篇论文问世,但是多是语料的整理和部分问题的研究,以《庄子》全书词汇为研究对象,做穷尽式的调查、统计和科学的归纳、分析,进行全面的探讨和系统的研究,这样的实践和成果还不多见。除了上面介绍的一些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外,还有为数不多的科研项目对《庄子》词汇展开研究。如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先华教授主持的安徽省教育厅1999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庄子〉词义研究》,从词义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庄子》词汇。笔者主持的安徽省教育厅2003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庄子〉词汇研究》,尝试对《庄子》词汇做全面、系统的探讨,当然在实际效果上还有很大差距。目前《庄子》词汇探究的这种薄弱状况在《庄子》语言学研究 and 上古汉语词汇学研究领域,都是极为不利和急需改变的。与《墨子》《韩非子》《左传》《吕氏春秋》等专书词汇研究已有专著出版相比,《庄子》词汇研究显得有些滞后。可以说,《庄子》词汇研究是庄学研究和上古汉语专书词汇研究领域里尚待着力开垦的一块肥田沃土。

四、《庄子》词汇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如上所述,上古汉语整体、综合研究和专书语言、词汇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和积累的经验,为《庄子》词汇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近现代汉语研究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也必将有利于《庄子》词汇研究的深入开展,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其中和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目前,学术界对道家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性有了不同于以往的重新认识,对儒道互补在中华民族文明进程和现代化转型中多层次影响的评价越来越客观、公正。随着相关研究的升温,《庄子》一书也越来越受人重视,研究者和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庄子》专书语言学研究也必将随着道家文化整体研究的发展而不断走向深

人,其独特价值也必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在这样的时代要求和学术发展的推动下,《庄子》词汇研究既是大势所趋,又是顺应时代潮流、推进庄学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庄子》词汇研究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有美好的发展前景。

第四节 《庄子》词汇研究的方法、思路和设想

一、《庄子》词汇研究的方法

1. “通合观之”的整体和系统的研究方法

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都依赖于方法,因此也必须选择方法。赵元任认为:“理论就是对一系列事物所作的系统表述,而方法则是研究这些事物以便得到关于这些事物的理论的途径和手段。”^[6]上古汉语专书用词简约,一词多义,词所处的语境制约性强。对上古汉语专书词汇意义的把握,需要深入探求挖掘,前后征引发明,综合分析,系统研究。上古汉语专书词汇的这种语言事实和特点决定了我们要采用怎样的研究方法。宋永培在《上古专书词汇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中认为:“上古专书的原文,已经通过语词的相互关系对每个语词的意义与用法作了准确而显白的注释。上古专书词汇的这种根本的特点造就了我们研究上古专书词汇时应当采取的基本方法,这就是要精心地考察专书中每一篇章中以及全书各个篇章中,语词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种错综纷纭的相互关系显示出每个语词具有何种意义与用法,是如何显示这种意义与用法的。实行这种方法,对全书语词的相互关系、每个语词的意义与用法作了综合与分析,就为认识与表述语词的形、音、义,构词方式,语法关系打下了可靠而宽广的基础。”^[7]

段玉裁早就强调融会全书、“通合观之”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融会其全书者,仅同耳食。”^{[7](P784)}因此必须认清全书语词的相互关系,意义网络,网络中每个词的具体位置及由此而决定的意义,然后才能做出客观、系统的评价。

2. 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

首先,要进行穷尽式的调查和统计,认真的分析和归纳,在量的统计和频率计

算方面力求客观、准确。其次,要利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借鉴训诂学、语法学、音韵学、修辞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全书词汇进行分类、界定、描写和解释。尤其要注重描写,应尽量做到穷尽性描写。对那些在当时甚至整个古代汉语里都很少出现、易被疏忽,但是对汉语史研究又有重要价值的语言现象,要认真分析研究,解释要准确、稳妥。第三,要特别加强词义研究和训诂,尤其是对关键词、分歧词的解释,可以提供新内容,甚至是新突破,这在对已有的《庄子》训诂实践的借鉴和完善,以及对汉语词汇史研究有所提升等方面都会很有意义。

3. 对比的研究方法

首先,进行专书内部对比,找出《庄子》是如何通过语词的不同搭配、相互对应来构词、表义的;其次,进行同时代文献之间的横向比较,联系《孟子》《韩非子》《荀子》《墨子》《左传》《楚辞》《战国策》《吕氏春秋》《管子》《睡虎地秦墓竹简》等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进行共时对比研究,找出《庄子》词汇与同时代文献词汇的异同及其成因:如地域差异、时间因素、个人原因(思想观点、语言风格)等;第三,进行不同时代文献之间的纵向比较和贯通研究,联系《庄子》之前的主要文献,如《诗经》《国语》《尚书》《周易》《论语》等,《庄子》之后的上古汉语文献,如《礼记》《淮南子》《史记》《汉书》《尔雅》《释名》《方言》《说文解字》《说苑》《论衡》等,以及中古汉语、近代汉语、现当代汉语语料,进行历时对比研究,指出《庄子》词汇的时代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第四,通过对比,进一步探讨《庄子》词汇的时代特征、地域特色、语言风格和发展轨迹,总结其在语言学的多门分支学科里的认识价值和在汉语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二、《庄子》词汇研究的思路

前贤时哲对包括《庄子》在内的整个上古汉语的语言现象进行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研究,这些研究实践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为《庄子》词汇研究提供了学术背景和研究基础,也为《庄子》的共时研究和横向比较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乃至现当代汉语的研究成果,也为《庄子》的历时探讨和纵向分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材料。在此基础上,从汉语史的角度,以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庄子》,在《庄子》专书词汇研究方面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看看《庄子》词汇究竟比以前增加了些什么,对以后的语言又有些什么影响。这样的研究对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开创上古汉语专书词汇研究的新局面都是很有意义的。

《庄子》词汇研究首先要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要注意借鉴词汇学新理论,包括现代汉语方面的,也要注意吸收其他语言学分支学科和邻近学科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融会贯通,吸取合理内涵。其次,要大量搜集、整理、筛选已有的相关资料,为研究提供尽可能全面、丰富、有益的资料储备。除了国内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外,还应了解港澳台地区和国外的研究情况,也要关注出土简帛文献,如睡虎地秦墓竹简、郭店楚简、阜阳汉简、张家山汉简等,注意异文的考证和比较。第三,计算机和互联网在文献检索、数据统计、资料储存、定性与定量分析等方面具有快捷、高效、准确的特点,因此《庄子》词汇研究要利用计算机进行检索、查询、储存、统计、分析和研究,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第四,《庄子》词汇研究必须与训诂学、语法学、音韵学、修辞学等语言学分支学科相结合,甚至要和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相结合,因此《庄子》词汇研究必须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新知识,采用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以便得出有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成果。第五,穷尽性量化统计分析费时费力,容易遗漏或误认,需要耐心和细心。词的定性分析和分类研究的标准不易掌握,分类的结果易引起争论,尤其是上古汉语复音词和词组之间的界定和划分,往往难以达成共识。所以需要根据上古汉语词类的基本格局和汉语语法体系的总体格局,先确立科学的分类标准,即王力提出的“词义标准、形态标准和句法标准三结合”,外加语用标准,再以此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第六,词汇的使用离不开具体的语境,研究时要结合上下语句、文章全篇、《庄子》全书这样的小语境和同时代以及前后时代的文献这样的大语境,还要注意方言、民俗等地域文化的差异等,以期对《庄子》词汇有一个客观、系统的研究,为上古汉语专书词汇研究和汉语史研究做一点实实在在的、有创新性的工作。

三、《庄子》词汇研究的基本设想

《庄子》一书词汇丰富,新旧词交替出现,它们系统地反映了先秦时期的社会面貌、政治状况,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内容;《庄子》的语言风格独特,用词灵活多变,在反映上述内容时有自己的原则、条例、方法、规律,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都很高。训诂学大师黄侃曾倡导:“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8](P181)}又说:“夫

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8](P2)} 这些对我们研究《庄子》词汇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使我们有了以下基本设想:

首先,为了弥补《庄子》语言研究在词汇学方面的不足,在利用已有研究实践和成果的基础上,对《庄子》词汇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考察与科学的解析,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说,《庄子》词汇研究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①《庄子》词汇的构成,包括“《庄子》词汇整体构成情况”“《庄子》的单音词和复音词”“《庄子》的单纯词和复合词”“《庄子》中的新词”“《庄子》中的专项词语”“《庄子》中的疑难词语”等。

②《庄子》词汇研究,包括“《庄子》词义研究”“《庄子》词法研究”“《庄子》词音研究”“《庄子》词汇的共时和历时研究”等。

③《庄子》词汇研究的价值,包括“《庄子》词汇研究的语言学价值”“《庄子》词汇研究的多学科价值”等。

④《庄子》词汇研究和运用的继承和发展问题。

因笔者受主客观条件制约和本书的篇幅所限,本书无法对以上各个方面都展开充分讨论,所以要有所取舍,拟从《庄子》的复音词、《庄子》词义、《庄子》同义词、《庄子》专项词语、《庄子》疑难词语、源自《庄子》的成语、《庄子》词汇在当代的误解误用等方面对《庄子》词汇的部分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其余相关问题以俟来日再做继续研讨,更盼望有高明者推出更多更好的《庄子》词汇研究成果。

其次,《庄子》词汇研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进展:

①除《老庄词典》对《庄子》词汇做过基础性的资料统计、例句征引、义项分类和词语释义外,《庄子》词汇的统计和研究工作急需进一步深入开展和完善。需要利用计算机等现代化工具和手段,辅以传统的人工甄别区分、汇总计算、核对确定,对《庄子》全书词汇进行穷尽式的数据统计和准确的量化分析,为《庄子》和先秦其他文献语言的共时研究和整个汉语词汇发展史的历时研究提供准确的数据和可信的统计分析结果,弥补《庄子》词汇研究在定量定性上的不足,使《庄子》词汇研究走向全面和深入。

②确立科学的分类标准,对《庄子》全书词汇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和语言研究,科学的分类和定性,客观的描写和解释。对词汇构成、词类分布、词义类型、词义引申、多义词的具体语境义、词汇的发展演变、词的书写符号(如古今字、假借字、

通假字、合音字、避讳字、形讹字)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全面、深入地审视《庄子》语料,做出新的解释和评价,力争对《庄子》词汇本身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有一定的贡献,对现代汉语中有关《庄子》词汇的理解、解释、运用做出一些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引导、纠偏和正误的工作。

③对《庄子》进行共时和历时的研究,不同方言间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一些新问题,提出一些新解释,在作者、版本、各篇内部和各篇之间的比较考辨等方面,要澄清过去的一些模糊甚至错误认识,在一些少见而重要的词语训释上要有所进展。

④适当采用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方法和现代化的工具与手段,使研究方法更新颖,学术视野更开阔,成果更真实、可靠,更具有多学科的、广泛的借鉴意义和影响力。

第五节 几点说明

第一,关于汉语史的分期,历来有“二分”“三分”“四分”“五分”等不同意见。如王力的《汉语史稿》将汉语史分为上古期、中古期、近代、现代四期,其中“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9](P48)}吕叔湘在《近代汉语指代词·序》中根据“文言”和“白话”两种书面汉语,认为“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⑧而向熹《简明汉语史》参照王、吕两位先生的观点和分期,将汉语史也分为上古期、中古期、近代期和现代期四个时期,其中上古期“从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3世纪,即商、周、秦、汉时期。其中商是上古前期,周秦是上古中期,两汉是上古后期”。^{[10](P41)}蒋绍愚倾向于采用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三分法”,^⑨并认为“近代汉语是从唐初到清初人们在口语和反映口语的书面语中使用的汉语”。^{[11](P7)}国外汉学家也有不同意见,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在《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译)中“认为《诗经》以前是太古汉语(le proto-chinois),《诗经》以后到东汉是上古汉语(le chinois archaïque),六朝到唐是中古汉语(l'ancien chinois),宋代是近古汉语

(le chinois moyen),元明是老官话(le vieux mandarin)”。而“日本汉学家一般把汉以前称为‘上古’,把六朝至唐末称为‘中古’或‘中世’,把宋元明称为‘近世’,把清代称为‘近代’”。^⑩

关于汉语史的分期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我们综合上引各家之说,拟将上古汉语暂定为东汉以前人们使用的汉语,即公元三世纪的前半叶以前的汉语。《庄子》词汇代表的是上古汉语中期的词汇状况,处在汉语发展史早期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上。给《庄子》词汇作这样的定位,对我们准确认识和评价《庄子》词汇的汉语史价值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我们在对《庄子》词汇进行本体研究时,所依据的文本底本,按照目前学术界比较通行的做法,是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的新编诸子集成本《庄子集释》,该书由清代郭庆藩撰,今人王孝鱼点校。王孝鱼《点校后记》对该书的重要性评价说:“郭庆藩的《集释》收录了郭象《注》、成玄英《疏》和陆德明《音义》三书的全文,摘引了清代汉学家如王念孙、俞樾等人的训诂考证,卢文弨的校勘,并附有郭嵩焘和他自己的意见。本书虽然没有广泛地采集宋明以来阐释《庄子》思想的各家见解,在目前仍不失为研究《庄子》的重要资料。”^{[12](P1117)}除了该书,我们还较多地参考了王先谦《庄子集解》、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曹础基《庄子浅注》等注解、翻译《庄子》的著作,以及一些相关著作和文章,博采众长,择善而从。

第三,为了节约篇幅,本章引用书籍只有书名,未附出版信息,可以参看本章和本书后面主要参考文献部分所列出的各书出版信息。单篇论文也没有大量罗列,可以参看本书后面主要参考文献中所罗列的部分论文。同样为了节约篇幅,本书经常引用到的《庄子》古今注疏本、注译本、工具书的书名一律使用简称,其简称与原书名全称对应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1 常见的《庄子》古今注疏本、注译本、工具书书名全称与简称对应表

作者	书名全称	书名简称		作者	书名全称	书名简称
郭象	庄子注	郭注		王先谦	庄子集解	《集解》
陆德明	经典释文	《释文》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	《今注今译》
成玄英	南华真经注疏	成疏		曹础基	庄子浅注	《浅注》
郭庆藩	庄子集释	《集释》		许慎	说文解字	《说文》

表 1-1 说明:

①表中前三书均收录于《集释》之中,本论文均依据《集释》加以引用。

②“郭注”“成疏”为作者名与书名的混合,故不用书名号,其余截取原书名形成的简称均用书名号。

③表中各书的出版单位、出版时间等信息在本书后面的主要参考文献部分都有详细的介绍。为了节约篇幅,本书引用以上各书内容时引文不再出注或标注页码。

注释:

①关于庄子的姓氏名字、生卒年代、故里国属、生平事迹、著作真伪、作品归属等问题,历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因为本书重在研究《庄子》词汇系统,所以无意参与争论,只是以其中一些观点作为立论的参照。目前涉及庄子其人其书的争论和考证的著作和论文很多,可以重点参看孙以楷、陆建华、刘慕方著《道家与中国哲学》(先秦卷,人民出版社,2004)和陕西师范大学刘生良的论文《庄子其人其书考略》(《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②也有人认为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和《庄子》为《南华真经》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

③《庄子》内、外、杂篇篇名均为三字或两字,且多为摘取首句二三字,这为先秦古籍篇章命名的常见作法,如《论语》《孟子》等,这也可说明《庄子》成书于秦汉之际,内部各篇具有一致性。

④蒋书红《〈庄子〉字数考证》(《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8期)指出“今本三十三篇本《庄子》不过65000字左右”。经我们对中华书局版郭庆藩《庄子集释》逐字逐句仔细统计,《庄子》全书正文共有65102个汉字,加上书名、篇名,全书共有65180个汉字。全书各篇所用字数多少、篇幅长短情况如下表:

表 1-2 《庄子》全书各篇所用字数多少、篇幅长短情况一览表

篇名	正文 字数	含篇名 字数	篇名	正文 字数	含篇名 字数	篇名	正文 字数	含篇名 字数
逍遥游	1465	1468	天 地	3149	3151	庚桑楚	2456	2459

齐物论	2997	3000	天 道	2304	2306	徐无鬼	3441	3444
养生主	570	573	天 运	2535	2537	则 阳	2536	2538
人间世	2801	2804	刻 意	658	660	外 物	1517	1519
德充符	1832	1835	缮 性	641	643	寓 言	935	937
大宗师	2996	2999	秋 水	2822	2824	让 王	2707	2709
应帝王	1050	1053	至 乐	1418	1420	盗 跖	3100	3102
骈拇	1047	1049	达 生	2345	2347	说 剑	869	871
马蹄	559	561	山 木	2193	2195	渔 父	1545	1547
胠箠	1280	1282	田子方	2181	2184	列御寇	1593	1596
在 宥	2302	2304	知北游	2614	2617	天 下	2644	2646

⑤《咬文嚼字》2005 年第 10 期解志维《“空穴来风”溯源》指出：“《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则明确指出‘语出《庄子》（《艺文类聚》八八 1527）：空门来风，桐乳致巢。’司马彪注曰：‘门户空，风喜投之，桐子似乳，着叶而生，鸟喜巢之。’”

⑥起始于《世说新语·文学篇》的“郭窃向注”说是《庄子》训诂史上一桩有名的公案。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认为：“《庄子》郭注，剽自向秀。”（P68）刘运好《郭象〈庄子注〉非窃自向秀再考辨》（《皖西学院学报》2001 年第 1 期，又收入其专著《魏晋哲学与诗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对此种说法加以反驳，证据充分，论证有力，结论可信。

⑦宋永培《上古专书词汇研究的方法与理论》，2001 年 10 月成都第二届全国汉语史学术研讨会论文（未刊稿），P1-2。

⑧转引自向熹《简明汉语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P40。

⑨详见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P3-4。

⑩皆转引自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P1-2。

参考文献

[1] 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郭沫若. 庄子与鲁迅[J]. 中苏文化,1941,3-4.
- [3]梁启超.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4]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5]陈昌来. 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M]. 太原:书海出版社,2002.
- [6]赵元任.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 [7]许慎撰,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8]黄侃.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9]王力. 汉语史稿[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 [10]向熹. 简明汉语史(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 [11]蒋绍愚.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 [12]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第二章 《庄子》的复音词

汉语词汇在音节方面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复音化的道路,其总体趋势是由上古汉语早期的以单音节词为主向后来尤其是现代汉语的以多音节词为主发展,其中又以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发展为主。通过对先秦典籍用词的考察可以发现,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发展自上古汉语早期即已开始,其中双音化的倾向最为明显。因为一些新的双音词在不断产生,而另一些双音词组在使用过程中又不断地凝固、词化,向双音词发展,有的尚处在过渡状态,有的则已完成词化过程,体现出“单音词+单音词→词组→双音词”的发展趋势和模式。国内有关学者的考察和统计,证明从先秦早期至战国后期,汉语复音词特别是双音词的数量是在不断增多的。例如甲骨文中复音词尚为数很少,而《尚书》《周易》《诗经》《左传》等先秦早期文献中复音词已经有所增加,到了战国后期和西汉早期,随着语言的发展,词汇的丰富,复音词的数量已大大增加。如“《孟子》总词数 2240 个,单音词 1589 个,复音词 651 个”。^{[1](P108)}另据张双棣的《吕氏春秋词汇研究》介绍,《吕氏春秋》全书近 5000 个词中,复音词有 2017 个,其中双音词高达 1074 个。因此,从整体上看,可以说先秦时期,尤其是战国后期,是汉语词汇史上新词不断涌现、复音词不断增多的时期,对后世汉语词汇的发展影响深远。所以,搜集、整理、研究这一时期重要著作中的复音词,对于认识汉语词汇史,尤其是上古汉语史,是有重要意义的。

《庄子》正处在战国后期这样一个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受社会政治、时代风气、哲学思想和语言自身发展的影响,以及庄子本人的思想、个性和才识的影响,《庄子》语言显现出汪洋纵恣、变化多端、生动活泼、出奇制胜的鲜明特点,在词语的巧妙使用和推陈出新方面尤为引人注目,其新词语和复音词的大量出现,正是社会、语言发展的需要和时代特征的体现。联系属于同时代的传世典籍和出

土文献,对《庄子》复音词进行共时的考察、描写和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上古汉语中期汉语复音词的发展状况;对照汉语复音词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变情况,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庄子》语言对汉语词汇的发展与丰富所产生的历时态的深远影响。

第一节 《庄子》复音词的确定标准

一般来说,单音词比较容易判定和区分,而复音词尤其是双音节复音词则比较难确定。因为复音词在形式上与词组一致,仅依靠形式标准很难把二者分开,再加上上古汉语正处在汉语词汇的发展期和不定型期,多音节组合的语言片段尚处在由词组到复音词的过渡阶段,演变的速度快慢不同,演变的结果也不一致,有的已凝固成词,有的仍然是词组,而有的则具有词和词组双重身份,这些都给《庄子》的复音词研究增加了困难。因此,要想比较客观准确地认识《庄子》的复音词,首先必须设定复音词的确定标准。

如何区分复音词尤其是双音词和词组?我们认为,首先,应从意义和结构的整体性来区分。张永言《词汇学简论》中说:“词和词组的区别在于词具有意义的和结构的整体性,而一般词组则以意义和结构的可分性为其特征。”^{[2](P23)} 吕叔湘的《汉语里“词”的问题概述》则从意义的角度表明了同样的观点:“如果两字连语的意义等于这两个字的意义的总和,那么这个连语是一个词组,如果它的意义不等于这两个字的意义的总和,就是说,已经发生了意义的扩大和缩小,那末这个连语只是一个词。”^{[3](P361)}

其次,可以从语音的停顿与否和能否扩展(即插入其他成分)上区分,能否替换也是判断的标准之一。吕叔湘于上述一文中指出:“至于区别扩大的词和词组,语音停顿和其他语音标志都是可以利用的手段,而扩展法也有一定的用处。”^{[3](P367)} 朱德熙的《语法讲义》认为:“扩展法的实质是根据语言成分结合的紧密程度来确定词和非词的界限”^{[4](P13)} 具体区别正如刘叔新的《汉语描写词汇学》所说:“至于自由词组,不仅语音形式当中出现停顿而不同于词,而且整个语音形式又是随意构成而不稳定的,和词迥然有别。”^{[5](P35)} “片段内为停顿分隔开的单位都可以换为一系列其他同类的单位,片段当中停顿处也可以插入其他单位,因而每片

段都是自由词组。”^{[5](P37)}反之则为词。

以上是目前学术界较常用的确定复音词的两个标准,但是,由于先秦复音词所处的发展阶段使其呈现出不均衡性和多样性,这种复杂性导致其确定标准不统一,因而对同一文献复音词的判定结果,往往因人而异。

目前学术界在确定先秦复音词时,所采取的标准较多,正如魏德胜在《〈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法研究》第一章第一节《确定复音词的标准》中所说:“古汉语中,复音词的标准问题历来是个难题,多年来有很多人作过尝试。程湘清《先秦双音词研究》一文中提出以下4个标准:①语法结构上结合紧密,不能随便分合;②语义上代表一个概念;③参考表达形式,排偶句中与双音词相对应的双音组合可考虑其为双音词;④同时参考出现频率。”^{[6](P15)}这些标准在确定复音词时,作用和效果是不同的,“从本质上说,结构标准是第一位的,区分词与词组是语法结构的问题,……但汉语的词没有形式上的标记,因而结构标准用起来就不那么得心应手,对于上古时期的语料,有时难以判定是否能拆开和插入。因而语义标准就显得重要了。”^{[6](P15)}

综合运用上述标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有效地区分复音词与词组。但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由于词汇复音化进程的不平衡性,词组和复音词之间会出现交错状况,某些复音语言片段尚处在由词组向复音词的过渡时期,含有二重性和不确定性,“虽然语音形式方面已具有词的特征,意义方面却还保留着自由词组的性质,表明还处于向词过渡的半途。”^{[5](P40)}因此有人称之为准词或过渡词。由于没有绝对的区分界限和有效的形式标记,对其归类问题,意见不一。在具体操作时由于认识的不同和标准、范围的难于把握,同样类型的语料在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那里常常会有不同的分类结果。由于过渡词在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都很不稳定,处在复音化的进程之中,因此把它们一律归入词或一律归入词组,都是偏离过渡词的特征,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是人为的超前或滞后,从理论上说都是不利于复音词的共时和历时研究的。

可以说,对过渡词的划分和归类,正是学术界复音词研究的焦点和矛盾集中之所在。目前,学者在把握和运用上古汉语复音词,特别是过渡词的判断标准时,有从宽和从严两种不同的态度,我们赞成魏德胜的意见:“对于上古汉语,复音词正处于发展之中,因而在确定词与非词的界限时,应‘坚持原则,适度放宽’。”^{[6](P21)}殷

国光认为对待过渡词：“我们之所以采用比较宽的标准，把它归入词，除了考虑到它具有词的意义特征之外，还考虑到这样处理有助于复音词的历时研究。”^{[7](P382)}这是考虑到上古汉语复音词的实际情况和为了便于确定复音词的具体操作而采取的原则和标准，是目前复音词研究中采用较多的一种折中和较为稳妥的方法和策略。

因此，针对上古汉语复音词的复杂情况和目前的研究状况，我们在运用以上标准和原则研究确定上古汉语复音词时，应在综合考察具体语料及其所处语境的基础上，注重实际，尊重规律，坚持原则，适度放宽，审慎稳妥地确定复音词和词组的界限，力争能够准确区分具体的复音语言片段是词还是词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庄子》复音词的具体确定标准拟定为下列8条：

①一个复音语言片段作为凝固的整体，独立表义，其中的组成成分仅仅是记音符号，在语义上各自失去表义的独立性，这样的语言片段是复音词，反之则为词组。这一类复音词整个词只有一个语素，多为联绵词、重言词等单纯词。联绵词如：彷徨（《逍遥游》）、逍遥（《逍遥游》）、磅礴（《逍遥游》）、孟浪（《齐物论》）、迷阳（《人间世》）、从容（《天地》）、望洋（《秋水》）、卤莽（《则阳》）、勃谿（《外物》）、骀荡（《天下》）等。重言词如：刁刁（《齐物论》）、肩肩（《德充符》）、搜搜（《寓言》）、于于（《盗跖》）、禄禄（《渔父》）等。

②一个复音语言片段的组成部分各自仍有表达词素义的功能，但是它们组合在一起时，词义相互影响、渗透、融合，所产生的意义并非词素义的简单相加，而是有了新义或特指义，这样的语言片段是复音词。此类复音词如：寡人（《天道》）、赴渊（《刻意》）、赤子（《山木》）、白驹（《知北游》）、来年（《则阳》）、中寿（《盗跖》）等。

③从《庄子》的大量典故中截取而来的复音语言片段，由于以特定的典故为源头和背景，有了固定的典故内涵和比喻意义，不再是普通的词语组合，不能作为词组看待，更不能仅据字面以释义，因此只能是复音词。如：斥鴳（或写作“尺鷃”“斥鷃”）（《逍遥游》）、天籁（《齐物论》）、胡蝶（《齐物论》）、游刃（《养生主》）、副墨（《大宗师》）、安排（《大宗师》）、大方（《秋水》）、管窥（《秋水》）、木鸡（《达生》）、枯鱼（《外物》）等。

④由于《庄子》深邃的思想哲理、丰富的文化内涵、精彩的语言表述、独特的修辞方式的影响，《庄子》非典故性的普通行文也常在后人心中引起共鸣，于是一些

复音语言片段深深地打上了《庄子》思想、语言两方面的烙印,自然而然地融合到汉民族的全民语言词汇之中,有的流传使用至今,有的则在使用过程中改变了原义,或增加了新义。这些复音组合成了有《庄子》特定背景和内涵的、不可分割的复音词。如:人情(《逍遥游》)、养生(《养生主》)、人气(《人间世》)、在宥(《在宥》)、卫生(《庚桑楚》)、美好(《盗跖》)、无双(《盗跖》)、安宁(《天下》)等。

⑤一个双音片段,其构成成分在各自单用时同义,组合后意义不变,这个语言片段是联合结构的复音词,不可分解作词组。清代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云:“按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待者,较单辞只字,其辞气稍觉浑厚。”^{[8](P38)}两字同义又叫复语单义,是上古汉语词汇双音化发展的重要途径。《马氏文通》所列举的“规模”“威仪”“形容”“纪纲”“典章”等“两字同义”的11个例子中,也见于《庄子》的就有“规矩”(5次)、“礼乐”(11次)、“度数”(2次)、“性命”(12次)4个,占其所举之例的36.36%,可见比例之高。再如:尘垢(《逍遥游》)、端倪(《大宗师》)、安逸(《至乐》)、假借(《至乐》)、而髯(《田子方》)、状貌(《知北游》)、通达(《则阳》)、骄稚(《列御寇》)等。

⑥一个双音片段,其中的一个成分是由衬音助词演化而来的衬音助词性词素,^①起衬音作用,只有另一个成分起表义作用,这样的语言片段是附加式复音词。前附式的如:有虞(《大宗师》)、可耻(《天运》)、有司(《渔父》)等,后附式的如:俄然(《齐物论》)、眴若(《德充符》)、俄而(《大宗师》)、成然(《大宗师》)、遽然(《大宗师》)、怵乎(《天地》)、恍乎(《天地》)等。当然,也有AAB式三音节附加式合成词,如:弊弊焉(《逍遥游》)、栩栩然(《齐物论》)、遽遽然(《齐物论》)、欣欣焉(《在宥》)、覼覼然(《天地》)、繇繇乎(《秋水》)、捲捲乎(《让王》)等。或者双音片段的一个成分的意义完全消失,只有另一个成分表义,形成偏义复音词,如:肌肤(《逍遥游》)、规矩(《达生》)、留行(《外物》)、君父(《盗跖》)等。这样的双音结构都不能扩展,只能是凝固的双音词。

⑦《庄子》中复音节的人名、地名、国名、部族名、作品名等专有名词(包括虚拟的在内),自然属于复音词。还有一些不同门类的专用术语,组成这些复音节术语的词素或者整个术语,如果离开《庄子》自己的解释或其具体语境,我们已难以知晓其真实含义,这些术语也应该是复音词。如:天府(《齐物论》)、罔两(《齐物论》)、真人(《大宗师》)、天机(《大宗师》)、大清(《天运》)、熊经(《刻意》)、鸟申

(《刻意》)、太虚(《知北游》)等。

⑧按照流行的以能否插入“之”“与”等成分来分辨复音词与词组的做法(亦称为“扩展法”),上述那些结构紧密,不能分开和插入其他成分的复音结构自然是词。然而,《庄子》中也有一些复音组合,其成分意义并未完全融合,其结构也不够紧密,在未进入句子时,似乎可以插入其他成分,但是一旦进入句子,如果插入某些成分,就会破坏句意、语气,不符合当时的表达习惯,并且在古文献中也很少见到这样的实际用例,因此,我们认为对这些复音组合,一般来说,应视具体情况融通处理,分别对待,其中大部分是人们习惯于独立运用的造句单位,应该认定为复音词,对目前有些学者认为类似结构都是偏正词组或联合词组的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如:羊角(《逍遥游》)、栋梁(《人间世》)、牛马(《秋水》)、白驹(《知北游》)、枯鱼(《外物》)、春雨(《外物》)、生草(《让王》)、浮云(《说剑》)、衣食(《渔父》)、洪水(《天下》)等。

第二节 《庄子》复音词的分布情况和数据统计分析

根据以上复音词的确定原则和判定标准,我们对《庄子》全书复音词进行了穷尽式的判定和搜集,以下进行分类罗列和统计,得出其详细的分布情况和具体的分类数据,作为我们认识、分析和评价《庄子》复音词的基本语料,同时也可以作为我们对与《庄子》同时代的汉语文献进行共时研究的比较参证材料,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汉语词汇发展特别是双音化的历史进程。

我们分类罗列和统计《庄子》复音词时不列入人名、地名、国名(包括民族、部落名)、官职名、书篇名、古乐名等专有名称(包括虚拟的),也不列入成语(指狭义的、习惯意义上的成语),成语另有专章加以统计和分析。我们罗列和统计的主要依据是董治安主编、王世舜和韩慕君编著的《老庄词典》,该词典所引《庄子》原文,以《集解》(诸子集成本)为底本,参考《集释》,并酌取古今学者的校勘成果。本书在罗列和统计时以《集释》为版本依据,对该词典中的部分词目和统计数目有所修正。

一、复音词在《庄子》各篇的分布情况如下(按汉语拼音字母先后顺序排列,“个”为篇内不重复的复音词,“个次”为篇内含重复在内的所有复音词之和。在不同篇目中重复出现的复音词分别在各篇中罗列和统计):

1.《逍遥游》

敖者,翱翔,坳堂,八千(2次),百金(2次),百里,北冥,彼其,糝糠,弊弊焉,不亦(3次),苍苍,尘埃,尘垢,斥鴳,处子,垂天(3次),春秋,绰约,疵疢,大本,大椿,大浸,大年(2次),太知,大樽,东西,而后(3次),而已矣,飞龙,夫子(3次),扶摇(2次),瞽者,故夫,广莫,规矩,果然,海内,海运,何不(2次),晦朔,螭蛄,瓠落(2次),肌肤,既已,机辟,江湖,匠者,鷦鷯,今夫,斤斧,金石,浸灌,九万(4次),卷曲,燭火,龟手(2次),困苦,黧牛,裂地,泠然,六气,聋者,莽苍,冥灵,南冥(4次),年谷,彷徨,旁礴,庖人,培风,蓬蒿,泝泝(3次),千里,且夫,寝卧,青天(2次),穷发,缺然,然后,人情,荣辱,若此,若夫,若是,三千,上古,神人(2次),生物,绳墨,圣人,尸祝,时女,时雨,世世,是其(2次),是已,水浆,水战,数数然(2次),四海,四子,宋人(2次),虽然,泰山,陶铸,腾跃,天池,天地,天下(9次),跳梁,吴王(2次),万物,罔罟,未有,文章,恶乎,无功,无极,无己,无名,无穷,无所(6次),无为,无以(2次),无用(3次),五百(2次),五谷,奚以(2次),呜然,逍遥,小大,小年(2次),小知,形骸,学鸠,偃鼠,羊角,天阍,窅然,也夫,野马,一朝,已矣(3次),以是,以为(3次),拥肿,犹然,越人(3次),云气(2次),章甫,朝菌,者也(4次),正色,至人,众人,樽俎。(157个,215个次)

2.《齐物论》

噫气,八德,百骸,百围,葆光,比竹,獬豸,不亦(2次),尝试(2次),臣妾(2次),尘垢,成功,成心,乌髡(2次),春秋,此其,此之(5次),从事,达者,大辩,大道,大觉,大块,大廉,大梦,大木,大仁,大圣,大言,大勇,大泽,大知,旦暮(2次),道枢,黜闇,吊诡,地籁(3次),刁刁,俄而,俄然,而后(3次),而况(4次),夫子(2次),藁然,樊然,敢问(2次),槁木,滑湣,滑疑,恢诡,果且(4次),何其,何谓(2次),后悔,乎哉(6次),胡蝶(5次),环中,机括,螂且,既已(2次),坚白,间间,今且,今日,今者,尽然,经世,九窍,狙公,决骤,谲怪,君臣,可不(2次),可谓,馥音,

哭泣(2次),筐床,利害(3次),厉风,廉清,两行,泠风,六藏,六合(2次),蓼蓼,曼衍,漫漫,孟浪,麋鹿(2次),妙道,名实,末年,奈何,南面,蓬艾,偏死,飘风(2次),其次(2次),巧历,且得(2次),窃窃然,穷年,秋豪,蓬蓬然,然则(3次),人籁(2次),仁义,日夜,荣华,如是,若果(2次),若其,若然,若是(3次),弱丧,山林,殇子,蛇蚺,神明,深入,圣人(9次),时夜,适得,适志,是非(10次),是故,是其,是已(2次),是以(3次),是之,释然(2次),死灰,死生,死者,四海,虽然(3次),所为,所谓(3次),所以(5次),所以然,荅焉,炎炎,太山,特操,啼泣,天地(2次),天府,天钧,天籁(2次),天倪(2次),天下(2次),田猎,调调,蜩翼,听荧,万世,万岁,万物(4次),罔两,忘年,忘义,未尝,未始(11次),未知(2次),畏佳,脰合,恶乎(15次),恶能(5次),无非(2次),无竟(2次),无穷(3次),无所,无谓(3次),无形,无以,无有(2次),无知,吾子,物化,昔者(3次),奚必,奚若,先王,闲闲,相待(2次),相与,相知,鸱炙,殽乱,小成,小言,小知,栩栩然,仰天,腰疾,也邪(6次),也者(13次),已而,已乎(2次),以是,以往,以为(9次),役役(2次),庸讎(2次),由来,有待(2次),愚屯,愚者(2次),宇宙,猿猴,云气,詹詹,者乎(2次),者邪(2次),者也,真君,真宰,正处,正色,正味,之谓(3次),枝策,至人(2次),至于,终身(2次),众人(2次),惴栗恟惧,惴惴,足以(2次),诅盟。(230个,390个次)

3.《养生主》

保身,彼其,踌躇,怵然,大軼,刀刃(3次),弟子,而今,而况,而已矣,夫子(3次),古者(2次),固然,官知,合于,砉然,恢恢,騞然,譟然,尽年,可以(4次),肯綮,老者,良庖,莫不,难为,全生,然则,若此,少者,神欲,十九(2次),是以,四顾,虽然,所以,天理,未尝(2次),恶乎,无非,无厚(2次),无涯(2次),响然,县解,养亲,养生,已而,以是,以为(2次),游刃,余地,之后,技经,至于,奏刀,族庖。(56个,69个次)

4.《人间世》

百围,暴人(3次),彼其,必或,病者,弗然,不肖(2次),不亦,采色,常疾,常情,常人,车辙,此其(2次),挫针,大德,大根,大戒(2次),大木,大至(3次),栋梁,斗力,而后(2次),而况(5次),耳目,耳矣,法言(2次),方今,风波(2次),夫子(4次),斧斤,富商,敢问(2次),高名,膏火,诟厉,棺槨(2次),鬼神,贵人,果蓏,过度,何如,何暇(2次),厚言,乎哉,黼口,奇乐,饥饱,吉祥,祭祀,嗟夫,狙猴,

绝迹,可不(2次),可谓,可以(3次),剋核,会撮,来世,临人,门户,迷阳,名实(2次),莫不,莫若(3次),乃今,奈何,内热,匹夫,偏辞,掊击,仆缘,其间,其庸诘,奇巧,气息,千乘,巧言,且夫,曲拳,拳曲,却曲,然则,攘臂,人臣(2次),人道(2次),人气,仁义,容与,如此(2次),若然(3次),若是(3次),散木(2次),散人,山木,樛傍,社树,神人(2次),生物,胜任,绳墨,圣人(3次),师心,十仞,实丧(2次),使者,世俗,是以,是之(5次),庶几,死者,虽然(3次),所为,所以(4次),大子,螳螂,天地,天年(3次),天杀,天下(4次),天子,町畦(2次),童子,万物,王公,往世,未尝,未可,未始(2次),文木,蚊虻,巫祝,恶乎,恶用,无道,无方,无如,无所(3次),无已,无以,无用(2次),无由,无知,五管,武士,昔者(2次),奚为,先生,心厉,心斋(3次),行事,刑戮,凶器,虚己,虚室,焉者,养中,也邪,也哉,也者(3次),液橐,已乎(2次),已矣,以此,以为(10次),以下(2次),异材,溢恶,溢美,溢言,阴阳,婴儿(2次),庸诘,用兵,游心,有道,有方,有心,有以,又况,于是,伋拊,者乎(2次),者也(11次),者矣(2次),止止,支离(2次),至乎(2次),至人,至于(3次),治国,治繻,中道(2次),轴解,诸侯,足以(4次),作始,作为。(198个,292个次)

5.《德充符》

宾宾,不肖,不亦(2次),常心,尘垢,雌雄,蹠然,存亡,德友,登假,弟子,而后,而况(4次),而已矣(2次),耳目(2次),恶人,覆坠,怫然,废然,夫子(7次),妇人,改容,肝胆,槁梧,穀中,寡人(8次),寒暑,好恶(2次),合堂,何为,何谓(3次),何以(2次),和豫,胡不(2次),幻怪,毁誉,期年,几何,饥渴,肩肩(2次),坚白,九军,君臣,君人,可以(2次),灵府,六骸,闷然,明日,南面,贫富,且而,青青,穷达,全德(3次),全人(2次),然而,日夜(2次),如此,若然(2次),若是(5次),翬资,少焉,圣人(3次),十九,是非,是以(2次),是之,受命(2次),属于,死生(3次),四域,松柏,所谓(2次),所以,天地(3次),天下(4次),天鬻(2次),天子,狔子,万物(2次),为人,唯恐,未尝(3次),恶得(2次),恶用(5次),无乃,无情(4次),无为,无形,无以,奚假,先生(5次),贤人,相若,形骸(2次),眴若,焉尔(2次),一贯,一条,以是,以为(3次),异日,勇士,用心,有意,刖者,丈夫,者乎(2次),者邪,者也(8次),正生,直后,执政(4次),止水,至人(3次),桎梏(2次),中央,众生,自然,足以(2次)。(121个,203个次)

6.《大宗师》

嗟言,安排,北极,邴邴乎,尘垢,成然,喘喘然,聪明,蹴然,存亡,大川,大块,大炉,大略,大情,大通,大冶(3次),大役,旦宅,道术,登假,弟子(2次),东维,端倪,俄而(2次),而后(10次),而况(2次),而已矣,耳目(2次),耳矣,反覆,方将(2次),方且,夫子,黼黻,副墨(2次),肝胆,敢问(3次),句赘,瞽者,何谓(5次),何以(2次),畸人(2次),既已,见独(2次),江湖(2次),嗟乎,嗟来(2次),浸假(3次),居丧,拘拘(2次),君子(3次),可得(2次),刻彫,哭泣,愤愤然,礼乐,利害,列星,霖雨,六极,戮民,洛诵(2次),芒然,盲者,眉目,莫逆(2次),莫然,模铎,挠挑,媛然,彷徨,跼蹐,妻子,淒(淒)然,气母,且方,且夫(2次),曲偻,屈服,遽然,然而(2次),然则,人心,仁义(3次),孺子,若此,若夫,若然(4次),若是,上古(2次),深深,圣人(9次),时夜,世俗,侍事,是非(2次),是之(3次),耆欲,庶几,死生(3次),四时,虽然(3次),所为(4次),所谓(4次),所以(6次),所在,他日,大山,太极,天地(7次),天机,天年,天时,天下(5次),同体,外物(2次),万世(2次),万物(2次),为人,维斗,未可(2次),未始(2次),未有,恶乎(2次),恶能,无不(4次),无常,无极,无情,无事(2次),无所,无为(2次),无形,无以(3次),无有,五伯,五管,奚以(2次),先后,先生,相与(9次),逍遥,翛然(3次),鸱炙,小大,小人(2次),行名,形骸,修行,玄宫,玄冥(2次),县解,颜色(2次),养给,遥荡,也夫,也者,夜半,一化,一气,一体,以为(6次),役人(2次),异物,因以(3次),阴阳(2次),攸宁(2次),庸讎(3次),踊跃,有间,有所(3次),与其,云天,造化(3次),朝彻(2次),者乎(3次),者邪(3次),者也(5次),真人(9次),真知,肢体,至于,中道,中心,终古(2次),终穷,终始,众人(2次),转徙,自得,恣睢,坐忘(3次)。(193个,337个次)

7.《应帝王》

鄙人,波流,不测,尝试(2次),蹴然,存亡,得道,得人,德机,地文,弟靡,彫琢,而后,而又,而已,而已矣,方将,非人(2次),夫子,弗及,敢问,合气,何以,祸福,经式,君人,块然,圉圉,流水,六极,莽眇,名实,明日(4次),明王(4次),谋府,乃今,七窍,泣涕,气机,情信,强梁,且复,全然,然后,日中,如是(2次),神丘,圣人(2次),寿夭,疏明,谁何,死生,天根,天壤,天下(5次),万物,委蛇,为人,未始(4次),无得,无穷,无为(4次),无有(2次),无知,齠鼠,先生(3次),相与,向疾,心

醉,徐徐,焉者,以为(3次),用心,遊心,于于,獫狁,者也(2次),郑人,止水,至人,中央,自然,自失。(83个,109个次)

8.《骈拇》

奔命,彼其,辯者,博塞,常然(3次),尝试,聪明,窜句,大惑,道德(3次),读书,而已矣(4次),黼黻,附离,钩绳,规矩,贵富,蒿目,何其(2次),何以,煌煌,簧鼓,货财,胶漆(3次),今世,金石,君子(3次),跬誉,礼乐,连连,六律,名声(2次),莫不(2次),纆索(2次),骈拇,骈枝,其间,枝指,且夫(3次),屈折,人情(2次),仁人(2次),仁义(14次),仁者,若其,三代(2次),圣人,事业(2次),是非,是故(4次),是已(4次),是以,所谓(9次),所以(2次),天下(12次),同异,文章,无所,无用(3次),五色(2次),五声(2次),五味,五藏(2次),奚必,相与,器器,小人(4次),性命(3次),响俞,以下,淫僻(3次),遊心,有余(2次),诱然,约束,长者,者也(4次)。(77个,153个次)

9.《马蹄》

鞭策,斲麓,草木,常性,纯朴,澶漫,道德(2次),颠颠,而后,分背,工匠,钩绳,鼓腹,珪璋,规矩,衡扼,及至(3次),匠人,交颈,介倪,君子,可以(2次),礼乐(2次),连属,六律,陆居,路寝,攀援,屈折,群生,然且,仁义(3次),圣人(4次),世世,是故,素朴,遂长,所为,陶匠,陶者,蹉跎(2次),天放,天下(6次),填填,同德,万物(2次),文采,恶乎,无所,无知,五色,五声,牺尊,系羈,小人,性情,县跂,以此(2次),以为(2次),义台,月题,至德(2次),阜栈,摘僻。(64个,84个次)

10.《胠篋》

并与(4次),不乃(2次),尝试(2次),车轨,惴栗,大盗(11次),大国,大乱(3次),盗贼(3次),斗斛(3次),二千,弗能(2次),斧钺,钩绳,规矩,何适,何以(4次),曷尝,机变,坚白,渐毒,置罟,结绳,巨盗,可否,利器(2次),六律,论议,每每,莫不,掊击,朴鄙,千里,权衡(3次),窃国,然而(2次),然则,攘弃,仁义(6次),若此,三代,山川,善人(3次),社稷,圣人(11次),圣知(3次),圣者,示人,世俗(3次),是非,是乃,是已,是以,守备,四竟,四时,四子,所谓(6次),所以(2次),天下(24次),恬淡,同异,往来,罔罟(2次),妄意,文章,无道,无故,无为,无用,无有,昔者(3次),贤者,乡曲,肖翘,小盗,小国,颉滑,解垢,胥靡,轩冕,玄同,一旦,以下,矣夫,役役,由是,燔乱,在于,则是(2次),者乎(4次),者也(2次),至德,至

圣,至知,至治,知者(2次),种种,诸侯(4次),哼哼(2次),擢乱,宗庙,纵舍,足迹。(104个,196个次)

11.《在宥》

白茅,百昌,百姓(2次),悲夫(2次),彼其(2次),草木(2次),猖囊,猖狂(2次),长久(2次),长生(2次),出入(2次),聪明(2次),炊累,淖约,从容,瘁瘁,大德,大乱,大明,大人,大同(3次),大物(2次),大治,地气,彫琢,独有,而后(2次),而且,而已,法度,方将,僨骄,伏处,扶摇,浮遊,俯仰,敢问(2次),刚强,躬身,跪坐,蹶然,寒暑,桁杨(2次),嚆矢,何为,何谓,何暇(2次),曷常,浑浑沌沌,昏昏,脊脊,几何,翦翦,焦火,侥幸(2次),接糲,今夫(2次),今世,九州,居处,君子(4次),嵒岩,可以(4次),空同,烂漫,离跂,临莅,六合,六气(2次),龙见,裔卷,庙堂,民人,冥冥,莫然,莫若,莫足,默默,乃今,乃始(3次),乃是,奈何(4次),挠挠,凝冰,佞人,岂直,稽首(4次),千二百,乔诘,囚杀,雀跃(3次),群生(2次),然则,攘臂,人道(4次),人心(5次),仁义(3次),若是,三代,三王(2次),善否,上下,绳墨,圣人,圣知,尸居,失位,十九,世俗,殊死,思虑,四海,四时(2次),倘然,特室,天道(4次),天地(4次),天气,天下(39次),天子,万乘,万物(2次),万有,未常,未知,恶乎,无测,无常,无端,无方,无极,无已(2次),无愧,无旁,无穷(2次),无始,无所(3次),无妄,无为(5次),五谷,五藏(2次),吾子(2次),昔者,奚足,膝行,下风,仙仙乎,贤者,相枕,心养,欣欣焉,刑戮,形躯,形体,性命(5次),淖溟,匈匈焉,修身,玄天,血气,鞅掌,窈冥,窈窈,也者(2次),一言,以为(4次),以下(2次),矣哉,阴阳(3次),有为,于是,于是乎(4次),郁结,云云,云气,在宥,在于,再拜(4次),凿枘,斋戒,者也,之谓,至道(7次),治身,桎梏(2次),赅然,中道,终身,卓犖,足以。(190个,316个次)

12.《天地》

拔举,百年,百姓,白云,卑陋,北面,本末,本原,必然,辩者,变容,标枝,勃然,博学,不肖(2次),不亦,财用,采色,柴栅,长短,车轶,纯白(2次),鹑居,蠢动,慈父,此其,此之(2次),聪明,大壑(3次),大惑(2次),大声,大圣,大顺,大小,大愚(2次),荡荡乎,道人(2次),道谀(2次),德人(3次),弟子,帝王,帝乡,独志,端正,阿私,而后(2次),而今(2次),而已矣,方将(2次),方且(7次),夫子(10次),飞扬,忿然,敢问,功利,搢搢,鬼神,贵富,汉阴,何为,何暇,横目,后世,忽然,虎豹,

还归,睨睨然,混冥,火驰,货财,获命,机巧,机械,机心(2次),机事(2次),汲汲然,给数,既已,交臂,金石(2次),鸬鹚,就閒(闲),局局然,君臣,均治(2次),可得,可谓,可以(6次),馥食,困憊,离跂,厉爽,厉指,鲁君(2次),瞞然,汙若,美恶(2次),灭亡,缙缙,名声,明白,冥冥(2次),溟滓然,莫不,莫若,纒繳(2次),乃始,奈何,男子(4次),南面,囊檻,配天(3次),皮弁,其庸,祈向(2次),燠然,且夫(2次),且然,情事,求医,趣舍(2次),然则,人卒,容貌,睿知,若夫,若然(2次),若是(2次),三十,山林,上神,尚贤,神气,神人,生理,声色,圣人(11次),失色(2次),世俗,事心,是非(2次),是故(2次),是之,庶几,私分,死生,四顾,四海,俗言,虽然(2次),所为,所谓(5次),所以(3次),泰初,螳螂,傥乎,傥然,天德,天地(4次),天下(24次),怙乎,万民,万事(2次),万物(11次),为人,未始,未知(2次),无道,无名,无为(5次),无心(2次),无形,无以,无意,无有,五色,五声,五味,五臭,吾子(2次),奚为(2次),覩覩然,下风,先生,销亡,孝子(2次),形骸,形体,胸中,修德,修远,頊頊然,玄德,玄古,玄珠,县寓,崖异,洋洋乎,摇荡,野鹿,夜半,一府,一日,一世(2次),仪则,以为(10次),偁偁乎,饮食,婴儿,有道,有间,有余,於于,愚者(2次),谀人(2次),鹖冠,獫狁,在于(2次),贼心,丈人,照旷,者乎,者邪(2次),者也(3次),之谓(12次),执留,至德,至言,至于,终日,终身(4次),终始,忠臣,众人(2次),诸侯(4次),足以(2次),罪人,作色(3次)。(238个,393个次)

13.《天道》

安得,悲夫,北面,边竟,辩士,变化,不肖,不亦(2次),朝廷,冲然,重趺,此之(5次),衰经,大本,大道(3次),大匠,大宗,道德(4次),帝道,帝王(7次),度数,而况(2次),而已矣,分守(2次),夫子(6次),抚世,妇人,敢问,古人(5次),寡人,广广乎,贵贱,海内(2次),阍然,何如(2次),何谓,后言,化作,积敛,寂漠(2次),兼爱(2次),江海,胶胶扰扰,偈偈乎,进为,精神(2次),君子(4次),均调,刻彫,哭泣,頊然,礼乐,隆杀,履行,轮人,昧然,名声(2次),明白,明日,末学,漠然,南乡,年寿,朴素,巧知,取法,然后,然则(3次),人道,人乐,人群,仁义(10次),孺子,若何,三军,山林,上古,尚贤,神明,神圣,圣道,圣人(9次),世人,是非(2次),是故,是以,树木,数度,四时(2次),素王,所以(6次),大平,天道,天德,天地(15次),天和(2次),天乐(lè,6次),天王,天下(17次),天行,天子,恬淡(2次),退

居,万世,万物(14次),亡子,为寿,未尝,无不,无告,无私(2次),无所(3次),无为(13次),五兵,五刑,物化,物累,昔者(3次),奚为(2次),先后(2次),乡党,心术,星辰,行年,形名(8次),修身(2次),虚静(2次),玄圣,崖然,雁行,一曲,已夫(2次),以此(8次),以为(2次),义然,因任(2次),用心(2次),有所(3次),有为(4次),有形,有余,于是,俞俞(2次),羽旄,渊渊乎,在于(4次),糟魄(2次),者也(3次),者矣,至人(3次),知谋,知巧,知者,中心,周室,宗庙,足以(5次)。(157个,326个次)

14.《天运》

白鹄,苞裹,北方(2次),北面,必且,变化,病心,僇然,陈迹,充满,丑人,刍狗(2次),雌雄,此之,蹴蹴然,大变,荡荡,得道,得罪,弟子(2次),帝王,度数,而后,而今,而已,发动,法度(3次),方将,风化(3次),夫子(5次),俯仰,妇女,傅沫,富人,敢问,高明,槁梧,公器,苟简(2次),古者,故夫,鬼神,国爵,何为,何谓,何以(2次),齟齬,乎哉,挥绰,火食,建鼓,江湖,桔槔,杰然,九洛,可耻,可得,可以(3次),空虚,雷霆,礼义(4次),蛭蚤,流光,六极(2次),六经(2次),戮民,陆行,伦经,名誉(2次),没世,莫不(4次),莫如(2次),默默,眸子,乃今,彷徨,捧心,披拂,披然,贫人,七十二,妻子,岂直,寝卧(2次),遽庐,然而,然后,然则,人事,仁义(4次),如何,三皇(6次),山川,上风,上皇,声名,圣人(5次),尸居,尸祝,施于,是非(2次),是故,是以,水行,死生,四方,四时(3次),四虚,苏者,所以(2次),大清,大息,太和,恍然,天地(3次),天机,天理,天门,天下(15次),天乐(yuè),调和,調理,通昔,挽裂,万世,万物(2次),亡子,委蛇(2次),为人(2次),维纲,未知,文武,文绣(2次),蚊虻,恶乎(2次),无耻,无怠,无方(2次),无亲(2次),无穷,无事(3次),无所(3次),无为,无形,无主(2次),五常,五德,五帝(5次),五官,吾子(2次),奚如,细要,下风,下土,先生,先王(4次),鲜规,贤者,相反,相与(2次),逍遥(2次),小子(2次),孝悌,星辰,行年,行者,性命,兄弟,嘘吸,寻常,窈冥,也者(2次),一宿,已夫,以为(6次),阴阳(4次),幽昏,有穷,于是乎,獫狁(2次),云气,云者,孕妇,齐戒,蛰虫,者乎(2次),者邪,者也(3次),至人,至仁(4次),至于,治世,子孙,自勉,自然(2次),足以,作始。(197个,295个次)

15.《刻意》

避世,并兼,吹响,纯粹(2次),纯素(2次),澹然,道引,道德,而后,而已矣(5

次),赴渊,高论,功名,好恶,呼吸,化育,寂漠,江海,教诲,精神,君臣,刻意(2次),枯槁,廉士,鸟申,平世,平易(3次),强国,仁义(2次),若夫,上下,圣人(4次),寿考,思虑,四达,藪泽,天德(2次),天地(2次),天伦,天行,天灾,恬憺(4次),同帝,推让,万物,为寿,无不(2次),无极,无所(4次),无为(3次),物化,物累,闲处,闲旷,闲暇,贤士,邪气,熊经,虚无(2次),学者,养形,也者(2次),野语,忧患,豫谋,郁闭,真人,致功,众人。(69个,95个次)

16.《缮性》

蔽蒙,此之,存身(2次),大谬,大穷,淡漠,得志(3次),而已矣(3次),鬼神,何为,何由(2次),和理,混芒,惑乱,交相,礼乐,穷约,趋俗,群生,然后(3次),容体,山林,深根,圣人,识知,是故(2次),四时,肆志,俗学,所谓(3次),傥来,天下(8次),万物,危然,无不(2次),无所,无以(5次),小识(2次),小行(2次),信行,行身,性命,性情,轩冕(4次),一世,阴阳,隐士,由是(2次),之谓(3次),至一,治化,自然,足以。(53个,84个次)

17.《秋水》

安危,白刃,百川,百家,不测,不亦,参差,瞋目,踰蹕,鸱鸢,楚王,春秋,辞让,此其(3次),从容,篡夫,大方,大皇,大理,大木,大难,大人(2次),大通,大义,大泽,大知,道人,帝王,反衍,夫子(2次),敢问,规规然(2次),贵贱(5次),国中,海内,寒暑,毫末(4次),豪末,何不(2次),何为(2次),何谓(2次),何以(2次),骅骝,黄泉,祸福,几何,见笑,蛟龙,巾笥,泾流,井干,井蛙,境内,九州,举火,爵禄,培井(4次),科斗,可以(8次),跨时,壘空,醴泉,练实,梁丽,烈士,猎夫,陆行,马首,汙焉,门隶,迷乱,面目,庙堂,莫不(6次),默默,奈何(2次),南方,牛鼻,牛马(2次),宁其(2次),佞谄,蓬蓬然(3次),辟异,匍匐,骐驎,千里(2次),千仞,且夫(4次),穷人,丘山(2次),秋水,曲士,屈伸,逡巡,然而,然且,然则(3次),仁人,仁义,任士,三代,三千,三王,商虬,神龟,胜任,圣人(2次),时势,是非(2次),是故(3次),奭然,水行,死生,四方,四海,四解,四足,涖渚崖,宋人,虽然,所以,所以然,大息,太仓,贪污,稊米(2次),適適然,天地(7次),天机(2次),天人,天下(4次),儵鱼,跳梁,通人,推移,万物(11次),尾闾,未尝,未可,恶至(2次),梧桐,无常(2次),无方,无故,无己,无穷(3次),无如,无所(2次),无形(2次),无有,五帝,昔者,奚不,奚以,夏虫,先王,絃歌,相反,消息,小大(2次),谢施,欣然,信情,

玄冥,还轩,崖涘,言论,严乎,仰天,野语,一齐,一日,一时,一足,以此,以为(8次),阴阳,盈虚(2次),由此(2次),有时(2次),繇繇乎,于是(4次),于是焉(2次),渔父,余子,鹓雏(3次),约分,云者,在乎,在于(2次),者乎,者也(2次),畛域,证聃(向),蹢躅,至德(2次),至于(2次),中国,终始(3次),自得,自多(4次),自然,自失,足以(5次)。(204个,308个次)

18.《至乐》

安逸,百岁,辩士,不簞,不亦,尝试,尘垢,春秋(2次),蹙頞,道从,髑髅(6次),蹲踞,俄而,夫子(2次),斧钺,腐蠹,富贵,干余骨(2次),敢问,骨肉,故夫,蹶然,海鸟,行列,好恶,何苦,厚味(2次),胡蝶(2次),黄輶,芒芴,昏昏,肌肤,箕踞,假借,江湖,嗷嗷然,九猷,久竹,巨室,概然,可以(4次),諄諄然,烈士,陵屯,陵舄(2次),鲁侯,闾里,马捶,督芮,南面王(2次),讒讒,贫贱,妻子(2次),蛭螬,青宁(2次),鵲掇(2次),人间,人言,人卒,若是,善否,生人,食醯,是非(2次),是其,是之,思虑,斯弥(2次),司命,死生,四时(2次),虽然,损益,所为,太牢,贪生,天地(2次),天下(4次),万物(3次),委蛇,未尝(2次),未可,未知(2次),未足,乌足(2次),无为(8次),无形(2次),无有(5次),昔者(2次),奚为,奚以,先圣,相与(3次),骀然,小子,行食,眩视,偃然,羊奚,夜半,一裔,颐辂,以为(6次),因而,音声(2次),忧悲,忧色(2次),有所(2次),有形(2次),于是,知识,职职,从然,足以(2次)。(114个,169个次)

19.《达生》

拔簞,白茅,悲夫,跛蹇,不幸,不亦,柴立,蹶然,车马,尘垢,纯气,此之,从而,蹈水,弟子(4次),彫俎,东北,斗鸡,而后,而况,而已,而已矣,耳目,烦壤,反走,夫子(2次),复仇,覆却,肝胆,敢问,槁木,更生(2次),工人,攻战,骨节,寡人(2次),寡闻,规矩,鬼神,果敢,何如,何为(2次),何谓(3次),何暇,何以(3次),乎哉,皇子,黄金,江湖,津人,九窍,痾僂(2次),聚僂,厥株拘,爵禄,糠糟,款启,牢筴(2次),雷车,雷霆,临难,灵台,流沫,鲁侯,鲁君,芒然,门庭,没人(2次),莫如,镞干,木鸡,乃夫(2次),内热,彷徨(2次),被发,平均,平陆,七十,弃世(2次),庆赏,然而,然后(3次),然则,衽席,若夫,若是(2次),三十,山林,少焉,盛气,圣人,十一,是非,是故,是以,恃气,数能(2次),数日,死生,四十(2次),四肢,虽然,所以,所以然,太牢,天地(2次),天下,天性,田原,蜩翼,万物(5次),罔象,委蛇(4

次),为之(2次),未尝(4次),畏涂,恶能,无不,无道,无端,无事,无所(2次),吾子,物化,西北,昔者,奚足(4次),谗诒,先生(3次),乡里,向者,逍遥,行歌,行年(2次),形躯(2次),形体,兄弟,胸中,修身,虚僇,轩冕,县水,眩视,学生,岩居,仰天,养生,衣冠,以为(4次),饮食(2次),婴儿,有间,有所,有余,忧悲,鱼鳖,于是,玄端,丈夫,丈人,昭昭乎,辄然,者也(2次),之谓,至乎,至人(4次),至于(2次),知巧,伎心,中道,中央,终日,终始,踵门,仲父,州部,朱冠,祝宗人,豚楯,镗铕,紫衣,足以(2次),卒徒,醉者。(184个,236个次)

20.《山木》

安得,悲夫,彼其(2次),偏心,不肖,侧视,猖狂,常常,赤子(4次),怵然,纯纯,从而(2次),大布,大成,大方,大涂,大泽,道德(3次),怠疑,待物,弟子(5次),悼慄,侗乎,端拱,恶声,而况(3次),而已耳,二类,法则,反走,方舟,跹跹蹠蹠,丰狐,夫子(3次),浮游(2次),赋敛(2次),敢问,槁木,槁枝,功名,故人(2次),郭门,寒暑,行列,毫毛,何为,何谓(3次),乎哉,还目,火食(2次),机辟,饥渴(2次),加急,江湖,江山,交游,筋骨,绝学,爵禄,君子(3次),可得(3次),况乎,揽蔓,犁然,栗林(3次),留居,鲁侯(3次),眇睨,明日,莫若(2次),奈何,南方,逆旅(3次),迫胁,剖心,其间,千金(2次),强梁,亲交,顷间,穷祸患害(2次),裘褐,曲傅,然且,人间,人伦,若夫(2次),若是,山林,社稷,盛茂,圣人,是故(2次),是以(2次),杼栗,竖子(2次),四达,所谓,所以(2次),螳螂,恍乎,天地,天年(2次),徒友,外人,万物(3次),罔罗,王长,妄行,忘形,未足,文豹,闻命,无故(2次),无人(2次),无始(2次),无所,先君,先生(2次),先王,贤人,小人(2次),小子,修身,须臾,焉尔,岩穴,晏然,也夫,以为(2次),益加,异日,意怠,鸛鹑,引援,隐约,幽远,犹且,有为,于是,虞人(2次),运寸,遭时,昭昭乎,朝夕,者乎,者也,振动,之谓,至人,众人,主人(2次),浊水,自伐,足以,尊贤,昨日。(157个,208个次)

21.《田子方》

八极,百仞(2次),百体,百姓,北面,卑细,奔逸(2次),鼻间,驳马,尘垢,成功,瞠若(2次),充满,踌躇,楚王(2次),怵然,从容,蹴然,大常,大臣,大全,盗人,得丧,得失,地形,东方,独有,而后,而况,而髯,而已矣(2次),二分,二心,泛然,方将(3次),方矢,夫子(15次),父兄,复沓,高山(2次),槁木,寡人,国事,何不,何

谓(3次),何暇,何以(2次),赫赫(2次),黑色,圜冠,黄泉,挥斥,祸福,交通,解衣,爵禄(2次),君子(4次),可不(2次),可谓,可以,口钳,里人,礼义(2次),良人,两者,列士(2次),鲁人,论刺,满虚,美人,昧然,明日,莫不,目击,奈何,泥涂,般礴,被发,偏令,青天,句屨,全德,逡巡,然则(3次),人貌,人心(2次),仁义,日出,日夜,荣华,儒服(3次),儒士,儒者(2次),若然,尚同,少焉(2次),神气,圣知,始终,侍坐,是以,庶几,斯须,死生(3次),四顾,四竟(2次),四肢,肃肃,虽然,所以,所以然,大师,僮僮然,唐肆,恍然,天地(2次),天时,天下(2次),天虚,土梗,万物(3次),为人,未必(2次),未尝,未始(3次),无道,无端,无为,无闻,吾子,西极,昔者,醯鸡,先君,先君王,先生(2次),向者,象人,消息,形解,形体,胸次,栩栩然,熏然,恂目,也者,以是,以为(4次),矣夫,盈贯,用心,忧色(2次),由是,遊心,有待(2次),有以,于是(3次),于是焉,缺斛(2次),在于,丈夫(2次),愁然,者也(2次),真人,正容,知命,至乎,至人(3次),至言,至于,知者,中国(2次),终日,终身(2次),终始,诸侯,自然,足以(6次),左右。(179个,249个次)

22.《知北游》

八窍,八十,白驹,悲夫,本根,本末(2次),彼其(2次),扁然,勃然,不亦(2次),沈浮,臭腐(3次),此其(2次),此之(2次),聪明,大归,大马(2次),大美,大人,大圣,大言,大知,得道(2次),而后(4次),而况(2次),而已,耳目,二十,夫子(5次),敢问(3次),皋壤,果蓏,何其(3次),何谓,何以,忽然,皇皇,惛然,魂魄,积散(2次),几何,监市,将迎,今日(2次),精神(2次),九窍,君子(3次),可得(2次),可以(5次),空然,狂言(2次),况乎,谬然,六合,蝼蚁,卵生,慢訑,昧然(2次),明日,冥冥,莫不(3次),逆旅,偶而,彷徨,僻陋,冯阎,掊击,强阳,且夫,且又,秋豪(2次),人类,人伦,日中,若夫,若何,若是(3次),山林,神明,神奇(3次),神者(2次),生物,圣人(8次),失问,世人,是非(2次),是故,是以,寿夭,疏濬,孰视,衰杀(3次),思虑,死灰,死生(3次),四达,四时(2次),四肢,所谓(2次),所以(3次),大初,太虚,天地(13次),天和,天弢,天下(4次),同合,外化,万物(9次),往来,委和,委顺,委蜕,委形,未能,未有(3次),魏魏乎,恶乎,无道,无方,无内(2次),无所(4次),无为(4次),无心,无形(2次),无已(2次),无有(2次),无知,五采,昔日,昔者,奚足,相与(2次),欣欣然,行歌,性命,须臾,恂达,崖略,晏闲,窅然(2次),一气,一体,已矣(2次),以为,矣夫,阴阳,暗醺,盈虚(3次),油然

(2次),有所(2次),又况,于是(2次),宇宙,渊渊乎,运行,澡雪,齐戒,昭然(2次),昭昭,者乎(2次),者也(5次),之谓,至道(2次),至人,至言,知者,中国,终日,终身,众人,注然,状貌。(173个,280个次)

23.《庚桑楚》

百草,百姓,备物,奔蜂,本剽(2次),辩者,病者(2次),猖狂,称扬,春气,蹴然,大道,大乱,大亲,大壤,道德,弟子(3次),侗然(2次),俄而,而况(3次),而已矣(2次),儿子(4次),耳矣,夫子,槁木,公族,贾人,规规然,贵富,何谓,胡不(2次),画然,环堵,藿蠋,祸福,既而,济世,甲氏,介者,今者,津津乎,可得,可怜,可以(2次),里人(2次),灵台(2次),聋者,鲁鸡,盲者,眉睫,名实,模铍,南面,鲋鳅,夔狐,胞人,蓬蒿,譬犹,平气,其次(2次),其中,千世(2次),且夫(2次),挈然,窃窃焉,窃窃乎,寝庙,情性,丘陵,全人(2次),然而,然后,然则(2次),仁者,日中,若此,若然,若是(2次),圣人(4次),尸居,市人,是非,是故(2次),是乃,是其,是以(2次),授能,庶几,思虑(2次),死灰,死生(2次),虽然,所为(2次),所谓(2次),所以,天道,天地,天光(2次),天和,天钧,天门(2次),天民,天人,天下,天子,託业,万恶,万物,网罟,惘惘,委蛇,为之(2次),未始,卫生(4次),恶乎(4次),无名(2次),无亲(3次),无所(4次),无为(3次),无形,无由,无有(9次),洒濯,细民,贤人,洒然,显明,相反,相与(6次),翛然,小子,行者,胸中,胥靡,学鸠,学者,寻常,鞅掌,一守,已乎(2次),已矣,以为(4次),释然,因以,阴阳(2次),营营(2次),拥肿,幽闲,犹之,有所(2次),有为,有形,有余,鱼鳖,郁郁,垣墙,越鸡,者乎,者也(3次),正得,正昼,之后(2次),之谓(2次),至礼,至人(3次),至仁,至信,至义,至知,知者,终日(3次),朱愚,著戴,自得,足以(2次),俎豆,尊贤。(177个,253个次)

24.《徐无鬼》

百工,百姓,悲夫(3次),鼻端,辩士,并包,病病,不亦(3次),骖乘,草莱,察士,尝试,超然,成材,鸱目,楚人,楚王,此其,此之(2次),葱韭,聪明,从者,大备(3次),大病,大定(2次),大方(2次),大均(2次),大目(2次),大人(2次),大信(2次),大扬摧,大一(2次),旦暮,得计,得人(2次),得罪,弟子,断制,而后(3次),而况(4次),而已,而已矣(2次),耳目,二十五,法律,非徒,奉事,夫子(5次),甘寝,公是,寡人(6次),国君(2次),国马,国人,国中,好恶(2次),何为,何谓,何以

(2次), 阖不, 横说, 后车, 后世, 阖者, 或者, 期年, 鸡癰, 甲楯, 见于, 骄人, 嗟乎(2次), 桔梗, 絜廉(廉), 今夫, 筋力, 敬容, 酒肉(3次), 卷娄(3次), 攫搔, 可不(2次), 可以(3次), 夸者, 况乎, 昆弟, 藜藿, 丽譙, 临人, 凌淬, 流人, 戮民, 瞽病, 敏给, 莫若, 牧马, 年齿, 农夫, 弄丸, 暖暖姝姝, 暖姝(3次), 贫贱, 七圣, 其实, 齐人, 启齿, 稽首, 器械, 前马, 钱财, 且方, 亲戚, 禽贪, 瞽欬(2次), 曲隈, 瞿然, 权势, 然则(2次), 仁义(5次), 濡需(3次), 若此(3次), 若然, 若是(3次), 三千, 三族, 山林(2次), 羶行, 善士, 善言, 商贾, 上忘, 少焉, 社稷, 射者, 神人, 神者(2次), 黜黜, 圣人, 失容, 豕零, 士民, 市井, 世俗, 是故, 是以(3次), 耆欲(2次), 视日, 束缚, 庶人, 数日, 顺比, 私自, 思虑, 送葬, 虽然(2次), 所谓(5次), 所以(3次), 索然, 大阴(2次), 贪者, 唐子, 天地(6次), 天师, 天下(15次), 童土(2次), 童子, 投兵, 徒驥, 屠者, 土地, 万乘, 万物, 委蛇(2次), 为人(2次), 未尝(4次), 未若, 未始(6次), 未有(2次), 未知, 恶得(2次), 无人, 无所(3次), 无为, 无已, 无以, 五音, 勿已(3次), 吾子(5次), 奚若(2次), 奚以, 下畔, 下人, 先生(6次), 贤人, 贤者, 相与, 相者, 小童(4次), 形性, 铎钟, 性命, 胸中, 虚空, 芋栗, 畜畜然, 恂然, 烟火, 偃兵(3次), 仰天, 炀和, 夜半, 一旦, 以为(7次), 以至, 矣夫(2次), 音律, 郢人(3次), 勇敢, 有所(3次), 又况, 于是乎(2次), 再拜, 遭时, 战胜, 长者, 者邪(2次), 者也(8次), 真人(4次), 之谓(3次), 至于(3次), 知士, 治国, 中民, 终身(2次), 仲父, 舟人, 属国, 镗坛, 自许, 从说, 足以(3次)。(239个, 388个次)

25. 《则阳》

安危, 百材, 百体(2次), 彼其, 变化, 变齐, 不屑, 草木, 畅然(2次), 朝服, 臣妾, 绸缪, 出走, 楚王, 淳淳, 雌雄, 此其, 此之, 从仇, 从而, 从师, 大方, 大人(3次), 大灾, 大泽, 大知, 湛乐, 盗窃, 颠冥, 而后(2次), 而况(2次), 而已, 而已矣(2次), 方且, 风俗, 夫子, 夫妻, 伏尸, 扶翼, 富贵, 辜人, 国家, 合并, 何不, 何为, 何谓, 阖尝, 胡为, 环中, 缓急, 或使(4次), 或之使(2次), 祸福(2次), 家人, 蒹葭, 剑首, 疥癰, 精微, 旧都, 旧国, 爵禄, 君人, 可不, 溃漏, 来年, 六合, 六十(2次), 卤莽(4次), 陆沉, 乱人(5次), 灭裂(3次), 名实, 莫为(6次), 内热(2次), 牛马, 佞人(3次), 匹夫, 譬犹(2次), 片合, 漂疽, 桥起, 桥运, 穷困, 丘里(3次), 丘陵, 丘山, 然后(4次), 然则(2次), 人民, 日出, 荣辱, 若此, 若何, 若然, 若是, 沙丘, 上下, 圣人(6次), 十九, 十仞(3次), 石槲, 士民, 是故(2次), 是其, 是以, 是之, 死生, 四方(2

次),四时(2次),洩膏,虽使,所谓(4次),所以(2次),惘然,天地,天下(2次),田猎,通达(2次),万乘,万物(4次),王公,为人(2次),未尝(2次),未始(4次),未知,文武,无伦,无名(3次),无内,无穷(6次),无所,无为(2次),无已(4次),无外,五官,奚为,贤人,相与,行年,虚言,胥靡,摇作,也者,一曲,一体,已乎(2次),已矣(2次),以为(5次),阴阳(2次),庸有,犹之,有穷,有所(5次),于是(2次),者邪(2次),者也(6次),至于(2次),终年,终日(2次),终始(2次),诸侯,自许,自责,稷稷,足以(3次)。(165个,260个次)

26.《外物》

波臣,勃谿,踣河,布施,草木(2次),常与,沈屯,成功,璺螭,踣蹠,出薪,春雨,蹙然,大达,大钩,大儒,大知,旦旦,憚赫,党人,倒植,弟子(2次),东方,斗升(2次),阿门,忿然(2次),风俗,讽说,弗及,妇姑,鲋鱼(3次),覆坠,改容,躬矜,官事,灌渎,鬼神,海水,何若,何为,后世,厚德,黄泉,会朝,火驰,期年,金椎,巨缙,决绝,君臣,君子(3次),可得,可以(3次),空虚,剥肠,枯鱼,陵陂,留行,六凿,肱传,明日,莫不(3次),奈何,鲋鱼,被发,七十二(2次),千里,且得,青青,丘山,轻才,裙襦,然则(2次),人主,日夜,容知,如是,若是,三百,神人,圣人(3次),石师,是以,四海,虽然,所以(7次),鹑鷃,天地(3次),天下(2次),天游(2次),外物,万人,万世,未必(2次),未尝(6次),慰譬,无非(2次),无所(2次),无以,无用(4次),五十,贤人(2次),相与,小人,小儒,小知,休老,县令,学者,演门,铍鐻,夜半,一世,遗策(2次),已而(2次),以为,邑金,因以,阴阳,婴儿,有所(2次),于是乎(3次),渔者(2次),与其,宰路,者耶,震荡,至人(2次),至知(2次),中道,中民,终身,众人,诸侯,自善,皆灭,左右,作色(2次)。(138个,185个次)

27.《寓言》

本末,避席,变容,陈人,重言(2次),蹶然,大白,大本,大妙,弟子(2次),而况,而已矣,夫子(2次),果然,好恶,何以,家公,巾栉(2次),经纬,可谓,可以,况乎,历数,六十(2次),曼衍,被发,耆艾,强阳(3次),亲父(2次),穷年,人道(2次),日出(3次),三千,蛇蛻,舍者(3次),盛德,十九,十七(2次),是为,是以,是之,搜搜,所谓,所以(4次),天成,天均(2次),天倪(4次),天下,蜩甲,万物,罔两,未尝(2次),未知,蚊虻,闻命,恶乎(10次),无所(2次),无以(2次),五十九,

膝行,先人,向者,行年,仰天,炀者,已乎(2次),迎将,有待(2次),有所(2次),有为,有以,寓言(2次),者乎,者也,卮言(3次),执席,至于,中道,终身(2次)。(79个,119个次)

28.《让王》

卑贱,悲夫,比周,变容,布衣,土苴,此之,从者,大马,大器,大王(6次),道德,得道(2次),帝王,冬日,动作,而后(2次),而已,二等,二室,方且(2次),风雨,夫子(4次),富贵(2次),飡粥,高官,高节,葛緜,公子,寡人(2次),贵富,国家,寒暑,何如,胡不(2次),华冠,环堵,火食,饥色(2次),江海,今且,今世,金石,居处,苴布,爵禄(2次),君子(3次),可得,可谓(5次),可以(3次),匡坐,喟然,愧色,劳动,戾行,两臂(2次),鲁君(2次),乱世(2次),纳屣,奈何,内省,蓬户,皮帛,皮毛,胼胝,贫贱,妻子,其他,岐阳,千仞,愀然,轻重,穷通(2次),捲捲乎,犬马,畎亩,逡巡,然而,仁义(2次),仁者,容貌,如此,辱行(2次),若此,若是,三旌(2次),三世,深山,生草,圣人(2次),时祀,使者(7次),世俗,是以,收敛,手足,松柏,虽然,所以(6次),天地(2次),天下(19次),天子(2次),屠羊(5次),土地,完身,万乘,万钟,王舆,忘形,为人(2次),未尝(2次),未能,未暇(2次),魏阙,瓮牖,无耻,无道(2次),无乃,无以,五十,武者,吾子,西方,希世,昔者,奚以,縱履,挖然,细人,夏日,先生(3次),弦歌(3次),相连,相与,逍遥,心意,行货,绪余,轩车,削然,血牲,岩穴,颜色(2次),仰天,养形,养志,一列,以为(6次),佚乐,应门,幽忧(2次),忧戚,忧色,由此,犹之,有道,又况,又且,于是(2次),舆马,宇宙,越人(3次),緼袍,再拜,遭时,杖策,者也,之谓(2次),知足,至乎,至于(2次),知者,治身,治世,致道,终身,肿吟,诸侯,自得,自胜(3次),足以(8次),尊爵,作难。(183个,279个次)

29.《盗跖》

八十,罢兵,百里(3次),百岁,百姓,避席,变容,不亦(3次),才士(3次),惨怛,长大(2次),长剑,长生(2次),巢居,车马,瞋目,称孤,出气,刍豢,怵惕,辞让,此其,从卒,大盗,大国,得微,得无,东门(2次),多信,而后,而已矣,反走,缝衣,服膺,妇女,富贵(2次),富人,甘辞,高义,更始,古者(2次),骨肉,筦籥,鬼事,贵贱(4次),果敢,何以,盍不,恒民(2次),横行,后世(2次),忽然,虎口,即将,兼爱,将军(6次),骄人,侥幸,矫言,劫请,今夫,今者,九千,久长,居居,绝灭,君父,君子

(2次),可谓(6次),可以(2次),寇盗,狂狂汲汲,昆弟,醪醴,六十,六位(2次),楼疏,鲁人,乱人,满心,芒然,美恶,美好(2次),迷惑,麋鹿,面目,面誉,名利(4次),名誉(2次),明察,缪说,莫不,莫若(2次),墨者,母弟,幕下,南面,牛马,女子(2次),徘徊,匹夫(2次),偏枯,飘风,冯气,剖心(2次),其中,齐鲁,骐驎,戚醢,浅带,且夫,窃国,侵暴,情性,趋走,取竭,全德,权势,阙然,群臣,然而,人事,人卒,儒者,乳虎,三德,上德,上世,上寿,少长,身长,声色,圣人(2次),十万,士者,是非(2次),是以(2次),饰行,收养,寿命(2次),孰论,死灰,死丧,四处,四方,所为(3次),所谓(3次),所以(6次),大山,贪得,天地,天下(24次),天子(4次),恬愉,同乡,万民,危冠,为人,为为,伪辞,未必(2次),未有,闻知,无耻(2次),无故,无伦,无穷(2次),无双,无所,无为(2次),无行,无以(2次),无异(2次),无意,无用,无有,五纪(2次),昔者(2次),奚足,戏人,下德,下世,下寿,先生(6次),先祖(2次),贤良,贤人,贤士,享国,橡栗,消息,小盗,小国,小人(3次),孝弟,欣欣,行色,兄弟(2次),胸中,休卒,虚伪,学士,言行,仰天,谒者(4次),一日(2次),衣服,遗德,遗忘(2次),以来,以为(10次),易色,义士,涌泉,忧患,有时(2次),有意,有余(2次),于于,于是,鱼鳖,愚陋,圆机,再拜(3次),长幼(2次),长子,者也(5次),之后,至德,至害,至人,至于(2次),至重,至尊,志气,志意,知谋,知者,中德,中寿,忠臣(2次),诸侯(4次),诸物,滋味,子孙,自然,足以(3次),卒徒。(248个,373个次)

30.《说剑》

白刃,宾服,长短,瞋目(2次),从者,大王(6次),地纪,殿门,殿下,定气,斗鸡,敦剑,夫子(6次),服毙,浮云,肝肺,寡人,国事,豪杰士,何敢,何如(4次),何以(2次),夹门,剑服(2次),剑士(6次),今日,禁制,颈领,雷霆,留行,六十,曼胡(2次),民意,蓬头(2次),千金(4次),千里,清廉士,日夜,如是,儒服,三光,三剑(2次),三千,设戏,使者,四封,四时(2次),四乡,四夷,太子(13次),天下(2次),天子(5次),听从,无不,无敌,无旁(2次),无前(2次),无上,无所,无下(2次),无异,五行,喜好,贤良士,刑德,一旦,以至,阴阳,勇士,于是,御杖,宰人,者矣,忠圣士,诸侯(6次),左右(2次)。(76个,130个次)

31.《渔父》

八疵(3次),百姓,悲哀,变更,变容,不肖,不亦,财用,称誉,慈孝,刺船,大

臣,大道(2次),大事,得无,弟子,动静,读书,反走,方将,夫子(5次),服役,敢问,工技,功名,贡职,国家,寒暑,好恶,好学,何为,何以,欢乐,荒怠,昏乱,颊适,今者,精诚,倨敖,爵禄,君子(2次),咳唾,可谓,孔氏(4次),礼义,礼乐(3次),六十九,禄禄,门人,妙道,民人,明君,拏音,曩者,逆立,被发,朴鄙,凄然,齐民(2次),千乘,愀然(2次),清白,穷匱,群下,攘伐,人理,人伦(3次),人事,仁义(2次),如此,善否,擅事,胜任,圣人(3次),世俗,世主,是非,受业,庶人(2次),庶物(2次),水波,所为,所谓(2次),所以(5次),所在,太甚,天下,天幸,天子(3次),偷拔,万乘,万物,未尝(2次),未知,呜呼,无咎,无所(3次),无行,下风,下人(2次),先生(2次),弦歌,行言,杏坛,修学,虚心,绪言,衣食,以为,易常,阴阳,淫乱,有间,有司(2次),愚者,渔父(3次),渔人,再拜(4次),者也,征赋,职事,至人,至于(3次),忠臣,忠贞(2次),诸侯(3次),专知,缁帷,自用。(129个,174个次)

32.《列御寇》

敖游(2次),八极,苞苴,北面,本才,必且,冥者,不齿,不轨,不肖,不亦,长大,刍叔,从事,卒然,大命,大宁,旦暮,弟子(2次),多余,而夫,而况(2次),发泄,方且,夫子,弗齿,竿牍,槁项,孤犊,古者,棺槨,毫毛,何其,何为,何以,阖胡,后世,黄馘,齏粉,赍送,蹇浅,浆人,骄稚,金木,精神(2次),九重(2次),就义,君子,可得,困窘,困畏,骊龙(3次),连璧,六府,蝼蚁,吕钜,迷惑,明者,墨者,内视(2次),内刑(2次),齐人,千金(3次),穷闾,阨(厄)巷,人心,仁义,忍性,若是(3次),三必,三族,山川,商贾,呻吟,深情,神者,圣人(2次),是以,视民(2次),饰羽,宋人,所以(3次),大庙,太初,太清,太一,天地,通达,屠龙,外通,外刑(2次),万乘(2次),万物,纬萧,文绣,恶乎,无始,无所(2次),无谓,无形,牺牛,先生,相与,宵人,小夫,小命,小言,星辰,凶德,偃侠,也者,已矣,因以,阴阳,有间,有心,有以(2次),愚者,宇宙,缘循,哉乎,者乎,者也(2次),贞干,真人,郑人,至人,智慧,知者,中道,中德(3次),众人(2次),自好,自杀,自是,足以。(136个,161个次)

33.《天下》

安宁,敖倪,百官,百家(2次),百姓,悲夫(2次),倍谲,本数,彼其,辩者(6次),变化(2次),别墨,别宥,博大,不幸,才士,参差,沈浊,称道,充实,重言,畜

藏,谗谀(2次),慈仁,此其,此之(2次),大道,大过,大乱,大圣,大体,大同,大循,大一,道德,道人,道术(7次),骀荡,澹然,得不,弟子(2次),动静(2次),端崖,而后(3次),而已,而已矣(3次),法式,蕃息,泛爱(2次),方术,非斗,非乐(2次),风雨,孤寡,古人(2次),寡浅,棺槨,瑰玮,贵贱,海内,豪桀,好学,何由(2次),弘大,洪水,后世(5次),芴漠,忽乎,荒唐,倚人,觭见,疾风,兼利,节用,今日,搢绅,九州,旧法,巨子,君子(2次),苛察,可谓(2次),可以(3次),空虚,枯槁,宽容,岿然,老弱,雷霆,骊牛,礼乐,历物,连犴,邻伤,泠汰,曼衍,昧乎,名分,名山(川),谬悠,末度,墨经,墨者(3次),磨石,南方(3次),譬如,飘风,千里,谦下,前后,强聒,亲自,寝兵(2次),情慾(欲),请欲,裘褐,曲全,日夜(2次),如此(2次),濡弱,三百,三千,丧礼,上遂,上下,尚贤,深閼,神明(4次),神人,甚雨,生人,绳墨,圣人(3次),世俗,是非,是故(2次),是以(2次),数度(2次),死人,死生,四夷,虽然(6次),所谓(2次),所以,太一,天地(9次),天人,天下(29次),天子,稠适,桐棺,图傲,宛转,万世,万物(12次),𦨇断,往来,为意,巍然,未尝,为人,恶乎,无常,无厚,无居,无穷(2次),无任,无数,无私,无外,无为,无行,无形,无遗,无已,无用,无知(2次),无主,五车,五升,謏髀,先人,先生,先王,相与(2次),小大(2次),小同,小一,行身,窅然,学者,熏然,也夫,一察,一曲,一体,衣食,以此(8次),以为(7次),阴阳,有穷,有所(5次),有为,有以,有余(2次),寓言,𦨇断,在于(6次),者也(4次),者矣,真人,支川,卮言,至极,至人,至于(2次),中国,中央,终身,终始,周行,诸侯,庄语,椎拍,自好,自矫,恣纵,纵脱,作为(2次)。(229个,363个次)

根据上述八条《庄子》复音词的确定原则和判断标准,我们依据《老庄词典》和《集释》,对《庄子》全书各篇复音词进行了穷尽式的考察和统计,得出其详细的分布情况和具体的分篇数据。各篇复音词的个数与个次进行汇总统计如下表:

表 2-1 《庄子》各篇复音词的个数与个次汇总统计表

篇 名	个数	个次	篇 名	个数	个次	篇 名	个数	个次
逍遥游	157	215	天 地	238	393	庚桑楚	177	253
齐物论	230	390	天 道	157	326	徐无鬼	239	388

养生主	56	69	天 运	197	295	则 阳	165	260
人间世	198	292	刻 意	69	95	外 物	138	185
德充符	121	203	缮 性	53	84	寓 言	79	119
大宗师	193	337	秋 水	204	308	让 王	183	279
应帝王	83	109	至 乐	114	169	盗 跖	248	373
骈 拇	77	153	达 生	184	236	说 剑	76	130
马 蹄	64	84	山 木	157	208	渔 父	129	174
胠 篋	104	196	田子方	179	249	列御寇	136	161
在 宥	190	316	知北游	173	280	天 下	229	363
合计	总个数		4997	总个次		7692		

二、《庄子》全书复音词(不计重复的)总个数是 2738 个。为了全面了解《庄子》复音词使用情况,现按照复音词出现的先后次序罗列,重复出现的只列入第一次出现的篇目中。

敖者,翱翔,坳堂,八千,百金,百里,北冥,彼其,粃糠,弊弊焉,不亦,苍苍,尘埃,尘垢,斥鷃,处子,垂天,春秋,绰约,疵疢,大本,大椿,大浸,大年,大知,大樽,东西,而后,而已矣,飞龙,夫子,扶摇,瞽者,故夫,广莫,规矩,果然,海内,海运,何不,晦朔,螭蛄,瓠落,既已,肌肤,机辟,江湖,匠者,鷦鷯,今夫,斤斧,金石,浸灌,九万,卷曲,燭火,龟手,困苦,斄牛,裂地,泠然,六气,聋者,冥灵,莽苍,南冥,年谷,彷徨,旁礴,庖人,培风,蓬蒿,泝澌,千里,且夫,寝卧,青天,穷发,缺然,然后,人情,荣辱,若此,若夫,若是,三千,上古,神人,生物,绳墨,圣人,尸祝,时女,时雨,世世,是其,是已,水浆,水战,数数然,四海,四子,宋人,虽然,泰山,陶铸,腾跃,天池,天地,天下,跳梁,吴王,万物,罔罟,未有,文章,恶乎,无功,无极,无己,无名,无穷,无所,无为,无以,无用,五百,五谷,奚以,吗然,逍遥,小大,小年,小知,形骸,学鸠,偃鼠,羊角,夭阏,窅然,也夫,野马,一朝,已矣,以是,以为,拥肿,犹然,越人,云气,章甫,朝菌,者也,正色,至人,众人,樽俎。(《逍遥游》,157 个)

噫气,八德,百骸,百围,葆光,比竹,狝狙,尝试,臣妾,成功,成心,刍豢,此其,此之,从事,达者,大辩,大道,大觉,大块,大廉,大梦,大木,大仁,大圣,大言,大勇,

大泽,旦暮,道枢,黠闇,吊诡,地籁,刁刁,俄而,俄然,而况,繇然,樊然,敢问,槁木,滑湑,滑疑,恢诡,果且,何其,何谓,后悔,乎哉,胡蝶,环中,机括,螂且,坚白,间间,今且,今日,今者,尽然,经世,九窍,狙公,决骤,譎怪,君臣,可不,可谓,轂音,哭泣,筐床,利害,厉风,廉清,两行,泠风,六藏,六合,蓼蓼,曼衍,漫漫,孟浪,麋鹿,妙道,名实,末年,奈何,南面,蓬艾,偏死,飘风,其次,巧历,且得,窃窃然,穷年,秋豪,遽遽然,然则,人籁,仁义,日夜,荣华,如是,若果,若其,若然,弱丧,山林,殇子,蛇蚺,神明,深入,时夜,适得,适志,是故,是以,是之,释然,死灰,死生,死者,所为,所谓,所以,所以然,荅焉,炎炎,太山,特操,啼泣,天府,天钧,天籁,天倪,田猎,调调,蜩翼,听荧,万世,万岁,罔两,忘年,忘义,未尝,未始,未知,畏佳,脗合,恶能,无非,无竟,无谓,无形,无有,无知,吾子,物化,昔者,奚必,奚若,先王,闲闲,相待,相与,相知,鸱炙,殽乱,小成,小言,栩栩然,仰天,腰疾,也邪,也者,已而,已乎,以往,役役,庸讎,由来,有待,愚菴,愚者,宇宙,猿猴,詹詹,者乎,者邪,真君,真宰,正处,正味,之谓,枝策,至于,终身,惴栗恟惧,惴惴,足以,诅盟。(《齐物论》,201个)

保身,踌躇,怵然,大輒,刀刃,弟子,而今,古者,固然,官知,合于,砉然,恢恢,騞然,譟然,尽年,可以,肯綮,老者,良庖,莫不,难为,全生,少者,神欲,十九,四顾,天理,无厚,无涯,响然,县解,养亲,养生,游刃,余地,之后,技经,奏刀,族庖。(《养生主》,40个)

暴人,必或,病者,弗然,不肖,采色,常疾,常情,常人,车辙,挫针,大德,大根,大戒,大至,栋梁,斗力,耳目,耳矣,法言,方今,风波,斧斤,富商,高名,膏火,诟厉,棺槨,鬼神,贵人,果蓏,过度,何如,何暇,厚言,鲋口,奇乐,饥饱,吉祥,祭祀,嗟夫,狙猴,绝迹,剋核,会撮,来世,临人,门户,迷阳,莫若,乃今,匹夫,偏辞,掊击,仆缘,其间,其庸讎,奇巧,气息,千乘,巧言,曲拳,拳曲,却曲,攘臂,人臣,人道,人气,容与,如此,散木,散人,山木,榱桷,社树,胜任,师心,十仞,实丧,使者,世俗,庶几,螳螂,天年,天杀,天子,町畦,童子,王公,往世,未可,文木,蚊虻,巫祝,恶用,无道,无方,无如,无已,无由,五管,武士,奚为,先生,心厉,心斋,行事,刑戮,凶器,虚己,虚室,焉者,养中,也哉,液橐,以此,以下,异材,溢恶,溢美,溢言,阴阳,婴儿,用兵,游心,有道,有方,有心,有以,又况,于是,偃拊,者矣,止止,支离,至乎,治国,治繇,中道,轴解,诸侯,作始,作为。(《人间世》,143个)

冥冥,常心,雌雄,蹶然,存亡,德友,登假,恶人,覆坠,怫然,废然,妇人,改容,

肝胆,槁梧,穀中,寡人,寒暑,好恶,合堂,何为,何以,和豫,胡不,幻怪,毁誉,期年,几何,饥渴,肩肩,九军,君人,灵府,六骸,闷然,明日,贫富,且而,青青,穷达,全德,全人,然而,翳资,少焉,受命,属于,四域,松柏,天鬻,狔子,为人,唯恐,恶得,无乃,无情,奚假,贤人,相若,眇若,焉尔,一贯,一条,异日,勇士,用心,有意,刖者,丈夫,正生,直后,执政,止水,桎梏,中央,众生,自然。(《德充符》,77个)

嗑言,安排,北极,邴邴乎,成然,喘喘然,聪明,大川,大炉,大略,大情,大通,大冶,大役,旦宅,道术,东维,端倪,反覆,方将,方且,黼黻,副墨,句赘,畸人,见独,嗟乎,嗟来,浸假,居丧,拘拘,君子,可得,愤愤然,礼乐,列星,霖雨,六极,戮民,洛诵,芒然,盲者,眉目,莫逆,莫然,模铍,挠挑,煖然,跼蹐,妻子,淒(淒)然,气母,且方,曲偻,屈服,遽然,人心,孺子,深深,侍事,耆欲,四时,所在,他日,大山,太极,天机,天时,同体,外物,维斗,无不,无常,无事,五伯,先后,翛然,小人,行名,修行,玄宫,玄冥,颜色,养给,遥荡,夜半,一化,一气,一体,役人,异物,因以,撝宁,踊跃,有间,有所,与其,云天,造化,朝彻,真人,真知,肢体,中心,终古,终穷,转徙,自得,恣睢,坐忘。(《大宗师》,110个)

鄙人,波流,不测,得道,得人,德机,地文,弟靡,彫琢,而又,而已,非人,弗及,合气,祸福,经式,块然,圯垠,流水,莽眇,明王,谋府,七窍,泣涕,气机,情信,强梁,且复,全然,日中,神丘,寿夭,疏明,谁何,天根,天壤,委蛇,无得,騞鼠,向疾,心醉,徐徐,遊心,于于,矍狙,郑人,自失。(《应帝王》,47个)

奔命,辩者,博塞,常然,窳句,大惑,道德,读书,附离,钩绳,贵富,蒿目,煌煌,簧鼓,货财,胶漆,今世,跬誉,连连,六律,名声,纆索,骈拇,骈枝,枝指,屈折,仁人,仁者,事业,同异,五色,五声,五味,五藏,器器,性命,响俞,淫僻,有余,诱然,约束,长者。(《骈拇》,42个)

鞭策,蹇蹇,草木,常性,纯朴,澶漫,颠颠,分背,工匠,鼓腹,珪璋,衡扼,及至,匠人,交颈,介倪,连属,陆居,路寝,攀援,群生,然且,素朴,遂长,陶匠,陶者,蹉跎,天放,填填,同德,文采,牺尊,系羈,性情,县跂,义台,月题,至德,阜栈,摘僻。(《马蹄》,40个)

并与,不乃,车轨,惴栗,大盗,大国,大乱,盗贼,斗斛,二千,弗能,斧钺,何适,曷尝,机变,渐毒,置罟,结绳,巨盗,可否,利器,论议,每每,朴鄙,权衡,窃国,攘弃,山川,善人,社稷,圣知,圣者,示人,是乃,守备,四竟,恬淡,往来,妄意,无故,贤者,

乡曲,肖翘,小盗,小国,颀滑,解垢,胥靡,轩冕,玄同,一旦,矣夫,由是,燔乱,在于,则是,至圣,至知,至治,知者,种种,哼哼,擢乱,宗庙,纵舍,足迹。(《胠篋》,66个)

白茅,百昌,百姓,悲夫,猖囊,猖狂,长久,长生,出入,炊累,淖约,从容,瘁瘁,大明,大人,大同,大物,大治,地气,独有,而且,法度,愤骄,伏处,浮遊,俯仰,刚强,躬身,跪坐,曷常,蹶然,桁杨,嚆矢,浑浑沌沌,昏昏,脊脊,翦翦,焦火,侥幸,接榴,九州,居处,嵒岩,空同,烂漫,离跂,临莅,龙见,裔卷,庙堂,民人,冥冥,莫足,默默,乃始,乃是,挠挠,凝冰,佞人,岂直,稽首,千二百,乔诘,囚杀,雀跃,三王,善否,上下,尸居,失位,殊死,思虑,倘然,特室,天道,天气,万乘,万有,未常,无测,无端,无愧,无旁,无始,无妄,奚足,膝行,下风,仙仙乎,相枕,心养,欣欣焉,形躯,形体,溱溱,匈匈焉,修身,玄天,血气,鞅掌,窈冥,窈窈,一言,矣哉,有为,于是乎,郁结,云云,在宥,再拜,凿枘,斋戒,至道,治身,赍然,卓犖。(《在宥》,116个)

拔举,百年,白云,卑陋,北面,本末,本原,必然,变容,标枝,勃然,博学,柴栅,长短,车轶,纯白,鹑居,蠢动,慈父,大壑,大声,大顺,大小,大愚,荡荡乎,道人,道谏,德人,帝王,帝乡,独志,端正,阿私,飞扬,忿然,功利,搢搢,汉阴,横目,后世,忽然,虎豹,还归,睆睆然,混冥,火驰,获命,机巧,机械,机心,机事,汲汲然,给数,交臂,鸬鹚,就閒(闲),局局然,均治,馥食,困憊,厉爽,厉指,鲁君,瞞然,汙若,美恶,灭亡,缙缙,明白,溟滓然,纒缴,男子,囊槛,配天,皮弁,其庸,祈向,焦然,且然,情事,求医,趣舍,人卒,容貌,睿知,三十,上神,尚贤,神气,生理,声色,失色,事心,私分,俗言,泰初,恍乎,恍然,天德,怛乎,万民,万事,无心,无意,五臭,覿覿然,销亡,孝子,胸中,修德,修远,琐琐然,玄德,玄古,玄珠,县寓,崖异,洋洋乎,摇荡,野鹿,一府,一日,一世,仪则,偁偁乎,饮食,於于,谀人,鹖冠,贼心,丈人,照旷,执留,至言,终日,忠臣,罪人,作色。(《天地》,138个)

安得,边竟,辩士,变化,朝廷,冲然,重趺,衰经,大匠,大宗,帝道,度数,分守,抚世,古人,广广乎,贵贱,阒然,后言,化作,积敛,寂漠,兼爱,江海,胶胶扰扰,偈偈乎,进为,精神,均调,刻彫,顒然,隆杀,履行,轮人,昧然,末学,漠然,南乡,年寿,朴素,巧知,取法,人乐,人群,若何,三军,神圣,圣道,世人,树木,数度,素王,大平,天和,天乐(lè),天王,天行,退居,亡子,为寿,无告,无私,五兵,五刑,物累,乡党,心术,星辰,行年,形名,虚静,玄圣,崖然,雁行,一曲,已夫,义然,因任,有形,俞俞,羽旄,渊渊乎,糟魄,知谋,知巧,周室。(《天道》,86个)

白鵝,苞裹,北方,必且,病心,慄然,陈迹,充满,丑人,刍狗,蹴蹴然,大变,得罪,发动,风化,妇女,傅沫,富人,高明,公器,苟简,国爵,齟齬,挥绰,火食,建鼓,桔槔,杰然,九洛,可耻,空虚,雷霆,礼义,蛭蝨,流光,六经,伦经,名誉,没世,莫如,眸子,捧心,披拂,披然,贫人,七十二,蓬庐,人事,如何,三皇,上风,上皇,声名,施于,四方,四虚,苏者,大清,大息,太和,天门,天乐(yuè),调和,调理,通昔,挽裂,维纲,文武,文绣,无耻,无怠,无亲,无主,五常,五德,五帝,五官,奚如,细要,下土,鲜规,相反,小子,孝悌,行者,兄弟,嘘吸,寻常,一宿,幽昏,有穷,云者,孕妇,齐戒,蛰虫,至仁,治世,子孙,自勉。(《天运》,99个)

避世,并兼,吹响,纯粹,纯素,澹然,道引,赴渊,高论,功名,呼吸,化育,教诲,刻意,枯槁,廉士,鸟申,平世,平易,强国,寿考,四达,蕝泽,天伦,天灾,恬憺,同帝,推让,闲处,闲旷,闲暇,贤士,邪气,熊经,虚无,学者,养形,野语,忧患,豫谋,郁闭,致功。(《刻意》,42个)

蔽蒙,存身,大谬,大穷,淡漠,得志,何由,和理,混芒,惑乱,交相,穷约,趋俗,容体,深根,识知,肆志,俗学,傥来,危然,小识,小行,信行,行身,隐士,至一,治化。(《缮性》,27个)

安危,白刃,百川,百家,参差,瞋目,踟蹰,鸱鸺,楚王,辞让,篡夫,大皇,大理,大难,大义,反衍,规规然,国中,毫末,豪末,骅骝,黄泉,见笑,蛟龙,巾笥,涇流,井干,井蛙,境内,举火,爵禄,培井,科斗,跨时,壘空,醴泉,练实,梁丽,烈士,猎夫,马首,汙焉,门隶,迷乱,面目,南方,牛鼻,牛马,宁其,佞谄,蓬蓬然,辟异,匍匐,骐驎,千仞,穷人,丘山,秋水,曲士,屈伸,逡巡,任士,商矩,神龟,时势,奭然,水行,四解,四足,涖渚崖,太仓,贪污,稊米,適適然,天人,儵鱼,通人,推移,尾闾,无足,梧桐,恶至,奚不,夏虫,絃歌,消息,谢施,欣然,信情,还虬,崖涘,言论,严乎,一齐,一时,一足,盈虚,由此,有时,繇繇乎,渔父,余子,鹓雏,约分,在乎,畛域,证鼎(向),躡躡,中国,自多。(《秋水》,110个)

安逸,百岁,不斲,蹇蹇,道从,髑髅,蹲循,腐蠃,干余骨,骨肉,蹶蹶然,海鸟,行列,何苦,厚味,黄鹄,芒芴,惛惛,箕踞,假借,噉噉然,九猷,久竹,巨室,概然,誾誾然,陵屯,陵舄,鲁侯,闾里,马捶,瞽芮,南面王,譊譊,贫贱,蛭螭,青宁,鹄掇,人间,人言,人卒,生人,食醯,斯弥,司命,损益,太牢,贪生,未足,乌足,先圣,骯然,行食,眩视,偃然,羊奚,一觴,颐辂,因而,音声,忧悲,忧色,知识,职职,从然。(《至乐》,65个)

拔簪,跛蹇,不幸,柴立,赧然,车马,纯气,从而,蹈水,彫俎,东北,斗鸡,烦壤,反走,复仇,覆却,更生,工人,攻战,骨节,寡闻,果敢,皇子,黄金,津人,九窍,痾傴,聚傴,厥株拘,糠糟,款启,牢筴,雷车,临难,灵台,流沫,门庭,没人,馍干,木鸡,乃夫,被发,平均,平陆,七十,弃世,庆赏,衽席,盛气,十一,恃气,数能,数日,四十,四肢,天性,田原,罔象,为之,畏涂,西北,諛诒,乡里,向者,行歌,虚僇,县水,学生,岩居,衣冠,鱼鼈,玄端,昭昭乎,辄然,忮心,踵门,仲父,州部,朱冠,祝宗人,豚楯,锜铖,紫衣,卒徒,醉者。(《达生》,85个)

偏心,侧视,常常,赤子,纯纯,大布,大成,大方,大涂,怠疑,待物,悼慄,侗乎,端拱,恶声,而已耳,二类,法则,方舟,盼盼跼跼,丰狐,赋敛,槁枝,故人,郭门,毫毛,还目,加急,江山,交游,筋骨,绝学,况乎,揽蔓,犁然,栗林,留居,眇眇,逆旅,迫胁,剖心,千金,亲交,顷间,穷祸患害,裘褐,曲傅,人伦,盛茂,杼栗,竖子,徒友,外人,罔罗,王长,妄行,忘形,文豹,闻命,无人,先君,须臾,岩穴,晏然,益加,意怠,鸛鹑,引援,隐约,幽远,犹且,虞人,运寸,遭时,朝夕,振动,主人,浊水,自伐,尊贤,昨日。(《山木》,81个)

八极,百仞,百体,卑细,奔逸,鼻间,驳马,瞠若,充满,大常,大臣,大全,盗人,得丧,得失,地形,东方,而髯,二分,二心,泛然,方矢,父兄,复沓,高山,国事,赫赫,黑色,圜冠,挥斥,交通,解衣,口钳,里人,良人,两者,列士,鲁人,论刺,满虚,美人,昧然,目击,泥涂,般礴,偏令,句屨,人貌,日出,儒服,儒士,儒者,尚同,始终,侍坐,斯须,肃肃,大师,僮僮然,唐肆,天虚,土梗,未必,无闻,西极,醢鸡,先君王,象人,形解,胸次,熏然,恂目,盈贯,于是焉,觶斛,愁然,正容,知命,左右。(《田子方》,79个)

八窍,八十,白驹,本根,扁然,沈浮,臭腐,大归,大马,大美,二十,皋壤,皇皇,惛然,魂魄,积散,监市,将迎,空然,狂言,漻然,蝼蚁,卵生,慢訑,偶而,僻陋,冯闷,强阳,且又,人类,神奇,神者,失问,疏淪,孰视,衰杀,大初,太虚,天弢,同合,外化,委和,委顺,委蜕,委形,未能,魏魏乎,无内,五采,昔日,欣欣然,恂达,崖略,晏闲,暗醺,油然,运行,澡雪,昭然,昭昭,注然,状貌。(《知北游》,62个)

百草,备物,奔蜂,本剽,称扬,春气,大亲,大壤,侗然,儿子,公族,贾人,画然,环堵,藿蠋,既而,济世,甲氏,介者,津津乎,可怜,鲁鸡,眉睫,鲋鳅,夔狐,胞人,譬犹,平气,其中,千世,挈然,窃窃焉,窃窃乎,寝庙,情性,丘陵,市人,授能,天光,天

民,託业,万恶,惘惘,网罟,卫生,洒濯,细民,洒然,显明,一守,营营,幽闲,犹之,郁郁,垣墙,越鸡,正得,正昼,至礼,至信,至义,朱愚,著戴,俎豆。(《庚桑楚》,64个)

百工,鼻端,并包,病病,骖乘,草莱,察士,超然,成材,鸱目,楚人,葱韭,从者,大备,大病,大定,大均,大目,大信,大扬摧,大一,得计,断制,二十五,法律,非徒,奉事,甘寝,公是,国君,国马,国人,阖不,横说,后车,阖者,或者,鸡癰,甲楯,见于,骄人,桔梗,絜廉(廉),筋力,敬容,酒肉,卷娄,攫搔,夸者,昆弟,藜藿,丽譙,凌淬,流人,瞽病,敏给,牧马,年齿,农夫,弄丸,暖暖姝姝,暖姝,七圣,其实,齐人,启齿,器械,前马,钱财,亲戚,禽贪,譬欬,曲隈,瞿然,权势,濡需,三族,羶行,善士,善言,商贾,上忘,射者,黜黜,失容,豕零,士民,市井,视日,束缚,庶人,顺比,私自,送葬,索然,大阴,贪者,唐子,天师,童土,投兵,徒隤,屠者,土地,未若,五音,勿已,下畔,下人,相者,小童,形性,铎钟,虚空,茅栗,畜畜然,恂然,烟火,偃兵,炀和,以至,音律,郢人,勇敢,战胜,知士,中民,舟人,属国,锱坛,自许,从说。(《徐无鬼》,132个)

百材,变齐,不屑,畅然,朝服,绸缪,出走,淳淳,从仇,从师,大灾,湛乐,盗窃,颠冥,风俗,夫妻,伏尸,扶翼,辜人,国家,合并,阖尝,胡为,缓急,或使,或之使,家人,蒹葭,剑首,疥癰,精微,旧都,旧国,溃漏,来年,六十,卤莽,陆沉,乱人,灭裂,莫为,内热,片合,漂疽,桥起,桥运,穷困,丘里,人民,沙丘,石槨,洩膏,虽使,恂然,通达,无伦,无外,虚言,摇作,庸有,终年,自责,稷稷。(《则阳》,63个)

波臣,勃谿,踣河,布施,常与,沈屯,璺罅,出薪,春雨,蹙然,大达,大钩,大儒,旦旦,憚赫,党人,倒植,斗升,阿门,讽说,妇姑,鲋鱼,躬矜,官事,灌淖,海水,何若,厚德,会朝,金椎,巨缙,决绝,剝肠,枯鱼,陵陂,留行,六凿,肱传,鲋鲋,铨才,裙襦,人主,容知,三百,石师,鹈鹕,天游,万人,慰瞽,五十,小儒,休老,县令,演门,铍鏹,遗策,邑金,渔者,宰路,者耶,震荡,自善,皆臧。(《外物》,63个)

避席,陈人,重言,大白,大妙,家公,巾栉,经纬,历数,耆艾,亲父,蛇蛻,舍者,盛德,十七,是为,搜搜,天成,天均,蜩甲,五十九,先人,炀者,迎将,寓言,卮言,执席。(《寓言》,27个)

卑贱,比周,布衣,土苴,大器,大王,冬日,动作,二等,二室,风雨,飡粥,高官,高节,葛絺,公子,华冠,饥色,苴布,匡坐,喟然,愧色,劳动,戾行,两臂,乱世,纳屨,内省,蓬户,皮帛,皮毛,胼胝,其他,岐阳,愀然,轻重,穷通,捲捲乎,犬马,畎亩,辱

行,三旌,三世,深山,生草,时祀,收敛,手足,屠羊,完身,万钟,王舆,未暇,魏阙,瓮牖,武者,西方,希世,縱履,挖然,细人,夏日,弦歌,相连,心意,行货,绪余,轩车,削然,血牲,养志,一列,佚乐,应门,幽忧,忧戚,又且,舆马,缁袍,杖策,知足,致道,肿吟,自胜,尊爵,作难。(《让王》,86个)

罢兵,才士,惨怛,长大,长剑,巢居,称孤,出气,怵惕,从卒,得微,得无,东门,多信,缝衣,服膺,甘辞,高义,更始,箠籥,鬼事,盍不,恒民,横行,虎口,即将,将军,矫言,劫请,九千,久长,居居,绝灭,君父,寇盗,狂狂汲汲,醪醴,六位,楼疏,满心,美好,迷惑,面誉,名利,明察,缪说,墨者,母弟,幕下,女子,徘徊,偏枯,冯气,齐鲁,戚醮,浅带,侵暴,趋走,取竭,阙然,群臣,乳虎,三德,上德,上世,上寿,少长,身长,十万,士者,饰行,收养,寿命,孰论,死丧,四处,贪得,恬愉,同乡,危冠,为为,伪辞,闻知,无双,无行,无异,五纪,戏人,下德,下世,下寿,先祖,贤良,享国,橡栗,孝弟,欣欣,行色,休卒,虚伪,学士,谒者,衣服,遗德,遗忘,以来,易色,义士,涌泉,愚陋,圆机,长幼,长子,正昼,至害,至重,至尊,志气,志意,知谋,中德,中寿,诸物,滋味。(《盗跖》,124个)

宾服,地纪,殿门,殿下,定气,敦剑,服毙,浮云,肝肺,豪杰士,何敢,夹门,剑服,剑士,禁制,颈领,曼胡,民意,蓬头,清廉士,三光,三剑,设戏,四封,四乡,四夷,太子,听从,无敌,无前,无上,无下,五行,喜好,贤良士,刑德,御杖,宰人,忠圣士。(《说剑》,39个)

八疵,悲哀,变更,财用,称誉,慈孝,刺船,大事,动静,服役,工技,贡职,好学,欢乐,荒怠,昏乱,颊适,精诚,倨敖,咳唾,孔氏,六十九,禄禄,门人,明君,拏音,曩者,逆立,凄然,齐民,清白,穷匮,群下,攘伐,人理,擅事,世主,受业,庶物,水波,太甚,天幸,偷拔,呜呼,无咎,行言,杏坛,修学,虚心,绪言,衣食,易常,淫乱,有司,渔人,征赋,职事,忠贞,专知,缁帷,自用。(《渔父》,61个)

敖游,苞苴,本才,宾者,不齿,不轨,刍叔,卒然,大命,大宁,多余,而夫,发泄,弗齿,竿牍,槁项,孤犊,阖胡,黄馘,齑粉,赍送,蹇浅,浆人,骄稚,金木,九重,就义,困窘,困畏,骊龙,连璧,六府,吕钜,明者,内视,内刑,穷间,阨(厄)巷,忍性,三必,呻吟,深情,视民,饰羽,大庙,太初,太清,太一,屠龙,外通,外刑,纬萧,牺牛,宵人,小夫,小命,凶德,偃侠,缘循,贞干,知慧,自好,自杀,自是。(《列御寇》,64个)

安宁,敖倪,百官,倍谯,本数,别墨,别宥,博大,沈浊,称道,充实,畜藏,谄诡,慈仁,大过,大体,大循,骀荡,得不,端崖,法式,蕃息,泛爱,方术,非斗,非乐,孤寡,寡浅,瑰玮,豪桀,弘大,洪水,芴漠,忽乎,荒唐,倚人,觭见,疾风,兼利,节用,搢绅,旧法,巨子,苛察,宽容,岿然,老弱,骊牛,历物,连犴,邻伤,泠汰,昧乎,名分,名山(川),谬悠,末度,墨经,磨石,譬如,谦下,前后,强聒,亲自,寝兵,情慾(欲),请欲,曲全,濡弱,丧礼,上遂,深閼,甚雨,生人,死人,稠适,桐棺,图傲,宛转,毓断,为意,巍然,无居,无任,无数,无遗,五车,五升,譊譊,小同,小一,窳然,一察,毓断,支川,至极,周行,庄语,椎拍,自矫,恣纵,纵脱。(《天下》,102个)

表 2-2 《庄子》各篇复音词不计重复的个数汇总统计表

篇 名	个数	篇 名	个数	篇 名	个数
逍遥游	157	天 地	138	庚桑楚	64
齐物论	201	天 道	86	徐无鬼	132
养生主	40	天 运	99	则 阳	63
人间世	143	刻 意	42	外 物	63
德充符	77	缮 性	27	寓 言	27
大宗师	110	秋 水	110	让 王	86
应帝王	47	至 乐	65	盗 跖	124
骈 拇	42	达 生	85	说 剑	39
马 蹄	40	山 木	81	渔 父	61
胠 篋	66	田子方	79	列御寇	64
在 宥	116	知北游	62	天 下	102
合计	2738				

三、《庄子》复音词总数及其重复使用情况,不同音节复音词的数量及其所占比例

除去各篇专有名词和单音词,《庄子》中重复出现的复音词为 4997 个,7692 个次。重复出现的只计算一次,得出全书总复音词数为 2738 个。按照音节多少统计,《庄子》复音词中双音节的有 2668 个,三音节的有 63 个,四音节的有 7 个。《庄子》不同音节的复音词数量及其所占比例如下表:

表 2-3 《庄子》不同音节的复音词数量及其所占比例表

音节数	数 量(个)	各类复音词占复音词总数(2738)的比例(%)
双音词	2668	97.44
三音词	63	2.30
四音词	7	0.26
合 计	2738	100

表 2-3 说明:

①表中复音词不包括成语。关于源自《庄子》的成语的详细情况,请参见第七章《源自〈庄子〉的成语研究》。

②在《庄子》复音词中,占绝对多数的是双音词,2668个,占复音词的总数的97.44%,其次是三音词,63个,占2.30%,最少的是四音词,7个,占0.26%。形成这种分布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双音词是由在词组中占绝对多数的双音词组凝固而来。还有一部分双音词是在原有单音词的基础上形成,是构词最容易、能产性最强的复音词,因此出现的速度快,数量多。

③《庄子》三音词的构成多是一些数词,如:千二百,七十二,二十五,五十九,六十九;附加式词,如:弊弊焉,欣欣焉,窃窃焉,匈匈焉;数数然,窃窃然,蓬蓬然,栩栩然,喘喘然,愤愤然,睨睨然,汲汲然,局局然,溟滓然,覼覼然,琐琐然,蹴蹴然,规规然,蓬蓬然,適適然,蹶蹶然,噉噉然,誾誾然,儵儵然,欣欣然,畜畜然;邴邴乎,仙仙乎,荡荡乎,佻佻乎,津津乎,偁偁乎,繇繇乎,洋洋乎,昭昭乎,广广乎,渊渊乎,魏魏乎,窃窃乎,捲捲乎;虚词结构,如:于是焉,所以然,于是乎,而已矣,而已耳,其庸讎,或之使,大扬摧;偏正结构,如:南面王,祝宗人,先君王,豪杰士,清廉士,贤良士,忠圣士;同义词素连用,如:涖渚崖;特殊称谓,如:干余骨,厥株拘。四音节词为同义词素连用,如:惴栗恟惧,穷祸患害;双音节词素重叠,如:纷纷秩秩,浑浑沌沌,胶胶扰扰,狂狂汲汲,暖暖姝姝。这些表义和结构上的特殊性使得三音词、四音词在《庄子》复音词中数量少,不占优势地位。

④《庄子》复音词在音节结构和数量分布上的特点,实际上也是汉语复音词发展史上自上古汉语保持至今的重要特点。

第三节 《庄子》复音词的结构分析

《庄子》中的复音词可以从多个方面分析其内在结构,如从语音方面看,不仅存在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之分,音节之间还有声母、韵母是否相同或相近等语音结构问题;如从内在语义结构方面看,又存在单纯词、复合词之分,单纯词与复合词又可以再进一步细分;如从词性方面看,复音词作为《庄子》词汇的组成部分,整体上也和单音词一样,存在着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不同的词性,内部构成成分之间也有并列、偏正、述宾、主谓、补充、连动、附加、重叠等不同的词法结构关系;如从词义方面看,复音词与复音词之间、复音词与单音词或词组之间、复音词内部的构成成分之间都存在着意义相同、相近、相关、相反等语义关系。本节着重分析《庄子》复音词中单纯词的语音结构和复合词的语法结构问题,因为这二者正是复音词需要讨论的重点。有关复音词中双音词的语义结构问题将在第三章《〈庄子〉词义研究》里加以讨论。

一、《庄子》单纯词的语音结构

单音词都是单纯词,正因为其语法和语音结构都很单纯,易于辨识和分析,故名之曰单纯词。而复音词中的单纯词主要是指联绵词和重言词。复音单纯词只有一个语素,象单音词一样整体表义,音节与音节之间只有语音上的同异关系,而无语法和语义上的结构关系。战国后期至秦汉时期,利用语音构词产生复音词的现象比先前有所增加,它是上古汉语复音化的重要手段。那个时期产生的复音单纯词有许多一直使用至今,其中有一些仍是现代汉语里的常用词,甚至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

《庄子》单纯词具体的语音结构类型如下:

1. 联绵词

即 AB 式双音单纯词,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 双声联绵词。如:磅礴(《逍遥游》)、踌躇(《养生主》)、莽眇(《应帝王》)、参差(《秋水》)、蹢躅(《秋水》)、匍匐(《秋水》)、般礴(《田子方》)、骀荡(《天

下》)等。

(2)叠韵联绵词,是联绵词中个数最多的。如:彷徨(《逍遥游》)、逍遥(《逍遥游》)、望洋(《秋水》)、逡巡(《秋水》)、罔象(《达生》)、荒唐(《天下》)等。

(3)非双声叠韵联绵词。如:翱翔(《逍遥游》)、孟浪(《齐物论》)、迷阳(《人间世》)、委蛇(《应帝王》)、窈冥(《在宥》)、混冥(《天地》)、卤莽(《则阳》)、勃谿(《外物》)等。

与联绵词有关,也很有趣的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即《庄子》中有极少数双音节单纯词,是由单音词缓读而形成的,这是联绵词中较为独特的一类。如“髑髅”“扶摇”。

髑髅(6次)

(1)庄子之楚,见空髑髅。(《至乐》)

(2)髑髅深颡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至乐》)

古音“头”为定纽,侯部,而“髑”为定纽,“髅”为侯部,按反切原理,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取“髑”声“髅”韵,所得反切音正好是“头”音。因此“髑髅”是“头”音的分解或缓读,作为非双声叠韵联绵词,整体表示“头”“顶”或“死人的头”,与单音词“头”“顶”同义。如《说文》云:“髑髅,顶也。”朱骏声也认为“髑髅之合音为头字”。“髑髅”后引申指“死人的头骨”,如例(1);还可再进一步引申,代指“死者”“死人”,如例(2)。

扶摇(3次)

(1)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

(2)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

(3)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在宥》)

例(3)的“扶摇”,成疏:“扶摇,神木,生东海也。亦云风。”前两例的“扶摇”即指风,《集释》:“又《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注》引司马云:扶摇,上行风也,圜飞而上行者若扶摇也。”以神木状回旋上行之风,正如用羊角状旋风一样。“扶摇”也是为了和“羊角”求得音部均等。邓拓《燕山夜话·下雨趣闻》转引明代《管窥辑要》一书中所引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的话:“回风卒起,而圜转扶摇,有如羊角,向上轮转,有自上而下者,或磨地而起者,总谓之回风。”^{[9](P379)}“扶摇”指“回风”,与“森(飏)”同,是“森”(飏)的缓读。《尔雅·释天》:“扶摇谓之森。”郭璞注:“暴风从下

上也。”《汉书·刑法志》：“森(飏)起云合。”《广韵》：“森，甫遥切。”可证“扶摇”为“森(飏)”的缓音，因此“‘扶摇’是‘飏’的缓音分化出来的双音联绵词，也是千真万确的了”。^{[10](P63-64)}

虽然“扶摇”是为了和“羊角”求得音部均等，“森(飏)”是为了同“云”相对，但是也不存在割裂双音节的问题，它们都有各自存在，独立运用的价值。

缓音和急音相反相成。因受古音或方音之中缓音或急音的影响，现代汉语中仍留存有一些这样的单、双音节对应词，如：诸——之于(乎)，孔——窟窿，甬——不用等。

2. 重言词

即 AA 式双音单纯词，与单音词重叠所形成的叠音词不同，因为后者由两个相同词素构成，每个词素仍具有单独表义功能，整个词只是在原单音词词义的基础上加深了意义的程度，或增加了所表对象的数量，有了一定的附加意义，而重言词的构词词素失去了表义功能，整体意义与词素单独使用时的意义无关。两者在构词、表义以及修辞效果上都不相同，不可混淆。

依据这个原则对《庄子》进行考察，得出《庄子》的重言词共有 16 个(不含重复的)，其在各篇的分布情况如下：

《齐物论》：蓼蓼、调调、刁刁、役役(2 次)。《德充符》：肩肩(2 次)。《应帝王》：于于。《马蹄》：填填、颠颠。《胠箠》：每每、种种、哼哼(2 次)。《田子方》：肃肃(2 次)、赫赫(2 次)。《则阳》：稷稷。《寓言》：搜搜。《盗跖》：于于。《渔父》：禄禄。

由于重言词多为摹写声音或状态的形容词，因此，《庄子》中另有一些重言词增加了常用于形容词之后的“然”“焉”“乎”等衬音成分，形成 AAB 式三音节词，这些词已是附加式复合词，故其中的叠音部分不计算在重言词之内，而是在三音节复合词中加以统计。具体情况详见本章第二节。

二、《庄子》复合词的语法结构

《庄子》复合词的构成成分(即词素)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语法关系，各构成成分独立使用时的原词性与所构成的复合词整体词性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对应关系。以下分而述之：

1. 联合式

可以分为以下 12 种类型:

(1) 名 + 名 → 名, 如: 春秋(《逍遥游》), 肯綮(《养生主》), 斗斛(《胠箧》), 国家(《则阳》)。

(2) 名 + 名 → 动, 如: 蒿目(《骈拇》), 斧钺(《至乐》), 瓮牖(《让王》), 时祀(《让王》)。

(3) 名 + 名 → 形, 如: 尘垢(《逍遥游》), 粃糠(《逍遥游》), 风波(《天地》), 筋力(《徐无鬼》)。

(4) 动 + 动 → 动, 如: 刻雕(《大宗师》), 摇荡(《天运》), 盗窃(《则阳》), 震荡(《外物》)。

(5) 动 + 动 → 名, 如: 盗贼(《胠箧》), 教诲(《刻意》), 交游(《山木》), 知识(《至乐》)。

(6) 形 + 形 → 名, 如: 聪明(《大宗师》), 圣智(《在宥》), 纯素(《刻意》), 老弱(《天下》)。

(7) 形 + 形 → 动, 如: 长久(《在宥》), 明白(《天道》), 曲全(《天下》), 充实(《天下》)。

(8) 形 + 形 → 形, 如: 刚强(《在宥》), 空虚(《天运》), 卑贱(《让王》), 清白(《渔父》)。

(9) 副 + 副 → 副, 如: 果且(《齐物论》), 既已(《大宗师》), 方且(《天地》), 即将(《盗跖》)。

(10) 数 + 数 → 数, 如: 十九(《养生主》), 十一(《达生》), 十七(《寓言》)。

(11) 量 + 量 → 量, 如: 寻常(《天运》), 锱铢(《达生》), 斗升(《外物》)。

(12) 连 + 连 → 连, 如: 而况(《齐物论》), 且而(《德充符》), 而且(《在宥》), 因而(《至乐》)。

在这 12 种类型中, 名 + 名 → 名, 动 + 动 → 动, 形 + 形 → 形这三种类型最为多见, 数 + 数 → 数, 量 + 量 → 量, 连 + 连 → 连这三种类型数量最少, 其余数量居中。

《庄子》联合式复合词多为双音节的, 但是也有一些三音节的, 有以下三种类型:

(1) 名词性词素的组合, 1 个, 1 个次。即“涘渚崖”, 《秋水》: “泾流之大, 两涘

渚崖之间,不辩牛马。”“渚崖”皆指水边,过去注释“渚”为水中沙洲,与“渚崖”皆不同义,有误。李先华《〈庄子·秋水〉“两渚涯”注商》一文对此有辨析,可参考。^②

(2)语气助词性词素的组合,2个,2个次。“其庸诘”,《人间世》:“将执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诘可乎?”“其庸诘”为三个单音节反问语气词素组合而成,皆表示“难道”,共同构成反问。“而已耳”,《山木》:“正而待之而已耳。”“而已”与“耳”同表限止语气。

(3)数词性词素的组合,5个,8个次。如“千二百”(《在宥》),“七十二”(《天运》等,3次),“二十五”(《徐无鬼》),“五十九”(《则阳》等,2次),“六十九”(《渔父》)。

这些复合词的音步尽管有“1/1/1”“1/2”“2/1”之别,但在结构和表义方面都符合联合式复合词的性质、特点和要求,因此应视为三音节的联合式复合词。

还有四音节的联合式复合词,如《齐物论》:“木处则惴栗恟惧,猨猴然乎哉?”“惴栗恟惧”即为四音节复音词。《山木》:“夫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穷祸患害”亦为四音节复音词。

《庄子》联合式复合词还有一部分存在同素异序现象。同素异序词即由A、B两个不同的词素,以两种不同的排列次序分别组成的两个复合词AB和BA,如“斤斧”(《逍遥游》)和“斧斤”(《人间世》),“涕泣”(《齐物论》)和“泣涕”(《应帝王》)等。这些同素异序词,仅仅是语序和语音不同,其语义和语法结构等则完全相同,因此是同素异序同义词。有学者认为这些词是“同义异形词”,^③对此我们持不同意见,因为其虽然“同义”,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异形词”。

《庄子》中的同素异序联合式复合词共有17组,34个,58个次。具体情况如下:

- (1)斤斧(《逍遥游》)——斧斤(《人间世》,2次)
- (2)涕泣(《齐物论》)——泣涕(《应帝王》)
- (3)廉清(《齐物论》)——清廉(士)(《说剑》)
- (4)曲拳(《人间世》)——拳曲(《人间世》)
- (5)且而(《德充符》)——而且(《在宥》)
- (6)情信(《应帝王》)——信情(《秋水》)

- (7) 贵富(《骈拇》等,4次)——富贵(《至乐》等,6次)
- (8) 名声(《骈拇》等,5次)——声名(《天运》)
- (9) 素朴(《马蹄》,2次)——朴素(《天道》)
- (10) 性情(《马蹄》等,2次)——情性(《庚桑楚》等,2次)
- (11) 民人(《在宥》等,2次)——人民(《则阳》)
- (12) 长久(《在宥》,2次)——久长(《盗跖》)
- (13) 度数(《天道》等,2次)——数度(《天道》等,3次)
- (14) 巧知(《天道》)——知巧(《天道》等,2次)
- (15) 空虚(《天运》等,3次)——虚空(《徐无鬼》)
- (16) 将迎(《知北游》)——迎将(《寓言》)
- (17) 言行(《盗跖》)——行言(《渔父》)

这些同素异序词有的是在不同篇目中先后出现,而有的是在同一篇中出现,后者如第4、13、14组等;有的使用频率一致,有的差别很大,后者如第8、15组等。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所收词条,这些同素异序词有的在现代汉语中两种形式仍然并存,有的意义、词性、使用场合和语体色彩相同,如第8、15组,或者同中有异,如第9组;有的则两种形式都已淘汰不用,如第1、2、6、14、16组;其余的则是一用一不用,有前用后不用的,如10、12、13、17组,也有后用前不用的,如第3、4、5、7、11组。

关于《庄子》同素异序联合式复合词,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有的同素异序词在书中彼此并不同义,为同素异序异义词。如“识知”(《缮性》)和“知识”(《至乐》),前者出现在“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中,表示“了解,相知”,为动词,而后者出现在“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中,表示“熟悉、了解的人,相知的朋友”,为名词。

②《庄子》中另有一些同素异序复音词,从结构上看,不属于联合式复合词,不能彼此混淆。如“淖溟”(《在宥》)和“溟淖”(《天地》)为联绵词,“中国”(《知北游》)和“国中”(《徐无鬼》)都是偏正式复合词,而“成功”(《齐物论》)和“功成”(《山木》)一为述宾式复合词,一为主谓式复合词。

③另有一些联合式复合词,在《庄子》中只有一种语序,而现代汉语里却有与其同素异序的复合词。这些成对的复合词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主要有两种:

第一,二者并存。如:

往来(《胠箢》)——来往(破折号后的词为现代汉语词,下同)

兄弟(《天运》)——弟兄

显明(《庚桑楚》)——明显

第二,淘汰《庄子》中的复音词,只用与其语序不同的另一个。如:

养给(《大宗师》)——给养 小大(《大宗师》)——大小

论议(《胠箢》)——议论 同异(《胠箢》)——异同

临莅(《在宥》)——莅临 还归(《天地》)——归还

并兼(《刻意》)——兼并 蔽蒙(《缮性》)——蒙蔽

音声(《至乐》)——声音 糠糟(《达生》)——糟糠

盛茂(《山木》)——茂盛 引援(《山木》)——援引

留居(《山木》)——居留 同合(《知北游》)——合同

丘山(《则阳》)——山丘 谬悠(《天下》)——悠谬

《庄子》中还有一些联合式复合词,在现代汉语里,被其书写形式不同的同素异序词所取代,如:“刻彫”(《大宗师》)被“雕刻”取代,“伦经”(《天运》)被“经纶”取代;有的则改变书写形式后与其同素异序词并存,如:

采色(《天地》《人间世》)——彩色——色彩

罔罗(《山木》)——网罗——罗网

沈浮(《知北游》)——沉浮——浮沉

当然,这些现代汉语的同素异序词不仅写法与《庄子》不同,有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如《庄子》中的“采色”既可表示颜色、色彩,又可表示神态、表情,而现代汉语中“彩色”和“色彩”只有颜色义;还有的词性也发生了变化,如“罔罗”(《山木》)为名词,而现代汉语的“网罗”和“罗网”,前为动词,后为名词。

④关于《庄子》联合式复合词尚有一些问题将在第三章《〈庄子〉词义研究》里详加探讨,如复语单义,一词有多个义项和多种词性,词素义之间的联合方式不同,以及在现代汉语里存在词形、词义和词性的变化等问题。

2. 偏正式

可以分为以下 17 种类型:

(1) 名 + 名 → 名, 如: 天池(《逍遥游》), 秋水(《秋水》), 里人(《庚桑楚》), 民

意(《说剑》)。

(2)形+名→名,如:小知(《逍遥游》),真人(《大宗师》),厚味(《天运》),疾风(《天下》)。

(3)动+名→名,如:飞龙(《逍遥游》),篡夫(《秋水》),没人(《达生》),学士(《盗跖》)。

(4)数+名→名,如:五谷(《在宥》),百草(《庚桑楚》),三德(《盗跖》),四封(《说剑》)。

(5)形+动→名,如:大辩(《齐物论》),巧历(《齐物论》),先生(《天地》)。

(6)形+形→名,如:大美(《知北游》),大勇(《齐物论》),大(太)平(《天道》)。

(7)名+动→动,如:雀跃(《在宥》),雁行(《天道》),目击(《田子方》)。

(8)动+动→动,如:跪坐(《在宥》),伏处(《在宥》),兼爱(《天道》),逆立(《渔父》)。

(9)形+动→动,如:博学(《天地》),大(太)息(《天运》)。

(10)数+动→动,如:两行(《齐物论》),四顾(《养生主》),四达(《刻意》),四解(《秋水》)。

(11)形+形→动,如:大均(《徐无鬼》),大达(《外物》)。

(12)名+形→形,如:向(响)疾(《应帝王》)。

(13)形+形→形,如:大惑(《骈拇》),大愚(《天地》)。

(14)数+名→副,如:一朝(《逍遥游》),一旦(《胠箧》)。

(15)量+名→名,如:匹夫(《人间世》)。

(16)代+代→代,如:吾子(《在宥》),其他(《让王》)。

(17)代+动→动,如:自得(《天地》)。

偏正式复合词在各类复合词中数量最多,其结构类型也是最为复杂的,其中前4种类型最为多见,紧接其后的6种次之,其余7种又次之。

《庄子》偏正式复合词也有三音节的,如“祝宗人”(《达生》)、“先君王”(《田子方》)等。三音节偏正式复合词在《论语》《韩非子》等先秦著作中已经出现,如“君夫人”“寡小君”(《论语·季氏》)、“大丈夫”(《韩非子·解老》)等。这些词对于我们了解三音节偏正式复合词在先秦时期的发展情况是很有意义的。

3. 述宾式

可以分为以下4种类型:

(1) 动+名→动,如:成功(《齐物论》),稽首(《在宥》)。

(2) 动+名→名,如:执政(《德充符》),逆旅(《山木》),将军(《盗跖》),司命(《至乐》)。

(3) 动+名→形,如:有心(《人间世》),无耻(《天运》)。

(4) 动+名→副,如:终身(《天地》),终日(《知北游》),终年(《则阳》)。

述宾式复合词数量最多的为前两种类型,后两种次之。

4. 主谓式

可以分为以下3种类型:

(1) 名+动→名,如:熊经(《刻意》),天行(《刻意》),桥运(《则阳》),天游(《外物》)。

(2) 名+形→名,如:意怠(《山木》),天虚(《田子方》),楼疏(《盗跖》)。

(3) 名+动→动,如:火驰(《外物》),天成(《寓言》)。

《庄子》主谓式复合词数量不多,所占比例不高。同样,主谓式复合词在战国时期的其他著作中出现得也不多,如《论语》只有1例,《左传》只有5例,《孟子》只有2例,《荀子》《韩非子》中也只有少量用例。这些说明在战国时期主谓式复合词虽已出现,但还不是主要的构词方式。

5. 动补式

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 动+动→动,如:深入(《齐物论》),挽裂(《天运》),推移(《秋水》),战胜(《徐无鬼》)。

(2) 动+形→动,如:撓宁(《大宗师》),充满(《天运》),贪污(《秋水》),取竭(《盗跖》)。

这些复音组合的后一个成分所表示的动作或状态,是前一个成分表示的动作行为的结果,后者补充说明前者,二者语义连贯集中,结构紧密,尽管可以有限制性地插入某些成分,如“得”,但习惯上无此种说法,古文献中也不见此类用例,因此可以认定这些复音组合为复合词,而不是词组。这是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如胡运飏在《〈庄子〉中的复音词》一文中说:“我们认为,动补式复合词一般是由动

补词组逐渐演变成的,二者之间有中介现象,为了说明汉语史上动补式复合词的肇端,暂且把这些动补结构看成词是可以的。这有助于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探讨。”^{[11](P213)}

6. 连动式

只有一种类型,即:

(1) 动 + 动 → 动,如:执留(《天地》),退居(《天道》),进为(《天道》),积散(《知北游》),收养(《盗跖》),咳唾(《渔父》)。

连动式复合词的两个成分之间存在动作的连续性和先后性,所以它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动词性联合结构或偏正结构,而是有时间承接关系和内在逻辑关系的连动式复合词。

7. 附加式

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前附式:即在词根前面加上一个衬音成分构成的复合词。如:

(1) 有 + 词根 → 复合词,如:有司(《渔父》,2次)。

(2) 可 + 词根 → 复合词,如:可耻(《天运》),可怜(《庚桑楚》)。

《庄子》前附式复合词,数量少,总共只构成3个复合词,出现4次。只使用了两个衬音成分“有”和“可”。“有”与动词性词根结合,“可”与形容词性词根结合。关于此处“可”的用法,上引胡运颢文认为:“在《庄子》里,词头‘可’已经出现……‘可’的意义已经虚化并同词干意义融为一体。由此可知:词头‘可’出现于战国末期。”^{[11](P216)}

《庄子》中另有一些用“有”构成的表示部落或部族首领名称的专有名词,如“有扈”(《人间世》),“有虞”(《大宗师》),“有虞氏”(《应帝王》,8次),“有焱氏”(《天运》),“有巢氏”(《盗跖》)等。由于是专有名词,故未计入复合词中。

后附式:即在词根后面加上一个衬音成分构成的复合词。如:

(1) 词根 + 然 → 复合词,如:犹然(《逍遥游》),辄然(《达生》),愀然(《让王》),凄然(《渔父》)。

(2) 词根 + 焉 → 复合词,如:荅焉(《齐物论》),少焉(《德充符》),汙焉(《秋水》)。

(3) 词根 + 若 → 复合词,如:眴若(《德充符》),汙若(《天地》),瞠若(《田子

方》)。

(4) 词根 + 乎 → 复合词, 如: 怛乎(《天地》), 恍乎(《天地》), 严乎(《秋水》)。

(5) 词根 + 而 → 复合词, 如: 已而(《齐物论》), 俄而(《大宗师》), 然而(《胠箧》), 偶而(《知北游》)。

(6) 词根 + 子 → 复合词, 如: 童子(《人间世》), 男子(《天地》), 眸子(《天运》), 女子(《盗跖》)。

(7) 词根 + 者 → 复合词, 如: 古者(《养生主》), 昔者(《人间世》), 向者(《达生》), 今者(《庚桑楚》), 谒者(《盗跖》), 学者(《外物》)。

例(6)中的“子”单用时, 可以表示孩童、男性、女性、小而圆的物品, 在《庄子》复音词中有的仍保持此类意义, 如“妻子”(全部5例)、“处子”。但也有一部分附着于“童”“男”“眸”“女”等同义语素之后, 意义弱化, 词义主要由前一个语素充当。“子”介于词与衬音成分之间, 所以《庄子》中的“子”尚未完全成为衬音成分。例(7)中的“者”与特定的动词性成分结合后, 形成的“者”字结构, 有的已有特定的指代对象, 彼此结合紧密, 意义固定集中, 整体不再扩展和置换, 相当于一个名词, 因此应视为复合词。

《庄子》后附式复合词既有 AB 式双音词, 也有 AAB 式三音词。如:

(1) 词根 + 然 → 复合词, 如: 窃窃然(《齐物论》), 愤愤然(《大宗师》), 汲汲然(《天地》), 噉噉然(《至乐》), 畜畜然(《徐无鬼》)。

(2) 词根 + 焉 → 复合词, 如: 弊弊焉(《逍遥游》), 窃窃焉(《庚桑楚》)。

(3) 词根 + 乎 → 复合词, 如: 繇繇乎(《秋水》), 窃窃乎(《庚桑楚》), 捲捲乎(《让王》)。

以“然”为衬音成分构成的三音节复合词最多, 22 个; 其余用“乎”构成的共有 14 个; 用“焉”构成的共有 4 个。

关于《庄子》后附式复合词, 需要注意的是:

① 有时几个不同的衬音成分和同一个词根分别结合, 而所表达的意义相同。如:

茫若(《天地》)——茫焉(《秋水》)——芒然(《盗跖》)

窃窃然(《齐物论》)——窃窃焉(《庚桑楚》)——窃窃乎(《庚桑楚》)

《庄子》中的后附式复合词同一个衬音成分既可以和一个单音节的词根结合,

构成双音节复合词,也可以和这个词根的重叠形式结合,构成三音节的复合词。如:“遽然”“遽遽然”(皆见《齐物论》)。

②有的后附式复合词在其他上古汉语文献中是双音节的,而在《庄子》中却只以三音节的形式出现。如《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昭公于是噉然而哭。”何休注:“噉然,哭声貌。”而《至乐》中是“噉噉然”:“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噉噉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当然也有在其他文献和《庄子》中都是三音节的,如“规规然”(《庚桑楚》),陆德明《释文》:“规规,细小貌。”《荀子·非十二子》亦有“规规然”,杨倞注:“规规,小见之貌。”

这些都表明《庄子》附加式构词法的灵活性和后附式复合词的不定型性。

8. 重叠式

可以分为以下6种类型:

- (1) 名 + 名 → 名,如:苍苍(《逍遥游》),世世(《逍遥游》),旦旦(《外物》)。
- (2) 动 + 动 → 形,如:默默(《在宥》),拘拘(《在宥》)。
- (3) 动 + 动 → 名,如:讵讵(《至乐》)。
- (4) 动 + 动 → 动,如:连连(《骈拇》),挠挠(《在宥》),营营(《庚桑楚》)。
- (5) 形 + 形 → 形,如:闲闲(《齐物论》),深深(《大宗师》),皇皇(《知北游》)。
- (6) 副 + 副 → 副,如:宾宾(犹“频频”,《德充符》)。

关于《庄子》重叠式复合词,需要注意的是:

①尽管重叠式复合词在形式上与重言词一致,都是AA式,增加衬音成分后,都可形成AAB式,但二者在结构和表义方面都有差别,不能混同。如前所述,重言词构成成分只记音,不表义,整个词只包含一个词素;而重叠式复合词结构并不紧密,构成成分依然能独立表义,意义没有融合,往往整词的意义和词性与构词成分一致,整个词是由两个成词或不成词词素构成的。如单音词“苍”是“青色”或“青色的”,可以修饰限制天,表明天的颜色,如《诗经·唐风·鸛羽》:“悠悠苍天,曷其有所。”而叠音词“苍苍”仍表示“青色”,亦可指天的颜色,如《逍遥游》:“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当然,单音词重叠后,大多在不改变原词义的基础上,产生出相关的附加义,如数量的增加,程度的加深,情感的强化等,如“世世”“闲闲”“深深”等。这与语言表达中通过语句重复以达到强调的语用目的和修辞意图是一致的,同时

和同义复词、缩略语一样,既是语用构词的结果,也是语言适应表达需要的结果。无论是缩略语的压缩、趋简,还是重叠式复合词、同义复词的扩展、趋繁,从中都可以看出语用平面对构词的语法平面和表义的语义平面的制约作用和选择机制。因此“三平面”是语言中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和制约的结构系统。

②同一个衬音成分,往往既可以和一个单音节的词根结合,构成 AB 式双音节复合词,又可以和这个词根的重叠形式结合,构成 AAB 式三音节复合词。如:

遽然(《齐物论》)——遽遽然(《齐物论》)

蹴然(《大宗师》等,6次)——蹴蹴然(《天运》)

蹶然(《在宥》)——蹶蹶然(《至乐》)

欣然(《秋水》)——欣欣然(《知北游》)

③《庄子》中有些 AB 式的双音节联绵词,可以重叠而成 AABB 式结构,如:

浑沌(《应帝王》,5次)——浑浑沌沌(《在宥》)^④

暖姝(《徐无鬼》,3次)——暖暖姝姝(《徐无鬼》)

先秦 AABB 式结构已经出现,有学者调查,《诗经》里的这种组合有 21 例,包括《庄子》在内的其他先秦传世文献有 40 来例。^⑤如《诗经·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子路》:“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韩非子·初见秦》:“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庄子》中有以上 2 例 AABB 式结构在书中有与之对应的 AB 式复音词。有 1 例 AABB 式结构,在书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 AB 式复音词,即:“玃玃玃玃”(《山木》)。

现代汉语里 AABB 式结构很多,如“方方面面”“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完完全全”“仔仔细细”“慌慌张张”“来来往往”等。这些 AABB 式结构都是在 AB 式双音词的基础上重叠、扩展而形成的,这些结构重叠前后词义基本不变,只是增加了一定的附加义,同时结构较为紧密,不能随意插入其他成分,与单音节词重叠构成的重叠式复合词某些特征相同,而表示强调的修辞作用则更强,因此是特殊的重叠式复合词。

《庄子》中的这些 AABB 式结构,从结构和表义上看,兼具 AB 式和 AA 式复音词的双重特征;从形式上看,兼具双音词和四字格词组或成语的双重特征;而从形成和使用上看,AABB 式结构有些可能是 AB 式双音词的重叠和扩展,二者可以互逆并用,即 AB \longleftrightarrow AABB,其中的 AA 和 BB 分开使用都无意义,也无此种说法,这

时的 AABB 式结构应是词;如“浑沌”——“浑浑沌沌”,“暖姝”——“暖暖姝姝”;还有的 AABB 式结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为词,如“纷纷跼跼”(《山木》)等。

郭锡良曾指出,先秦汉语中“还有一些 AABB 式的状态形容词,一般用作谓语”。^[12]实际上先秦汉语的 AABB 式结构不完全是形容词,还有动词等其他词类,也不完全是词,有些是词组,《庄子》的情况也不例外。正如伍宗文在《略论先秦汉语的 AABB 式》一文中所说:“一方面,先秦汉语中的 AABB 式,既有形容词,又有名词;既有 AA 与 BB 的并列,又有 AB 的重叠;重叠 AB 既有叠音单纯词(如‘暖姝’),又有并列式复合词(如‘苾芬’”)。^{[13](P11-12)}据此,我们认为《庄子》中的 AABB 式结构是介于词组和词之间的特殊结构,考虑到它们的双重特征和使用上的灵活性和结构上的多样性,只把可以确定为词的纳入《庄子》的复音词系统加以探讨。

《庄子》中未见由 AB 式复音词叠用而成的 ABAB 式结构,而现代汉语此类结构却有大量的用例,如“尝试尝试”(《庄子》中只有“尝试”)、“研究研究”“看望看望”“整理整理”等,这些结构都是动词的重复,不会有人把它们当作四音节复音词,这也可以启发我们对颇为相似的 AABB 式定性的思考。

三、对《庄子》复音词结构分析的结论

通过以上对《庄子》复音词的语音结构和语法结构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五点初步的结论:

第一,《庄子》复音词的内部构成成分之间的语音关系和语法关系各不相同,数量分布和所占比例也不相同。《庄子》复音词中由语音构词形成的联绵词和重言词等单纯词所占全部复音词的比例不到 10%,而由语法构词形成的复合词却占到全部复音词的 90% 以上。据统计,《诗经》中的联绵词和叠音词共 451 个,占全书复音词的三分之一,^⑥这说明“语音构词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到《庄子》中,其能产力逐渐减弱。……《庄子》正处于由先秦以语音构词为主转向秦以后以语法构词为主的转变阶段。”^{[14](P80)}

第二,《庄子》复合词的各类语法结构类型数量多少、分布广狭和内部结构方式的繁简是不同的。偏正式和联合式复合词词性分布最为广泛,数量最多,所占比例也最高。述宾式、附加式次之,重叠式、主谓式、动补式和连动式又次之。这说明它们在《庄子》时代的构词能力大小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与现代汉语的情况基本一致。

第三,在《庄子》复音词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数量最多,所占全部复音词的比例也最高,是《庄子》复音词的主体部分,其余次之。

第四,在《庄子》复音词的内部构成成分中,具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特点的词素参与构词的最多,而具有数词、量词、副词、代词、介词、助词等特点的词素较少。这些词素有的在复音词中保留原独立成词时的词性和词义,甚至复音词整词的词性或词义与之一致,有的则因受另一个词素或整词的影响,原词性或词义发生了变化,有的甚至弱化或虚化,成为附着成分。

每五,《庄子》中的复音词正处在由先秦早期向战国后期和秦汉时期过渡的阶段,所以一部分复音词尚处在萌芽期,数量少,结构不固定,特征不典型,如部分联合式、主谓式、动补式、附加式复合词;而另有一部分联合式复合词以及偏正式复合词则已趋成熟,结构方式与现代汉语基本一致。这说明复合词在《庄子》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上古汉语复音词发展史中具有过渡性特征。因此,《庄子》复音词对于我们认识《庄子》的词汇系统、进行汉语词汇史的共时比较和历时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庄子》复音词的结构分析应与《庄子》的单音词联系起来进行,作对照研究。关于《庄子》单音词的数量、词性、词义、用法等问题,国内已有众多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公开发表的单篇论文或论著进行过分项研究,本书在不同章节中对《庄子》单音词也多有分析。笔者来日将再作全面的专题研究。

注释:

①关于衬音助词,白兆麟师有精辟的论述,详见《衬音助词再论》,载《中国语文》1991年第2期;《语法研究应当重视语法体系的总格局——从通行的“词缀说”谈起》,载《安徽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二文后都收入白兆麟师《文法训诂论集》(语文出版社,1997)中。

②载《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3期。

③参见胡运飏《〈庄子〉中的复音词》,载《汉语史论文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P207。

④“浑浑沌沌”亦出现于《孙子·势》和《吕氏春秋·大乐》中,是先秦使用最多的AABB式结构之一。

⑤参见伍宗文《略论先秦汉语的 AABB 式》，载《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巴蜀书社，2001），P2。

⑥详见向熹《〈诗经〉里的复音词》，《语言学论丛》第六辑，1980。

参考文献

- [1] 胡继明.《孟子》对汉语文学语言词汇的影响[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9, 1.
- [2] 张永言. 词汇学简论[M]. 武汉: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2.
- [3] 吕叔湘. 汉语里“词”的问题概述[A]. 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4]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5] 刘叔新. 汉语描写词汇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6] 魏德胜.《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法研究[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7] 殷国光.《吕氏春秋》词类研究概说[A]. 古汉语语法论集[C].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8.
- [8] 马建忠. 马氏文通[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9] 邓拓. 燕山夜话[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
- [10] 董性茂, 贾齐华. 联绵词成因推源[J]. 古汉语研究, 1997, 1.
- [11] 胡运颢.《庄子》中的复音词[A]. 汉语史论文集[C].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12] 郭锡良. 先秦汉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发展[J]. 中国语文, 2000, 3.
- [13] 伍宗文. 略论先秦汉语的 AABB 式[A]. 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C]. 成都: 巴蜀书社, 2001.
- [14] 刘志生.《庄子》复音词构词方式初探[J].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1995, 4.

第三章 《庄子》词义研究

词汇的发展既体现在词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上,也体现在词的意义内涵和语法性质上,其中词义的发展变化是词汇发展中最为迅速、复杂的一个方面,因而也是词汇研究最为重要、也最为困难的一个方面。上古汉语词汇发展到周秦时期,词义系统已经相当复杂,由本义、引申义、借用义(包括假借义和通假义)、修辞义、语法义等组成的词义系统,既有纵向的、历时的、长期的、个体的发展与演变关系,又有横向的、共时的、短期的、相互间的语用与修辞联系。词与词之间既有单义词与多义词的不同与转化,又有同义词、反义词的对立与统一。因此,需要从多侧面、多角度观察、研究处于上古汉语中期的周秦时期的汉语词汇。

《庄子》作为周秦之际一部重要的传世文献,在上古汉语词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不仅仅因为其词汇数量众多,复音化趋势明显,更因为其在词义系统的复杂多样性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我们审视、探讨上古汉语中期的词义系统有着极为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和认识价值。本章将从单义词和多义词、本义和引申义、双音词的词义结构三个方面对《庄子》词义进行研究,至于《庄子》的同义词、部分专项词语的词义、部分疑难词语的意义考释和释义辨析等与词义有关的问题,将在其他章节里分别作专门的和详细的探讨。

第一节 《庄子》的单义词与多义词

一、《庄子》的单义词

单义词就是只有一个义项的词。单义词不一定是单音词,有些复音词也存在

单义现象。单义词的意义也不一定都是本义,有的本义失落,而引申义甚至假借义成了其唯一正在使用的义项。

在《庄子》中出现的单义词,根据情况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 在当时就只有一个义项的词

这些词也在同时代其他文献中出现,其意义也是独一无二的,且与《庄子》相同,是当时真正的单义词。它们在以后的使用中,有的增加了新的义项,变成了多义词,而有的以后甚至直到今天仍是原来的单义词。这些词除了专有名词、虚词外,主要是一些普通名词、动词或形容词,其中以名词占多数。当然,其他词类也有单义词存在。单义词在《庄子》中有的只出现一次,有的则在同一意义上反复使用多次。

这里只举例谈谈单义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情况。

(1) 单义名词,如:

羊角(1次)

“羊角”在《庄子》中仅见于《逍遥游》:“抐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成疏:“旋风曲戾,犹如羊角。”《释文》引司马彪解释说:“风曲上行若羊角。”又焦竑根据宋人笔记对此作了补充解释。他说:“羊角即抐扶摇之状。《梦溪笔谈》云:‘思州武成县有旋风自西南来,望之插天如羊角,官舍民居,悉卷入云中。’又《志林》云:‘眉州大家畜数百鱼深池中,三十余年。忽一日,天清无雷,池有声如风雨,而鱼尽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二书所记,正与《庄子》同。”(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四)“羊角”尽管可以插入“之”,表示领属关系,但“羊之角”的说法是有限制的,是在必须说明“角”之所属时才说。《庄子》中的“羊角”是单义词,无须插入“之”,以上众多引文可证。相反,“羊之角”的说法在古文献中倒是极少见到。《庄子》中类似的还有“白驹”(《知北游》)、“浮云”(《说剑》)、“枯鱼”(《外物》)等。

真人(18次)

“真人”在《庄子》中使用频率较高,与“至人”“神人”“圣人”一样,是《庄子》用来寄托其哲学思想和人生理想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其含义并非“真假”之“真”与“人类”之“人”的简单组合,而是有其抽象、深邃、固定的哲学内涵,是双音词而非词组。《庄子》对“真人”多有解释,如:《大宗师》:“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大宗师》:“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

是之谓真人。”《刻意》：“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徐无鬼》：“故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炀和，以顺天下，此谓真人。”依靠这些解释，我们才能逐渐领会《庄子》“真人”的深刻含义，即“存养自然的本性，或通过修炼恢复自然本性的人。这种人虚怀任物，无人无我，效法自然，体现了庄子所说的道。因而称之为真人”（《老庄词典》）。儒家五经没有“真人”一词，《老子》有“真”而无“真人”，其“真”有两义，“淳，纯真”，如二十一章：“其精甚真。”另一义为“真实”，如五十四章：“其德乃真。”此对《庄子》“真人”含义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说文·匕部》：“真，仙人变形登天也。”这正是依据《庄子》“真人”义而得此解。

埴(3次)

义为黏土，为制造陶器的原料。《马蹄》：“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三处“埴”同义。《周礼·考工记》有“陶人”，即陶者。“陶人又叫‘搏埴之工’。郑玄说：‘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1](P131-132)]《荀子·性恶》：“陶人埴埴以为器。”“埴”即用水调和泥土，使其成为黏土(埴)。“埴埴”和“搏埴”都是治陶的重要步骤。

百昌(1次)

“昌”泛指有生命的事物，当由“兴盛”“繁荣”义引申而来。如《天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知北游》：“日月不得行，万物不得不昌。”《荀子·礼论》：“江河以流，万物以昌。”“昌”常与“物”“万物”搭配使用，进而引申指繁盛的、有生命的事物，故“百昌”犹言万物。“百昌”在《庄子》中仅一见，《在宥》：“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这是“昌”的古义，今已不用。

太仓(1次)

太仓，古代储存粮食的大型仓库。如《秋水》：“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大(太)仓，与计偕。”《史记·高祖本纪》：“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

童土(2次)

指无草木之地。《释名·释长幼》：“山无草木曰童。”《荀子·王制》：“山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庄子》中的“童土”出现两次，均出现在《徐无鬼》中：“尧闻舜之贤，举之童土之地，曰……”“舜举乎童土之地，年齿长矣，聪明衰矣，而不得休

归,所谓卷娄者也。”

仙(1次)

指老庄哲学思想中的理想人物,他们是修炼得道,长生不死的神仙。《释名·释长幼》:“老而不死曰仙。”这是对“仙”的通俗解释。《天下》:“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这是对“仙”的生动描写。

(2)单义动词,如:

刖(2次)

为古代的一种酷刑,即断足。《徐无鬼》:“无几何而使梱之于燕,盗得之于道,全而鬻之则难,不若刖之则易。于是乎刖而鬻之于齐,适当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终。”断足之人称为“刖者”,《德充符》:“刖者之屦,无为爱之。”先秦两汉时有很多刖者,文献多有记载,如《韩非子·和氏》:“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昔卞和献宝,楚王刖之。”这涉及著名的“和氏璧”故事。《庄子》书中有很多断足之人,又叫“兀者”,如《德充符》篇中有三名“兀者”:“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申徒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

(3)单义形容词,如:

朴素(1次)

即质朴无华,在《庄子》中是道家的重要审美标准之一。《天道》:“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朴”本指树皮,如《文选·王褒〈洞箫赋〉》:“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李善注引《苍颉篇》:“朴,木皮也。”也指未经加工的木材,如《论衡·量知》:“无刀斧之断者谓之朴。”引申之即有“原价、本钱”“敦厚、质朴”等义。《释名·释采帛》:“素,朴素也,已织则供用,不复加功饰也。”毕沅注:“今本‘功’作‘巧’。”《后汉书·马皇后纪》:“车骑朴素,无金银之饰。”“朴”与“素”虽然本义不同,但引申义皆可指“朴实无华”,因此组成的联合式双音词“朴素”为复语单义。

慧(1次)

聪明,多智慧。此为其先秦时期的唯一义项,如《左传·成公十八年》:“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荀子·富国》:“所以说之者,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慧”皆表聪慧。《庄子》中的“慧”单用只一次,即《知北游》:“且夫博之不必

知,辩之不必慧,圣人以断之矣!”“辩之不必慧”虽与《荀子》对“辩慧”的态度不同,但“慧”的词义是一致的,故《知北游》中“知”“慧”属于同义词前后对举使用。《庄子》另有“知慧”连用的例子,仅一见,即《列御寇》:“知慧外通,勇动多怨,仁义多责,六者所以相刑也。”“知慧”即有智慧,多才智。

“聪明”义是“慧”自先秦一直使用至今的最古老、最常用的义项,“慧”在中古汉语中又产生了一个新义,即“狡黠”“奸佞”,如《三国志·蜀志·董允传》:“皓(黄皓)便辟佞慧。”此义是从“聪慧”进一步引申而来的,但有了贬义。

2. 在当时不止一个义项的词

这些词在《庄子》中只使用了其中的一个义项,虽然在《庄子》中是单义词,但并非真正的单义词。例如:

粮(6次)

本义专指旅行时携带的干粮、熟食。《周礼·地官·廩人》:“凡邦有会同师役之事,则治其粮与其食。”注:“行道曰粮,谓糒也;止居曰食,谓米也。”可见粮为行路时的干粮,食为家居时的米食。“粮”又写作“糒”,既从“量”得声,亦从其“计量”“限量”“数量”义素得义。而“糒”与“備”同音,义亦相关,都有“准备”“具备”“戒备”“完备”义。因此,“粮”为古人出门旅行时必须具备的限量食用的干粮,此义在先秦文献中多有运用,如《诗经·大雅·公刘》:“乃裹糒粮,于橐于囊。……爰方启行。”“糒”亦为干粮,如《诗经·小雅·无羊》:“尔牧来思。何簞何笠,或负其糒。”因此“糒粮”常同义连用,为复语单义,如《左传·宣公十一年》:“具糒粮,度有司。”

《庄子》中“粮”共出现6次,无一例外地表示“旅途中的干粮”义:

(1)《逍遥游》:“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

(2)《肱篋》:“赢粮而趣之,则内弃其亲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

(3)《山木》:“君曰:‘彼其道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为邻?吾无粮,我无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

(4)《庚桑楚》:“南荣趺赢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赢粮”而行为当时所习见,普通百姓如此,军队行军打仗更是如此,《荀子·议兵》:“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汉代以后军中所发粮食和俸银就叫粮饷,如

《汉书·食货志上》：“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后世还有俗语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是过去兵马行军作战不可缺少的后勤物资。

“粮”在先秦时也可用于一般意义，泛指谷类、粮食，与今同。如《商君书·靳令》：“民有余粮。”此义在《庄子》中无用例。

繁(1次)

据《汉语大字典》(简编本)，“繁”有两读：fán 和 pó，前者除作为古县名和通“𦵏(pán)”外，在先秦还有4个义项，(1)“众多”义，如《诗经·小雅·正月》：“正月繁霜，我心忧伤。”(2)“茂盛”义，如《尚书·洪范》：“庶草繁庥。”(3)“繁杂”义，如《荀子·王霸》：“目好色而文章致繁。”(4)“繁殖”“繁衍”义，如《管子·八观》：“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

《庄子》中“繁”仅一见，故其在《庄子》中为单义词。《庚桑楚》：“夫外攫者不可繁而捉，将内撻。”此处“繁”为“纷繁”“繁杂”义。

二、《庄子》的多义词

多义词即同时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义项的词。《庄子》中的大多数常用词和一部分非常用词为多义词，有的是本义和引申义并存，有的是本义、引申义、假借义并存，有的是本义或引申义与假借义并存，而有的本义隐退，只保留有两个以上的引申义。这些多义词少则只有两个义项，多的有十多个义项。如：

飞(13次)

有两个义项：

(1)飞翔。“飞”的古字形象鸟儿张开双翅昂首飞翔的样子，《说文·飞部》：“飞，鸟翥也。”《说文·羽部》：“羽，飞举也。”所以“飞”的本义是飞翔。《庄子》中单音动词“飞”共出现10次，全部表示飞翔，其中《逍遥游》3次，《齐物论》1次，《人间世》2次，《应帝王》1次，《秋水》1次，《至乐》1次，《山木》1次。“飞”常与“翼”在一起使用，如《逍遥游》：“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人间世》：“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

(2)飞动张扬。《庄子》中另有用“飞”构成的双音词“飞龙”(《逍遥游》)、“飞扬”(《天地》)、“飞鸟”(《天下》)，各1次。用于“趣舍滑心，使性飞扬”(《天地》)之中的“飞”，表示人的心性轻浮躁动，飞动张扬，为比喻引申义，其余两例中的

“飞”仍表本义“飞翔”。

瞽(3次)

有两个义项:

(1)眼睛,本义,如《墨子·贵义》:“故我曰瞽不知黑白者,非以其名,以其取也。”“瞽”常出现在“瞽者”结构中,如《荀子·解蔽》:“瞽者仰视而不见星。”《庄子》中亦两见,《逍遥游》:“瞽者无可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可以与乎钟鼓之声。”成疏:“瞽者,谓眼无眵缝,冥冥如鼓皮也。”另如《大宗师》:“夫盲者无可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瞽者无可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

(2)乐师,引申义。古代乐师多以瞽者充任,故称乐师为瞽。《汉书·贾谊传》:“瞽史诵诗。”伪《尚书·胤征》:“瞽奏鼓,嗇夫驰,庶人走。”伪孔传:“瞽,乐官。”《肱篋》:“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瞽旷”在《庄子》中又叫师旷(4次),是古代著名的乐师。

“瞽”在上古汉语中还有一个义项,即昧于事理,缺少识见。此为比喻义。如《荀子·劝学》:“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此义在《庄子》中没有用例。

梁(8次)

单音词“梁”在《庄子》中共出现8次,除3次表示魏国都城大梁和1次作为魏国的别称(《秋水》中另有双音词“梁国”亦为魏国别称)外,其余4次分别表示两个义项:

(1)桥。《马蹄》:“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蹊”“隧”“舟”“梁”均为交通设施或工具,“梁”与水泽有关,与舟船并列,为桥无疑。《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典故又见《汉书·东方朔传》注:“尾生,古之信士,与女子期于桥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温庭筠《答段柯古见嘲》咏道:“尾生桥下未为痴,暮雨朝云世间少。”“梁下”均作“桥下”,可证“梁”有桥义。另据王念孙《读书杂志·管子·枢言·梁池》:“‘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念孙按:梁即桥也,非池之类,且与善游者意不相属。‘梁’当为‘渠’字之误也;渠,沟也,言善游者死于沟池。”可见“梁”的常用义即桥,只是此例为“渠”字之误而已。故“桥梁”可以连用而成为复音词。

(2)水中堤坝或河堰,人工拦水捕鱼设施。《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

上。”据下文庄子与惠子有关“鱼之乐”的著名论辩可知,此处“梁”不仅与水有关,还当与鱼有关,应为鱼梁义。“梁”此义出现得很早,如《诗经·邶风·谷风》:“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释说:“梁,鱼梁,流水中拦鱼之物。这句说,不要到我的鱼梁那儿去。写女子恐家中鱼梁被人弄坏。”“笱,竹制的捕鱼器具,其口鱼能入而不能出。”^{[2](P6)}“梁”“笱”对举,皆为捕鱼设施或器具。《肱篋》:“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笱”正为捕鱼器具之一。

《尔雅·释宫》云:“隄谓之梁,石杠谓之笱。”《老庄词典》仅据此释“濠梁”之“梁”为“石梁”“石堤”,脱离具体语境,恐未必得其确解。

落(6次)

单用的“落”共出现6次,分别表达6个义项:

(1)草木落叶。“落”本来专指木叶落,《说文》:“凡艸曰零,木曰落。”段注:“零,《尔雅音义》作苓。”可见“零”“落”各有所指。《诗经·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用的正是“落”之本义。《庄子》中的“落”已可兼指草木之落叶,《在宥》:“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此义后为“落”之常见义。如唐钱起《罢官后酬元校书见赠》:“宦名随落叶,生事感枯鱼。”

(2)落下,掉下,降下。《山木》:“虽落其实,弃之而走。”此义由草木零落引申而来,也是“落”之常见义。如《左传·僖公十五年》:“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杜甫《复阴》:“牙齿半落左耳聋。”元赵奕《春日书怀》:“蝶魄迷幽梦,蛛丝绊落花。”“落”即掉落。

(3)耽误,荒废。《天地》:“夫子闾行邪?无落吾事!”此义从草木凋谢衰败、物体下降衰落引申而来,为其非常用义。《庄子》中有其同义词“乏”,《天地》:“子往矣,无乏吾事。”“乏”亦表耽误。

(4)通“络”,表示捕兽的罗网。《说文》“落”字条段注云:“落,亦为篱落、缠络字。木部杙落也、糸部纆落也是也。”《肱篋》:“削格罗落罟罾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罗落”与“削格”“罟”“罾”都是狩猎的工具,除“削格”外都是网状工具。“落”即“缠络”之“络”,“络”可表网义,与“罗”同,如张衡《西京赋》:“振天维,衍地络。”

(5)通“络”,笼住,罩住。《秋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

人。”《淮南子·原道训》：“络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此本自《庄子》，为《庄子》异文，“落”正作本字“络”。《吴子·治兵》：“夫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鬣，谨落四下。”四足为四脚，《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尾善殴（驱）口，腹为百草囊，四足善行。”《礼记·曲礼》：“羽鸟曰降，四足曰渍。”

《马蹄》言伯乐治马之法云：“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縶，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释文》引司马云：“雒，谓羁雒其头也。”成疏：“雒，谓著笼头也。”故“雒”亦通“络”，“雒之”即给马戴上笼头。“羁”为带嚼子的马笼头。据《集释》介绍，《马蹄》中“雒之”究竟何义，清代学者有不同看法，如王念孙云：“案雒读为络，……络之言落也，剔去毛鬣爪甲谓之络。”而郭庆藩引“家世父”郭嵩焘以及俞樾语都认为“雒”当为“烙”，即以火烙马之皮毛以为表识。各述其理，录以备考。不过，既已先言“烧之，剔之，刻之”，后又用“雒之”表示“剔之”或“烧之”，这样既不符合列举的原则和逻辑，又造成语义重复，恐误。当以司马氏和成氏之说为是。

（6）通“络”，义为包罗、覆盖。《天道》：“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班固《西都赋》：“笼山络野。”“落”“络”皆为包罗、覆盖义。

《庄子》中“落”的本义、引申义和通假义并存，其引申义和通假义又不止一个，所以是个多义词。“落”在其他文献中还有“死”“停留”“人聚居的地方”“得到某种结果”“开始”“古代用动物的血涂抹新铸成的钟”“古代宫室筑成时举行的祭礼”“稀少”“屋檐上的滴水装置”“篱笆”等更多的义项，在《庄子》中均无此类用例。

《庄子》中另有联绵词“瓠落”（2次），表大而平浅的样子。“落”为记音符号，不单独表义。

雁（3次）

有两个义项：

（1）指一种候鸟和飞禽，常见的有大雁，又叫鸿雁，其形似鹅，群飞时常排成“人”字，故称人斜行为“雁行”，如《天道》：“士成绮雁行避影，履行遂进，而问修身若何。”又常排成“一”字形整齐队列，故“雁行”又可以表示并行，如《诗经·郑风·大叔于田》：“两服上襄，两骖雁行。”《礼记·王制》：“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由此又喻指兄弟。“雁行”之“行”除表示飞行、行走外，还可以表示行列、行阵，如

卢纶《奉和太常王卿春夜对月见寄》诗：“露如轻雨月如霜，不见星河见雁行。”表达此义的还有“雁阵”“雁字”“雁序”等。

(2)指鹅，为家禽。《山木》：“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尔雅·释鸟》：“舒雁，鹅。”李巡注：“野曰雁，家曰鹅。对文则鹅与雁异，散文则鹅亦谓之雁。”又据王念孙《读书杂志·墨子·杂守·乌》：“‘寇至，先杀牛、羊、鸡、狗、乌、鴈，收其皮革筋角……’毕云：‘《说文》云“鴈，鹅也”，此与鸿雁异。’念孙按：毕说是也。乌非家畜，不得与牛、羊、鸡、狗、鹅并言之；‘乌’当为‘鳧’，此鳧谓鸭也。……《晏子春秋·外篇》‘君之鳧鴈，食以菽麦’是也。”《尔雅·释鸟》：“舒鳧，鹥。”“鹥”即鸭子，屈原《卜居》：“将与鸡鹥争食乎？”“鴈”为“雁”之异体字，“乌鴈”或“鳧鴈”并列，乌或鳧为鸭子，鴈为鹅。所以雁在古代又可指家禽，与鹅同，六膳中的雁实际上也就是鹅。至今皖西方言中还有称鹅为雁鹅或雁的，如皖西有歇后语：半天空掉下鹅爪子——厌角（雁脚）。

逆旅(4次)

有两个义项：

(1)指旅馆、旅店、客舍。此词由动词性词素“逆”(表示“迎”)和名词性词素“旅”(表示“旅人”)构成，但整体词性为名词而非动词。如《山木》：“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此义后来仍有使用，如《后汉书·黄宪传》：“颍川荀淑至慎阳，遇宪于逆旅。”陆游诗：“逆旅人家近野桥，偶因秣蹇暂逍遥。村翁不解读本草，争就先生辨药苗。”唐代出现了“旅馆”一词，如高适《除夜作》：“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旅馆”后遂取代“逆旅”成为常用词，使用至今，而“逆旅”在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

(2)外物寄居之所，为比喻引申义。《知北游》：“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言世人因外物的影响而变化不定，就像外物暂时寄居之处所。这形象的比喻充满道家哲学意味。

第二节 《庄子》词义系统中的本义与引申义

一、《庄子》词义系统中的本义

顾名思义,词的本义就是一个词被创造出来时最初的、本来所表示的意义,也就是词的绝对本义。但是对于那些在汉字产生之前就已出现的汉语口语词汇,其最初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今人已无从知晓。我们只能根据汉字的最初构形所反映出来的先民的造字意图来推测其所记录的词的本义,再用文献资料验证我们推测的正误。这样得来的词的本义只能是词的相对本义,故许嘉璐主编的《古代汉语》给词的本义所下的定义是:“本义实际上是指有文字可考的、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证的最初的意义。”^{[3](P84)}

上古汉语词义正处在汉语词义系统发展的早期阶段,词义变化幅度相对较小,孳乳和演变出的新义也较后世少,词义大多较为简单和原始,因此词的本义在上古汉语典籍里保存得比较集中。上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一个字往往代表一个词,字的本义也就是词的本义,而上古汉字字形产生时间短,变化小,象形意味浓厚。这些都为我们通过古字形探求、认识词的本义提供了方便。通过对这些典籍原文和上古汉字字形的分析和探求,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汉语词的本义及其早期的发展和演变情况。

《庄子》词义系统尽管较上古汉语早期文献要复杂得多,出现了更多的引申义和假借义,但其词汇的本义依然大量保存和使用。我们依据先秦时期地上、地下各类语言材料,《说文》等早期语文工具书以及古今《庄子》注释材料,可以对《庄子》词的本义进行比较全面、准确的研究和了解,从而为正确认识《庄子》词义系统和澄清相关错误解释提供帮助。例如:

含

本义为衔在嘴里或包在口中。《说文》:“含,嗛也。从口,今声。”“嗛”义为“嘴含物”,如《史记·大宛传》:“鸟嗛肉,蜚其上。”(蜚,通“飞”)《庄子》中亦有“嗛”(1次),《盗跖》:“今富人,耳营(于)钟鼓管籥之声,口嗛于刍豢醪醴之味。”《老庄

词典》释为“衔在口内”，恐与语境不合。“嗛”的搭配对象是“味”，而味不是肉、饭、酒等食物，而是人对食物的感觉，不能含在口中；另外，“嗛”后有“于”，表明此处“嗛”为不及物动词，“嗛……味”不是直接的支配关系，与“鸟嗛肉”不同。我们同意《浅注》的解释：“嗛(qiè)，通惬，满足。”

《庄子》中的“含”表示本义的有两处：

(1)《马蹄》：“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哺”即口里嚼的食物，正是所含之物。另如《史记·留侯世家》：“汉王辍食吐哺。”曹操《短歌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哺”既然可含，当然可吐。

(2)《外物》：“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含”仍为本义“置物于口中”，所以上文说：“未解裙襦，口中有珠。”上例“含哺”为日常行为，此例“含珠”已涉及古代丧葬习俗。古人在办丧事时，往死者嘴里放珠、玉、贝、米等物品。后世遂有含玉、含币之俗。如《周礼·天官·玉府》：“大丧共(供)含玉。”《左传·襄公十九年》：“二月甲寅，(荀偃)卒，而视，不可含。”此种习俗名曰“饭含”，《战国策·赵策》：“生则不得事养，死则不得饭含。”放在死者口中的珠、玉、米、贝等物，也叫含。如《春秋·文公五年》：“王使荣叔归含且赗。”《新唐书·李大亮传》：“将敛，家无珠玉为含。”表此义的“含”或写作“含”“玲”。

“含”意义发生变化时，声调也不相同。表本义时，读平声(今读 hán)，《广韵》：“胡男切，平覃匣。侵部。”而“饭含”之“含”则读去声(今读 hàn)，《广韵》：“胡紺切，去勘匣。侵部。”

“含”在《庄子》中共出现 8 次，除 2 次表示本义外，其余 6 次都出现在《胠箧》中，表示引申义“怀藏”“包含”，如“含其聪”(2 次)、“含其明”(2 次)、“含其知”(1 次)、“含其德”(1 次)。同时代其他文献也有类似的用例，如《管子·宙合》：“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战国策·秦策》：“含怒日久。”又进一步引申为容忍，如含垢忍辱、含悲忍痛等。《左传·宣公十五年》：“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即其例。

姑

本义为丈夫的母亲，即儿媳对婆婆的称呼。《尔雅·释亲》：“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礼记·檀弓下》：“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外物》：“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妇姑”正是指婆媳。另如白居易《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

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复垅黄。妇姑荷箬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妇姑”亦为婆媳。

表

本义为外衣。《说文·衣部》云:“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毛皆在外,故衣毛为表。”《庄子》“表”有两处用的是本义:

(1)《让王》:“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释文》:“李云:绀为中衣,加素为表。”“表”与中衣相对,故为外衣。然成疏云:“其轩盖是白素,裹(当为‘里’)为绀色,车马高大,故巷道不容也。”以表为车盖之外部,中为车盖之内里,恐误。《今注今译》对此辨析道:“乘大马,中绀而表素:即《论语·雍也篇》:‘乘肥马,衣轻裘。’指豪奢生活(福永光司说)。”“中绀而表素”有二说:一说指车盖;如成疏:“其轩盖是白素,里为绀色。”一说指衣着;如李颐说:“绀为中衣,加素为表。”按当指后者,形容“内外服饰之美”(刘凤苞《南华雪心编》)。“绀”,深青赤色;“表素”,以白色为外衣(林希逸说)。”《浅注》亦云:“中绀,里衣红青。表素,外衣白色。”

(2)《让王》:“曾子居卫,缁袍无表,颜色肿𦘔,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缁袍”是一种用乱麻作絮的袍子,《释文》引司马云:“谓麻缁为絮,《论语》云衣敝缁袍是也。”“表”当指袍子外面的罩衫,即外衣,而非袍子的表层,因袍无表层,不成其为袍。后文“十年不制衣”,亦可为证。袍无罩衫,即暴露在外,故成疏云:“以麻缁袍絮,复无表里也。”《今注今译》云:“无表:没有表层,指衣服表层破烂。”既然“没有表层”,何来“表层破烂”?所引林希逸说“外破而露其絮”恐亦与“无表”不合。二注皆云“破”,可能是受《论语·子罕》“衣敝缁袍”及《庄子》此例后文“正冠而缨绝,捉襟而肘见,纳屣而踵决”的影响所致。当然,从语境和情理上分析,说曾子缁袍破烂并无不可,只是要与“无表”区分开来。

髻

“髻”,又作“髻”,《说文》:“髻,髮也。”“髻,髮也。”“髻,益发也。”《周礼·天官·追师》:“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郑玄注:“次,次第发长短为之,所谓髻髻。”“次”“髻”“髻”“髻”四者都是指把假发与真发编在一起,也就是“益发”。此与“副”“编”不同,“副”和“编”都是指把假发编为髻,附丽于真发之上;也与现在的把假发套在真发或秃头、光头之上,完全覆盖头顶不同。《诗经·邶风·君子

偕老》：“鬓发如云，不屑髣也。”“鬓”指头发稠密而黑（又写作“黠”），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有仍氏生女，鬓黑而甚美。”“鬓发如云”自然“不屑髣也”。《左传·哀公十七年》：“初，公自城上见己氏之妻发美，使髣之，以为吕姜髣。”即把己氏之妻的美发剃去，再编在吕姜的头发上。可见“髣”的本义即编假发（实际上是别人的真发）于真发之上。

《庄子》中“髣”只出现1次，用的是本义。《天地》：“有虞氏之药疡也，秃而施髣，病而求医。孝子操药以修慈父，其色焦然，圣人羞之。”头发秃了才想起要编结假发以延长真发，就如同得了重病才去求医一样，是徒劳的，只能令“圣人羞之”。故成疏云：“鬓发如云，不劳施髣；幸无疾恙，岂假医人！是知天下清平，无烦大圣。”这是从反面证明“施髣”可以装饰和美化头发，正如医生可以治愈疾患。

在“秃而施髣”之“髣”的注译方面多有模糊、不准确之处，如《释文》：“髣，司马云：髮也。”“髮”为益发。《释文》又引李颐云：“髣，发也。”《老庄词典》：“假发。”《浅注》：“假发。句谓头秃了才用假发。”《今注今译》：“秃了才装假发，病了才去求医。”以上释“髣”为发、假发、益发都不够精准，而译“秃而施髣”为（头）秃了才用（装）假发，显然不符合文章原义。正如黄群建在《〈庄子〉训诂二题》一文中所说：“然而面对这样的解释，人们不禁要问：头秃了去装假发，生病了去看医生，这有什么值得厚非的呢？凭什么还要惹得‘圣人羞之’呢？显然这样解释未必符合作者原意。”他通过分析后认为：“‘秃而施髣’的‘髣’是把假发和真发编在一起，因为‘秃而施髣’与‘病而求医’并举，意思应相当，既然‘病而求医’可翻译为‘得了无法治愈的绝症而欲求治愈’，那么‘秃而施髣’也应该是‘头上秃得一根头发都没有了，而欲求用真发把假发编结起来’的意思。‘秃而施髣’和‘病而求医’都是无法办到的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圣人羞之’。”^{[4]（P3-4）}所言甚是。

凶

本义为恶、灾祸、不吉利。《说文·凶部》：“凶，恶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即借用人或物落入陷阱之中的字形，表示“恶”“灾”的抽象概念。如《周易·复卦》：“上六。用行师，终身有大败，以其国君，凶。”《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鬼害民罔（无）行，为民不羊（祥），告如诘之，召（昭）道，令民毋丽（罹）凶央（殃）。”《后汉书·岑彭传》：“含哺鼓腹，焉知凶灾。”宋周敦颐《拙赋》：“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气绝。”《庄子》中单音词“凶”共出现3次，均表示

本义,如《天运》:“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庚桑楚》:“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徐无鬼》:“名若儒墨而凶矣。”“凶”与“治”“吉”反义相对,其义自明。另外《人间世》中双音词“凶器”即招灾之器,《列御寇》中双音词“凶德”即惹祸之根,“凶”皆表本义。

肥

本义是肉多、脂肪多。《说文》:“肥,多肉也。”“肥”义与“胖”相同,与“瘦”相反。古代多指动物,也可指人,现代一般不用来指人。《庄子》中“肥”仅一见,《田子方》:“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饭牛而牛肥。”即指百里奚专心饲养牛,因而把牛养得很肥。

二、《庄子》词义系统中的引申义

“在本义的基础上发展衍化出来的其他相关意义叫作引申义。”^{[3](P88)}《庄子》词义系统中的引申义使用情况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词的引申义与本义并存于《庄子》之中,二是《庄子》中只有词的引申义,而不见其本义。

1. 词的引申义与本义并存于《庄子》

履

《说文》:“履,足所依也。……舟象履形。”解“履”为鞋,但是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认为:“此字本训践,转注为所以践之具也。”朱说为是。《汉语大字典》(简编本)即以“践踏”“踩”为“履”之第一义项,并举《诗经·小雅·小旻》为例:“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先秦“履”的动词用例很多,如《周易·坤卦》:“履霜,坚冰至。”《周易·履》:“履虎尾。”《左传·成公十三年》:“跋履山川。”

《庄子》中“履”共出现14次,其中表示本义“践踏”“踩”的有4次,如《养生主》:“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田子方》:“尝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前例在相同位置上的其他三个词都是动词,后例与上引《诗经》例结构和用意都很相似,可证“履”为动词义。

“履”的直接引申义就是“鞋”,因为鞋是足的依凭,是用足“践踏”“踩”或行走时的直接参与者,又是内与足、外与地皆相接触的物品,故从踩的动作很容易联系到鞋。“履”的“鞋”义在战国中后期即已引申产生,这有大量用例可以证明。如《墨子·辞过》:“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荀子·正名》:“粗布之衣,粗紬之履而

可以养体。”《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

《吕氏春秋·行论》：“庄王方削袂，闻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诸庭，剑及诸门……”在《左传》中“履”义由“屨”表达，如《左传·宣公十四年》：“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屨及于室皇，剑及于寝门之外……”先秦“屨”表鞋义为常见，如《孟子·许行》：“搢屨织席以为食。”《庄子》中“屨”7见，如《让王》：“正冠而纓绝，捉襟而肘见，纳屨而踵决。”庄子还被曹商讥讽为“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屨，槁项黄馘”（《列御寇》）。《太平御览》卷六九七引晋代蔡謨《答台符分别履舄之名事》云：“谨案今时所谓履者，自汉以前皆名屨。”《说文》段注标明“晋蔡謨曰”而加以转引。不过蔡謨这种结论明显与先秦文献典籍大量例证不合，段氏自己也引用了《山木》“衣蔽履穿”的例子以说明“履”“后引申为名词‘鞋子’”。学术界早已察知蔡说其误，但今天仍有学者沿袭其说，如《古汉语“兼类”“活用”辨》云：“在先秦时代，鞋子称‘屨’不称‘履’。……可见先秦时代其分工十分明确。”^[5]

当然，“屨”与“履”在本句或上下句中同时出现时，二者分工还是明确的，“屨”为名词，“履”仍为动词，如《礼记·少仪》：“君子不履丝屨。”《诗经·魏风·葛屨》：“纠纠葛屨，可以履霜。”

有人统计后云，《十三经》中的“履”不表示鞋，表示鞋义的字都用“屨”。而在《十三经》之外的诸子著作中，“履”表鞋义的例子倒是很多。除以上引例外，《庄子》中还有6例，如《山木》：“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让王》：“原宪华冠纓履，杖藜而应门。”后例“纓履”为名词活用为动词，义为“穿着后跟破损的鞋”，“履”仍可表鞋义。

“履”的第二个引申义是“穿(鞋)”，如《史记·留侯世家》：“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前“履”为名词，后“履”为动词。“履”在《庄子》中仅有一例表“穿(鞋)”，即《田子方》：“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屨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履……屨”搭配与上引《礼记·少仪》“君子不履丝屨”同。“履”还可与“履”搭配，组成“履……履”结构，前为动词，后为名词。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毋敢履锦履。’‘履锦履’之状可(何)如？律所谓者，以丝杂织履，履有文，乃为‘锦履’，以锦纁履不为，然而行事比焉。”“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注引《中华古今注》云：“麻鞋，周文王以麻为之，名为麻鞋，至秦以丝为之，令宫人侍从著之，庶人不可。”“著之”即“履锦履”。

《庄子》中“履”的第三个引申义为“居”“处”，这是从其本义直接引申而来的动词性抽象意义。《天道》：“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履”与“处”“袭”对文，可知“履”为动词，有“处”义。

《庄子》中的“履”还是水中之鬼名。《达生》：“沈有履，灶有髻。”成疏：“沈者，水下泥之中有鬼曰履。”这可能与鞋子总是践踏沙石尘土、污泥浊水有关。

《汉语大字典》(简编本)列举“履”有15个义项(见于《庄子》的有以上5项)，并举《让王》《天道》《达生》中的相关语句为其例证。

《天道》中还出现了一个直到今天仍常用的双音词“履行”：“士成绮雁行避影，履行遂进，而问修身若何。”《老庄词典》释“履行”为“尾随缓行的样子”，恐误。“尾随缓行”既无法从原文语境中得出，也无法从“履”与“行”及其搭配中得出。从前文“雁行”来看，“履”当修饰“行”，组成偏正式复合词，表明行的方式。《浅注》：“履行，穿着鞋子走。遂，就。古人入室要脱鞋，而士成绮心里不安，忘记规矩，居然穿着鞋子就进入老子室中求教。”此释切合原义，又符合“履行”的词义和结构，是很好的解释。今天的“履行”词义已经不同，指实践(诺言)、履约、执行(合同)、经办(手续)等，不过这仍是由“履”的本义和“行”的动词性常用义逐步引申而来的。

劝

本义是勉励，奖励，鼓励，即“劝勉”，《说文》：“劝，勉也。”《庄子》“劝”有2例表示本义，即《人间世》：“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迁令劝成殆事。”“劝成”即勉力促成。

“劝”由本义又引申出“努力”“勤勉”义，如《战国策·宋策》：“齐攻宋，宋使臧子索救于荆。荆大说，许救甚劝。”高诱注：“劝，力也。”《庄子》表示此义的“劝”有7例，如《逍遥游》：“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胠篋》：“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天地》：“昔者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

“劝”由指向自己的“努力”“勤勉”义又引申出指向他人的“助”义，《广雅·释诂二》：“劝，助也。”王念孙疏证：“劝者，《盘庚》云：‘女诞劝忧。’《君奭》云：‘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皆助之义也。”《庄子》表示此义的“劝”有1例，即《天运》：“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成疏：“谁安居无事，自励劝彼，作此淫雨而快乐邪？”此“劝”是由此及彼，且是通过“自励劝彼，作此淫雨”的，“劝”显然有“助”义。《庄

子》下文“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也能显示“劝”的由此及彼，即由人助天之义。《浅注》：“劝，助长。”是也。《老庄词典》将此例“劝”归入表“勤勉”“努力”的例子中，未得确诂。

坏(壞)

《说文》：“坏，败也。”《尔雅·释诂》：“坏，毁也。”“坏”从“土”，凡房屋等土木建筑自己倒塌或用人力毁坏，都叫作“坏”。所以“坏”的本义是房屋等毁坏，如《左传·成公十年》：“（大厉）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孟子·滕文公下》：“坏宫室以为汙池，民无所安息。”《庄子》中“坏”用作本义的有1例，《则阳》：“筑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则又坏之，此胥靡之所苦也。”成疏：“夫七丈之城，用功非少，城就成矣，无事坏之，此乃徒役之人滥遭辛苦。”

“坏”由本义又引申出泛指义，即自己毁坏、衰败或人为强行毁坏，不限于土木建筑。如《资治通鉴·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胡三省注：“坏，音怪。人毁之也。”《庄子》“坏”用作此义的有2例，《田子方》：“三年，文王观于国，则列士坏植散群，长官者不成德，黜斛不敢入于四竟。列士坏植散群，则尚同也；长官者不成德，则同务也；黜斛不敢入于四竟，则诸侯无二心也。”“植”为“植党”之“植”，即党羽之首。《左传·宣公二年》：“华元为植。”杜预注：“植，将主也。”“坏植散群”即党首垮了，党羽散了，所以国家才能“尚同”。

“坏”由败、毁等动词义又可产生名词义“失败”，与“成就”“成功”相对。今日“成败”之“败”与“坏”此义同。《庄子》“坏”用作此义的有1例，《让王》：“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坏”与“成”、“卑”与“高”正相对，“坏”为名词。《人间世》：“迁令劝成殆事。”“殆事”即坏事、败事，为动词性结构，“殆”与“坏”的动词义同。

2. 词的引申义见于《庄子》而本义未见

族

《说文》：“族，矢鏃（“锋”本字）也。束之族族也。从𠂔从矢。𠂔所以标众，众矢之所集。”“族”的本义为箭头，后写作“鏃”。段注：“今字用鏃，古字用族。”此义在《庄子》中未有用例。

“族”字从“𠂔”从“矢”，“𠂔”以属人耳目，聚集部众，“矢”以射敌。故“族”

由矢射于旗帜之下引申出“聚集”“丛聚”“集合”义,《广雅·释言》:“族者,凑也,聚也。”“族”在《庄子》中共出现8次,其中2次用的是此义,《马蹄》:“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在宥》:“云气不待族而雨。”

“族”由“聚集”义又引申出“众多”义,如《韩非子·喻老》:“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族”正与“少”相对。《养生主》:“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族庖”与“良庖”相对,指大多数的厨师,也就是普通的厨师。

“族”又引申为筋骨交错集结之处,如《养生主》:“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

“族”由“聚众”“杀敌”义又引申出“军族”“家族”“宗族”“亲族”乃至“民族”义。古文字学家李孝定说:“盖古者同一家族或同一氏族即为同一战斗单位,故于文从方从矢会意也。”(《甲骨文集释》)白兆麟师也说:“就拿中华民族的‘族’字来说,据《说文解字》,从‘方’从‘矢’,‘方’以聚众,‘矢’以杀敌,族制之源不仅由家族演变而来,而且为氏族社会军族组织之遗迹。”¹《庄子》中有4例表示此类意义,如《逍遥游》:“聚族而谋之曰……”《天地》:“虽然,有族有祖,可以为众父而不可以为众父父。”《渔父》:“客问其族。子路对曰:‘族孔氏。’”另有“公族”“三族”“九族”,“族”亦此类意义。

《汉语大字典》(简编本)列举“族”有14个义项(见于《庄子》的有6项),且引用《在宥》《养生主》中的两个例子为其书证。

斫(斲)

“斲”与“斫”为异体字关系。《说文》:“斲,斫也。”“斫,击也。”“击”只是“斫”的引申义,其本义应是斧刃,《墨子·备穴》:“斧以金为斫。”所以“斫”本应是“所以击也。”正如《说文》:“斧,斫也。”段玉裁注本作“所以斫也”,并注云:“‘所以’二字今补。”因此,“斲”与“斫”的本义都应是“所以击也”,即斧斤之类的木工工具。如《左传·成公二年》:“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斲、执针、织纆皆百人。”《吕氏春秋·音初》:“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斧斫斲其足,遂为守门者。”此义在《庄子》中无用例。

“斲”由本义自然会引申出“以斧斤等砍、削、击”义,多指木匠治木成器,与“斫”同。此为二者在秦汉时的常用义,文献中多有用例,如《荀子·王制》:“农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荀子·性恶》:“工人斫木而为器。”《吕氏春秋·贵公》

“大匠不斫，大庖不豆。”《论衡·量知》：“能斫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穿凿穴坎，谓之土工；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

《庄子》中“斲”有4例表示此义，但是用法都很特别，或用于比喻之中，如《德充符》：“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斲，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四者，天鬻也。”或用于寓言之中，砍削目的、对象、气氛、效果都与寻常不同，如《徐无鬼》：“郢人垲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垲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

木工在治木成器的过程中，常伴有雕饰木器的程序和步骤，因此“斲”又引申出“雕饰”义，如《礼记·檀弓上》：“木不成斲。”孔颖达疏：“斲，雕饰也。”《庄子》中有3例表示此义，全部集中在“轮扁斲轮”的寓言中，《天道》：“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斲轮于堂下。”成疏：“斲，雕斫也。”《天道》后文云“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此段话说明斲轮须不徐不疾方可，这其中存有高妙的术数，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可见斲是有雕饰性和技巧性的，同时也说明匠石运斤所体现出的高超技巧，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并非完全向壁虚造。

“斲”后来又由“砍削”义引申出“伤耗”义，如苏轼《和杂诗十一首》之五：“天方斲汉室，岂计一郗虑。”又由“击”的具体动作引申出抽象的“攻击”“出击”义，如《三国志·吴志·甘宁传》：“衔枚出斫敌。”因其出现时间皆晚于《庄子》，在《庄子》中无此类用例。

偃

本义为“卧倒”“仰卧”，如《诗经·小雅·北山》：“或息偃在床。”《庄子》中的“偃”不表示本义。

“偃”由本义又引申出“向后倒”“倒伏”“倒下”义。《说文》：“偃，僵也。”“僵，偃也。”“偃，僵也。”“僵”“偃”义都是“仆倒”，故“偃”也有仆倒或倒伏义，如《尚书·金縢》：“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此义在《庄子》中有1例，《列御寇》：“缘循、偃佺、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达。”“佺”通仰，“偃佺”即“偃仰”，俯仰，义即一切随人，卑顺服从。

“偃”由“倒”“息”义又引申出“止息”“休息”“停止”义,《庄子》中有4例,如《至乐》:“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噉噉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徐无鬼》:“吾欲爱民而为义偃兵,其可乎?”“偃兵”在《庄子》中出现3次,义为息兵罢战。另如《韩非子·内储说上》:“惠施欲以齐、荆偃兵。”“偃兵”又可说成“偃武”,如《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

“偃”由“止息”“休息”义又引申出“厕所”义,如《庚桑楚》:“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溲焉。”《训诂学的知识与应用·释“厕”》一文分析道:“厕,古代又名‘圜’、‘偃’。《庄子·庚桑楚》:‘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溲焉。’这是说:参观宫室的人周览寝室庙堂,又上便厕去解溲。”“便厕在古代理之所以名‘圜’、‘偃’,是因为‘圜’、‘偃’有‘卧倒’、‘止息’之义。……由‘卧倒’、‘止息’之义,可以引申出‘隐蔽’的意义,……因此,便厕又称‘屏厕’。对于上面所引用的《庚桑楚》‘偃溲’之‘偃’,郭象即注释为‘屏厕’。”^[6]

三、《庄子》方言词的本义或引申义

《庄子》记录了一些方言词,这些方言词不仅为我们了解先秦两汉方俗词语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也为我们理解当时通语的词义系统和比较通语与方言的差异提供了帮助。由于这些方言词的词义带有地域特征,与通语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有关《庄子》这部分词语的古今训释分歧很大,错乱较多。我们有必要依据古今方言材料、文献辞书,对《庄子》中方言词的词义进行探求,以判明其本义或引申义,澄清相关的错误训释。例如:

怒

《逍遥游》:“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怒”为楚语,义为“勉力”“奋发”“振奋”,“怒而飞”即“振翅而飞”。《今注今译》:“怒,同努,振奋的意思。这里形容鼓动翅膀。”近人马叙伦《庄子义证》:“《方言》曰:‘南楚之外,谓勉曰薄努。’庄子宋人,宋楚邻,故亦用楚语。”“薄努”之“努”与“怒”音近。这是对庄子所用方言词的考证。也有人直接把庄子说成楚人,《庄子》中有大量楚文化,这就更能说明“怒而飞”的“怒”为楚语了。《人间世》还有用“怒”此义的一例:“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怒其臂”即“奋力举臂”。

朝菌

《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成疏：“朝菌者，谓天时滞雨，于粪堆之上热蒸而生，阴湿则生，见日便死，亦谓之大芝，生于朝而死于暮，故曰朝菌。”《释文》：“司马云：大芝也。天阴生粪上，见日则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终始也。”《集释》：“庆藩案：慧琳《一切经音义》八十四《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三引司马云：朝菌，大芝也，江东呼为土菌，一曰道厨。”

明杨慎《艺林伐山·鸡菌》：“《埤雅》引《庄子》‘鸡菌不知晦朔’，今本作‘朝菌’。‘鸡菌’尤奇。云南名菌曰鸡蹏，蜀中名菌曰斗鸡骨。《集韵》：‘堁，土菌也。’字当从此。堁，从土从夔。鸟飞而敛足，菌形如之，故以鸡名，有以也。”据杨文，《庄子》“朝菌”有异文“鸡菌”，此名虽不如“朝菌”那样与原文融洽易解，但也不是毫无根据。因杨文介绍了“云南名菌曰鸡蹏，蜀中名菌曰斗鸡骨”，皆与鸡相关。蒋宗福在《近代汉语词义札记》一文中说道：“斗鸡菰：一种较大的野生食用菌。明李实《蜀语》：‘地芝曰菌。菌音郡。菌之大者曰斗鸡菰；生桑树上者名树鸡；生栎松林中，有黄、白、赤、绿四种，可食。’亦作‘斗鸡骨’。”并认为：“杨释得名之由，恐不可信。今绵阳、三台、梓潼等地仍谓野生菌之大而可食者为‘斗鸡菰’。‘菰’似应作‘菇’，因其为蘑菇之一种。”^②

根据以上材料可知，《庄子》“朝菌”又作“鸡菌”，是一种生命短暂、形体较大的菌类，为蘑菇之一种。因此又名大芝，江东呼为土菌，云南呼为鸡蹏，蜀中名斗鸡骨或斗鸡菰。“骨”与“菰”为“菇”之同音别写。名“鸡”“斗鸡”或“树鸡”，可能因为菌大可食，味道鲜美，可以鸡肉为喻，甚至可与鸡肉比美争胜（即“斗”）的缘故。今日皖西方言称当地人特别爱吃的一种豆制品为素鸡，与之同理。

《庄子》“朝菌”及其异文和别名带有方言色彩，因此从方言的角度可以加深我们对“朝菌”引申义的理解：形大而味美的菌类生命却相当短暂，属于“有所待者”，与逍遥游于无穷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茹

《人间世》：“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方言》：“茹，食也。”“茹”为相对于通语“食”的方言词，故被扬雄收入《方言》中。

程

《至乐》：“羊奚比乎不箚，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说文》：

“程,品也。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从禾,呈声。”徐锴系传作:“一程为分。”尽管具体规定不同,但都表明“程”的本义是量词,表示长度单位。《庄子》中的“程”,历代注家解释不一。如“青宁生程”句,成疏:“亦虫名。”《释文》:“李云:未闻。”“程生马,马生人”句,成疏:“未详所据。”《释文》:“俗本多误,故具录之。”皆语焉不详。《老庄词典》解“青宁”为青熊,“程”为豹子,“马”“疑‘为’之讹。为,《说文》:‘母猴也。’”许慎“为”字之释,今人早证其误,该词典却为了让“马生人”与人出于猿说相合,仍据以证明《庄子》原文有错讹,这是以讹证“讹”,强为之解。该词典对“马”字的解释源于高亨的《庄子新笺》,《浅注》对高说批评道:“但恐怕作者当时还没有猿变人的观念,而且本段所说各种生物的转化,不少推测之辞,并非科学。”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三第五页中利用他所了解的方言知识解释道:“《庄子》云:‘程生马。’尝观《文字注》:‘秦人谓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旧俗也。”《列子·天瑞》:“青宁生程。”殷敬顺释文:“《尸子》云:‘程,中国谓之豹,越人谓之貉。’”原来“程”是秦人方言词,义同中原人的“豹”和越人的“貉”(与今之“貉”所指不同)。虎豹都属于古之“大虫”,“程”与“虫”上古音双声,音近,因此“程”亦可表“豹”义。

这虽然可算作对《庄子》此例“程”义的较贴切的解释,但是仍有疑问:“程”与“青宁”“马”是什么关系?“青宁”“马”以及“羊奚”“不筭”“久竹”究竟为何物?这些疑问历代注家都没有明确的解释,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寻找和发现新的文献或方言材料,再作进一步的探索和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筆(笔)

《田子方》:“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筆”(笔)本义为写字绘画的工具,其历史悠久,至迟见于战国时代,《庄子》提供了证据。《礼记·曲礼上》亦云:“史载笔,士载言。”传说秦名将蒙恬还曾改良过毛笔。《说文》:“筆,秦谓之筆。从聿,从竹。”“秦谓之筆”不是说“秦时谓之筆”,因为先秦已有“筆”出现,已经谓之“筆”。此处是说“秦地谓之筆”,或“秦人谓之筆”,即“筆”本为秦方言词,后成为通语词,并使用至今。“笔”音义同“筆”,《集韵·质韵》:“筆,或作笔。”二者为异体字关系。但从字形结构上看,“笔”为会意字,指由竹管与毛发组成的书写工具;“筆”为形声字,从竹,从聿,聿亦声。“笔”现已成为

“聿”的正式简化字。

“聿”，也是笔，字形为手持毛笔书写，为会意字。“聿”又指写字表义，如《太玄·饰》：“舌聿之利，利见知人也。”“舌”指口语表达，“聿”指书面表达。“聿”为楚方言词，《说文·聿部》：“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郭注：“蜀人呼笔为不律也。语之变转。”所以“笔（笔）”“聿”“不律”“弗”等都是方言词，义皆为“笔”，可见汉代时毛笔的使用已很普遍，且名称不统一。

极(極)

《则阳》：“孔子之楚，舍于蚁丘之浆。其邻有夫妻臣妾登极者，子路曰：‘是稷稷何为者邪？’”成疏：“极，高也。……故浆家邻舍男女群聚，共登卖浆，观视仲尼。”“极”究竟何所指，成疏并未明示。《释文》：“登极，司马云：极，屋栋也。升之以观也。一云：极，平头屋也。”此有两解，并未定指，且“屋栋”何义，也不分明，易生争议。如《汉语大字典》（简编本）据此认为“极”的本义为“房屋的中栋，正梁”，只强调“极”的“中”“正”，与“高”无涉；而《今注今译》：“登极：指登上屋的最高处。林希逸说：‘登极者，升其屋极而望人也。’”《浅注》：“极，屋顶。”又只言“极”的“高”“顶”，不涉“栋梁”义，“极”是否平头屋，也不得而知。

《说文》：“极，栋也。从木，亟声。”《说文》又云：“栋，极也，从木，东声。”“栋”“极”互训，为同义词。段注“栋”云：“极者，谓屋至高之处。《系辞》曰：上栋下宇。五架之屋，正中曰栋。《释名》曰：栋，中也，居屋之中。”又注“极”曰：“李奇注《五行志》，薛综注《西京赋》，皆曰三辅名梁为极。按此正名栋为极耳。今俗语皆呼栋为梁也。……按《丧大纪》注曰：‘危，栋上也。’引伸之义，凡至高至远皆谓之极。”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通释》卷第十一：“臣（徐）锴按：极，屋脊之栋也。今人谓高及甚为极，义出于此。亦谓之危。《春秋后语》：‘魏人将杀范痤，范痤上屋骑危’是也。”《史记·魏世家》：“（范痤）因上屋骑危。”裴驷集解：“危，栋上也。”司马贞索隐：“危，栋上也。礼云‘中屋履危’。盖昇屋以避兵。”综合以上诸家之说，“极”当为屋顶正中的大梁，为坡形房屋的最高处，也就是今天的“屋脊”（此“脊”为比喻性用法）。“极”因而有最高、最正、最中的特点，如成语有“登峰造极”，峰为山之顶，极为屋之顶，皆用以比喻最高处。“极”又名“危”，危能骑，说明其并非平头屋，理当指最上的栋梁，即屋脊。

从上引段注可知,“三辅名梁为极”,三辅指今陕西中部地区,为战国时秦统治的中心区域,故“极”当为秦方言词,与“梁”同义。《后汉书·蔡茂传》:“茂初在广汉,梦坐大殿,极上有三穗禾。”广汉在今四川境内,轰动世界的三星堆商代晚期古文化遗址就发现于此。广汉古为蜀地,秦惠王攻灭巴蜀,为秦所有。秦灭巴蜀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就有统一语言文字。“极”本为秦统治中心区的词语,随着秦统治势力的扩展而进入巴山蜀水,且至汉代仍在广汉地区使用。同样是因为秦统一政权和思想文化的影响,“极”至汉时使用广泛,已为通语,如张衡《西京赋》:“跼游极于浮柱。”“游极”即指凌空的屋脊。从范痤为魏人来看,“危”应为魏等北方地区的方言词。《庄子》选择了秦方言词“极”表示屋脊,而其14例“危”皆无屋脊义。

“极”有众多引申义,在《庄子》中的使用情况是:“顶点”“至高至远”,4例;“准则”,2例;“尽头”“終了”,7例;“穷究”,3例;“困窘”“使困窘”,3例;“最”,2例。

冢

《外物》:“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胠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冢”为坟墓。《方言》:“冢,自关而东谓之丘。”《庄子》中的“冢”不谓之“丘”,而“丘”主要表示土山,也不表示坟冢。

丁子

《天下》:“丁子有尾。”成疏:“楚人呼蝦蟆为丁子也。”“蝦蟆”即蛤蟆,所以“丁子”为蛤蟆的楚方言名称。因蛤蟆的幼虫为蝌蚪,而蝌蚪是有尾的,所以先秦名家学派提出了“丁子有尾”的命题。实际上蛤蟆毕竟不是蝌蚪,本身是无尾的。《秋水》中另有“科斗”一词:“还虾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科斗”为“蝌蚪”的早期写法。

第三节 《庄子》双音词的语义结构

双音词在《庄子》不同音节的复音词中是数量最多的一类。关于《庄子》双音词的语音结构和语法结构,在第二章《〈庄子〉的复音词》里已有详细的讨论,本节仅就《庄子》双音词的语义结构进行分类研究。

根据双音词构成词素之间的语义关系,可以将《庄子》双音词的语义结构分为联合结构、偏正结构、述宾结构、主谓结构、动补结构、连动结构、附加结构、重叠结构等八种类型,与其语法结构基本一致。本节只重点分析语义结构最为复杂的联合结构、偏正结构和述宾结构,其余结构较为简单,且在第二章中已有所介绍,本节只作简单分析。

一、联合结构

联合结构的双音词由两个语法地位平等的词素构成,根据其词素间词义关系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同义联合、类义联合、反义联合、变义联合、偏义联合等五种类型。

1. 同义联合

构成联合式复合词的两个词素(排列次序有时可以颠倒)不仅彼此词义相同,而且与整体词义也相同。用公式表示即:

$$A = B = (A + B)$$

$$\text{或 } A = B = (B + A)$$

这是古代的一种特殊构词法,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称之为“复语”“连文”,《马氏文通》称之为“双字同义”“两字对待”,今人则谓之“同义复词”或“复语单义”。

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谈及“双字同义”“两字对待”问题时说:“按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待者,较单辞只字,其辞气稍觉浑厚。”⁷¹(P38)他举了“规模”“威仪”“形容”“纪纲”“典章”等11个例子,其中也见于《庄子》的就有“规矩”(5次)、“礼乐”(11次)、“度数”(2次)、“性命”(12次)4个,占其所举之例的36.36%,可见比例之高。另如“尘垢”(《逍遥游》)、“端倪”(《大宗师》)、“安逸”(《至乐》)、“假借”(《至乐》)、“而髯”(《田子方》)、“状貌”(《知北游》)、“通达”(《则阳》)、“骄稚”(《列御寇》)等。兹再举3例“双字同义”者,详细分析之:

怠疑(1次)

《山木》:“侗乎其无识,傥乎其怠疑。”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释“殆”字时说:“《史记·仓公传》:‘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复语耳。……字亦作怠。《庄子·山木》:‘侗乎其无识,傥乎其怠疑’,怠疑即疑殆也。”白兆麟师

在《王氏父子的语法观念》中说：“这是指出‘疑殆’‘怠疑’是复语单义，从语法角度看，即用两个同义词组成复合词。此前训诂学者不明此理，往往训‘殆’为危，并把‘怠疑’视作两个动词，皆误。”^③所言皆是。

胪传(1次)

“胪”可单用，表“传语”“陈述”义，如《国语·晋语六》：“风听胪言于市，辨祆祥于谣。”“风听”相当于今之“风闻”，“胪言”则相当于今之“传言”。张衡《思立赋》：“心犹豫而狐疑兮，即岐阨而胪情。”“胪情”即陈述传达感情。因此，“胪传”为复语单义，《庄子》为其最早用例。《外物》：“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若何？’”成疏：“从上传语告下曰胪。胪，传也。”“胪传”后有了特指义，即传告皇帝的诏书旨意，如《新唐书·齐映传》：“映为人白皙长大，言音鸿爽，故帝常令侍左右，或前马胪传诏旨。”“胪传”又义同“胪唱”，《辞海》：“科举时，殿试之后，皇帝传旨召见新考中的进士，依次唱名传呼，叫‘胪唱’，也叫‘传胪’、‘胪传’。”这些特指义都是从《庄子》的最初用例发展演变而来。

栋梁(1次)

《人间世》：“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尔雅·释宫》：“栋谓之桷，桷谓之榱。”《说文》：“桷，栋名。”《说文》：“榱，榱也，椽方曰榱。”《诗·鲁颂·閟宫》：“松榱有舄，路寝孔硕。”毛传：“榱，榱也。”“椽”为放在檩条上架着屋顶的圆木条，方则为榱。《汉语大字典》（简编本）：“桷：房屋的二梁。也泛指房栋。”又，“栋，屋的正梁。《易·系辞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尔雅·释宫》：“桷谓之梁，其上榱谓之桷。”郭璞注：“屋大梁也。”《汉语大字典》（简编本）：“桷”指“梁上的短柱”。《尔雅·释宫》又云：“楣谓之梁。”郭璞注：“门户上横梁。”所以“栋”“梁”都可以指屋梁。

“栋”“梁”统言无别，都是指屋梁；析言则异，主要是彼此所处的方位不同。承培元《说文引经证例》云：“屋制，东西架曰栋，南北架曰梁。”《辞源》：“梁，屋材，左右各一，自南达北架于四经柱之上端以承全屋之重者。亦通称屋之横木曰梁。”故《汉语大字典》（简编本）云：“梁：屋梁，架在墙上或柱子上支撑房顶的横木。”尽管“栋”“梁”有别，但在《庄子》双音词“栋梁”中则不必细分，皆指屋梁，故成疏云：“夫梁栋须直，拳曲所以不堪。”并未分释，尽管“栋梁”可以插入连词“与”，也可以分开单用，但在《庄子》中从语义到语气都不允许插入“与”，在其他古文献中也极

少见到“栋与梁”的说法。所以“栋梁”应是复音词。且成疏将“栋梁”颠倒说成“梁栋”，可见其无别。

《庄子》另有“栋梁”的同义词“梁丽”(1次)，《秋水》：“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丽”通“櫪”，亦屋栋义。故“梁丽”亦为同义联合，复语单义。

2. 类义联合

构成联合式复合词的两个词素(排列次序有时可以颠倒)词义相关，属于同一大类，甚至同一小类，整体词义为二者之和。用公式表示即：

A 与 B 词义相关， $C = (A + B)$

或 $C = (B + A)$

类义联合式双音词是由联合词组凝固而来，在语义结构上彼此还具有一致性，只是语法特征和作用有了层级的不同。《庄子》中类义联合的例子有“臣妾”(《齐物论》)，“草木”(《马蹄》)，“手足”(《让王》)，“沈浊”(《天下》)等，再如：

斗斛(3次)

“斗”“斛”皆为量器，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胠篋》：“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从原文“量之”“并与”“窃之”“权衡”“符玺”等来看，“斗斛”连用，仍分指两种具体的量器，并非泛指所有量具，是类义联合。

须眉(2次)

《天道》：“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须眉”指胡子和眉毛。《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须眉，甚口。’”《韩非子·观行》：“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须眉”又作“须麋”，如《荀子·非相》：“传说之状，身如植鳍；伊尹之状，面无须麋。”古代耐刑就是除去犯人胡须。《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或与人斗，缚而尽拔其须麋，论可(何)殴(也)？当完城旦。”拔去别人须眉是对别人的极大侮辱，自拔须眉则为“自刑”。《战国策·赵策一》：“豫让又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识。”

葱韭(1次)

《徐无鬼》：“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厌葱韭。”“葱韭”，也作“韭葱”，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食稗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采(菜)羹，给之韭葱。”

珠玉(1次)

《让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珠玉指珍珠美玉，后泛指珍宝，亦可指货币。《荀子·非相》：“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韩非子·和氏》：“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主之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论宝若此其难也。”《管子·枢言》：“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积。”又《地数》：“故先王各用于其重，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币为下币。”“珠玉”又写作“朱玉”，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盗出朱玉邦关及买(卖)于客者。”

言行(1次)

“言”指言谈，言论，“行”指行动，行为。《盗跖》：“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言行”分别与“论则贱之”和“行则下之”相对应，故仍分指言语与行为两个方面，所以是类义联合。“言行”也可说成“行言”(1次)，义不变，如《天地》：“行言自为而天下化。”

3. 反义联合

构成联合式复合词的两个词素(排列次序通常不颠倒)词义相反，整体词义为二者之和。当然，词素义虽相反，但不会使和为零。用公式表示即：

$$A = -B, B = -A$$

$$C = (A + B)$$

$$C \neq (B + A)$$

$$C \neq 0$$

《庄子》中有很多这样的双音词，如“存亡”(《应帝王》)，“祸福”(《应帝王》)，“出入”(《在宥》)，“长短”(《天地》)，“俯仰”(《天运》)，“沈浮”(《知北游》)，“寿夭”(《知北游》)等。再如：

穷通(2次)

《让王》：“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穷”指困窘、不得志，“通”为通达、得意、显贵。前文云：“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故“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而孔子却从道德的角度看待“穷通”问题，所以能穷通皆乐，弦歌

不绝。《风俗通义》卷七：“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子路曰：‘如此可谓穷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此与《让王》文字和意义大同小异。

《庄子》中的“穷达”（1次）亦为反义联合，而“通达”（3次）则为同义联合。《达生》篇《释文》解题云：“达，畅也，通也。”三词同义。今有“畅达”“通达”“通畅”“畅通”四个同义联合式双音词。

美恶（3次）

“美”指完美、漂亮、高尚，“恶”指坏、丑陋。“美恶”，义即“好坏”“美丑”“善恶”。“美恶”或单用，如《天地》：“比牺尊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或与其他反义联合式复合词对举使用，如《盗跖》：“贵贱之分，在行之美恶。”或并用，如《天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

“美恶”在先秦时期已广泛用于评价社会政治活动的好坏、伦理道德修养的高低和艺术审美创造的成败等，因此在先秦传世文献和已发现的出土简帛材料中，有大量的用例。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有为也，美恶自成。生子，吉。可葬狸（埋）。雨，齐（霁）。”《左传·昭公十一年》：“且丧君而能守者鲜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恶周必复，王恶周矣。”《国语·鲁语上》：“行而从之，美恶皆君之由，民何能为焉。”又《晋语四》：“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信于民，则上下不干。”《荀子·荣辱》：“目辨白黑美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又《非相》：“长短大小，美恶形相，岂论也哉！”《礼记·礼运》：“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

消息（3次）

“消”即消减，“息”为增加。《庄子》的“消息”揭示了自然界的对立统一和运动变化的永恒规律，如《秋水》云：“消息盈虚，终则有始。”《田子方》云：“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并要求人类必须顺应这个规律，如《盗跖》云：“面观四方，与时消息。”这些都是《庄子》哲学观符合自然辩证法的体现。例中与“消息”连用的“盈虚”和“满虚”也都是反义联合式复合词。

4. 变义联合

构成联合式复合词的两个词素（排列次序通常不颠倒）彼此词义相关，属于同

一个义类,二者联合后通过词义的整合,产生出新义。这个新义既不是构词词素义的简单重复,也不是简单相加,而是比其更为全面,也更为抽象,为其变义。用公式表示即:

A 与 B 词义相关,C 为变义

$(A+B) \neq (B+A)$

$C > (A+B)$

变义联合与类义联合在构成词素的语义特点上相同,但是在整词的词义结构和特点上有很大的差异,不能混淆。《庄子》变义联合的例子很多,如“尘垢”(《齐物论》)、“绳墨”(《人间世》)、“斧钺”(《胠篋》)、“桎梏”(《在宥》)、“徒骥”(《徐无鬼》)等。再如:

文章(3 次)

《周礼·冬官·考工记》云:“画绩之事,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文”“章”本来分指不同的颜色,且皆与刺绣品上的花纹、色彩相关,所以刺有不同颜色花纹的锦帛被称作“文绣”。“文章”联合,可以泛指各种错综华美的色彩、花纹,义同“文采”。如《楚辞·九章·橘颂》:“青黄杂糅,文章烂兮。”《荀子·非相》:“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荀子·王霸》:“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庄子》中的 3 例“文章”都是此种变义联合式用法,如《逍遥游》:“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骈拇》:“是故骈于明者,乱无色,淫文章。”《胠篋》:“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文章”后来由色彩、文采义逐渐引申变化出刺绣品、车服旌旗、礼乐法度、文辞篇章、隐情背景等词义,离“文”“章”的初义也越来越远。如《荀子·赋篇》:“日夜合离,以上文章。”

聪明(7 次)

“聪”指人的听觉灵敏,“明”指人的视觉灵敏,皆与人的感觉相关,如《外物》:“目彻为明,耳彻为聪。”《庄子》“聪明”连用,共 7 次,有 3 种用法:

(1)指人的听力与视力都好,用的是语源义,与单用时表义相同。有 1 例,即《知北游》:“邀于此者,四肢强,思虑恂达,耳目聪明,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耳目聪明”即“耳聪目明”,此例“聪明”是形容词性类义联合双音词,作谓语。

(2)指人的听觉与视觉本身,是引申用法。《尚书·舜典》:“明四目,达四聪。”注:“广视听于四方,使天下无雍塞。”“明”为动词,“聪”为名词。《徐无鬼》:“年齿长矣,聪明衰矣。”“聪明”为类义联合式名词,作主语。

(3)指人聪慧、有智慧,与“睿智”“机智”同义,为形容词性双音词。有1例,即《天地》:“啗缺之为人也,聪明睿知。”“聪明”正与“睿知”同义连用。“聪明”由指人听觉、视觉灵敏到泛指人机智灵活,足智多谋,应为变义联合,作谓语。

(4)指人的才能和智慧,与“智”同义,与“形”相对,为名词性双音词。听觉和视觉是人能动地感知世界的两种重要能力,而人的智慧则是一种全面、综合的认识世界的能力,所以此种用法的“聪明”不再局限于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而是泛指人所有的才能智慧,所以为变义联合。有3例,即《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在宥》:“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在宥》:“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溟溟。”“聪明”皆为名词。

老弱(1次)

“老”指年龄大,“弱”指年少、体弱,都是形容人所处的某种状态,为形容词。“老弱”连用,可为名词性双音词,词义和词性都发生变化,不仅指这些状态,更指具有这些状态的人,即年老者和体弱者,还可进一步泛指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因此应是变义联合。《庄子》有1例,即《天下》:“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老弱”即年老体弱的人,在“养”的对象和“民”之所指之中。

“老弱”在先秦时用例较多,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孤寡穷困,老弱独转。”《墨子·非命上》:“内无以食饥衣寒,将养老弱。”《孟子·梁惠王下》:“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商君书·兵守》:“壮女壮男,过老弱之军,则老使悲壮,弱使强怜。”皆指年老体弱、孤独无助的人,与《庄子》同。

5. 偏义联合

构成联合式复合词的两个词素(排列次序通常不颠倒)单用时词义相关或相反,连用后其中一个承担表义任务,另一个则失去表义的环境和条件,只能起到增加音节和陪衬的作用,整个词义偏向于表义词素,即:

A 与 B 词义相关或相反

$(A + B) \neq (B + A)$

$A + B = A$ 或 B

这种用法类似于修辞手法中的连文,是语言表达的惯性使词语作不必要的连类而及;或者是为了满足双音节音步而增加一个不表义的单音节词素。总之,从表义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语言的羡余现象;而从构词的角度看,这又是古代的一种特殊构词法,即语用构词或语音构词。例如:

规矩(5 次)

双音词“规矩”在《庄子》中共出现 5 次,4 次都是与“绳墨”(1 次)、“钩绳”(3 次)连用或对举使用,“规”“矩”皆表义,是类义联合双音词。只有 1 例属于偏义联合,即《达生》:“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旋”指画圈,此处“规矩”只有“规”与之对应,“矩”不表义,所以是偏义联合。

“规矩”后来引申出法则、标准、习惯等词义,这又是变义联合,《庄子》中的“规矩”无此用法。

君父(1 次)

“君”“父”分指国君和父亲,是传统社会国与家的统治者,也是权力、地位的象征。《盗跖》:“侠人之勇力而以为威强,乘人之知谋以为明察,因人之德以为贤良,非享国而严若君父。”此处“君父”受“享国”的制约,只有“君”表义,“父”不表义,“君父”为偏义联合式名词。

《庄子》中的一些联合式双音词还可以兼有两种以上的词义结构类型,如“旦暮”(类义联合、变义联合)、“春秋”(类义联合、变义联合)、“动静”(类义联合、偏义联合)、“国家”(类义联合、偏义联合)等,限于篇幅,不烦赘述。

二、偏正结构

偏正结构的两个词素之间存在语义上的修饰、限制与被修饰、被限制的关系,前面起修饰、限制作用的词素为偏词素,后面被修饰、被限制的词素为正词素。根据偏词素对正词素修饰、限制内容的不同,可以将偏正结构双音词的语义结构大致分为以下 11 种类型:

1. 表示整体与部分

偏词素表示整体,正词素表示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刀刃(《养生主》),毫末(《秋水》),马首(《秋水》),牛鼻(《秋水》),骨节(《达生》),岩穴(《山木》),海水(《外物》),民意(《说剑》)等。

2. 表示方位与处所

偏词素表示方位与处所,正词素表示处于此方位或处所的人与物,或发生于此方位与处所的动作行为。如:南冥(《逍遥游》),天籁(《齐物论》),山木(《人间世》),北极(《大宗师》),地气(《在宥》),中国(《秋水》),西极(《田子方》),里人(《庚桑楚》),东门(《盗跖》),水战(《逍遥游》),陆居(《马蹄》),水行(《天运》),巢居(《盗跖》)等。

3. 表示时间与次序

偏词素表示正词素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出现的时间及先后次序。如:朝菌(《逍遥游》),末年(《齐物论》),秋豪(《齐物论》),夏虫(《秋水》),春气(《庚桑楚》),先圣(《至乐》),仲父(《达生》)等。

4. 表示数量

偏词素表示正词素所代表的人或事物的数量,包括数量多少,形状大小,时间长短等。如:大年(《逍遥游》),长生(《在宥》),百年(《天地》),五德(《天运》),万世(《天运》),大木(《秋水》),千世(《庚桑楚》),小国(《盗跖》)等。

5. 表示程度和范围

偏词素表示正词素所代表的人、事物或动作行为的程度和所指范围。如:厉风(《齐物论》),大惑(《骈拇》),厚味(《天运》),甚雨(《天下》),博学(《天地》),万事(《天地》),兼爱(《天道》),万物(《刻意》),百草(《庚桑楚》)等。

6. 表示颜色和外形

偏词素表示正词素所代表的人或事物的颜色和外部形态。如:青天(《逍遥游》),白云(《天地》),紫衣(《达生》),朱冠(《达生》),圜冠(《田子方》),危冠(《盗跖》),长剑(《盗跖》),黄馘(《列御寇》),骊牛(《天下》)等。

7. 表示构成物品的原材料

偏词素表示正词素所代表的事物的构成材料。如:皮弁(《天地》),柴栅(《天地》),石槨(《则阳》),金椎(《外物》),蓬户(《让王》),桐棺(《天下》)等。

8. 表示性质或状态

偏词素表示正词素所代表的人或事物的性质和状态。如:正色(《逍遥游》),良庖(《养生主》),恶人(《德充符》),罪人(《天地》),太仓(《秋水》),唐肆(《田子方》),童土(《徐无鬼》),枯鱼(《外物》),缪说(《盗跖》),甘辞(《盗跖》),涌泉(《盗跖》),明君(《渔父》)等。

9. 表示功能和用途

偏词素表示正词素所代表的人或事物所具有的功能和实际用途。如:社树(《人间世》),马捶(《至乐》),斗鸡(《达生》),剑服(《说剑》)等。

10. 表示行为的方式

偏词素表示正词素所代表的人或事物的行为方式。如:雀跃(《在宥》),跪坐(《在宥》),伏处(《在宥》),鶩居(《天地》),箕踞(《至乐》),目击(《田子方》),膝行(《寓言》),逆立(《渔父》)等。

11. 表示职业和身份

偏词素表示正词素所代表的人所从事的职业或具有的身份。如:庖人(《逍遥游》),匠人(《马蹄》),工人(《达生》),津人(《达生》),舟人(《徐无鬼》),渔父(《渔父》)等。

由以上对《庄子》偏正结构双音词的语义结构归类可以看出,先秦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一方面,新事物、新现象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细化和抽象化,因此在语词上就表现出对事物各种属性和特征的细致区分、准确概括和全面揭示,偏正结构双音词多样化的语义结构和关系正是其中最主要、最集中的表现形式。

三、述宾结构

《庄子》述宾结构的双音词,其前面的动词性词素对后面的名词性或代词性词素起着动作行为上的支配作用,即引起、促进、控制、改变、延缓、终止相关的动作行为和发展变化,所构成的双音词在整体词义和词性上有以下4种类型:

1. 动词性的

即表明具体的、不同方面的支配关系,这种类型数量最多。如:游刃(《养生主》),稽首(《在宥》),解衣(《田子方》),屠龙(《列御寇》)等。

2. 名词性的

即整体词义发生引申,由相关的动作行为引申为与动作行为及其对象有关的人或处所。如:逆旅(《山木》),监市(《知北游》),将军(《盗跖》)等。

3. 形容词性的

即整体词义引申为动作行为所显示出来的性质状态,或人的主观态度和认识。如:有心(《人间世》),无耻(《天运》)等。

4. 副词性的

即整体词义引申为表示与动作行为相关的时间状况。如:终身(《天地》),终日(《知北游》),终年(《则阳》)等。

四、其他结构

《庄子》主谓结构的双音词前一个词素主要是名词性的,后一个词素主要是动词性的,有少量形容词性的,组成的双音词整体词义有名词性和动词性两种,前者如:熊经(《刻意》),天行(《刻意》),楼疏(《盗跖》)等,后者如:火驰(《外物》)等。

动补结构的双音词,后一个词素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是对前一个词素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结果的补充说明,二者有着行为与结果的语义关系,如:深入(《齐物论》),推移(《秋水》),充满(《天运》),取竭(《盗跖》)等。

连动结构的双音词,两个词素表示两个具有前后连贯性的动作行为,如:退居(《天道》),进为(《天道》),收养(《盗跖》),咳唾(《渔父》)等。

附加结构的双音词,词义主要由表义词素(词根)承担,非表义词素主要是增加音节的衬音成分,同时表示修辞、语气等方面的附加意义,如:成然、遽然(《大宗师》),成疏:“成然是闲放之貌,遽然是惊喜之貌。”再如:辄然(《达生》),《释文》:“辄然,不动貌。”

重叠结构在重复的基础上只增加某种附加意义,语义构成也很简单,如:苍苍(《逍遥游》),皇皇(《知北游》),营营(《庚桑楚》)等。

注释:

①参见白兆麟师《训诂与文化——校庆学术报告》,2003年10月15日晚在安徽大学75周年校庆学术报告会上的讲稿(未刊稿),P1。

②参见蒋宗福《近代汉语词义札记》，2001年10月成都第二届全国汉语史学术研讨会论文（未刊稿），P3。

③参见白兆麟师《王氏父子的语法观念》，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汉语通论（语法篇）》课程授课讲义（未刊稿），P2。

参考文献

- [1] 陆宗达. 训诂简论[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0.
- [2] 朱东润.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3] 许嘉璐. 古代汉语(上)[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 [4] 黄群建. 《庄子》训诂二题[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2003, 1.
- [5] 段家旺. 古汉语“兼类”“活用”辨[J]. 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1994, 1.
- [6] 陆宗达, 王宁, 宋永培. 释“厕”[A]. 训诂学的知识与应用[C].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0.
- [7] 马建忠. 马氏文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第四章 《庄子》同义词研究

第一节 关于同义词的定义和确定原则

什么是同义词？两个以上的词究竟在多大的表义范围内一致时，才能叫作同义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所下定义也就各不相同。

张永言在《词汇学简论》中说：“所谓同义词(synonyms)就是语音不同但是有一个或几个意义相同或很相近的词，同义词通常属于同一个词类。”^{[1](P105)} 向熹的《简明汉语史》也认为“上古汉语同义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大类是绝对同义词。这类同义词大都是同一类事物的不同名称，意义上完全相同。”“另一个大类是相对同义词。这类同义词基本意义相同，但又各有词义或色彩的特点。”^{[2](P446)} 许嘉璐主编的《古代汉语》则直截了当地说：“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叫作同义词。意义完全相等的同义词在同一种语言中是不能长期共存的，那些意义相近、同中有异的同义词是我们要注意的主要对象。”^{[3](P102)} 这些都是宽式定义，所指同义词包括了绝对同义词(又叫等义词)和相对同义词(又叫近义词)两种。

而刘叔新的《汉语描写词汇学》在讨论现代汉语同义组问题时，一方面认为“彼此同义的词语单位，在意义上一般基本相同而微有差异，在构造构料上则必不相同，因而互相形成同中有异的对照，而且各自以自身的特点在共同的聚合体中占有特定的位置，从而互相制约着意义特点或意义的内涵”，^{[4](P278)} 另一方面又认为“词语间意义的相接近，不等于同义关系；近义的词语不应混作同义词语”。^{[4](P280)} 后一句话表明的是严式定义，即要把同义词与近义词区别开来，但是，究竟该如何看待刘先生前一

句话所说的“同中有异”和确定同义词语？刘先生又说道：“确定不同的词语互有同义关系，依据的是它们指同样的事物对象。也就是说，不同的词语，只要各自的意义（当然是一个意义）所反映的对象的外延一致，就互为同义词语。它们在意义上通常互有细微差异，这是由于对同样对象的特点的反映小有不同，即意义内涵上互有些细微区别。”^{[4] (P280)}这实际上是从概念的两个逻辑特征（外延和内涵）的角度划分同义词语和近义词语，但是，如果从词汇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标准则很难将同义词和近义词真正区分开来，其划分的结果往往混同。我们知道，同义词就是从词义的角度对不同词语之间意义相同性的认定，属于词汇学范畴，因此对同义词的考察、划分、认定、描写等都应以语义为基础，以词汇学标准进行。虽然语词与概念、语言与逻辑有密切的关系，但二者毕竟是不同范畴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认为：“绝大多数同义词的意义都不是完全相等的；同义词彼此之间，有同也有异，或者含义有差别，或者使用范围有宽有窄，或者使用条件有所不同。”^{[5] (P88-89)}这一观点已为今天的汉语词汇学界大多数人所认同，所以，目前学术界对待同义词，大多采取宽式定义。这样做更有利于全面考察同义词之间的意义联系，研究同义词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区别同义词在语义、语法、语用等方面的异同。

我们在研究《庄子》的同义词时，确定同义词的基本原则是采用宽式定义，把在某一个或几个义项上意义完全相同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语都视为同义词，进行分类研究，举例探讨（分布于多篇的同义词语一般各自只举其中一篇为例），并以数量最多，表义和用法最为复杂的近义词研究为主。

第二节 《庄子》同义词的分类

同义词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得出的分类结果不一样。如：

一、根据彼此表义是完全相同还是部分相同，同义词可以分为绝对同义词（等义词）和相对同义词（近义词）两大类

1. 绝对同义词，即意义完全相同的词，亦即等义词

大多由单音节词与双音节词对应组成，是汉语词汇复音化的一种结果。绝对

同义词又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小类：

(1) 同一国家的不同名称。如：

楚(《逍遥游》)——楚国(《让王》)

越(《逍遥游》)——越国(《让王》)

齐(《人间世》)——齐国(《徐无鬼》)

宋(《人间世》)——宋国(《列御寇》)

晋(《天地》)——晋国(《齐物论》)

梁(《秋水》)——梁国(《秋水》)

(2) 同一类人物的不同名称。如：

民(《逍遥游》)——民人(《在宥》)

圣(《齐物论》)——圣人(《逍遥游》)

庖(《养生主》)——庖人(《逍遥游》)——宰人(《说剑》)

商(《人间世》)——商贾(《徐无鬼》)

匠(《马蹄》)——匠人(《马蹄》)

神(《达生》)——神人(《逍遥游》)

(3) 同一时间概念的不同名称。如：

岁(《逍遥游》)——年(《养生主》)

古(《齐物论》)——古者(《养生主》)

向(《养生主》)——向者(《达生》)

昨(《外物》)——昨日(《山木》)

昔(《齐物论》)——昔者(《齐物论》)——昔日(《知北游》)

(4) 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如：

树(《逍遥游》)——树木(《天道》)

麋(《齐物论》)——麋鹿(《盗跖》)

雷(《齐物论》)——雷霆(《天运》)

梧(《齐物论》)——梧桐(《秋水》)

器(《人间世》)——器械(《徐无鬼》)

市(《人间世》)——市井(《徐无鬼》)

黑(《天运》)——黑色(《田子方》)

西(《天运》)——西方(《让王》)

鼯(《达生》)——鼯鼠(《应帝王》)

衣(《达生》)——衣服(《盗跖》)

藪(《田子方》)——藪泽(《刻意》)

土(《让王》)——土地(《徐无鬼》)

星(《盗跖》)——星辰(《天道》)

(5)词序颠倒或更换其中一个词素形成的同义词。如:

富贵(《至乐》)——贵富(《庚桑楚》)

始终(《田子方》)——终始(《田子方》)

万物(《逍遥游》)——万有(《在宥》)

死者(《人间世》)——死人(《天下》)

而又(《应帝王》)——而且(《在宥》)

恬淡(《天道》)——恬憺(《刻意》)

儒士(《田子方》)——儒者(《田子方》)

并包(《徐无鬼》)——并兼(《刻意》)

渔父(《秋水》)——渔者(《外物》)——渔人(《渔父》)

2. 相对同义词,即基本意义相同,在语法和语用等特点上不同

根据向熹《简明汉语史》的分类,相对同义词又可以细分为形制不同,大小不同,质地不同,范围不同,行为方式不同,行为对象不同,轻重不同,词义色彩等不同八种类型。¹⁾

《庄子》中的相对同义词也可根据其反映事物的不同个性和特点,从形制、大小、对象、时代、地域、词义感情色彩等不同方面进行分类。兹举三例加以详细说明:

“舟”与“船”

《庄子》中的“舟”共出现 23 次,皆表船义,与“船”(4 次)同义。“舟”“船”既可在不同篇章中分用,如《逍遥游》:“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渔父》:“有渔父者,下船而来。”也可在同一篇同一句中间隔出现,如《山木》:“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但尚未形成双音词“舟船”。关于“舟”“船”的不同,《方言》云:“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张能甫在《郑玄注释语言词汇

研究》中又说道：“‘舟’、‘船’的主要区别在于出现时代的先后不同：‘舟’在商周时代已见，《诗经》中就多见，其中篇名就有《柏舟》、《二子乘舟》，‘船’见于战国时代，《庄子·渔父》中有‘有渔父者，下船而来’的语句，在通行的地域上，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船。在郑注中，二者交替出现。”^{[6] (P34)}亦即“舟”“船”在产生时代的早晚、使用时间的长短和通行地域的广狭上有所不同，或许这正是二者在《庄子》中使用频率有明显不同的主要原因。

“目”与“眼”

《说文》：“目，人眼也。象形。重，童子也。”“目”即眼睛。如《养生主》：“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眼”的本义为目，亦即眼睛。《说文》：“眼，目也。”因此“目”与“眼”在表示眼睛义上是同义词。“眼”还可表眼珠。《易·说卦》：“巽……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白眼”即白眼珠。《盗跖》：“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成疏：“子胥忠谏夫差，夫差杀之，子胥曰：‘吾死后，抉眼县于吴门东以观越之灭吴也。’”“抉眼”即挖出眼珠，亦可写作“抉目”，如唐李绅《姑苏台杂句》：“伍胥抉目看吴灭，范蠡全身霸西越。”柳亚子《闻一多殉国一周年纪念》：“应与李陶同不朽，悬门抉目起风雷。”

“二”与“再”

《庄子》中的“二”和“再”都可以表示数量，作定语，为同义词。如《骈拇》：“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天下》：“天子棺槨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但“二”主要用为基数词，表示事物的数量，而“再”主要用为副词，义为“又一次”，表示动作的数量。二者适用的范围不同，正如蒋绍愚在《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中所说：“先秦时‘二’只用于事物的数量，表动作的数量用‘再’，如《庄子·山木》：‘一呼而不闻，再呼而不闻，于是三呼邪？’不能说‘二呼’。到汉代，表动作数量也用‘二’，如班昭《女诫》：‘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二’的用法同‘再’。‘二’的义域扩大了。（后来‘两’又代替了‘二’，也是兼表事物和动作）”^{[7] (P153)}《庄子》中的“二”没有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数量的。

二、根据同义词彼此之间音节数的异同，同义词又可分为五大类

1. 单音词与单音词同义

这些同义词在《庄子》中的分布有六种类型：

(1) 分布在不同篇章中,如:

谋(《逍遥游》《应帝王》《知北游》《徐无鬼》《让王》)——谟(《庚桑楚》)

骸(《齐物论》《知北游》《徐无鬼》)——骨(《秋水》)

恐(《齐物论》)——惧(《天地》)——畏(《天地》)

履(《养生主》)——践(《马蹄》)

目(《养生主》《人间世》等)——眼(《盗跖》)

舍(《人间世》)——宿(《山木》)

决(《人间世》)——绝(《让王》)

屨(《德充符》)——履(《山木》)

接(《德充符》)——交(《刻意》)

楸(《天道》)——柄(《天运》)

亟(《盗跖》)——急(《列御寇》)

朕(通“朕”,《齐物论》)、朕(《应帝王》)——征(《徐无鬼》)

莫(同“暮”,《齐物论》)、暮(《盗跖》)——夕(《人间世》)

(2) 分布在同一篇前后不相关的位置中,如:

我(《逍遥游》)——吾(《逍遥游》)——予(《逍遥游》)

居(《天地》)——留(《天地》)

(3) 分布在同一篇前后句的相同位置中,对举使用,如:

《骈拇》:“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忧”“悲”皆表示忧虑、悲愁,因而又可以连用,如《至乐》:“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

《则阳》:“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尽”“至”对举,皆表示完、竭,达到极点,故云“极物而已”。类似的用法又如《礼记·郊特牲》:“蜡之祭,仁之至,义之尽。”“至”“尽”对举。这一句也正是成语“仁至义尽”的出处。

(4) 分布在同一篇的同一句里,间隔使用,如:

《齐物论》:“有分有辩,有竞有争。”“分辩”“竞争”今分别作为双音词而常用。

《秋水》:“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戮耻不足以为辱。”“耻辱”今作为双音词而常用。

《田子方》:“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今虽不见

“改化”连用的情况,但各自单用和分别与其他同义词组成双音词如“改变”“更改”“修改”“变化”等仍很常见,这些词之间也是同义词。

《外物》:“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广大”今作为双音词而常用。

(5)分布在同一篇的同一句里,连续使用。这些组合经历了由同义词组凝固成双音词的过程,王力说:“汉语大部分的双音词都是经过同义词临时组合阶段的。这就是说,在最初的时候,只是两个同义词的并列,还没有凝结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单词。……今天,我们读古书的时候,应当把这些词当作复音词来理解,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5](P86)}《庄子》中的双音节同义组合,正处在由词组凝固成词的发展过程中,因而显示出词组与词并存的过渡状态。这些同义组合有的作为复音词使用至今,有的书写形式今已发生变化,而有的则早已淘汰。我们姑且按照王力的观点,将这些组合都当作复音词来理解,那么这些复音词也就是所谓的同义复合词,或曰复语单义词,如:

尘埃(《逍遥游》),罔罟(《逍遥游》),是其(《逍遥游》),哭泣(《齐物论》),此其(《齐物论》),此之(《齐物论》),猿猴(《齐物论》),是之(《齐物论》);门户(《人间世》),刑戮(《人间世》),栋梁(《人间世》),几何(《德充符》),和豫(《德充符》),刻彫(《大宗师》),肢体(《大宗师》),彫琢(《应帝王》),胶漆(《骈拇》),及至(《马蹄》),工匠(《马蹄》),攀援(《马蹄》);躬身(《在宥》),彼其(《在宥》),长久(《在宥》),混冥(《天地》),本原(《天地》),积敛(《天道》),齟齬(《天运》),虚无(《刻意》),教诲(《刻意》),枯槁(《刻意》),蔽蒙(《缮性》),跛蹇(《达生》),攻战(《达生》);赋敛(《山木》),奔逸(《田子方》),草莱(《徐无鬼》),合并(《则阳》),风俗(《则阳》),扶翼(《则阳》),绪余(《让王》),美好(《盗跖》),虚伪(《盗跖》),寇盗(《盗跖》),辞让(《盗跖》),惨怛(《盗跖》),久长(《盗跖》),颈领(《说剑》),悲哀(《渔父》),敖游(《列御寇》)等。

也有三个同义词连用,凝结成了三音节并列式复合词的,如:“其庸詎”(《人间世》),“涘渚崖”(《秋水》)等。

还有三个以上的同义单音词连用,最终凝结形成多音节同义复合词的,如《齐物论》:“木处则惴栗恟惧,猿猴然乎哉?”“惴栗恟惧”为四个同义词连用,皆指害怕、惧怕。《山木》:“夫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

也。”“穷祸患害”为四个同义词连用,皆指艰难的处境。这一类古代汉语同义词连用只要词义相关联即可,对词义和形式没有严格的限定。如《齐物论》中既有“惴栗恟惧”,也有“惴惴”。

(6)既分布在同一篇中,又在不同的篇章中出现,如:

剖(《逍遥游》)——掊(《逍遥游》)——破(《天地》)

我(《逍遥游》)——吾(《逍遥游》)——予(《逍遥游》)——余(《骈拇》)

间(《养生主》)——窾(《养生主》)——郤(《知北游》)——空(《徐无鬼》)

化(《田子方》)——更(《田子方》)——改(《徐无鬼》)

2. 双音词与双音词同义

这些同义词在《庄子》中的分布有三种类型:

(1)分布在不同的篇章中,如:

偏死(《齐物论》)——偏枯(《盗跖》)

卑细(《田子方》)——卑贱(《让王》)

四竟(《胠篋》)——四封(《说剑》)

死者(《人间世》)——死人(《天下》)

车辙(《人间世》)——车轨(《胠篋》)——车轶(《天地》)

贤人(《德充符》)——贤者(《在宥》)——贤士(《盗跖》)

四方(《天地》)——四处(《盗跖》)——四乡(《说剑》)

穷约(《缮性》)——穷困(《则阳》)——困窘(《列御寇》)

(2)分布在同一篇中,如:

处子(《逍遥游》)——时女(《逍遥游》)

儒士(《田子方》)——儒者(《田子方》)

(3)既分布在同一篇中,又在不同的篇章中出现,如:

形骸(《逍遥游》)——形躯(《在宥》)——形体(《在宥》)

嗟夫(《人间世》)——嗟乎(《大宗师》)——嗟来(《大宗师》)

已矣(《逍遥游》)——已而(《齐物论》)——已乎(《齐物论》)——已夫(《天运》)

3. 单音词与双音词同义

即一个或几个单音词与一个或几个双音词构成同义关系。其在《庄子》中的

分布有三种类型:

(1) 分布在不同的篇章中,如:

既(《逍遥游》)——既已(《齐物论》)

雷(《齐物论》)——雷霆(《天运》)

喜(《齐物论》)——喜好(《说剑》)

灭(《人间世》)——灭亡(《天地》)

怵(《应帝王》)——怵惕(《盗跖》)

穴(《应帝王》)——岩穴(《山木》)

浸(《天地》)——浸灌(《逍遥游》)

长(《天道》)——长久(《在宥》)

采(《天运》)——采色(《人间世》)

旷(《刻意》)——圯垠(《应帝王》)

货(《秋水》)——货财(《骈拇》)

祭(《秋水》)——祭祀(《人间世》)

困(《秋水》)——困窘(《列御寇》)

况(《田子方》)——况乎(《山木》)

澹(《知北游》)——澹漠(《缮性》)

财(《则阳》)——财用(《天地》)

还(《让王》)——还归(《天地》)

布(《列御寇》)——布施(《外物》)

神人(《逍遥游》)——神(《达生》)——神者(《徐无鬼》)

圣人(《逍遥游》)——圣(《齐物论》)——圣者(《胠篋》)

斤斧(《逍遥游》)——斫(《在宥》)——斤(《徐无鬼》)

槁(《德充符》)——涸(《大宗师》)——枯槁(《刻意》)

譬(《天地》)——譬犹(《庚桑楚》)——譬如(《天下》)

昏(《天地》)——殢(《达生》)——惛惛(《至乐》)——惛然(《知北游》)

假(《天运》)——假借(《至乐》)——借(《秋水》)——藉(《寓言》)

(2) 分布在同一篇中,如:

故(《逍遥游》)——故夫(《逍遥游》)

散(《人间世》)——散人(《人间世》)

排(《大宗师》)——安排(《大宗师》)

居(《让王》)——居处(《让王》)

(3) 既分布在同一篇中,又在不同的篇章中出现,如:

匠者(《逍遥游》)——匠(《马蹄》)——匠人(《马蹄》)

矜(《外物》)——躬矜(《外物》)——骄稚(《列御寇》)

迷(《盗跖》)——迷乱(《秋水》)——迷惑(《盗跖》)

乡曲(《胠箧》)——乡党(《天道》)——乡(《达生》)——乡里(《达生》)

居(《天地》)——留(《天地》)——留居(《山木》)——留行(《外物》)

棺(《天下》)——槨(《天下》)——棺槨(《人间世》)——聚倮(《达生》)

4. 双音词与三音节词同义,如:

崖涘(《秋水》)——涘渚崖(《秋水》)

豪杰(《天下》)——豪杰士(《说剑》)

5. 双音词与四音节词同义,如:

惴惴(《齐物论》)——惴栗恟惧(《齐物论》)

三、根据每组同义词数量的多少,同义词又可以分为三大类

1. 两个词彼此同义,此类同义词数量最多

缘(《齐物论》)——缘循(《列御寇》)

畛(《齐物论》)——畛域(《秋水》)

斋(《人间世》)——斋戒(《在宥》)

命(《人间世》)——命令(《说剑》)

灵府(《德充符》)——灵台(《达生》)

状(《大宗师》)——状貌(《知北游》)

丧(《大宗师》)——丧礼(《天下》)

举(《应帝王》)——称(《马蹄》)

震(《应帝王》)——震荡(《外物》)

纆索(《骈拇》)——纆缴(《天地》)

通(《骈拇》)——通达(《列御寇》)

禁(《胠箠》)——禁制(《说剑》)

约(《天地》)——约束(《骈拇》)

顷(《秋水》)——顷间(《山木》)

腾(《山木》)——腾跃(《逍遥游》)

振(《田子方》)——振动(《山木》)

劫(《田子方》)——劫请(《盗跖》)

听(《庚桑楚》)——听从(《说剑》)

志(《让王》)——志意(《盗跖》)

郁(《天下》)——郁闭(《刻意》)

仪(《天下》)——仪则(《天地》)

2. 三个词彼此同义

恐(《齐物论》)——惧(《天地》)——畏(《天地》)

昔(《齐物论》)——昔者(《齐物论》)——昔日(《知北游》)

寥(《大宗师》)——寂(《天下》)——寂漠(《天道》)

亟(《盗跖》)——急(《列御寇》)——疾(《盗跖》)

3. 三个以上的词彼此同义

忧(《逍遥游》)——悲(《骈拇》)——忧患(《刻意》)——忧悲(《至乐》)——忧戚(《让王》)

假(《天运》)——借(《秋水》)——藉(《寓言》)——假借(《至乐》)

而已(《应帝王》)——而已矣(《逍遥游》)——耳矣(《人间世》)——而已耳(《山木》)

滑湣(《齐物论》)——滑疑(《齐物论》)——骹乱(《齐物论》)——滑(《德充符》)——颞滑(《胠箠》)——爚乱(《胠箠》)——擢乱(《胠箠》)——昏(《在宥》)——昏乱(《渔父》)

四、从同义词构词词素的异同上看,同义词可以分为三大类

1. 双音词以其单音同义词为构词词素,有四种类型

(1)绝大多数双音词以其单音同义词为其前一个构词词素,即: $A = (A + B)$ 。如:

谁(《齐物论》)——谁何(《应帝王》)

寿(《齐物论》)——寿考(《刻意》)

顺(《养生主》)——顺比(《徐无鬼》)

思(《人间世》)——思虑(《在宥》)

临(《人间世》)——临莅(《在宥》)

田(《应帝王》)——田猎(《齐物论》)

职(《天地》)——职事(《渔父》)

敏(《天地》)——敏给(《徐无鬼》)

崖(《天道》)——崖略(《知北游》)

眩(《田子方》)——眩视(《至乐》)

称(《马蹄》)——称扬(《庚桑楚》)——称誉(《渔父》)——称道(《天下》)

充(《天运》)——充满(《天运》)——充实(《天下》)

纯(《齐物论》)——纯白(《天地》)——纯粹(《刻意》)——纯素(《刻意》)

法(《人间世》)——法度(《在宥》)——法则(《山木》)——法律(《徐无鬼》)——法式(《天下》)

此类同义词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在单音词的基础上增加后附成分形成的后附式双音同义词,亦可与该单音词形成此类同义词,如:

墨(《齐物论》)——墨者(《盗跖》)

曩(《齐物论》)——曩者(《渔父》)

士(《骈拇》)——士者(《盗跖》)

少(《天道》)——少者(《养生主》)

盲(《达生》)——盲者(《大宗师》)

昧(《齐物论》)——昧然(《天道》)——昧乎(《天下》)

第二,有时这类单双音词之间并不同义,如:

舍(《人间世》):住宿,动词;舍者(《寓言》):住宿的人,旅舍客人,名词。

射(《田子方》):射箭,动词;射者(《徐无鬼》):射箭的人,名词。

男(《天道》):指男性,男子,与女子相对;男子(《天地》),指儿子,与女儿相对。

女(《天道》):指女子,妇女,与男子相对;女子(《盗跖》):指未出嫁的女性,处女,与已出嫁的妇女相对。

(2) 双音词以其单音同义词为其后一个构词词素,即: $B = (A + B)$ 。如:

誉(《逍遥游》)——称誉(《渔父》)

泣(《齐物论》)——哭泣(《齐物论》)

械(《天地》)——器械(《徐无鬼》);

茂(《让王》)——盛茂(《山木》)

贱(《在宥》)——卑贱(《让王》)——贫贱(《至乐》)

(3) 双音词为两个单音同义词合并构成,这是前两种类型的综合,即: $(A + B) = AB$ 。如:

树(《逍遥游》)——木(《齐物论》)——树木(《天道》)

缘(《齐物论》)——循(《秋水》)——缘循(《列御寇》)

器(《人间世》)——械(《天地》)——器械(《徐无鬼》)

决(《骈拇》)——绝(《在宥》)——决绝(《外物》)

称(《马蹄》)——誉(《逍遥游》)——称誉(《渔父》)

摇(《在宥》)——荡(《德充符》)——摇荡(《天地》)

惑(《天地》)——乱(《盗跖》)——惑乱(《缮性》)

欢(《至乐》)——乐(《齐物论》)——欢乐(《渔父》)

雷(《外物》)——霆(《外物》)——雷霆(《天运》)

但是,《庄子》中也有一些单音同义词并未如此组合成后世常见的双音词,如“饥”出现8次,“饿”出现4次,但并未出现双音词“饥饿”(《孟子·告子下》中有“饥饿”连用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舟”出现23次,“船”出现4次,也未出现双音词“舟船”。

(4) 双音词的两个词素与其单音同义词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双音词是单音词的重叠,成为叠音复合词。即: $A = AA$ 。如:

深(《逍遥游》)——深深(《大宗师》)

默(《知北游》)——默默(《秋水》)

但是,有时重叠前后并不同义,如“搜”(《秋水》)表示“搜查”,而“搜搜”(《寓言》)为“无心运动的样子”;“调”有“协调”“弹奏”“调整”等义项,而“调调”(《齐

物论》)只表示“风吹物动的样子”。此为重言词。

也有重叠前后都加衬音成分且意义相同的,如:欣然(《秋水》)——欣欣然(《知北游》)。

2. 双音词不以其单音同义词为构词词素,即: $A = BC$ 。

捷(《人间世》)——给数(《天地》)

慧(《知北游》)——聪明(《知北游》)

诛(《庚桑楚》)——刑戮(《人间世》)

3. 双音词与双音词的构词词素互有异同,主要有以下五种类型

(1) 第一个词素相同,第二个不同,即: $AB = AC$ 。

俄而(《齐物论》)——俄然(《齐物论》)

恬淡(《天道》)——恬惓(《刻意》)

变化(《天道》)——变更(《渔父》)

穷约(《缮性》)——穷困(《则阳》)

渔父(《秋水》)——渔人(《渔父》)

安逸(《至乐》)——安宁(《天下》)

卑细(《田子方》)——卑贱(《让王》)

(2) 第二个词素相同,第一个不同,即: $AB = CB$ 。

辄然(《达生》)——憖然(《田子方》)

(3) 某个词的第一个、第二个词素分别与其同义词的第二个、第一个词素相同,即: $AB = BA$ 。此为异序同义词。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指出:“最初某些同义词的组合没有固定的形式,几个同义词可以自由组合,甚至可以颠倒。”^{[5] (P86)}

名声(《骈拇》)——声名(《天运》)

始终(《田子方》)——终始(《田子方》)

(4) 某个词的第二个词素与其同义词的第一个词素相同,其余不同,即: $AB = BC$ 。

栋梁(《人间世》)——梁丽(《秋水》)

(5) 两个同义词的词素都不同,即: $AB = CD$ 。

处子(《逍遥游》)——时女(《逍遥游》)

棺槨(《人间世》)——聚傖(《达生》)

而已(《应帝王》)——耳矣(《人间世》)

第三节 《庄子》同义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一、《庄子》中的一些多义单音词往往在不同的义项上与不同的单音词或双音词分别构成同义词,形成语义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同义词族

盗

(1)表示“劫掠”“抢劫”,如:“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则阳》)此例的“盗”正与后文“盗窃”同义。

(2)表示“强盗”“盗贼”,与“盗贼”(《胠篋》),“盗人”(《田子方》),“寇盗”(《盗跖》)等同义。如:“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吾若取之何哉?”(《山木》)

(3)表示“欺诈”,与“欺”(《在宥》),“诈”(《盗跖》)等同义。如:“故马之知而能至盗者,伯乐之罪也。”(《马蹄》)

端

(1)表示“端正”,与“端正”(《天地》)等同义。如:“端而虚,勉而一,则可乎?”(《人间世》)

(2)表示“头绪”,与“端倪”(《大宗师》)等同义。如:“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齐物论》)

(3)表示“边际”,与“涯”(《养生主》),“边”(《天道》),“际”(《至乐》)等同义。如:“东面而视,不见水端。”(《秋水》)

竭

(1)表示“完”“尽”,与“穷”(《齐物论》),“尽”(《齐物论》),“终”(《天道》),“屈”(《天运》),困(《秋水》),绝(《渔父》)等同义。如:“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齐物论》)

(2)表示“干涸”,与“涸”(《大宗师》)等同义。如:“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胠篋》)

(3)表示“亡”,与“亡”(《德充符》,“灭”(《应帝王》)等同义。如:“故曰:唇竭

则齿寒。”(《胠篋》)

二、《庄子》同义词可以分别在本义、引申义、通假义上相同,其相互间的语义关系有以下六种类型

1. 本义与本义相同

儿子——婴儿——赤子——孺子

儿子:本义为初生的婴儿。《说文》:“儿,孺子也。……象小儿头囟未合。”《荀子·劝学》:“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儿子”在《庄子》中为复语单义词,如:“儿子终日嗥而嗑不嘎,和之至也。”(《庚桑楚》)

婴儿:本义为初生的孩童,如:“怵乎若婴儿之失其母也,悦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天地》)

赤子:本义为初生的婴儿,如:“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山木》)

孺子:本义为初生的婴儿,如:“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大宗师》)

2. 引申义与引申义相同

年——岁——齿——年齿

年:《说文》:“年,谷孰也。从禾,千声。”容庚《金文编》认为:“年,从禾,从人,人亦声。”在甲骨文中,“年”表示稔熟,即五谷成熟。在金文中才开始作为时间单位词,与“岁”的本义同。“年”的引申义又可以表示人的岁数,年龄,如:“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知北游》)

岁:引申义相同,表示年岁,如《盗跖》:“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

齿:《说文》:“齿,口断骨也。象口齿之形。止声。”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甲骨文齿字,象口内齿牙形。”因为人的牙齿生长与脱落和人的生理变化阶段紧密相关,牙齿又排列有序,所以后引申指人的年龄,与“年”“岁”的引申义同,如:“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天道》)

年齿:本义不同,又不同类,本不能并列表义,但在引申义“年龄”上二者趋同,故可以并列连用,共同表示“年龄”义,如:“年齿长矣,聪明衰矣。”(《徐无鬼》)

3. 本义与引申义相同

屨——履

屨:本义为鞋,《说文》:“屨,履也。从履省,娄声。”如:“无几何而往,则户外之

屨满矣。”(《列御寇》)

履:本义为践踏。《说文》:“履,足所依也。”许慎误将引申义当作本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对此纠正道:“此字本训践,转注为所以践之具也。”因此“履”的引申义为鞋,与“屨”的本义相同,如:“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天运》)

“屨”的引申义为践踏(在《庄子》中无用例),如《文选·扬雄〈羽猎赋〉》:“屨般首,带脩蛇。”李善注:“屨,谓践履之也。”正与“履”的本义(《庄子》中有5例)相同,故李注以“践履”释“屨”。“屨”与“履”的本义与引申义正好互相颠倒。

4. 本义与通假义相同

寐——昧

寐:本义为睡着,《说文》:“寐,卧也。”如:“言未卒,啮缺睡寐。”(《知北游》)“睡寐”同义连文,可证。

昧:与“寐”音同义通,如:“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大宗师》)“昧者”即睡者,睡着的人。

再如:

窥——规

窥:本义为从孔洞缝隙或隐蔽处偷看,察知。《说文》:“窥,小视也。从穴,规声。”如:“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窥阿门。”(《外物》)《浅注》:“窥阿门,从阿门偷偷地往里看。”“阿门”即旁门、侧门。

规:与“窥”音同义通,如:“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德充符》)“规”即“窥”,细察,观察,察知。

又如:

屎——矢

屎:本义为粪便,如:“在屎溺。”(《知北游》)为了避粗俗,古人也用本义为箭的“矢”通“屎”,如:“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人间世》)这是因为避讳、通假而形成的同义词。

5. 引申义与通假义相同

骇——絀

骇:本义为马受惊(《庄子》无用例),《说文》:“骇,惊也。从马,亥声。”引申为惊骇,如:“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在宥》)

絃:与“骇”音同义通,与“骇”的引申义同。如:“阴阳错行,则天地大絃。”(《外物》)

再如:

疵——假

疵:本义为病(《庄子》无用例),《说文》:“疵,病也。”引申义有“毛病”“缺点”,如:“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渔父》)

假:通“瑕”,义为“毛病”,与“疵”的引申义同,如:“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

6. 通假义与通假义相同

敖——居

敖:本义为出游,闲游,《说文》:“敖,出游也。”《庄子》中的“敖者”(《逍遥游》)、“敖游”(《列御寇》)之“敖”即表本义。“敖”又通“傲”,表示傲慢,倨傲,如:“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徐无鬼》)

居:本义为“蹲踞”(《庄子》无用例),《说文》:“居,蹲也。”“居”又通“倨”,表示傲慢,与“敖”的通假义相同,如:“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处。”(《山木》)《今注今译》:“‘不明居’,不显耀自居。”“自居”为“自倨”“自显”,即“居功自傲”。《山木》中另有本字“倨”。而“倨敖”(《渔父》)亦即“倨傲”,“倨”为本字,“敖”为通假字。

宾——并

宾:本义为客人(《庄子》无用例),通“摈”:排斥,弃绝。如:“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天道》)

并:本义为合并,《说文》:“并,相从也。”《庄子》单音词“并”无此用例,只在双音词“并兼”(《刻意》)、“并包”(《徐无鬼》)中表示此义。“并”又通“摒”,表示“摒弃”,与“宾”的通假义相同,如:“至贵,国爵并焉;至富,国财并焉;至愿,名誉并焉。”(《天运》)

《庄子》中还有二字彼此反复互通,本义与通假义交叉混同之例,如“烁”与“铄”,“烁”通“铄”,表示消熔,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胠篋》)而“铄”除了表示熔化、消熔的基本义(见《胠篋》)外,也通“烁”,表示闪烁,炫耀,如:“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胠篋》)

因通假而形成的同义词另有一些,简介如下:

- 赅(《齐物论》)——该(《天下》,通“赅”。兼备,完备)
 舞(《养生主》)——傺(《在宥》,通“舞”,跳舞)
 畸人(《大宗师》)——倚人(《天下》,“倚”通“畸”,怪僻)
 试(《应帝王》)——常(《庚桑楚》,通“尝”,试)
 悖(《在宥》)——勃(《庚桑楚》,通“悖”。乖戾,乱,违背)
 谈(《天运》)——谭(《则阳》,通“谈”,称说,推荐)
 毫末(《秋水》)——豪末(《秋水》,“豪”通“毫”,毫毛)
 揖(《田子方》)——挹(《山木》,通“揖”,作揖行礼)
 殛(《徐无鬼》)——极(《盗跖》,通“殛”,诛,极重的刑罚)
 干(《外物》)——奸(《天运》,通“干”,请求,求取)
 早(《外物》)——蚤(《渔父》,通“早”,早晚之“早”)
 蛻(《寓言》)——脱(《至乐》,通“蛻”,蛻变,蛻化)
 祈(《让王》)——蘄(《逍遥游》,通“祈”,祈求)
 隙(《盗跖》)——郤(《知北游》,通“隙”,缝隙);
 罗(《天下》)——落(《天道》,通“络”,包罗)

三、根据同义词之间相同义项的多少,《庄子》同义词的语义异同关系有以下三种类型

1. 单义词与单义词义项相同

纯(《齐物论》)——纯粹(《刻意》)——纯素(《刻意》):皆指纯粹不杂。

斧(《逍遥游》)——斤斧(《逍遥游》)——斧斤(《人间世》)——斤(《徐无鬼》):皆指斧子。

2. 单义词与多义词在某个义项上相同

“越国”(《让王》)为单义词,古国名,姒姓,都会稽(今浙江绍兴),与多义词“越”(10次)两个义项中的一个(9次)同,“越”的另一义项为“逾越”(1次),如:“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逍遥游》)

“情性”(《庚桑楚》)为单义词,即性情,本性,与多义词“情”(50次)的第二个义项(14次)同。“情”还有“感情”(《养生主》等)、“事理”(《天运》)、“情状”(《齐

物论》等)三个义项。

3. 多义词与多义词在某一个或几个义项上相同

勉——劝

勉(5次):有两个义项:(1)努力,尽力(4次),如:“弟子勉之。”(《德充符》)

(2)勉强(1次),如:“赅勉闻道达耳矣!”(《庚桑楚》)

劝(10次):也有两个义项:(1)提倡,勉励(2次),如:“迁令劝成殆事。”(《人间世》)(2)勤勉,努力(8次),如:“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胠篋》)

“勉”与“劝”只在“努力”类义项上同义,其余义项各不相同。

再如:

识——知

识(10次):有3个义项:(1)知道,了解(2次),如:“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齐物论》)(2)认识(7次),如:“识其一,不识其二。”(3)知识,见解(1次),《山木》:“侗乎其无识,傥乎其怠疑。”(《天地》)

知(441次):有5个义项:(1)知识(24次),如:“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齐物论》)(2)知觉,感觉(1次),如:“物之有知者恃息。”(《外物》)(3)知道,了解(413次),如:“鯤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逍遥游》)(4)接触,交往(1次),如:“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人间世》)(5)心智,欲念(2次),如:“知不出乎四域。”(《德充符》)

“识”与“知”在“知道”“了解”和“知识”“见解”两个义项上相同,其余义项各不相同。

四、根据同义词相同义项的不同来源,《庄子》同义词及其语义关系有以下六种类型

1. 通语词之间形成的同义词

即上古汉语共同语中的同义词在本义、引申义或通假义上彼此相同,类型及例证详见上文,此处从略。

2. 方言词与通语词之间形成的同义词

即某个义项在方言词和通语词里分别用不同的词形来表达,形成同义词,如:“极”(《则阳》)与“栋梁”(《人间世》)、“梁丽”(《秋水》)等,详见第三章《〈庄子》

词义研究》。

3. 同源词之间形成的同义词

同源词重在同源,同义词重在同义,二者是不同的概念,但同源词和同义词的确有交叉现象,即某些词存在共同的语源,在使用中词义又没有变化或变化很小,仅仅是语音和书写形式发生了分化,就形成了同义的同源词或曰同源的同义词。如“命”“令”(《说剑》)等,再如:

《庄子》中表示弯腰曲背或驼背的词,有“句赘”(《大宗师》),指因驼背而脊骨突起为赘肉。还有“伛”和“僂”,如《列御寇》:“一命而伛,再命而僂,三命而俯。”《荀子·儒效》:“是犹伛身而好高升也。”“伛身”即曲身驼背。“伛僂”在其他典籍中有连用的现象,如《通俗文》曰:“曲脊谓之伛僂。”《庄子》中由“句”“伛”“僂”及其孳乳字等字词形成的双音同义词还有“曲僂”(《大宗师》)、“痾僂”(或作“佝僂”,《达生》)、“卷娄”(《徐无鬼》)等。这些词在其他古代文献中还可写成“曲律”“偶旅”“偶僂”“痾廔”等。^②这些词的共同特点是都表“曲脊”,且读音相近,字形上又有一定的相同或孳乳关系,因此是一组同源同义词。

4. 因同素异序形成的同义词

即两个词素在两个双音词中的排列位置正好前后颠倒,这两个双音词就是同素异序同义词。如:

涕泣(《齐物论》)——泣涕(《应帝王》)

长久(《在宥》)——久长(《盗跖》)

度数(《天道》)——数度(《天下》)

富贵(《至乐》)——贵富(《庚桑楚》)

5. 用一个词常见义的相反义与另一个词的常见义构成同义关系形成的同义词

《徐无鬼》:“于是为之调瑟,废一于堂,废一于室。”成疏:“废,置也。置一瑟于堂中,置一瑟于室内。”《公羊传·宣公八年》:“去其有声者,废其无声者。”何休注:“废,置也。置者,不去也,齐人语。”《玉篇》:“废,放置也。”因此,“废”有“置”义,此为齐方言词的特殊用法,与其在通语词中的常见义“去”“弃”正好相反,故云“不去”,遂与“置”(《逍遥游》《齐物论》《缮性》《天下》)的常见义“安放”“安置”同义。

《庄子》中的“废”有4例表示常见义“废除”“毁弃”,如《让王》:“今大王欲废法

毁约而见说,此非臣之所以闻于天下也。”“废”正与“毁”对文。因此,《庄子》中的“废”有弃、置两个截然相反的义项。“置”不仅有“安置”义,也有“搁置”“放弃”等相反义(《庄子》无用例),与“废”的常用义同。如《国语·周语》:“今以小忿弃之,是以小怒置大德也。”注:“置,废也。”《史记·项羽本纪》:“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曹丕《杂诗》:“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后例由“勿复陈”可知“弃置”为同义连用。清全祖望《钞永乐大典记》:“流传于世者概置之,即近世所无而不关大义者亦不录。但钞其所欲见而不可得者。”置,弃也。

“废”与“置”这种正反义同词的现象,是汉语词义发展史上特殊而有趣的现象。古人早就注意到这种现象,如《尔雅》《方言》等古代典籍都有所记录,给二书作注的郭璞以及唐代的孔颖达、清代的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郝懿行、俞樾等人也都对此种现象进行过论述,今日论者更多。这就是涉及词汇学和训诂学的颇为复杂且古今争论不休的“反训”问题。^③

6. 语音的分合变化形成的同义词

即因急读和缓读使上古汉语的某些词有了单音节和双音节两种音节形式,从而使彼此形成同义词。

如“髑髅”与“头”(详见第二章第三节)。

《庄子》中有些似乎是具有同义关系的词语,实际上并非同义词,需要仔细辨析。

第一,《庄子》中有些单音词与单音词之间或双音词与双音词之间读音、意义相同,仅仅书写形式不同,这些词的区别只存在于书面语中,在口语里则是完全相同的一个词(因此有人称之为异形词)。而同义词应是由不止一个词(即一组词)所构成的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如孙光贵在《异形词的定义》一文中所说:“从本质上讲,异形词是有若干书写形式的一个词,同义词是意义相同的若干个词。”^{8. (P33)}对于异形词的定义和性质,目前语言学界认识比较接近。如《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规定,异形词是指“普通话书面语中并存并用的同音(本规范中指声、韵、调完全相同)、同义(本规范中指理性意义、色彩意义和语法意义完全相同)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苏培成在《谈谈汉字书写系统之改进》一文中说:“有的文章认为异形词属于词汇问题,我认为属于文字问题,口语里没有异形词。”^{9]}裘锡圭也认为:“消除一个词有几种不同书写形式的现象,是文字层面上的

事,跟词汇的规范是两回事。”“书写形式属于文字层面,词则属于语言层面。”^[10]总之,异形词是一词多形、一词多写现象,不能和多词多形的同义词划等号。

《庄子》中单音节的异形词实际上就是异体字,如:

遊(《逍遥游》)——游(《大宗师》)

廉(《齐物论》)——(絜)廉(《徐无鬼》)

謔(《养生主》)——嘻(《天地》)

菑(《人间世》)——災(《在宥》)

託(《人间世》)——托(《大宗师》)

荡(《德充符》)——盪(《庚桑楚》)

熏(《应帝王》)——薰(《让王》)

蹄(《马蹄》)——蹠(《徐无鬼》)

佗(《天运》)——他(《让王》)

懽(《人间世》)——歡(欢,《至乐》)——驩(《天下》)

《庄子》中双音节的异形词往往也是因为其中有异体字而形成,如:

游心(《人间世》)——遊心(《应帝王》)

侥幸(《在宥》)——傲倖(《盗跖》)

絃歌(《秋水》)——弦歌(《让王》)

第二,同一个词义在书面语中分别用古字及其今字记录,这些不同的书写形式在某一个义项上音义完全相同,记录的是同一个口语词,因此既不能看作绝对同义词,也不能看作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换使用的绝对异形词,它们仅仅是古今字关系,顶多只能算作相对异形词。如:

说(《齐物论》)——悦(《齐物论》)

莫(《齐物论》)——暮(《盗跖》)

景(《齐物论》)——影(《在宥》)

大(《齐物论》)——太(《天下》)

(边)竟(《天道》)——境(《肱篋》)

大(清)(《天运》)——太(清)(《列御寇》)

大(初)(《知北游》)——太(初)(《列御寇》)

内(《庚桑楚》)——纳(《刻意》)

奉(《则阳》)——捧(《达生》)

(孝)弟(《盗跖》)——(孝)悌(《天运》)

古今字同时出现在《庄子》这同一部书里,其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可能是文字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和不定型性引起的过渡现象,也有可能是文章的作者分属于不同的时代,把先后产生的字带到了同一部书里,还有可能是后人对前代作品中的古字做了部分改动,如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就说:“上古没有‘悦’字。战国时代有些书(如《庄子》),‘说’、‘悦’并用,可能是后人改的。”^{[5](P170)}

第三,讹文不能视为正字所代表的词的同义词。《庄子》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一些因形近而致误的形讹字,这些形讹字与正字并非通假字、异体字或古今字关系,因此应该纠正讹字,恢复其本来面目,而不能将其作为独立的词,与出现在《庄子》别处的正字所代表的词并列,并作为书面语中的同义词看待。如:

《大宗师》:“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捐”为“损”字的误写,当与《齐物论》《大宗师》《骈拇》《山木》等篇的“损”同形,而不能与“损”并列、同义。《庄子》中另有6例“捐”,虽然不误,但均表“抛弃”义,亦不与“损”构成同义词。

《盗跖》:“挟人之勇力而以为威强,秉人之知谋以为明察,因人之德以为贤良,非享国而严若君父。”“挟”为“挟”字的误写,当与《齐物论》《骈拇》中的“挟”同形,而不能与“挟”并列、同义。

《天运》:“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传”为“转”字的误写,当与《天运》中的“转”同形,而不能与“转”并列、同义。

还需要注意的是,同义词由于来源不同,相同义项的多少和相同词义的类型不同,相互关系不同,使用的场合不同,因此在释义时必须根据具体的语境和同义词本身的具体情况,加以准确合理的解释,既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望文生义,否则对同义词的解释就不可能与原文贴切融洽。

古今注解《庄子》者对《庄子》同义词的释义就常出现失误,如:

隐(《外物》)本与“私”(《齐物论》)同义,均表恩私,偏私。清俞樾《诸子平议·庄子三·外物》在“相结以隐”(《外物》)后对前人误释此例“隐”义的情况分析道:“樾谨按:李云‘隐,病患也’,然病患非所以相结。郭注曰‘隐,括进之谓也’,然隐括所以正曲木,非所以相结也。隐当训为私;《吕氏春秋·道篇》‘分定则下不相

隐’，高注曰‘隐，私也’，《文选·赭白马赋》‘恩隐固渥’，李善引《国语注》曰‘隐，私也’。‘相结以隐’，谓相结以恩私，旧说皆非。”

“皮”可指兽皮，如：“夫丰狐文豹，……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山木》）另如“五羊之皮”（《庚桑楚》）；也可指制作衣帽的裘皮，如：“皮弁”（《天地》），“皮帛”（《让王》），“皮毛”（《让王》等；还可用于比喻修辞格中，如：“今鲁国独非君之皮邪？吾愿君剖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山木》）总之，《庄子》中的“皮”不直接指人的皮肤，与“肤”（《天运》）不同。蒋绍愚在上引文章《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中对有人在这方面产生的误解分析道：“先秦时‘皮’和‘肤’分为两类。‘皮’只指兽皮和树皮，人皮叫‘肤’。有人举出《庄子·山木》：‘吾愿君剖形去皮，洒心去欲。’认为先秦‘皮’已可指人皮，这是误解。《庄子》原文是：‘夫丰狐文豹，……其皮为之灾也。……今鲁国独非君之皮耶？吾愿君剖形去皮，洒心去欲。’‘皮’是比喻的用法。《论语·颜渊》：‘肤受之愬。’皇疏：‘肤者，人肉皮上之薄皱也。’这时才把兽皮与人皮归为一类，统称为‘皮’。‘皮’的义域扩大了。”^{[7]（P153）}

《秋水》：“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成疏：“涘，岸也。涯，际也。渚，洲也。水中之可居曰洲也。”《集解》引《释文》云：“涘，涯也；水中可居曰渚。崖字又作涯，亦作厓。”《今注今译》：“渚崖，即渚岸，即水洲岸边。”译为：“水流的宽阔，两岸及河中水洲之间，连牛马都分辨不清。”皆据《尔雅·释水》“小洲曰渚”释“涘渚崖”之“渚”为水中可居之小洲，实误。实际上，“‘渚’为水边，‘涘’与‘崖’亦为水边，‘涘’‘渚’‘崖’三字同义连用。”“诸家之失，除‘渚’字‘水边’之义不能发正外，不明‘涘’‘渚’‘崖’三字同义连文当亦是重要原因。”^{[11]（P81）}

由于版本不同，《庄子》中的某些词在不同版本中因为写法不同，彼此变成了可以互相训释的同义词，这也是研究《庄子》同义词时需要注意的现象。如：

比、茈、庇

“比”义同“茈”“庇”，意即“覆盖”“庇护”，在一些版本中出现两次，即：

（1）隐将比其所藉。（《人间世》）

（2）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秋水》）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比，假借为庇。”引例即例（1）。《集释》《集解》均释“比”作“茈”。《集释》引郭象注：“其枝所荫可以隐茈千乘者也。”成疏：“垂荫布

影,荫覆极多。”但是《释文》指出:“将茈,本亦作庇。崔本作比,云茈也。”这说明在《庄子》不同的版本中,例(1)的“比”有“茈”和“庇”的不同,这样,就和“比”构成了同义词。《说文·广部》“庇”下段注:“(庇)荫,艸舍也。引申之为凡覆庇之称。《释言》曰:‘庇,休,荫也。’”《集韵·至韵》:“庇,《说文》:‘荫也。’或作茈。”比、庇、茈三字音同义通,本来写法不同,但是可以互训。后来以“庇”在此义上为常见。

类似的例子在《管子》中也存在。《管子·形势》:“裁大者众之所比也。”张佩纶云:“裁或为材,比或为茈。”

研究《庄子》的同义词,不能不关注《庄子》的反义词。因为不仅二者都涉及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问题,而且相互之间也常常存在交叉、转化等关系,所以可以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如上文所举“废”“置”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庄子》反义词数量少于同义词,结构形式也比同义词简单,故此处不作深入讨论,仅略述其在分布上的三种类型:

1. 一组反义词可以分布在不同的篇章中

悲(《逍遥游》)——乐(《外物》)

动(《人间世》)——静(《在宥》)

伪(《人间世》)——真(《天运》)

善(《德充符》)——恶(《人间世》)

存(《齐物论》)——[亡(《人间世》)——灭(《应帝王》)]

2. 一组反义词可以在上下句中对举使用

亏——成:《齐物论》:“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

善——恶:《养生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

治——乱,去——就:《人间世》:“治国去之,乱国就之。”

始——卒,治——乱:《人间世》:“始乎治,常卒乎乱。”

得——失:《大宗师》:“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

始——终:《大宗师》:“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乐——哀,寿——夭,荣——丑,通——穷:《天地》:“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

欢乐——悲哀:《渔父》:“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

3. 一组反义词可以在同一个句子中间隔使用

一盛一衰、一清一浊、一死一生、一僨一起(皆见《天运》)

一虚一满(《秋水》)

一晦一朔(《田子方》)

无古无今、无始无终(皆见《知北游》)

注释:

①详见向熹《简明汉语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P446-452。

②详见齐佩瑢《训诂学概论》(中华书局,1984),P29。

③关于“废”“置”兼具两种相反的词义以及“反训”问题,可参见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P140-158;马启俊《“反训”这个术语不能成立》,《古汉语研究》199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 [1]张永言. 词汇学简论[M]. 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 [2]向熹. 简明汉语史(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 [3]许嘉璐. 古代汉语(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 [4]刘叔新. 汉语描写词汇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5]王力. 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一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6]张能甫. 郑玄注释语言词汇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2000.
- [7]蒋绍愚. 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J]. 中国语文,1999,5.
- [8]孙光贵. 异形词的定义[J]. 汉语学习,2003,6.
- [9]苏培成. 谈谈汉字书写系统之改进[N]. 中国教育报,2002-4-23.
- [10]裘锡圭. 谈谈“异形词”这个术语[N]. 语言文字周报,2002-11-20.
- [11]李先华. 《庄子·秋水》“两涘渚崖”注商[J]. 古汉语研究,1999,3.

第五章 《庄子》专项词语研究

除了对《庄子》词汇进行语言学的本体研究以外,我们还可以适当扩大考察和研究的范围,探讨《庄子》词汇在语言学以外的相关学术领域里的认识和研究价值。我们知道,语言文字是记录、反映和传递各种社会生活内容(即语言信息)的社会性符号体系,因此,语言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而存在,同时,语言作为社会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又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在语言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中,词汇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在语言的各要素中始终是最突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庄子》词汇就不仅仅具有汉语词汇史的认识和研究价值,还具有很高的社会文化史的认识和研究价值。

《庄子》一书反映了战国后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记录了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内容极为丰富,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及。《庄子》词汇作为记录这些内容的主要载体,具有繁富的词义和广泛的义域。如按《庄子》词义所反映对象的类别来分,主要涉及天象、地理、时间、方位、动植物、人体、颜色、生产工具、农业、手工业、祭祀、迷信、疾病、职官、武器、战争、道德、法律、情感、民俗等方面。对这些专项词语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庄子》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状况。

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详细罗列分析,这里只就《庄子》专项词语中的记时词语、颜色词语和民俗词语三个方面进行详细搜集、罗列、描述和研究,以期管窥《庄子》专项词语在不同领域的认识和研究价值。

第一节 《庄子》的记时词语

关于记时词语,王海棻在其《记时词典·古代记时与社会文化》中有明确的定义:“记时词语,就是记述时间(包括与时间密切相关的人的年龄)的词、短语和成语等。”^{[1](P1)} 本节穷尽式搜集《庄子》所有符合定义的记时词语,并重点探讨单音节和双音节记时词语的类型、数量、用频、结构和特征,对三音节和四音节的记时词语(均为词组或成语)加以简单介绍,并对《庄子》记时词语的特点做简单分析。

一、记述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不同时代的时间词语

时间和空间一样,都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时间是物质运动、变化的连续统,即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持续延伸而形成的不间断的系统。因此记时词语在表述时间时,就必然要反映事物运动的这三种不同时代:或分指不同时代,或笼统指代三个时代。《庄子》的记时词语也不例外,以下按照汉语拼音字母顺序对相关词条进行分类排列和介绍。

1. 记述过去时间的记时词语,共有 27 个,507 个次

初(2 次):开始,当初。如《田子方》:“吾游心于物之初。”

大初(1 次):初始。《知北游》:“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

太初(1 次):元气萌动之前,等同于道家所谓的道的本体。《列御寇》:“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泰初(1 次):同“太初”。《大宗师》:“泰初有无,无有无名。”

古(62 次):古代,过去,开始,开端,与“今”相对。如《天道》:“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缮性》:“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

古者(6 次):与“古”同义。如《盗跖》:“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

上古(4 次):远古。如《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玄古(1次):远古。《天地》:“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

故(8次):从前,原来。如《德充符》:“人故无情乎?”《田子方》:“虽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故”在《庄子》中共出现 331 次,是个高频词,也是个多义词。“故”单用 296 次,共有 12 个义项,其中只有 8 次表示时间。“故”主要作因果连词用。

明日(1次):指某一天的第二天,是已经发生的时间,与今天之即将到来的“明日”或“明天”不同。《山木》:“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曩(2次):以往,从前。如《齐物论》:“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曩”正与“今”对文。

曩者(1次):与“曩”同义。《渔父》:“曩者先生有绪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谓。”

他日(2次):其他的日子,某个日子过了一天或几天以后的某日。指已过去的日子。如《大宗师》:“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本例先后出现 2 次)

往(2次):过去,从前。《田子方》:“往也蘄见我,今也又蘄见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则阳》:“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庄子》中“往”共出现 73 次,单用有 63 次,只有 2 次表示时间。“往”主要作动词用。

往世(1次):从前,过去,与“来世”相对。《人间世》:“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庄子》无表示“前生”“前世”的“往世”,也无表示“来生”的“来世”。《庄子》中的“往者”(2次)指从迷惘困惑中走向觉悟的人,不是指过去的时间,与“古者”“昔者”等不同。

昔(14次):过去。如《齐物论》:“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

昔日(1次):《知北游》:“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

昔者(21次):与“昔”同义。如《齐物论》:“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

向(10次):刚才。如《山木》:“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虚而今也实。”《庄子》中的“向”单用 13 次,其中有 10 次表示时间,可见“向”主要作记时词语。

向者(3次):与“向”同义。如《田子方》:“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

异日(2次):表示某个日子之后的某日,犹言“过了几(一)天”。《德充符》:“哀公异日以告闵子。”《山木》:“异日,桑雩又曰:……”都是指已经过去的日子,但不能理解为“往日”或“不同的日子”,虽然“异日”从字面上说可以作此种解释。

昨(1次):今天的前一天。《外物》:“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无泛指“以前”“过去”的用法。

昨日(1次):与“昨”同。《山木》:“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除以上的时间名词外,还有时间副词“已”(47次)、“以”(4次)、“亦”(1次)和语气词“矣”(307次),都可以表示已然的状态和语气,也应是表示过去时间的记时词语。

2. 记述现在时间的记时词语,共有13个,192个次

而今(4次):现在。如《天运》:“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

方(7次):正,正在,正当。如《至乐》:“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庄子》中的“方”单用共出现48次,其中表示时间的只有7次。“方”主要作名词用。

方将(11次):正在。如《在宥》:“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鸿蒙方将拊脾雀跃而游。”

方今(2次):当今。如《养生主》:“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即(2次):立刻,马上。如《田子方》:“公即召而问以国事。”

今(140次):现在。如《逍遥游》:“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时间词“今”在《庄子》中还可表示假设,如《说剑》:“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这种用虚拟时间和事件表示假设关系的方式在秦汉时期较为常见,如《韩非子·五蠹》:“今有搆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史记·刺客列传》:“荆轲曰:‘微太子言,臣愿谒之。今行而毋信,则秦未可亲也。’”前例“今”与“必”前后呼应,后例“今”与“则”相呼应,“今”显然有假设之意,白兆麟师指出:“单用‘今’字,是假定现时有那种情况。”[2.(P18)]

今夫(5次):现在。如《在宥》:“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

今且(2次):现在,用于假设。如《齐物论》:“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浅注》:“今且,假设之辞。”再如《让王》:“今且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今且”(或“今”)与“于此”并用,表示假设。类

似的如《孟子·梁惠王下》：“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种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白兆麟师认为：“上二例表面上是说此时此地，实际上是表示一种假设。这正是古人表达思想的方式不同于今人之处。”^{[2](P18)}

今日(5次)：今天。如《齐物论》：“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

今世(4次)：当世。如《骈拇》：“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

今者(4次)：现在。如《齐物论》：“今者吾丧我。”

来年(1次)：今年。《则阳》：“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飧。”“来年”的此种用法在其他古代文献中很少见，与后来表示明年等未来年份的“来年”用法更不相同。《老庄词典》将此例“来年”释为“第二年”，不确，详见第六章“来年”的训释。

乃今(5次)：现在。如《天运》：“吾乃今于是乎见龙。”

3. 记述将来时间的记时词语，共有5个，101个次

方且(12次)：将要。如《让王》：“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后世(11次)：即后代。如《天下》：“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

即将(1次)：将要。《盗跖》：“子不为行，即将疏戚无伦，贵贱无义，长幼无序。”

将(76次)：将，将要。《逍遥游》：“海运将徙于南冥。”《在宥》：“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庄子》中的“将”单用共127次，分属18个义项，表示将来时间义的约占60%，所以“将”主要是作记时词语。

来世(1次)：后世，后代。《人间世》：“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4. 记述不分时态、可指所有时间的记时词语，共有3个，45个次

古今(7次)：古往今来，一切时间。如《盗跖》：“所以览古今之时、是非之分也。”

今故(1次)：即“今古”，指现代和古代的所有时间。《秋水》：“证向今故，故遥而不闷，掇而不跂：知时无止。”

时(37次)：时间，时候，时世，时代。如《秋水》：“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

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天运》：“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

二、记述时段和时点的时间词语

时间这个无始无终的连续统，是由无数的时间点（时点）组成无数大大小小的时间片段（时段），再由无数的时段有顺序地缀连而成的。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生活的需要，把时间链条切割成各种类型的时点和时段，再用各种类型的记时词语加以表达。《庄子》中的记时词语也可以划分为记述时段和时点两种类型。

1. 记述时段的记时词语

时段可长可短，可以是具体的、特定的、孤立的某一段时间，也可以是与其它时段相连续的、有规律地反复出现的时间单位，如年、季节、月、旬、日等。

（1）记年的记时词语，共有4个，53个次

期年（3次）：一周年。如《德充符》：“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

年（32次）：由四季组成的时间单位，与“岁”同。如《天地》：“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天运》：“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也。”《秋水》：“年不可举，时不可止。”《寓言》：“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曰：‘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来，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庄子》中“年”单用共42次，其中表示时间单位“岁”的有32次，其余10次表示人的年岁，均为记时词语。

岁（17次）：一年、每年、年年。如《在宥》：“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养生主》：“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说剑》：“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庄子》中“岁”共出现19次，其中表示时间单位的有17次，表示年龄的1次，表示“年成”“收成”义的1次。“岁”主要作记时词语。

终年（1次）：一年到头，即整年。《则阳》：“予终年厌飧。”

（2）记季节的记时词语，共有9个，66个次

春（14次）：表示季节，有两义：第一，与“秋”对举，合指一年，春包括夏，相当于一年的上半年，秋包括冬，相当于一年的下半年。如《逍遥游》：“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即冥灵以一千年为其一年，大椿以一万六千年为其一年。成疏：“冥灵生于楚之南，以二千岁为一年也。……大椿之木长于上古，以三万二千岁为一年也。”《集释》引卢文弨语曰：“案《说文》云：以

五百岁为春,以五百岁为秋。言春秋则包乎冬夏矣,则当云以千岁为一年。下大椿亦当云此木万六千岁为一年,不当云三万二千岁。”卢说为是。第二,春仅指一年四季的第一个季节,即春季。如《至乐》:“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庚桑楚》:“夫春气发而百草生。”《外物》:“春雨日(当为“曰”)时,草木怒生。”

春秋(2次):指春秋两个季节,如《秋水》:“春秋不变,水旱不知。”还可泛指一年。商代和西周前期,一年只分春秋两季,故后来春秋连用,常可泛指全年。如《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蟪蛄是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寒蝉,只能经历一至两个季节,因而不知道一年的时光,故为“小年”。春秋,本来指两个季节,是短语,后来凝固成词,不仅可以泛指一年、全年,也可以泛指年龄,如《至乐》:“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另如《战国策·楚策》:“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详见后文之“春秋”条。

冬(10次):一年四季的最后一个季节,即冬季。如《逍遥游》:“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列御寇》:“天犹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春夏秋冬夏”一作“春夏秋冬”。

冬日(1次):冬天。《让王》:“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

秋(9次):和“春”一样,表示季节时亦有两义,一是与“春”合指一年,相当于一年的下半年,如《逍遥游》之“冥灵”“大椿”例。一指四季中的第三个季节,如《至乐》的“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夏四时行也”。

四时(18次):即春、夏、秋、冬四季。时间与一年相同,但是更重视四季的更替运行。如《天道》:“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天道》:“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

时(2次):泛指季节。《秋水》:“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

夏(9次):四季中的第二个季节。《盗跖》:“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煖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说剑》:“持以春夏,行以秋冬。”

夏日(1次):夏天。例见“冬日”条。

(3)记月的记时词语,共有2个,18个次

月(17次):介于季节和旬日之间的记时单位。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农历有大月、小月和闰月之分。如《逍遥游》:“适千里者,三月聚粮。”《盗跖》:“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庄子》中的“月”单用共37次,其中表示记时单位的17次,其

余表示月亮和月光。前者和后者用例数基本相同。

晦朔(1次):“晦”为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朔”为农历每月的初一。《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4)记旬的记时词语,只有1个,5个次

旬(5次):旬是介于月与日之间的记时单位。十天为一旬,一月分上、中、下三旬。可以单用,如《应帝王》:“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也可与“日”连用,如《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旬有五日”即十五天,半个月。还可与“年(岁)”“月”“日”连用,由大到小连续排列,如《应帝王》:“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或由小到大对举使用,如《徐无鬼》:“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

(5)记日(包括白天和黑夜分指)的记时词语,共有14个,105个次

旦(2次):白昼、白天,与“夜”相对,《大宗师》:“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引申为一天,一日,《大宗师》:“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旦宅”即一日之宅,比喻人的形体只是气的短暂的寄寓之所。

旦旦(1次):天天,每天。《外物》:“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

暮(1次):晚上,夜里。《盗跖》:“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日(56次):一昼夜,即一整天。如《逍遥游》:“旬有五日而后反。”《人间世》:“嗅之,则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或表示每天,天天。如《应帝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前“日”为天天,后“日”指一天。或指不确定的某日,如《德充符》:“彼且择日而登假,人则从是也。”或指白天,与夜相对,并合为一天。如《秋水》:“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中“日”单用凡84见,其中除28次表示太阳外,其余56次4个义项都与时段“一日”相关,是个主要的记日词语。

日夜(8次):从白天到夜晚的全部时间,即一整天。如《田子方》:“效物而动,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终。”

通昔(1次):“通”,整个;“昔”,通“夕”。“通昔”即通宵,整夜。《天运》:“蚊虻嚼肤,则通昔不寐矣。”《淮南子·精神训》:“病疵癢者,捧心抑腹。膝上叩头,蜷局而啼,通夕不寐。”“通昔”正作“通夕”。今常言“通宵”。

宿(1次):一夜。《逍遥游》:“适百里者,宿舂粮。”

夜(12次):黑夜,即第一天日落至第二天日出前这段时间。与“日”“昼”“朝”“旦”等相对而言,可对举使用。如《至乐》:“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田子方》:“朝令而夜遁,终身无闻。”“夜旦”例见上页“旦”条。

一日(4次):一整天,一昼夜。如《天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

朝夕(1次):一天到晚,从早到晚,与“日夜”同。《山木》:“故朝夕赋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涂者乎!”

正昼(1次):白昼,大白天。《庚桑楚》:“正昼为盗,日中穴阡。”

终日(9次):整日,整天。如《知北游》:“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也。”有一例为否定形式,指不到一整天,《达生》:“于是正衣冠与之坐,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昼(5次):白天。如《知北游》:“神农隐几,阖户昼瞑。”“昼”与“暮”“夜”相对,常对举为文,如《盗跖》:“昼拾橡栗,暮栖木上。”《山木》:“夜行昼居,戒也。”

昼夜(3次):一整天,强调“昼”与“夜”的自然运行和交替变化,与“日夜”强调白天黑夜的连续完整不同。如《天道》:“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田子方》:“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

2. 记述时点的记时词语

时段和时点都是相对而言的,是可以互逆和互换的,并没有绝对的时段和时点。这里只介绍《庄子》中记述一天中的早晨、中午、傍晚和半夜四个时点(也是小的时段)的记时词语。

(1) 记述早晨的记时词语,共有2个,13个次

旦(4次):天明、早晨。如《齐物论》:“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列御寇》:“天犹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朝(9次):早晨。《齐物论》:“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朝”可与“暮”“夕”“夜”对举使用,如《齐物论》:“朝三而暮四。”《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朝”与“夜”,例见本页“夜”条。

(2) 记述中午的记时词语,只有1个,2个次

日中(2次):太阳运行到天中,时间即中午。《知北游》:“婀荷甘日中寥户而

人,曰:‘老龙死矣!’”《庚桑楚》:“正昼为盗,日中穴阍。”

(3)记述傍晚的记时词语,共有2个,4个次

暮(一本作“莫”,3次)、夕(1次):例见上页“朝”条。

(4)记述半夜的记时词语,只有1个,5个次

夜半(5次):与今之“半夜”为同素异序词。如《大宗师》:“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外物》:“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窥阿门。”

三、记述与时间相关问题的记时词语,如次序、早迟、始终、久暂等

1. 记述时间先后次序的记时词语,这些词语只强调次序,而不注重时态。共有7个,76个次,全部表示在某个时间之后

而后(42次):义为然后、以后、于是、才。如《人间世》:“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大宗师》:“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渔父》:“待水波定,不闻桴音而后敢乘。”

后(8次):《庄子》中的后(後)共出现21次,其中有8次表示时间在某一时点或时段之后,常与“先”“前”连用或对举使用,如《大宗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天下》:“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天道》:“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

然后(15次):之后,以后。如《逍遥游》:“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以来(1次):以后。《盗跖》:“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以往(1次):以后,与今之“以前”义正相反。《齐物论》:“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以往”词义的反向变化正是社会的约定俗成对语言影响的结果。

以下(4次):以后,以来。如《骈拇》:“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

之后(5次):以后。如《庚桑楚》:“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盗跖》:“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

2. 记述时间早迟的记时词语,共有3个,4个次

晚(1次):义同“迟”,与早相对。如《渔父》:“惜哉,子之蚤湛于伪而晚闻大道也!”

早(2次):表示时间靠前,与晚、迟相对。如《齐物论》:“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鸇炙。”《外物》:“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蚤(1次):为“早”的通假字,例见上页“晚”条。

3. 记述时间开始和结束的记时词语,共有7个,85个次

始(65次):开始,当初,刚刚。如《德充符》:“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至乐》:“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

始终(1次):分指开始和终结。如《田子方》:“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

终(4次):结束。如《在宥》:“彼其物无穷,而人皆以为有终。”

终始(10次):与“始终”同素异序,分指结束和开始。如《则阳》:“时有终始,世有变化。”

卒(2次):最后,结束,与“始”相对。如《寓言》:“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

祖(1次):最初,开始。《山木》:“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

作始(2次):开始。如《人间世》:“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4. 记述时间长久和短暂的记时词语,共有26个,86个次

长久(2次):时间很长。如《在宥》:“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

卒然(1次):“卒”通“猝”,“卒然”即突然、仓猝。《列御寇》:“卒然问焉而观其知。”

旦暮(3次):短时间。如《齐物论》:“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或表示偶然,间或。《齐物论》:“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俄而(5次):一会儿。如《大宗师》:“俄而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

俄然(1次):一会儿。《齐物论》:“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

俯仰(1次):瞬息,转眼间。《在宥》:“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另有一例“俯仰”不表示时间短暂,而是表示起伏变化,一切由人的意思,《天运》:“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

忽然(3次):极短的时间。如《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久(28次):时间长。如《人间世》:“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盗

跖》：“必持其名，苦体绝甘，约养以持生，则亦久病长厄而不死者也。”

久长(1次)：与“长久”同素异序，亦指时间长。《盗跖》：“今丘告我以大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

老(3次)：长久，长期。如《大宗师》：“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天道》：“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

偶而(1次)：间或，次数少，不经常。《知北游》：“调而应之，德也；偶而应之，道也。”

千世(2次)：千代，极言时间之长。《庚桑楚》：“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顷久(1次)：表示时间的短暂和长久。《秋水》：“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

顷间(1次)：顷刻之间。《山木》：“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

斯须(1次)：一会儿。《田子方》：“彼直以循斯须也。”

少焉(5次)：一会儿。如《德充符》“少焉眴若，皆弃之而走。”《徐无鬼》：“少焉，徐无鬼曰：‘尝语君，吾相狗。’”

万世(7次)：万代，形容时代极为久远。《天下》：“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无穷(1次)：没有尽头，指时间无限。《盗跖》：“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驎之驰过隙也。”

无始(4次)：没有开始，即时间无限。如《在宥》：“出入无旁，与日无始。”《列御寇》：“彼至人者，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

须臾(2次)：一会儿。如《知北游》：“须臾之说也，奚足以为尧、桀之是非！”也可用于否定式，如《山木》：“吾敬鬼尊贤，亲而行之，无须臾离居。”

已(1次)：《庄子》中“已”单用81次，只有1例表示刚刚，才义。《知北游》：“已化而生，又化而死。”

一旦(3次)：一朝，指时间很短暂，有假设意味。《胠篋》：“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徐无鬼》：“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与豕俱焦也。”《说剑》：“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

一时(1次):即暂时。《秋水》:“且夫知不知论极妙之言,而自适一时之利者,是非埴井之蛙与?”

一朝(1次):一个早晨,即很短的时间。《逍遥游》:“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

有间(5次):一会儿,过了一会儿,有一段时间。如《达生》:“坐有间,仰天而叹。”《渔父》:“湛于礼义有间矣,而朴鄙之心至今未去。”

终古(2次):久远,永远。《大宗师》:“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

四、记述人的年龄、寿命的时间词语

人总是生活在时间和空间里,人在空间里的运动过程就是经历、阅历,在时间里的运动过程就是年龄、寿命。《庄子》里有大量的记述人的年龄和寿命的词语,这些词语也是记时词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记述年龄的记时词语,共有6个,19个次

春秋(2次):指人经历过的季节变化,岁月更替,引申指人的年龄、寿数。如《至乐》:“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此种用法在上古汉语中较普遍,如《楚辞·九辩》:“春秋遒遒而日高兮。”王逸注:“年齿已老,将晚暮也。”《战国策·楚策》“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春秋高”为帝王年龄大的委婉说法。《史记·李斯列传》:“且陛下富于春秋……”“富于春秋”又是皇帝年轻的委婉陈述。

年(7次):其中2次表示具体年龄。如《知北游》:“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知北游》:“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另5次表示年龄、年纪,如《人间世》:“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大宗师》:“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年齿(1次):年龄、年纪。《徐无鬼》:“舜举乎童土之地,年齿长矣,聪明衰矣,而不得休归。”

年寿(1次):年龄、寿数。《天道》:“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

岁(2次):年岁,年龄。《渔父》:“丘少而修学,以至于今,六十九岁矣,无所得闻至教,敢不虚心!”《盗跖》:“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另一处“百岁”相当于“百年”,只表示时间长,年岁大,而不表示具体寿数。《至乐》:“列子行,食于

道,从见百岁髑髅。”类似的如“千岁”(《天地》)、“千二百岁”(《在宥》)、“参万岁”(《齐物论》)等,都是极言时间长久,年岁久远。

行年(6次):经历年岁,为述宾结构,总是处于具体的岁数之前,表明人已活过的年岁,也就是已活到的岁数。如《达生》:“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寓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2. 记述年龄段的记时词语,共有5个,19个次

老(9次):年老。如《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胠篋》:“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养生主》:“向吾人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

末年(1次):指人的晚年,老年。《齐物论》:“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

少(4次):青春年少时,与“老”“长”相对。如《徐无鬼》:“予少而自游于六合之内。”另有3次引申为年少者,与“长”相对。如《天道》:“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盗跖》:“少长贵贱见而皆说之。”

长(4次):年高。如《庚桑楚》:“若赅之年者已长矣,将恶乎托业以及此言邪?”《徐无鬼》:“予少而自游于六合之内,予适有瞽病,有长者教予曰……”另有7次引申为年长者,如《渔父》:“妻妾不和,长少无序,庶人之忧也。”

壮(1次):壮年时。《人间世》:“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

3. 记述寿命及其长短的记时词语,共有13个,46个次

大年(1次):年寿长,相当于“高寿”“长寿”。《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久(1次):寿命长。《逍遥游》:“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年(3次):年寿、寿命。如《齐物论》:“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

上寿(1次):最高年寿,特指百岁。《盗跖》:“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

中寿(1次):中等寿命,特指八十岁。例同上。

下寿(1次):下等寿命,特指六十岁。例同上。

寿(13次):指人或动植物年岁大,寿命长,义同长寿。如《天地》:“富则多事,

寿则多辱。”《人间世》：“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寿”与“夭”义相反，故二者可对举使用，如《天地》：“不乐寿，不哀夭。”

寿夭(2次)：长寿与短命。《应帝王》：“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知北游》：“虽有寿夭，相去几何？”

寿考(1次)：“考”亦指年纪大，年老，《说文》：“考，老也。”故“寿考”为复语单义，都指长寿。《刻意》：“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寿考者”即长寿的人。

寿命(2次)：指生命或生命的长度、年限。如《盗跖》：“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盗跖》：“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寿命”皆指生命，暗含生命的长度，年限，“养寿命”就是延长生命，增加年限。

天年(6次)：自然的寿命。如《人间世》：“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人间世》：“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

小年(2次)：短命。如《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夭(12次)：指人未成年或树等植物未成熟(材)即失去生命；短命，与终其天年或长寿相对。如《逍遥游》：“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大宗师》：“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4. 记述人整个一生、一辈子时光的记时词语，共有9个，35个次

尽年(1次)：终其天年，过完一生，《养生主》：“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没世(1次)：一生，一辈子。《天运》：“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

穷年(2次)：穷尽岁月，终其天年。如《寓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

穷生(1次)：穷尽一生，与“尽年”“穷年”同。如《天地》：“存形穷生，立德名道，非王德者耶！”

身(2次)：《庄子》中“身”单用共有83次，其中只有2次表示“一辈子”“一生”。如《徐无鬼》：“梱也，将与国君同食以终其身。”《徐无鬼》：“于是乎刳而鬻之于齐，适当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终。”

世(4次):一代,一辈。如《让王》:“越人三世弑其君。”《胠篋》:“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盗跖》:“此上世之所传、下世之所语以为士者。”

世世(3次):为“世”的重叠,指一代一代,世世代代。《逍遥游》:“我世世为涸轸,不过数金。”

一世(3次):一生,一辈子。同“没世”。如《缮性》:“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

终身(18次):一生,一辈子。如《齐物论》:“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徐无鬼》:“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悲夫!”

五、《庄子》记时词语的特点

1. 记时词语具有多样性

(1) 类型多样,数量众多,用频不同

《庄子》记时词语共有4个大类,21个小类,160个(含9个分属不同类型重复出现10次的,不计重复的是150个)^①,1486个次,其中记述不同时态的有4个小类48个,使用845个次,用频为56.864%(为了更精确,取小数点后3位数。本章下同);记述时段时点的有9小类36个,使用271个次,用频为18.237%;记述与时间相关问题的有4小类43个,使用251个次,用频为16.890%;记述年龄寿命的有4小类33个,使用119个次,用频为8.009%。这些充分显示出《庄子》记时词语的多样性。对这些记时词语的详细分类已如上述,这里将《庄子》记时词语的类型、数量及占总数的比率(用频)情况列表简要显示如下:

表5-1 《庄子》记时词语的类型、数量及占总数的比率(用频)情况

类型		数量(个)	用频(%)	个次	用频(%)
4类	21类	(总数:160)		(总数:1486)	
不同时态	过去	27	16.875	507	34.18
	现在	13	8.125	192	12.921
	将来	5	3.125	101	6.797
	全部	3	1.875	45	3.028
	小计	48	30.000	845	56.864

类型			数量(个)	用频(%)	个次	用频(%)
4类	21类		(总数:160)		(总数:1486)	
时段 时点	时 段	年	4	2.500	53	3.567
		季节	9	5.625	66	4.442
		月	2	1.250	18	1.211
		旬	1	0.625	5	0.336
		日	14	8.750	105	7.066
	时 点	早晨	2	1.250	13	0.875
		中午	1	0.625	2	0.135
		傍晚	2	1.250	4	0.269
		半夜	1	0.625	5	0.336
		小计	36	22.500	271	18.237
相 关 问 题	次序	7	4.375	76	5.114	
	早迟	3	1.875	4	0.269	
	终始	7	4.375	85	5.720	
	久暂	26	16.250	86	5.787	
	小计	43	26.875	251	16.890	
年 龄 寿 命	年龄	6	3.750	19	1.279	
	年龄段	5	3.125	19	1.279	
	寿命	13	8.125	46	3.096	
	一辈子	9	5.625	35	2.355	
	小计	33	20.625	119	8.009	
总计			160(含重复的)	100	1486	100

2. 音节多少不同,词素结构复杂,语法类型多样

《庄子》记时词语音节多样,富有变化。共有 59 个单音词(含重复的,下同),101 个双音词,以双音词为主(占总数的63.125%)。这里仅对双音节记时词语词素之间的语法结构进行分类和举例,以观察《庄子》记时词语语法类型的多样性。

- (1) 名 + 名 → 名(偏正),如:夏日,昔日,今世,天年,上古,上寿,后世,日中。
- (2) 名 + 名 → 名(联合),如:春秋,昼夜,旦暮,晦朔,日夜,年寿,年齿,寿命。
- (3) 动 + 名 → 名(偏正),如:来年,来世,往世。

- (4) 动 + 名 → 动(述宾), 如: 有间, 无始, 行年, 穷生, 尽年, 终身, 没世。
- (5) 动 + 动 → 名(联合), 如: 作始, 俯仰。
- (6) 形 + 名 → 名(偏正), 如: 玄古, 正昼, 大年, 大初, 太初, 泰初, 通昔, 异日。
- (7) 形 + 形 → 名(联合), 如: 寿夭, 顷久。
- (8) 形 + 形 → 形(联合), 如: 寿考。
- (9) 名 + 数 → 名(偏正), 如: 夜半。
- (10) 数 + 名 → 名(偏正), 如: 四时, 一日, 一时, 一世, 一朝, 万世。
- (11) 代 + 名 → 名(偏正), 如: 之后, 然后, 他日。
- (12) 副 + 名 → 名(偏正), 如: 方今。
- (13) 副 + 副 → 副(联合), 如: 既已, 方将, 方且, 即将。
- (14) 名 + 助^② → 名(附加), 如: 今夫, 今且, 俄而, 俄然, 昔者, 曩者, 向者。
- (15) 副 + 助 → 副(附加), 如: 既而、偶而。
- (16) 形 + 助 → 副(附加), 如: 卒然, 忽然, 少焉。
- (17) 助 + 名 → 名(附加), 如: 而今, 乃今, 而后。
- (18) 助 + 动 → 名(附加), 如: 以往, 以来。
- (19) 时间名词重叠 → 时间副词(重叠), 如: 旦旦, 世世。
- (20) 联绵词, 如: 斯须, 须臾。

总共有 20 个类型, 可见其结构的复杂多样。这些双音词有的词素构词能力非常强, 能与其他多个词素结合, 如由“年”构成的就有: 穷年, 尽年, 天年, 期年, 年寿, 年齿, 行年, 来年, 终年, 百年, 小年, 大年, 末年等。有些记时词语属于同素异序, 如“久长”和“长久”, “始终”和“终始”等。都体现出多样性特征。

《庄子》还有 2 个三音节词组和 8 个四音节的词组或成语, 这些词语与上述单音词, 复音词共同构成了词和词组或成语两种记时词语类型。如: 无几何(4 次), 无终始(2 次), 旬有五(2 次), 无古无今(1 次), 无始无终(1 次), 无终无始(1 次), 无几无时(1 次), 夜以继日(1 次), 终其天年(6 次), 而后乃今(2 次)等, 同样显示了《庄子》记时词语的多样性特征。

2. 记时词语具有模糊性

明晰性原则是语言表达的重要原则之一, 但是不能否认, 语言本身即具有模糊

性,如大量近义词、多义词、同音词的存在,词序和语序的灵活性,语句结构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书面语言符号的变异、形似、不规范使用等,都会造成语言表达的模糊性;而由于主、客观的多种原因,人们在语言实践中更是有意无意地出现诸多辞不达意、语焉不详、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等模糊之处。这些是记时词语出现模糊性的一个重要根源。

上古时期人们对时间的认识尚不够精准,又没有非常科学的记时工具,也没有今天诸如小时、分、秒这样精确的记时概念,所以当时的记时行为和记时词语必然存在不准确性。曹雪林在《〈孟子〉记时词语研究》中说:“时间是抽象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古代社会人们记时多借助客观事物,比如沙漏、水漏、打更以及天体运行的位置等等。通过它们来帮助人们感知时间。这样做虽然使抽象的时间变得形象化了,使人们更容易把握,但却不够精确。再加上每个人对时间的感觉不同,所以对时间概念的界定也会因人而异,这样就造成了记时词语带有极大的模糊性。”^[3]这是造成记时词语模糊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庄子》记时词语的模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有些记时词语具有开放性,表示的时量不确定,或此或彼,或多或少。如“旦”“朝”“暮”“夕”这些分别记述早晨和傍晚的词语,就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其具体的终始点是模糊不定的,可前可后,可长可短,有的长到可以代表整个白天或黑夜,甚至可以指整个一天,与“日”同义。后者如“旦”“旦旦”,即“日”“天”“日日”“天天”。今日“元旦”的“旦”还保留了“日”“天”义。

第二,有些记时词语具有描述性、比况性、形容性,其含义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因此带有很大的或然性和模糊性。如“有间”“俄而”“顷间”“俯仰”“少焉”等,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因为表达的需要和心情的变化,而有长短快慢等内涵上的差异,而“日中”“夜半”等又会因为使用地域在地理位置和季节气候上的不同,出现的早晚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第三,有些记时词语具有多义性,与上述同一个时间概念有许多词去表达(即多词一义)相反的是,一些记时词语往往具有多重含义(即一词多义),这也是部分记时词语具有模糊性的明显体现。如:

时:《庄子》中的“时”单用共 67 次,除两例同“是”,表示“此”“这”,一例通“蒨”,表示“更替”“交相”外,其余义项多达 7 个,均与时间有关:①季节,如《秋水》:“夏虫

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②时候,如《秋水》:“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③时世,时代,《天运》:“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④适时,按时,《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⑤时机,时运,《养生主》:“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⑥等待,《人间世》:“时其饥饱,达其怒心。”⑦经常,时常,《应帝王》:“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

春秋:《庄子》中的“春秋”连用共8次,有多种含义,既有直接表示时间的意义,也有与时间间接相关的意义:①指季节,如《秋水》:“春秋不变,水旱不知。”②指人的年龄、年寿,如《至乐》:“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③指古代社会经历的岁月变迁,即古代历史。如《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④记述历史的典籍《春秋》,为儒家经典之一。如《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⑤指古代诸侯春季和秋季的会盟。如《渔父》:“春秋后伦,不顺天子,诸侯之忧也。”

《庄子》记时词语的多样性体现了其词义系统的开放性和发展性,而其模糊性则反映了战国时期记时词语的不精确性和原始性,这两个特点既是《庄子》的,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及其后世的。甚至到了今天,许多记时词语依然如此。王海棻在上引文章中也指出记时词语具有这样两个特点。

六、《庄子》记时词语对后世的影响

《庄子》的时间观念和生命意识除了或明或暗地体现在一些语句、段落和篇章中外,主要就是通过单个记时的词、词组和成语来明确表示。这些记时方式和词语对后世时间表示和情感表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庄子》的记时词语有些是吸收了当时的书面词语或口头词语,而有些则为《庄子》所独创,大多生动灵活、富有表现力,所以沿用流传至今,甚至广为人知,如“终古”“终身”“百年”“朝夕”“无始无终”“终其天年”等。有些在流传的过程中,意义发生了变化,如“来年”由“今年”义转为指“将要到来的年份”,“明日”由“某一天的第二天(已经出现)”转变为“今天的下一天(即将到来)”等。而有些词语和后世的记时词语形同实异,如“知命”,《田子方》:“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规乎其前。”为述宾结构,义即知天命,与后世用以为五十岁代称的记时词语“知命”不同,后者源自《论语·为政》:“五十而知天命。”是“知天命”的简缩形式,暗指“五十

岁”。再如“明天”，《天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为动宾结构，意即“辨明自然”，与今之记时词语“明天”不同。

《庄子》原文的某些记时词语已被后世其他记时词语所取代，也有些原文经压缩、提炼或增补，演变成后世常用的记时词语，或与时间相关的用语用字，如“隙驹”来源于“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表示时间流逝之迅速；还可说成“驹隙”，如郑樵诗：“驹隙光阴岁已残，千门竹爆共团栾。”“椿寿”“椿年”“椿岁”“椿龄”来源于“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逍遥游》），表示寿命之长，并和“大椿”一起，成了人们取名时喜用的吉祥字眼。“忘年交”来源于“忘年忘义”（《齐物论》），指忽视年龄差距或不分辈分高低，交情颇深的朋友，最早出现在《南史·何逊传》中：“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

总之，《庄子》中的记时词语不仅数量众多，词义丰富，而且用法灵活，影响深远。我们对《庄子》记时词语进行穷尽性统计和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庄子》词汇系统的内部构成和先秦记时词语的某些状况，而且也有利于我们进行专书词汇和时间范畴研究。陈振寰曾经说：“我一直认为，汉语语法史研究的深入，有两项工作必须走在前头，一是专书的研究，一是范畴的研究。专书研究现在已经得到较多人的关注，而关注范畴研究的人则还很少。究其原因，或许因为范畴是讨论一种语法意义的表达范围的，所涉及的材料，外延几乎是无限的吧？”^[4]本节就是对《庄子》专书词汇所做的时间范畴研究。

当然，《庄子》记时词语还有语法功能等相关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与同时代其他文献记时词语的对比研究也有必要逐步展开，以期取得更加广泛深入的先秦专书词汇和时间范畴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二节 《庄子》的颜色词语

《庄子》一书词汇丰富生动，表现力和创新性强，在先秦文献中独树一帜。《庄子》的颜色形容词继承了前代和同时代书面和口头语言中的已有用法。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对《庄子》颜色形容词进行专项考察，在穷尽性统计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和阐释，这对我们认识《庄子》的词汇系统和汉语颜色形容词的发展

变化都有帮助。过去在专书专项词语研究方面比较集中在词性、词义、词音、词用等本体研究上,对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的专项词语的词义构成和文化意义的关注相对较少。我们对《庄子》的颜色形容词进行专题考察研究,也算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一、《庄子》颜色词语的数量、用频、词形结构及相关比较

1. 《庄子》颜色词语共有 14 个,出现 46 个次

这些颜色词语所属的颜色类型、名称、所表示的具体颜色、出现次数、占颜色词语总次数的比率(即用频)情况列表显示如下:

表 5-2 《庄子》颜色词语的颜色类型、名称、具体颜色、出现次数、用频情况一览表

颜色类型	颜色词语名称	表示的具体颜色	出现次数	用频(%)
青	青	蓝色或绿色	6	13.043
	青青	深蓝色或深绿色	2	4.348
	苍苍	深青色	1	2.174
	紺	天青色,深青带红的颜色	1	2.174
黄	黄	像丝瓜花或向日葵花的颜色	9	19.565
赤	紫	蓝色与红色合成的深红色	1	2.174
	朱	比较鲜艳的红色,大红色	2	4.348
	丹	如朱砂一样的红色	1	2.174
白	白	像霜或雪一样的颜色	14	30.435
	素	如未染色的生绢一样的颜色	1	2.174
黑	黑	像煤炭或墨的颜色	2	4.348
	黑色	黑的颜色	1	2.174
	骊	纯黑色	4	8.695
	缟	黑色	1	2.174
合计	14 个		46 个次	100

2. 《庄子》颜色词语的词形结构

从词形结构上看,单音词有 11 个,占总数 14 个的 78.571%,双音词只有 3 个,占 21.429%,单音词是双音词的近 4 倍,占绝对优势。

三个双音词中的“青青”和“苍苍”分别是单音颜色词素“青”与“苍”的重叠,

表示颜色、情感的加深和语气的加重:

苍苍:“苍”单用时可表示青色(包括蓝或绿),与翠色相近,如苍松翠柏,林木苍翠。再如《诗经·唐风·鸛羽》:“悠悠苍天,曷其有所。”“苍天”即“青天”。“苍”还可以表示灰白色,如苍白。“苍苍”是叠音词,重叠后仍表“青色”。也可以指深绿色或深蓝色,如《逍遥游》:“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成疏:“仰视圆穹,甚为迢递,碧空高远,算数无穷,苍苍茫昧(昧),岂天正色!”天的颜色因其高远无极而显得深蓝,所以后世也把天叫蓝天。

青青:“青”单用时表示蓝色或绿色,《老庄词典》云:“草青色。”《辞海》云:“春季植物叶子的颜色。”还可指黑色,《书·禹贡》:“厥土青黎。”孔颖达疏引王肃曰:“青,黑色。”故黑发也可称为青丝。“青”重叠后表示深蓝色或深绿色,如《德充符》:“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成疏:“凡厥草木,皆资厚地。至于禀质坚劲,隆冬不凋者,在松柏通年四序,常保青全,受气自尔,非关指意。”再如《外物》:“《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今本《诗经》无此句,或以为逸诗,成疏:“此是逸诗,久遭删削。凡贵人葬者,口多含珠,故诵《青青之诗》刺之。”《释文》引司马云:“此逸诗,刺死人也。”也有人以为是《庄子》为写“儒以《诗》、《礼》发冢”的寓言而杜撰的,“《诗》固有之”云云,乃反语也。此同为猜测之词。

而另一双音词“黑色”为偏正结构,未见于周秦时期其他文献,应为《庄子》对颜色词的创新和发展。“黑色”虽与“黑”意义相同,但是增加了音节,表现出颜色词语适应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后世“X+色”结构大量出现的先声。《田子方》:“昔者寡人梦见良人,黑色而髯,乘骏马而偏朱蹄。”“黑色而髯”即“(有)黑色的胡须”或“胡须是黑色的”。“黑”是表示具体颜色的下位概念,“色”是泛指所有颜色的上位概念。《庄子》中结构类似“黑色”的颜色形容词只此1例,而今天几乎所有的颜色形容词都可以形成“X+色”结构,如红色、黄色、绿色、紫色等。但是,《庄子》中用非颜色词语与“色”一起组成“X+色”结构,表示与颜色相关意义的复音词却较多,如:

正色(1次):指真正的颜色。《逍遥游》:“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庄子》另有一处“正色”,《齐物论》:“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但是此处“正色”并不表示颜色,而是指“真正漂

亮的容颜”“的确美丽的相貌”,或曰“真正的美色”。

五色(4次):统指五种颜色:青、黄、赤、白、黑,亦泛指所有颜色。如《马蹄》:“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与之同义的是“五采”(1次),《胠箧》:“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采色(1次):指颜色,文采。《天地》:“垂衣裳,设采色,动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谓道谀。”后文既有“动容貌”,“设采色”当指“衣裳”的文饰、色彩。《今注今译》即译前三句为:“陈设衣裳,布施文采,华饰容貌。”《孟子·梁惠王上》:“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杨伯峻《孟子译注》:“采色——就是‘彩色’。”译为“艳丽的彩色”。《庄子》另一处“采色”当指人的神态、表情、脸色,《人间世》:“夫以阳为充孔扬,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违,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与其心,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今注今译》:“采色不定:喜怒无常。”

形色(2次):指物体的外部形状和颜色。《天道》:“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形色”与名(名称)和声(声音)四者并列,与情(实质)相对。

声色(1次):指物体的声音和颜色,为其不常用义。《达生》:“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以相远!”与“貌象”(形状)并列,皆为物之自然属性。《庄子》另有两例“声色”,指乐舞和女色,为其常用义。如《天地》:“且夫趣舍声色以柴其内,皮弁鹬冠搢笏绅修以约其外。”《盗跖》:“且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

3.《庄子》的颜色词语与周秦时期的颜色形容词的比较

颜色词语是形容词的一部分,先秦形容词从甲骨卜辞里的几十个发展到周秦时的千个以上,颜色词语也相应地有很大增加。向熹《简明汉语史》:“商代甲骨文只有‘白、赤、黄、绿、幽’几个表示基本颜色的形容词,周秦增加到70多个。”^{[5](P400)}而《庄子》颜色词语有14个,占当时的颜色词语的20%左右,可见比率之高。

据向熹《简明汉语史》介绍,周秦时期表示颜色义的成组单音词,白色的有十来个,赤色的有近20个,黄色的有10余个,青色的有近10个,黑色的有20多个。⁽³⁾《庄子》单音颜色词语则分别为白色2个,约占当时此组单音颜色词语总数的20%,赤色3个,约占15%,黄色1个,约占10%,青色2个,约占20%,黑色3个,约占15%。可见《庄子》吸收和继承了当时已出现的颜色形容词的10%—20%,并有所创新和发展。

除了“黑色”，《庄子》的颜色词语在前代或同时代文献中都有用例，如：

青：《墨子·迎敌祠》：“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尚书·禹贡》：“厥土青黎。”孔颖达疏引王肃曰：“青，黑色。”“青白眼”之“青”也是黑色。

青青：《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青青。”《诗经·小雅·苕之华》：“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苍苍：《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释“苍苍”为“老青色”，《辞海》释为“茂盛貌”，前是而后非。

绀：《论语·乡党》：“君子不以绀缋饰。”朱熹《四书集注》：“绀，深青扬赤色，齐服也。缋，绛色。”

黄：《墨子·所染》：“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

紫：《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朱：《诗经·唐风·扬之水》：“素衣朱褌，从子于沃。”《墨子·明鬼》：“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殪之车上。”

丹：《国语·吴语》：“皆赤裳、赤旂、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韦昭注：“丹，彤也。”“彤”即朱红色。《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郑笺：“彤管，赤笔管也。彤，赤也。”

白：《诗经·秦风·车邻》：“有车邻邻，有马白颠。”《墨子·贵义》：“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比遂也。”

素：《墨子·明鬼》：“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

黑：《诗经·邶风·北风》：“莫赤匪狐，莫黑匪乌。”《墨子·贵义》：“今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

缁：《诗经·郑风·缁衣》：“缁衣之宜兮。”毛传：“缁，黑也。”《韩非子·说林下》：“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

骊：《墨子·小取》：“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

4. 《庄子》的颜色词语与同时代专书颜色形容词的比较

不同时代的书籍，因为颜色词语的发展水平不同，在使用颜色词语方面必然有所不同；同时代的书，因为所写内容观点、所用雅俗词语、作者识见喜好等的不同也会有

所差别。专书之间颜色词语的比较,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颜色词语的发展状况、作者所处的时代和地域、作者的思想观点以及对颜色词语的认识和偏好等情况。

我们仅以《庄子》和比它略早一些的《墨子》颜色词语的比较为例以证明之。《庄子》曾分别用“墨”“墨翟”“墨者”“墨子”4种名称共30次提起墨子和墨家学派;并指出墨子死后,墨家分为3派,各派“相谓别墨”(《天下》)的情况;还有1次提到墨家著作《墨经》,可见《庄子》的作者对墨家的思想言论是相当熟悉的。

据唐瑛《〈墨子〉颜色形容词研究》统计,《墨子》“全书里的颜色形容词共有十二个,它们是:黑、白、黄、青、素、赤、朱、骊、黧黑、黔、绛、苍(又作仓)。”^[6]《墨子》颜色词语总数为《庄子》的85.714%,双音颜色词语数为《庄子》的33.333%,都少于《庄子》,但其总个次,据唐文统计为127,却是《庄子》46个次的276.087%,将近3倍,可见其颜色词语的使用频率是很高的。当然,唐文将与颜色有关的名词性、动词性词语都计入颜色形容词,似有不妥,其统计数据也仅供参考。

《墨子》的颜色词语亦用于《庄子》的有“黑、白、黄、青、素、朱、骊”7个,未用的有“赤、黧黑、绛”3个,“苍”在《庄子》中以叠音词“苍苍”的形式出现、“黔”以动词形式出现。《庄子》亦有7个颜色词语在《墨子》中未曾出现。《庄子》的“青青、苍苍、黑色”这些复音词在《墨子》中以单音词“青、苍、黑”的形式被使用,而《墨子》“黧黑”这样的同义复词结构颜色词语在《庄子》中尚未见到,不过《辞海》新老版本和《汉语大字典》(简编本)都收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劳有功者也。”说明“黧黑”在当时已得到了较多的运用。《庄子》“黑色”也不见于《墨子》等当时文献。但是也有一些在当时早就出现,甚至已习用的颜色词语,《庄子》和《墨子》二书均未作为颜色词语使用,如“皎、皙、红、彤、黎、墨、殷”等。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庄子》和《墨子》二书在颜色词语上的一些特点,也可以看到战国末期颜色词语在继承前代、发展新词和相互影响方面的一些情况。这对我们研究上古汉语词汇史是极有帮助的。

二、《庄子》颜色词语的词义类型分析

1. 单义和多义

《庄子》所有的颜色词语都只表示某一类颜色义,并不兼指不同类的颜色,而

且除“黄”“白”“黑”外,其余11个都只表示单一的形容词性颜色义,是单义颜色词语。这又可分为三种类型:

(1)在全书中只出现1次,只使用一个表示颜色的义项,是《庄子》的专门颜色词语。如:

苍苍:深青色。例见前文。

紺:深青带红的颜色。《让王》:“子贡乘大马,中紺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说文·系部》:“帛深青扬赤色。”段注:“按此今之天青,亦谓之红青。”

紫:深红色。《达生》:“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

丹:本为丹砂,后指鲜红色。《盗跖》:“面目有光,唇如激丹。”

黑色:漆黑色。例见前文。

(2)在全书中出现不止1次,始终表示单一的颜色义,并无其他义项。如:

青:共出现10次,都是在双音结构中出现,2次在专有名词“青宁”中,2次在叠音颜色词“青青”中,其余6次为:“青黄”(《大宗师》《骈拇》《天地》各1次),表示青色;“青天”(《逍遥游》2次,《田子方》1次),指蓝色的天空。“青”均为颜色词。

青青(2次):都是指深绿色,形容松柏和麦子的颜色。例见上文。

朱(2次):在“紫衣而朱冠”(《达生》)和“驳马而偏朱蹄”(《田子方》)中均表示红色。

骊(4次):都是指黑色,在“骊龙”(《列御寇》3次)中指黑色的龙,在“黄马骊牛三”中(《天下》1次)指黑色的牛。

(3)虽然出现不止1次,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义项,但是在表示颜色义时仍是单一的,如:

素:作为单音词出现共4次,在双音词中使用共6次,其中只有1次表示颜色义,即《让王》:“子贡乘大马,中紺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素”为白色。其余的“素”表示“本质、本色”,如“素朴”“朴素”;表示“纯粹”,如“纯素”;表示“质朴、简朴”,如“明白入素”(《天地》)、“素逝而耻通于事”(《天地》);表示“平素的,平民的”,如“玄圣素王”(《天道》)。

缁:共出现2次,1次表示黑色,即《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成疏:“缁,黑也。……其林郁茂,蔽日阴沈,布叶垂条,又如帷幕,故谓之缁帟之林也。”《释文》引司马云:“黑林名也。”《今注今译》:“‘缁帟’,即黑帟,假托为地

名。”另1次为《外物》：“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成疏：“缁，黑绳也。”“巨缁”为粗长的黑色绳索，与“大钩”相配。“缁”为黑绳，尽管仍有黑色义，但语义重心是绳索而非颜色，不是颜色词语。

《庄子》的“黄”“白”“黑”三个颜色词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词性的颜色类词义，属于多义颜色词语。这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1) 除作为专有名词使用外，只有两个颜色类词义，并无其他非颜色类词义。

黄：共出现50次，其中用于专有名词40次：黄帝36次，黄輓（甲虫名）1次，黄缭（人名）1次，黄钟（音乐术语）2次。其余10次是：“青黄”（《大宗师》《骈拇》《天地》各1次）；“黄馘”（《列御寇》1次），“黄”为黄瘦，形容饥饿的面容；“黄金”（《达生》1次），“黄”指金属之色；“黄马”（《天下》1次），“黄”为马的颜色；“黄泉”（《秋水》《田子方》《外物》各1次），指地下泉水，因其初掘出时浑浊泛黄，故称黄泉。如《田子方》：“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黄”正与“青”相对，所以仍表颜色。后世“黄泉”仅为死亡的委婉语，“黄”失去表颜色义功能。以上“黄”皆为颜色词语。“黄”单用1次，《在宥》：“草木不待黄而落。”义指“变为黄色”，为动词。故“黄”有形容词性和动词性两个颜色类词义。

黑：除了在复音词“黑色”中出现外，单用3次：在“黑白之朴”（《天运》）和“白狗黑”（《天下》）中均表示黑色，为颜色形容词。在“乌不日黔而黑”（《天运》）中表示“变黑”，为动词。故“黑”也有形容词性和动词性两个颜色类词义。

(2) 除不止一个颜色类词义外，还有其他非颜色类词义。

白：共出现34次，用于专有名词“白公”（《秋水》）、“小白”（《盗跖》）、白水（《知北游》）各1次。用作颜色形容词，表示“白色的”14次，其中12次是修饰名词，形成偏正式复合词“白+X”，它们是：白颡（《人间世》），白玉（《马蹄》），白云（《天地》），白波（《外物》），白龟（《外物》），白狗（《天下》），白驹（《知北游》），白茅（《在宥》《达生》各1次），白刃（《秋水》《说剑》各1次），白鹄（《天运》）。另2次分别见于“黑白之朴”（《天运》）和“须眉交白”（《渔父》）中，前者为两个颜色词语组成的联合结构，后者为副词“交”（并、一起、皆）与“白”构成的偏正结构。

“白”有7次在“坚白”中出现，表示事物白的属性，为人视觉之所得，为名词；另有1次用为动词，表示“变白”，见《天运》：“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皆非颜色形容词。故“白”有形容词性、名词性和动词性3个颜色类词义。

“白”非颜色类词义有:表白,告白,动词,1次;纯白,空明,名词,3次;清白,光荣,名词,1次;心地明澈,明净,形容词,1次;明瞭、知晓,动词,1次;清白,清廉,廉洁,形容词,2次。例皆从略。

2. 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

(1) 本义

《庄子》颜色词语直接使用本义的很少,只有“黑”和“黑色”。《说文》:“黑,火所熏之色也。从炎上出囙。”段注:“熏者,火烟上出也。此语为从炎起。本会意。囙古文囙字,在屋曰囙。……隶作黑。”王筠《释例》:“囙为囙窗之古文。”故“黑”为会意字,上囙下火,隶变为“黑”字。字义指火燃烧时的烟气从窗子冒出后熏出的颜色,类似于煤和墨的颜色。“黑色”义乃“黑”造字时的初义,也是其词的本义。颜色词语“黑色”是“黑”的复音化,表达的仍是本义。

(2) 引申义

《庄子》颜色词语的颜色义大多是从具有某种颜色内涵的名词义引申而来,如:

苍苍:单音词“苍”本义为草色,《说文》:“苍,艸色也。从艸,仓声。”段注:“引申为凡青黑色之称。”青黑色即深青色,包括深绿色或深蓝色。如《诗经·王风·黍离》:“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墨子·旗帜》:“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指蓝天和绿旗。“苍”重叠后意义不变,仍可指深青色,如《逍遥游》中的“苍苍”。^④

《庄子》中仅有的两个重叠式复音颜色词语“苍苍”和“青青”都是用来指正色的,如问“苍苍”是否为天的正色;因松柏独正,所以才冬夏青青,“故能为众木之杰耳”(郭象注)。

绀:本指深青透红的帛,常与表示赤而微黑的帛的“缁”连用。《说文》:“绀,帛深青扬赤色。”《说文新附》:“缁,帛青赤色也。”即绛色。如《墨子·节用》:“冬服绀缁之衣,轻且暖。”“绀缁之衣”之所以“轻且暖”,是因其为帛衣,并非仅因其颜色为暖色调。“绀”“缁”后来中心义素“帛”弱化以至脱落,而颜色义素得到强化,二词词义转移,成为颜色词语,可以修饰“帛”之外的物品。

紫:本指深红色的帛,《论语·乡党》:“君子不以绀缁饰,红紫不以为褻服。”朱熹《四书集注》:“红紫,间色不正,且近于妇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则不以为朝祭之服可知。”此处“红紫”指用红紫色帛做成的衣服,因其颜色不正,

又近于女子服饰,故君子(朱熹云是孔子)不以之为私居服,更不会作为朝祭之服。“紫”还可以指紫色的绶带,《后汉书·冯衍传》:“怀金垂紫。”李贤注:“紫谓绶也。”后来“紫”的中心义素由物转为物之色,成为颜色词语。《说文》:“紫,帛青赤色。”段注:“青当作黑。”恐误。“紫”是由三原色中的红与蓝合成的颜色,是间色,被古人视为不正,今仍有“红得发紫”之贬语。“红”后来也引申出颜色义,《说文》:“帛赤白色也。”段注:“按此今人所谓粉红、桃红也。”“红”虽然是原色,但不在古人确定的“青、黄、赤、白、黑”五种正色之列,因此也是“间色不正”。

骊:本指深黑色的马,《礼记·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郑玄注:“马黑色曰骊。”《诗经·鲁颂·驹》:“有骊有黄,以车彭彭。”毛传:“纯黑曰骊。”《说文》:“骊,马深黑色。”“骊”后来中心义素“马”脱落,颜色义得到强化,遂成为颜色词语,指深黑色或黑色,可以修饰马以外的事物,如《庄子》中用“骊”修饰“牛”和“龙”。

素:本指本色的、未染色的绢帛。《说文》:“素,白致(緻)缁也。”段注:“缁之白而细者也。”古乐府《上山采蘼芜》:“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缣”为细绢,“素”即白色的生绢。“素”后来中心义素“绢帛”隐退,引申出白色义,成为颜色词语。《诗经·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丝五紵。”毛传:“素,白也。”《墨子·迎敌祠》:“公素服誓于太庙,曰:‘其为人布道,不修义祥。’”“素”亦为白色。白色是一种单纯的、没有文采的颜色,所以“素”又可指单纯、朴素的颜色,如《楚辞·九歌·少司命》:“绿叶兮素华。”进而特指丧事中丧服等物的颜色,如“素服”“素车”等。《庄子》中的“素”只有白色一种颜色义。

缁:本义为黑色的帛。《说文》:“缁,帛黑色也。”《仪礼·士冠礼》:“缁带素紼。”郑玄注:“缁带,黑缁带。”引申为黑色,如《论语·阳货》:“不曰白乎,涅而不缁。”何晏注:“孔曰:‘至白者,染之于涅而不黑。’”以“黑”释“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庄子》颜色词义的引申基础,除了一为植物(草),一为动物(马)外,其余都是丝织品,这些绢帛衣料颜色丰富多样,变化多端,有的差别巨大,如不着色与着色,黑色与白色等,有的区别则很小,如紺、緌、紫、红、赤、绛等。

(3) 假借义

黄:对黄色的来源历来有不同说法。《易·坤》:“天玄而地黄。”《周礼·冬官·考工记》:“天谓之玄,地谓之黄。”所以《说文》云:“黄,地之色也。”《诗经·鲁

颂·驹》：“有骊有黄，以车彭彭。”孔颖达疏：“黄而赤色者直名为黄。”黄色又似乎是从指“黄色中有赤色的马”义引申而来，正如“骊”的词义演变一样。而郭沫若的《金文丛考》又认为：“黄即佩玉，后假为黄白字，卒至假借义行而本义废。”从“黄”的甲骨文字形𠂔（前七·三二·三）和𠂔（甲一六四七）^⑤来看，“黄”正是人体佩玉的反映，因此郭沫若的说法更切合“黄”的字形字义实际，比其他两说更为可取。

故“黄”的本义为佩玉，黄色乃其假借义。

朱：《说文》：“朱，赤心木，松柏属。从木，一在其中。”段注：“朱本木名，引申假借为纯赤之字。糸部曰：‘絪，纯赤也。’是其本字也。赤心不可像，故以一识之。”对许慎“朱”为赤心木名的说法，历来有不同意见。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木部》：“戴氏侗曰：‘朱，榦也。木中曰朱，木心红赤，故因以为朱赤之朱。条以枚数，榦以朱数。别作株。’灏案：戴说是也。朱、株，盖相承增偏旁。”郭沫若的《金文丛考》亦持此说：“‘朱’乃‘株’之初文。与‘本’、‘末’同意。”“朱”造字意图与“本”“末”类同，当指树的主干，亦可代指整棵树，后写为“株”。戴氏、徐氏和郭氏三人的说法明显比《说文》及段注更符合造字原理，更为允当可信。至于“朱”如何能表示红色，戴氏“木心红赤，故因以为朱赤之朱”云云，仍未脱许说之影响，引申之说自不足信。段注“朱本木名，引申假借为纯赤之字”虽将引申和假借混为一谈，不足取，但其用假借将“朱”的木类义（不过不是木名）与颜色义“纯赤”联系起来，倒是颇中肯綮。

故“朱”的本义为“树干”，纯赤色乃其假借义。“朱”与赤同色，同为正色。



《说文》：“絪，纯赤也。”段注：“凡经传言朱皆当作絪，朱其段（假）借字也。朱者，赤心木也。”上引段注亦云“絪”为表示纯赤义的本字，“朱”是其假借字。实际上“朱”应是“絪”的初文，“絪”为后起本字，增加形符“糸”，“朱”则亦声。因为“朱”借为颜色词语后，又引申指丝帛的纯赤颜色，此义后来才用“絪”表示，又因“朱行而絪废矣”（段注）。

“朱”与“株”“絪”词义与字形的演变情况如下：

朱（古字）——本义（树干）→株（今字）

└ 假借义（纯赤色）→引申义（丝帛纯赤色）→絪（后起本字）→朱（通行字）

白：《说文》：“西方色也。阴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阴数。”这种解释明显带有阴阳五行说的哲学色彩和时代特征，并不符合“白”的造字本义。师兄蔡英

杰在《白、伯、百、魄、柏、舶、幡同源说略》一文中指出：“许君对‘白’字的解释是先人为主，用自己头脑中的阴阳五行观念去看待字形，分析字形，自然难免穿凿附会，方枘圆凿。”^[7]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认为“白”“字当从日丨，指事，训太阳之明也。”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甲骨文、金文、鉢文皆……从日锐顶，象日始出地面，光闪耀如尖锐，天色已白，故曰白也。”前者认为“白”是指事字，后者认为是象形字，都与日相关，但蔡文通过对“白”与“日”的字形比较后认为：“白与日形无涉，义无关也。商氏望文生义，亦不足从也。”^[7]郭沫若的《金文丛考》分析“白”字云：“此实拇指之象形……拇为将指，在手足俱居首位，故白引伸为伯仲之伯，又引伸为王伯之伯，其用为白色字者乃段借也。”甲骨文“白”字作或，象大拇指的轮廓和肌肤的纹理，郭氏对字形和字义的分析是客观求实的，值得信从。

故“白”的本义为大拇指，白色乃其假借义。

三、《庄子》颜色词语的语用特点考察

《庄子》颜色词语在语用上有以下一些特点：

1. 单用

即一个颜色词语单独在句子中发挥作用，表示一种颜色状况。这很常见。例见上文。

2. 连用

即两个以上的颜色词语连续使用，罗列或对比不同的颜色。如“青黄”，《大宗师》：“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黑白”，《天运》：“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

3. 对举

即两个颜色词语在上下句中分别出现，对举使用，表明一个或两个事物不同的颜色状况。如《达生》中的“紫衣而朱冠”，《让王》中的“中绀而表素”等。

4. 活用

有些颜色词语在表示颜色义时，有时词性在形容词、动词或名词三者之间转换，词义也发生相应的引申变化，或表示颜色属性，或表示颜色变化，或表示颜色状况。有人视这种现象为兼类，我们姑且按照传统的说法，认为颜色词作动词和名词用是颜色形容词的活用。除上文介绍的黄、白、黑外，再如：

黔：本指黑色，《易·说卦》：“为黔喙之属。”马融注：“黔，黑也。”郑玄注本作

“黠”，《说文·黑部》：“黠，浅黄黑也。从黑，甘声。读若‘染缁中束缊黠’。”“黔”与“黠”音义同，为异体字。《墨子·贵义》：“子墨子曰，今瞽曰：‘钜者，白也。黔者，黑也。’”再看《天运》：“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此处“黔”活用为动词，义即染黑。所以后文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辩”通“变”。

5. 限定和被限定

颜色词语限定名词，构成颜色词+名词结构，是其常见用法，如《庄子》中的青天、骊龙、白茅等。而活用为名词的颜色词语也可被限定，表示颜色深浅明暗之不同，组成形容词（或名词）+颜色词结构，今天的“粉红”“淡黄”“墨绿”“天蓝”“大红”“大紫”等说法正是如此。《庄子》仅有一例，即《盗跖》：“唇如激丹”，“激”，章炳麟《庄子解故》：“‘激’借为‘敷’。《说文》：‘敷，光景流也。’故司马训‘明’。”《今注今译》：“‘激’，敷，明。”故“激丹”为鲜明的朱砂色，即鲜红色。

四、关于《庄子》颜色词语的补充说明

1. 一些在当时常用来表示颜色的词语，在《庄子》中却无颜色义

赤：《礼记·月令》：“（天子）乘朱路，驾赤骝。”孔颖达疏：“色浅曰赤，色深曰朱。”《庄子》中“赤”共出现8次，分别出现在虚构的河名赤水（《天地》，1次）、虚构的人名赤张满稷（《天地》，3次）、“赤子”（《山木》，4次）中，均不表示红色义。

玄：《诗经·豳风·七月》：“载玄载黄，我朱孔阳。”毛传：“玄，黑而有赤也。”《说文》：“玄，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庄子》中“玄”共出现11次，如“玄德”“玄冥”“玄古”“玄天”“玄同”“玄珠”“玄水”等，只有“幽远”义及其引申义等意义，皆无“黑而有赤”义。

2. 一些颜色词语是在《庄子》之后才有颜色义的，因此在《庄子》中不可能表示颜色义

碧：《说文》：“碧，石之青美者。从玉、石，白声。”《山海经·西次二经》：“（高山）其下多青碧。”郭璞注：“碧，亦玉类也。”《外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用的正是本义。“碧”表示青绿色，是在晋宋之际，如《世说新语·汰侈》：“（王）君夫作紫丝巾步障，碧绡裹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灰：《说文》：“灰，死火余隼（烬）也。”即物质燃烧后余下的粉末状的灰烬。《庄

子》中有5例“死灰”和1例“湿灰”，“灰”用的都是本义。在晋以后，“灰”才引申出颜色义，表示介于黑色和白色之间的颜色，即灰色。如《晋书·郭璞传》：“时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膝，脚类象。”

3.《庄子》中有些词和颜色词语是同形异词关系，二者虽然写法相同，但意义有别，所以这些词不能认为是《庄子》的颜色词语

黠：可指黑色，《集韵·咸韵》：“黠，黑色。”如唐元稹《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茅蒸连鳞气，衣渍度梅黠。”据《广韵》：“五咸切，平咸疑。”今读 yán。《庄子》中的“黠”（1次）同“黠”，指黑色的痣。《集韵·琰韵》：“黠，《说文》：‘中黑也。’或作黠。”《庚桑楚》：“有生黠也，披然曰‘移是’。”成疏：“黠，疵也。”“疵”有“黑斑”“痣”义，故“黠”为皮肤中的黑痣。据《集韵》：“于琰切，上琰影。谈部。”今读 yǎn。所以不同意义的“黠”实为音近义异的两个同形词。

4.《庄子》中的一些词语暗含颜色义，是对《庄子》颜色词语的补充和扩展

五色或五采：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的统称。虽然五色中唯有“赤”在《庄子》中不表示颜色，但《庄子》的“五色”或“五采”是包括赤色在内的，还泛指五色之外的各种不同颜色，所以扩大了《庄子》颜色词语的范围。

文章、文绣与黼黻：据《周礼·冬官·考工记》：“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所以《庄子》的“文章”“文绣”与“黼黻”都暗含颜色义。

驳：马毛色不纯，是其本义。如：“乘驳马而偏朱蹄。”（《田子方》）“驳”后来引申出颜色夹杂不统一之义，如“斑驳”，都暗含颜色义。又进一步抽象化，引申出事理或内容的驳杂不纯，如：“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天下》）

文采：指错杂华丽的色彩，含有颜色义。如：“五色不乱，孰为文采。”（《马蹄》）

5.《庄子》中一些词语与颜色词语义极为接近，极易误解为颜色词语。有些词语颜色义与其他意义并存，也易混淆

颜色：4次，全都表示人的容貌或面部表情，不指色彩。

闇：2次，分别见于《让王》“今天下闇”和《天下》“闇而不明”。《说文》：“闇，闭门也。”段注：“借以为幽暗字。”《老庄词典》：“通‘暗’。黑暗。”“闇”表示黑暗，与明相对，与暗相同，但是不表示黑色，不与白相对。另有双音词“黠闇”，见《齐物

论》：“则人固受其黢闇，吾谁使正之？”“黢闇”义为昏暗不明，也不表示颜色。“黢闇”还可以写作“黯黯”，如王安石诗：“自古英雄亦苦辛，行藏端欲付何人。当时黯黯犹承误，末学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同样表示昏暗不明。

采色：2次，一为颜色，彩色，另一为神态、表情。

色：54次，除颜色义外，还有神色、表情；容貌、面容；女色、美色；情形、气氛等义。

这些词语都应结合上下文仔细分辨，以免产生误解。

第三节 《庄子》的民俗词语

《庄子》一书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涉及当时的物质生产、民众生活、社会政治、思想意识、飞禽走兽、山川草木等各个方面，具有多种文化底蕴。因此，作为这些丰富内容主要载体的《庄子》词汇，在许多学科领域里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庄子》词汇在哲学、文学、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等传统庄学研究领域的价值已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很丰富；当今也有不少学者从社会学、美学、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神话学、文化人类学乃至医学、气功学、养生学、生态学、管理学、营销学等更为广泛的学术领域和更新的学术视野观察、研究、阐释庄子其人其书；更有人利用多学科的知识 and 手段进行综合、交叉的庄学研究。这一方面证明了《庄子》一书内容宏富博大，涵盖面广，因而可以给不同学科提供丰富的营养和有益的启迪，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代《庄子》研究已突破传统的学科领域，出现了多学科和跨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发展趋势。

受此影响，本节拟从尚未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研究的《庄子》的民俗学内容着手，以《庄子》词汇为切入点，考察《庄子》词汇所记录和反映的我国上古时期的各类民俗事象，认识《庄子》的民俗观点及其民俗内容中所包含的哲学意蕴。这种语言与民俗的双向互动式探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发掘《庄子》词汇在语言学和民俗学研究领域的双重价值，而且对开展《庄子》词汇的本体研究、总结《庄子》已有的研究实践及其得失，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庄子》反映不同民俗事象的词汇分类列举

所谓民俗,就是“民间社会生活中传承文化事象的总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民族世代传袭的基层文化,通过民众口头、行为和心理表现出来的事象。这些事物和现象,既蕴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传统里,又表现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传统中。”^{[8](P2)}也就是说,民俗存在于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是通过语言和行为、思想和心理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禁忌。所以民俗既属于人们的物质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制度文化层,也属于精神文化层、心理文化层,其中的行为文化层以物质文化层为基础和条件,以制度文化层为制约和保障,又直观地展示精神文化层和心理文化层,是物质民俗和精神民俗连接和互动的纽带。“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它是一种以礼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见之于动作的行为模式。一个时代的文化集中体现在该时代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却更广泛地活跃在各种社会风尚间。”^{[9](P31)}因此,民俗又是行为模式、社会风尚和文化体现。

我们对《庄子》中反映具体民俗事象的词语(包含词和词组)进行了仔细辨识、全面搜集和整理,并参照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⑥和其他民俗学著作,从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游艺的民俗四个大的类型和若干小的类型,对这些词汇所反映的民俗事象进行分类。下面就分类列举这些词汇,并择要作简单解释。凡与所举词汇紧密相关的词语在括号中一并引出,如所举词汇见于多篇,则只引用其中一篇的篇名,余从略。

(一)经济的民俗

1. 物质生产民俗

(1) 自然采集民俗

苏(《天运》,拾柴割草);承蜩(《达生》,捉蝉);择菜(《让王》,采摘野菜)。

(2) 渔猎民俗

①捕捉鸟、鱼、兽的工具和设施:机括(《齐物论》,机弩上的发射器);矰、弋(《应帝王》);弓、弩、毕、钩、饵、罔、罟、罾、筍、削、格、罗、落、置、罾(《胠篋》);嚆矢(《在宥》);机(《天地》,箭弩上的发射机关);机辟(《山木》);矢(《田子方》);适

(《田子方》,或作镒,箭);大钩、巨缙(《外物》);荃(《外物》,捕鱼器);网(《外物》);蹄(《外物》,捕兔工具,即兔网)。

②渔猎方法和行为:田猎(《齐物论》);熏、凿(《应帝王》,捕鼯鼠);田(《应帝王》,即“畋”,打猎);钓鱼(《刻意》);射(《田子方》);渔(《外物》);钓(《外物》)。

③渔猎者及其能手:猎夫(《秋水》);渔父(《秋水》);蓬蒙(《山木》,羿之弟子);羿(《庚桑楚》,善射者);渔人(《渔父》)。

(3) 驯养民俗

①驯养行为:养(虎)(《人间世》);食(豕)(《应帝王》);牧(羊)(《骈拇》);治(马)(《马蹄》);养(鸟)(《至乐》);养(斗鸡)(《达生》);饭(牛)(《田子方》);牧(马)(《徐无鬼》)。

②驯养对象:马(《齐物论》);猕猴(《齐物论》);牛(《养生主》);豚(《人间世》);狗(《应帝王》);羊(《骈拇》);鸡(《胠箧》);骐驎、骅骝(《秋水》);彘(《达生》);雁(《山木》,即鹅);豨(《知北游》,同豨,猪);犝(《知北游》);鲁鸡(《庚桑楚》,形体较大);越鸡(《庚桑楚》,形体较小);牂(《徐无鬼》,母羊);豕(《徐无鬼》);犬(《让王》);大马(《让王》);孤犝(《列御寇》);黄马、骊牛(《天下》)。

③驯养设施和用具:樊(《养生主》,关鸟兽的笼子);衔(《马蹄》,马具);轡(《马蹄》,缰绳);羈、縶、阜、栈(《马蹄》,马络头、绊马绳、马槽、马棚);鞭策(《马蹄》);笼(《天地》,养鸟用具);囊檻(《天地》,关虎豹的笼子);马捶(《至乐》,马鞭);牢策(《达生》,猪圈);鞭(《达生》);囿(《知北游》,蓄养禽兽以供统治者玩赏的园林)。

④驯养方法:系羈(《马蹄》);烧、剔、刻、锥、连、编(《马蹄》);穿(牛鼻)、落(通“络”)(马首)(《秋水》);系(《则阳》)。

⑤饲料:糠糟(《达生》);刍叔(《列御寇》,草、豆类)。

⑥驯养者及其能手:狙公(《齐物论》);臧、谷(《骈拇》);伯乐(《马蹄》);百里奚(《田子方》);(牧马)童子(《徐无鬼》)。

⑦与畜牧豢养相关的习俗:

A. 屠宰:解(牛)(《养生主》);屠者(《徐无鬼》,杀猪匠);屠(羊)(《让王》);屠(龙)(《列御寇》)。

B. 相畜:国马(《徐无鬼》);相马、相狗(《徐无鬼》)。

C. 司晨报时:时夜(《大宗师》,即司夜,指鸡)。

(4) 农耕民俗

①耕种或栽培对象:五谷(《逍遥游》);大瓠(《逍遥游》);桑(《人间世》);栗林(《山木》);栗(《徐无鬼》);葱韭(《徐无鬼》);禾(《则阳》);麦(《外物》);粟(《外物》)。

②耕种或灌溉的工具和设施:耒、耨(《胠箧》);棒(《天地》);隧、井(《天地》);瓮(《天地》);桔槔(《天运》);铤、耨(《外物》);灌渎(《外物》);橐、耜(《天下》)。

③耕种方式:浸灌(《逍遥游》);树(《逍遥游》,种植);灌(《天地》);芸(《则阳》,除草);修(《外物》,指修农具);耕种(《让王》)。

④耕种场地:町畦(《人间世》);圃(《天地》,种植蔬菜、瓜果、苗木的园地);畦(《天地》,菜圃间划分的长行);田(《天运》,土地);田原(《达生》);畔(《则阳》,田界);亩(《让王》);畎亩(《让王》,田野)。

⑤农业收成:年谷(《逍遥游》);岁(《达生》,年成)。

⑥耕种或管理者:虞人(《山木》,管理山林的人);农夫(《徐无鬼》)。

⑦粮食储存与加工:舂粮(《逍遥游》);粃糠(《逍遥游》);臼(《齐物论》,舂米器);鼓策、播精⁵(《人间世》);糟魄(《天道》);播糠(《天运》);太仓(《秋水》)。

(5) 手工业民俗

①手工业从业者:大冶(《大宗师》,精于铸金的工匠);工匠(《马蹄》);陶、匠(《马蹄》);匠人(《马蹄》);大匠(《天道》);轮人(《天道》);工人(《达生》);百工(《徐无鬼》)。

②手工业劳动工具、材料和设施:斧(《逍遥游》);斤斧(《逍遥游》);绳墨(《逍遥游》);斧斤(《人间世》);漆(《人间世》);文木(《人间世》,可用之木);炉捶(《大宗师》,通“锤”);大炉(《大宗师》);钩绳规矩(《骈拇》);胶漆(《骈拇》);矩(《骈拇》,曲尺);绳(《骈拇》,木工画线的工具);埴(《马蹄》,黏土);凿(《在宥》);斲(同“斤”,斧头)锯(《在宥》);斤(《徐无鬼》)。

③手工业劳动的方式、工序:陶铸(《逍遥游》);铸(《大宗师》);刻雕(《大宗师》);彫琢(《应帝王》);治埴(《马蹄》);凿(《天地》);斫(《天道》);削(《达生》);雕琢(《山木》);捶(《知北游》);锻(《列御寇》)。

④手工业劳动技艺:奇巧(《人间世》);数(《天道》);术(《达生》);巧(《徐无

鬼》);工技(《渔父》);技(《天下》)。

⑤手工劳动产品:柱(《人间世》);棺槨(《人间世》);舟(《人间世》);门户(《人间世》);器(《人间世》);镢(《大宗师》);机(《天地》);轮(《天道》);五兵(《天道》,弓、殳、矛、戈、戟);剑(《刻意》);鑢(《达生》);镢干(《达生》);钩(《知北游》);兵(《庚桑楚》,兵器);器械(《徐无鬼》);干(楯,《让王》)。

⑥杰出工匠:匠石(《人间世》);轮扁(《天道》);梓庆(《达生》);工倕(《达生》)。

2. 交易和运输的民俗

(1) 商品交易民俗

①交易行为:鬻(《逍遥游》);买(《逍遥游》);资(《逍遥游》);商(《德充符》);货(《德充符》);卖(《徐无鬼》)。

②交易场地:市(《人间世》);唐肆(《田子方》);枯鱼之肆(《外物》);屠羊之肆(《让王》);市井(《徐无鬼》);浆(《则阳》,卖浆的店铺)。

③交易所用的货币和单位:金(《逍遥游》);黄金(《达生》);布(《山木》,钱币);钱财(《徐无鬼》);币(《让王》)。

④计量工具和度量衡单位名称:石(《逍遥游》);斗斛(《胠篋》);斗衡(《胠篋》);权衡(《胠篋》);锱铢(《达生》);尺(《山木》);寸(《山木》);缺斛(《田子方》,量具);斗升(《外物》);釜钟(《寓言》)。

⑤交易者:富商(《人间世》);贾人(《庚桑楚》);市人(《庚桑楚》);商贾(《徐无鬼》);浆人(《列御寇》,卖浆者)。

⑥交易的对象:章甫(《逍遥游》,古代的一种礼帽);方(《逍遥游》,不龟手之药方);技(《逍遥游》,制药之技艺);货财(《骈拇》);马(《田子方》);枯鱼(《外物》);食羹(《列御寇》);珠(《列御寇》)。

⑦与交易相关的其他词语:监市(《知北游》,负责管理市场的官);券(《庚桑楚》,契据);贷(《外物》,赊欠、借贷);赢(《列御寇》,赢利,赚钱);利(《列御寇》,利润);薄(《列御寇》,利润低)。

(2) 水陆交通民俗

①交通工具及其部件:舟(《逍遥游》);大樽(《逍遥游》,腰舟);驷(《人间世》,四马及所驾之车);驾(《大宗师》,车骑);轮(《大宗师》);衡(《马蹄》);衡扼(《马

蹄》);羈(《马蹄》,马络头);轭饰(《马蹄》,马口所含横木和马缨);轩(《胠箠》,古代大夫以上乘坐的轻便车子);车(《天运》);车马(《达生》);辕(《达生》);毂(《达生》,车轮);船(《山木》);方舟(《山木》);大马(《让王》);舆马(《让王》);绥(《让王》,车上绳索、拉手);轩车(《让王》);轼(《盗跖》,车上横木);拏(《渔父》,即桡,桨)。

②交通设施及附属设施:涂(《逍遥游》,道路);道(《齐物论》);蹊隧(《马蹄》,小路和隧道);梁(《马蹄》,桥);舍(《天道》,旅店);遽庐(《天运》,传舍,犹今之旅馆);逆旅(《山木》,旅馆);浆(《则阳》,卖浆家)。

③与交通有关人员:轮人(《天道》);津人(《达生》);(逆旅)小子(《山木》,旅馆主人);逆旅人(《山木》,旅馆主人);舟人(《徐无鬼》,船主);骖乘(《徐无鬼》,在车右陪乘之人);后车(《徐无鬼》,随从);御(《徐无鬼》,驾车的人)。

④使用交通工具或设施的动作:驰(《齐物论》);乘(《大宗师》);操舟(《达生》);御(《达生》,驾车);载(《达生》);前马(《徐无鬼》,在马前做向导);舍(《则阳》,住宿);(舍者)迎将(《寓言》,迎送);援绥(《让王》,拉着车绳);馭(《盗跖》);刺船(《渔父》,撑船);授绥(《渔父》,递给车绳)。

⑤与使用交通工具有关的其他词语:车辙(《人间世》);车轨(《胠箠》);车轶(《天地》,车辙);行色(《盗跖》);拏音(《渔父》,桨声)。

⑥计算交通工具的单位词:乘(《人间世》,一车四马)。

3. 消费生活的民俗

(1) 服饰民俗

① 服饰的类型:

A. 帽子及部件:章甫(《逍遥游》);皮弁、鹖冠(《天地》);朱冠(《达生》);圜冠(《田子方》);纓(《让王》,帽带子);华冠(《让王》,用桦树皮做的帽子);危冠(《盗跖》,高帽子,戴之以显示勇武);(枝木之)冠(《盗跖》);(华山之)冠(《天下》)。

B. 各类衣服及其组成部分:襟(《应帝王》);钩(《胠箠》,腰带钩);搢笏、绅修(《天地》);美服(《至乐》);带(《达生》,腰带);紫衣(《达生》);裳(《山木》,裙子);裘褐(《山木》,粗衣);儒服(《田子方》);朝服(《则阳》);缁袍(《让王》,用乱麻为絮的袍子);中(《让王》,里衣);表(《让王》,外衣);褐(《让王》);缝衣、浅带

(《盗跖》,宽大的衣服、博带);剑服(《说剑》);袂(《渔父》);搢绅(《天下》,儒者的服装)。

C. 鞋子:履(《山木》);句屨(《田子方》,方形鞋子);屨(《寓言》,用麻、葛等制成的单底鞋);緋履(《让王》,露出脚后跟的鞋子);跂(《天下》,通“屨”,木制鞋子,底部有齿);蹻(《天下》,草鞋)。

D. 佩饰:佩玦(《田子方》);緋(《让王》,同纚,束发用的帛)。

E. 衣服总称:服(《胠篋》,衣服);衣裳(《天地》);衣冠(《达生》);玄端(《达生》,衣服和帽子);衣(《山木》,衣服);衣服(《盗跖》);衣(食)(《渔父》)。

②做衣服的原材料:纁(《逍遥游》,絮衣服的新丝绵);素(《天地》,白色的生绢);大布(《山木》,粗布);皮(《山木》);帛(《让王》,丝织品);葛絺(《让王》,细葛布);苴布(《让王》,粗麻布);丝麻(《让王》);皮毛(《让王》);皮帛(《让王》)。

③服饰的颜色、花纹:黼黻(《大宗师》,古代礼服上所绣的斧形花纹);五色(《骈拇》,青、黄、赤、白、黑);文章(《骈拇》);文绣(《天运》);五采(《知北游》,同五色)。

④与服饰相关的动作和民俗:断发、文身(《逍遥游》);泚泚(《逍遥游》,漂洗);挫针、治纴(《人间世》,缝衣、洗衣);织(《马蹄》);衣(《马蹄》,穿衣);髡(《天地》,把真发与假发编在一起);被发(《达生》,披发);补(《山木》);冠(《田子方》,戴帽子);缓(《田子方》,用五色绳系着);正冠(《让王》);纳屨(《让王》,穿鞋子);布衣(《让王》,代指百姓);蓬头、突鬓、垂冠(《说剑》);织屨(《列御寇》)。

(2) 饮食民俗

①饮食内容:鱼(《逍遥游》);粮(《逍遥游》);水浆(《逍遥游》);鸱炙(《齐物论》);粟(《人间世》,粮食的总称);楂、梨、橘、柚、果蓏(《人间世》);粗(《人间世》,粗粮,糙米);精(《人间世》,纯白的米);荤(《人间世》,鱼肉一类食品);酒(《人间世》);饭(《大宗师》);食(《胠篋》,食物);饮食(《天地》,食物);蔬(《天道》);生熟(《天道》,生的与熟的食物);谷(《秋水》,谷物、粮食);稊米(《秋水》);膳(《至乐》,食品);雁(《山木》);杼栗(《山木》,板栗);醴(《山木》,甜酒);米(《庚桑楚》);鸡雍(《徐无鬼》,鸡头,芡,与藕子合为散,服之可以延年);芋栗(《徐无鬼》,橡子);酒肉(《徐无鬼》,泛指美味);葱韭(《徐无鬼》);肉(《徐无鬼》);枯鱼(《外物》,鱼干);腊(《外物》,干肉);飡粥(《让王》,稠粥);藜羹(《让王》);橡栗(《盗跖》);醪醴(《盗跖》,美酒);刍豢(《盗跖》,泛指家畜);人肝(《盗跖》,特殊的

饮食行为,显示出古代食人之遗风);羹(《列御寇》,菜汤)。

②食品的味道、气味:五味(《骈拇》,甘、酸、苦、辛、咸);五臭(《天地》,羶、薰、香、腥、腐);厚味(《至乐》)。

③饮食方式:飡(《逍遥游》,转饭而食);馔食(《天地》,比喻生活简朴);觞(《至乐》,敬酒或自饮);行食(《至乐》,闲游而食);飧(《则阳》,泛指熟食);昼舖(《盗跖》,白天吃东西)。

④烹调行为和调制方式:炙(《齐物论》);爨(《人间世》);火食(《天运》,即熟食);举火(《秋水》,开火,烧火做饭);烹(《山木》);炊(《庚桑楚》);糝(《让王》,在羹里放米粒);脍(《盗跖》,细切)。

⑤烹调用具、燃料和食器餐具:杯(《逍遥游》);刀(《养生主》);砢(《养生主》);薪(《养生主》);牺尊(《马蹄》);缶(《天地》);灶(《至乐》);爵(《徐无鬼》,酒器);鼎(《徐无鬼》);磨石(《天下》)。

⑥饮食烹调从业者:庖人(《逍遥游》);庖丁(《养生主》,著名厨师);良庖(《养生主》,好的厨师);族庖(《养生主》,一般的厨师);宰人(《说剑》,厨师)。

⑦与烹调和饮食相关的行为和情绪:治庖(《逍遥游》,治理厨房的工作);食(《逍遥游》,吃);食(《人间世》,供养);餬口(《人间世》);茹(《人间世》);饮(《人间世》);醒(《人间世》,病酒);含哺(《马蹄》);鼓腹(《马蹄》);醉(《达生》);饮食(《达生》,吃喝);出薪(《外物》,打柴);舖(《盗跖》,吃);上食(《说剑》,进呈饭食);(饮酒则)欢乐(《渔父》)。

(3) 居住民俗

①建筑物名称:室(《胠箧》);观(《天地》);堂(《天道》,公堂,朝堂);城(《秋水》);坛(《至乐》);魏阙(《让王》,高大的宫阙,象征宫廷);房(《知北游》);宫(《知北游》);都(《徐无鬼》);丽譙(《徐无鬼》,高楼);郭(《让王》);殿(《说剑》)。

②建筑物各类组成部分名称:楹(《齐物论》);栋梁(《人间世》);门(《人间世》);门户(《人间世》);柱(《人间世》);宅(《人间世》);户(《大宗师》,亦可指人家,如《盗跖》);路寝(《马蹄》,正寝,古代帝王处理政事的宫室);凿枘(《在宥》);门庭(《天地》);堂(《天运》);梁丽(《秋水》,栋梁);郭门(《山木》);奥(《徐无鬼》,室内西南角);极(《则阳》,屋脊);阿门(《外物》,侧旁的小门);蓬户(《让王》);枢(《让王》,门户的转轴);瓮牖(《让王》);殿下(《说剑》);殿门(《说剑》)。

③居住处附属设施:樊(《人间世》,篱笆);井(《大宗师》);柴栅(《天地》);培井(《秋水》);甃(《秋水》,井壁);井幹(《秋水》,井栏);垣墙(《庚桑楚》,围墙、院墙);偃(《庚桑楚》,厕所)。

④居住方式:鹑居(《天地》,比喻居无定所);尸居(《庚桑楚》,安居无为);居(山穴之中)(《徐无鬼》);巢居(《盗跖》);(暮)栖(木上)(《盗跖》)。

⑤建筑材料:瓦甍(《知北游》);生草(《让王》);蓬(户)(《让王》);桑(以为枢)(《让王》);瓮(牖)(《让王》);贞幹(《列御寇》,筑墙用的木条)。

⑥建筑方式:筑(《在宥》);环堵(《庚桑楚》,四面围着土墙);茨(《让王》,用芦苇、茅草盖屋顶)。

(二) 社会的民俗

1. 家庭、亲族的民俗

(1)家族、亲族称谓:族(《逍遥游》,族人);母(《养生主》);子(《养生主》,儿女);父母(《德充符》);父(《大宗师》);祖(《天地》);慈父、孝子(《天地》);兄(《天道》);弟(《天道》);兄弟(《天运》);父子(《天运》);父兄(《田子方》);孙(《知北游》);大亲(《庚桑楚》,指父亲);昆弟(《徐无鬼》,兄弟);亲戚(《徐无鬼》);三族(《徐无鬼》,父族、母族、妻族);家人(《则阳》);妇姑(《外物》,媳与婆,即婆媳);家公(《寓言》,家中的主人);亲父(《寓言》);母弟(《盗跖》);适(通“嫡”)(《盗跖》);嫂(《盗跖》);长子(《盗跖》);先祖(《盗跖》)。

(2)与家族、亲族相关人员的称谓:叟(《在宥》,老人);丈人(《天地》,老人的通称);门隶(《秋水》,家奴);丈夫(《达生》,男人,成年男性);竖子(《山木》,童仆);邻(《山木》,邻居);臣妾(《则阳》,男女家奴);宾者(《列御寇》,传达人员)。

(3)家庭生活用具及其组成部分:瓢(《逍遥游》);瓠(《逍遥游》);筐床(《齐物论》,方正而安适的卧具);圈(《齐物论》,曲木制成的盂);筐(《人间世》);膏火(《人间世》,照明用的油火);鉴(《德充符》,青铜盆,可盛水照影);镜(《应帝王》);匱(《肱篋》,柜子);篋(《肱篋》,小箱子);絨、滕、扃、鐻(《肱篋》,绑东西的绳子和门窗箱柜上用来加锁的部件);囊(《肱篋》);拔簪(《天地》,扫帚);瓮(《天地》);巾(《天运》);篋衍(《天运》,竹箱子);巾笥(《秋水》,覆盖用的织物);褚(《至乐》,囊,袋子);盆(《至乐》);枕(《至乐》);纆(《至乐》,吊水用的绳子);杖(《知北

游》);濫(《则阳》,浴器,洗澡盆);盥、巾栉(《寓言》);策(《让王》,即手杖);瓮(《让王》);楼疏(《盗跖》,防盗设施);纬萧(《列御寇》,用蒿草编织成的箔帘)。

(4)家居生活行为:聚(族而谋)(《逍遥游》);盛(《逍遥游》,盛物);隐机(靠着几案)(而坐)(《齐物论》);坐(《齐物论》);养亲(《养生主》);踞(《人间世》);合堂(《德充符》,共居一堂);养给(《大宗师》);跪坐(《在宥》);烛(须眉)(《天道》,照见);箕踞(《至乐》,傲慢不逊、非常随便的坐姿);汲(《至乐》);沐(《田子方》);隐几(同“隐机”)、阖户、昼瞑(《知北游》);浴(《则阳》);勃谿(争吵,《外物》);漱(《寓言》);应门(《让王》,照管门户);炀(《盗跖》,烤火取暖)。

(5)家庭伦理:孝(《人间世》);孝悌(《天运》);孝弟(《盗跖》,同“孝悌”);人伦(《渔父》);慈孝(《渔父》);慈仁(《天下》)。

(6)与家族、亲族生活相关的词语:家(《人间世》,家庭);财用(《天地》);货材(《秋水》);财(《至乐》);氏(《徐无鬼》);姓、名(《则阳》)。

2. 乡里社会的民俗

(1)乡里社区名称:乡(《逍遥游》);邑、屋、州、闾、乡曲(《胠篋》);邻邑(《胠篋》);里(《天地》);乡党(《天道》);闾里(《至乐》);乡里(《达生》);丘里(《则阳》);巷(《让王》);穷闾、阨巷(《列御寇》)。

(2)对同乡里社区人员的称谓:里人(《田子方》);党人(《外物》);同乡(《盗跖》)。

(3)乡里社会遵循的规范、准则:仁(《齐物论》);仁义(《齐物论》);礼(《人间世》);礼乐(《大宗师》);仪则(《天地》);(乡党)尚齿(《天道》);礼义(《天运》);五德(《天运》,礼、义等五种道德规范);文(《达生》,礼乐制度);礼教(《徐无鬼》)。

3. 乡里社会人际交往民俗

(1)人际交往行为:送(《山木》,送别);交游(《山木》);交(《山木》,交往);疏(《山木》,疏远);散(《山木》,分散、分离);淡(《山木》,自然平易);甘(《山木》,甜蜜亲热);亲(《山木》,亲切);绝(《山木》,断绝);游(《知北游》,交游);际(《徐无鬼》,交往);凌谇(《徐无鬼》,凌辱责骂)。

(2)人际交往的礼节:曲拳(《人间世》,曲身鞠躬);再拜稽首(《在宥》);辞让(《秋水》);避席(《寓言》);再拜(《让王》);拜(《渔父》);曲要磬折(《渔父》,弯腰鞠躬)。

(3)人际交往所用物品:币(《让王》,帛,礼物);苞苴(《列御寇》,礼物);竿牍

(《列御寇》,书信)。

(4) 人际交往的相关称谓:客(《逍遥游》,客人);友(《养生主》);故人(《山木》);亲交(《山木》);徒友(《山木》,学生及朋友);客(《让王》,门客)。

(5) 人际交往中的避讳用语:矢(《人间世》,即屎);衽席(《达生》,犹床第,引申为闺房之内及夫妇之间);溲膏(《则阳》,即溺精)。

4. 个人生活仪礼民俗

(1) 生育民俗:殇子(《齐物论》,古时最短命的人);孺子(《大宗师》,幼儿);生(《天地》,生育);生(《天运》,生子);孕妇(《天运》);赤子(《山木》,初生婴儿);儿子(《庚桑楚》,初生婴儿);婴儿(《外物》);收养(《盗跖》)。

(2) 婚姻民俗:处子(《逍遥游》);时女(《逍遥游》,即处女);耦(《齐物论》,配偶);妻(《德充符》);娶妻(《德充符》);妇人(《德充符》,成年女子的统称);妻子(《大宗师》,妻与子);夫(《天道》);妇(《天道》,妻子);妇女(《天运》,女性统称);妾(《山木》,他称);三族(《徐无鬼》);夫妻(《则阳》);妇姑(《外物》);媒(《寓言》);妾(《让王》,自称);先生(《让王》,妻称夫);妻子(《让王》,男子配偶);女子(《盗跖》,未嫁的女子);妻妾(《渔父》);寡(《天下》,丧偶)。

(3) 丧葬民俗:吊(《养生主》,吊丧);号(《养生主》,号丧);哭(《养生主》,哭丧);棺槨(《人间世》);葬(《德充符》,掩埋尸体);𦵏(《德充符》,棺材的装饰品);侍事(《大宗师》,帮助料理丧事);歌(《大宗师》,唱丧歌);居丧(《大宗师》);处丧(《大宗师》);服(《天道》,丧服);衰经(《天道》,丧服);聚傣(《达生》,棺槨);豚楯(《达生》,送棺车);墓(《徐无鬼》);送葬(《徐无鬼》);故墓(《则阳》);灵(《则阳》,谥号);卜葬(《则阳》);石槨(《则阳》);含珠(《外物》,死者口中含珠);发冢(《外物》,盗掘坟墓);塚(《外物》);毁(《外物》,守丧过度悲伤);裙襦(《外物》,下裳和短袄,指死者所穿衣服);厚葬(《列御寇》);棺槨(《列御寇》);连璧(《列御寇》,殉葬物品);珠玕(《列御寇》,殉葬物品);赍送(《列御寇》,殉葬物品);葬具(《列御寇》,安葬用品);桐棺(《天下》);槨(《天下》);丧礼(《天下》)。

(三) 信仰的民俗

1. 大自然信仰民俗

鯤(《逍遥游》);鹏(《逍遥游》);冥灵(《逍遥游》);大椿(《逍遥游》);禺强

(《大宗师》,水神名);社树(《人间世》);河伯(《秋水》,黄河水神);若(《秋水》,北海海神);履、髻、雷霆、鲑蠃、洸阳、罔象、峩、夔、彷徨、委蛇(《达生》,分别为鬼怪神灵名);夔(《达生》,山神名;《秋水》,异兽名);神龟(《外物》)。

2. 占卜民俗

占(《齐物论》);吉祥(《人间世》,好的征兆);朕(《应帝王》,迹象,预兆);卜(《田子方》);卜筮(《庚桑楚》);吉凶(《庚桑楚》);徵(《徐无鬼》,征兆,迹象);钻(《外物》,钻龟甲以占卜吉凶);筮(《外物》,用竹节或蓍草占卜);兆(《天下》)。

3. 禁咒盟誓民俗

诅盟(《齐物论》,誓约);血牲(《让王》,取牲血为盟);(血牲而)埋(《让王》);割牲(《让王》);(割牲而)盟(《让王》)。

4. 巫蛊民俗

巫祝(《人间世》,专司占卜和祭祀的人);神巫(《应帝王》)。

5. 祭祀民俗

(1)祭祀活动:祭祀(《人间世》);斋(《人间世》,斋戒);斋戒(《在宥》);齐(通“斋”)戒(《天运》);祭(《秋水》);飨(《达生》,享神);腊(《庚桑楚》,十二月祭);时祀(《让王》,按时祭祀)。

(2)主持祭祀的人员:尸祝(《逍遥游》);祝宗人(《达生》);祝(《庚桑楚》)。

(3)祭祀场所:社(《人间世》,祭祀土地神的场所);神丘(《应帝王》,社坛);宗庙(《胠箧》);社稷(《胠箧》,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场所);特室(《在宥》,举行斋戒的屋子);坛(《山木》);寝庙(《庚桑楚》)。

(4)祭祀器具和物品:樽俎(《逍遥游》);刍狗(《天运》,用草扎成的狗,用于祭祀);白茅(《达生》,祭祀时用作祭品的衬垫);彫俎(《达生》,有雕饰的祭器);土梗(《田子方》,泥塑偶像);俎豆(《庚桑楚》,祭器)。

(5)祭祀食品(祭品):太牢(《达生》);臄胾(《庚桑楚》,牛胃、牛蹄);牺牛(《列御寇》,作牺牲的牛)。

(6)祭祀对象:社(《秋水》,土地神);先祖(《盗跖》)。

6. 迷信和俗信民俗

占(其梦)(《齐物论》);见梦(《人间世》,托梦);诊(其梦)(《人间世》,说梦);妖、孽(《人间世》);(阴阳之)患(《人间世》);(阴阳之)气(《大宗师》);阴阳(《大

宗师》);崇(《天道》,鬼怪出来祸害人);五常(《天运》,即五行:金、木、水、火、土)。

(四) 游艺的民俗

1. 民间口头文学

(1) 民间神话故事:鯀(《逍遥游》);鹏(《逍遥游》);神人(《逍遥游》);冥灵(《逍遥游》);鬼神(《人间世》);崑崙(《大宗师》,一作昆仑);堪坏(《大宗师》,人面兽身之神);禺强(《大宗师》,水神名);龙(《天运》);河伯(《秋水》);司命(《至乐》,掌管生死之神);履(《达生》,鬼名);髻(《达生》,灶神);罔象(《达生》,水神);夔(《达生》《秋水》);神龟(《外物》);骊龙(《列御寇》)。

(2) 民间传说:黄帝(《齐物论》);颛顼(《大宗师》);伏戏氏(《大宗师》);西王母(《大宗师》);有虞(《大宗师》);有虞氏(《应帝王》);俞儿(《骈拇》,相传为味觉特别灵敏的人);离朱(《骈拇》,相传为视力特别好的人);伏牺氏(《胠篋》);祝融氏(《胠篋》);仙(《天地》);五帝(《天运》);有焱氏(《天运》,即神农氏);伏羲(《缮性》);燧人、神农(《至乐》);伏戏(《田子方》);尾生(《盗跖》,传说中守约的典型);有巢氏(《盗跖》);蚩尤(《盗跖》)。

(3) 民间成语、谚语:医门多疾(《人间世》);劳而无功(《天运》);野语《刻意》);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尚志,圣人贵精(《刻意》);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秋水》)。

2. 民间歌舞音乐活动:

(1) 唱歌:唱(《齐物论》);(相和而)歌(《大宗师》);歌诗(《大宗师》);(若)歌(若哭)(《大宗师》);鼓歌(《在宥》);歌(《天地》);絃歌(《秋水》);歌(焱氏之风)(《山木》);弦歌(《让王》);歌(商颂)(《让王》)。

(2) 跳舞:(桑林之)舞(《养生主》);儻(《在宥》,通“舞”);羽旄(《天道》,羽舞和旄舞);(执干而)舞(《让王》)。

(3) 音乐创作和表演:枝策(《齐物论》,打拍板);编曲(《大宗师》);鼓琴(《大宗师》);弦(《天地》,弹奏乐器);鼓盆(而歌)(《至乐》);吹篪(《则阳》)。

(4) 乐器及其制作材料:钟鼓(《逍遥游》);簫(《齐物论》,箫);比竹(《齐物论》,即排箫);簧鼓(《骈拇》);金、石、丝、竹(《骈拇》);竽(《胠篋》);瑟(《胠篋》);建鼓(《天运》);弦(《徐无鬼》,乐器上用以发音的丝线);琴(《让王》);箎(《盗跖》)。

(5) 古乐曲名:桑林(《养生主》);经首(《养生主》,咸池乐曲中的一章);折杨、皇苓(《天地》,古时俚曲名);咸池(《天运》);九韶(《至乐》);大夏(《天下》);大章(《天下》);大濩(《天下》);大韶(《天下》);武(《天下》)。

(6) 古代音乐术语:声(《逍遥游》,乐音);乐(《齐物论》,音乐);(经首之)会(《养生主》,音节);六律(《骈拇》);五声(《骈拇》,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黄钟、大吕(《骈拇》);声色(《天地》,歌舞女色);音声(《至乐》);音律(《徐无鬼》);音(《徐无鬼》,乐音);五音(《徐无鬼》,同五声);律(《寓言》)。

3. 民间游戏竞技活动:斗力(《人间世》);博塞(《骈拇》,古时棋类游戏,或曰掷骰子游戏);斗鸡(《达生》);注(《达生》,赌博时投注);弄丸(《徐无鬼》,又称跳丸);敦剑(《说剑》,剑术比赛);设戏(《说剑》,武术比赛)。

4. 民间体育和养生健体活动:养生(《养生主》);道引(《刻意》,即导引,古代养生术);吐故、纳新(《刻意》,呼吸导引之术);养形(《刻意》);熊经、鸟申(《刻意》,皆模仿动物动作以健体);蹈水(《达生》,游泳);游(《达生》,游泳);潜行(《达生》,入水而行);没(《达生》,潜水);学生(《达生》,学习养生之道);卫生(《庚桑楚》,保身全生,即养生);射(《徐无鬼》,射箭)。

(五) 几点说明

第一,与先秦其他诸子著作相比,《庄子》对先秦民俗史研究的文献参考价值的确是令人惊羡的,难怪有人说《庄子》是“博物志”,还有人说:“说不尽的《庄子》,道不尽的《红楼》。”限于篇幅,以上分类列举并没有囊括《庄子》民俗内容的全部。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庄子〉的民俗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0届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对《庄子》的民俗内容和民俗学价值进行过专题研究。笔者还发表了《试论〈庄子〉的民俗观》(《六安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和《试论〈庄子〉民俗内容的哲学意蕴》(《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对《庄子》的民俗思想进行过深入探讨,但是更加全面深入的专项研究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展开和更多学者的积极参与。

第二,以上分类列举的《庄子》民俗词语有许多并不只属于某一类,其所包含的内容可能兼属于不同类型,例如表示家族、亲族民俗的某些词语又兼表婚姻民俗,表示动植物信仰与神鬼信仰民俗的词语在民间神话故事里也能找到。

第三,零散的民俗词语往往不能完全、细致地展示《庄子》的民俗内容,《庄子》

中的许多民俗事象是通过一句话或一段话才能够完整地表现出来。如：“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逍遥游》）这里有古代的行旅习俗和饮食习俗。“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山木》）这里有古代的人际交往和以美食待客习俗。“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与豕俱焦也。”（《徐无鬼》）这是指古代的一种用火烧法除去猪毛的屠宰习俗。^⑧“沈有履。灶有髻。户内之烦壤，雷霆处之；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蠃跃之；西北方之下者，则洿阳处之。水有罔象，丘有宰，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达生》）这一连串的列举则比较集中和细致地表明了当时的神鬼信仰习俗。因此单个的、孤立的词语往往无法明确揭示《庄子》的民俗内容及其民俗观点和哲学意蕴，需要结合民俗词语所出现的语境来作整体分析。

第四，《庄子》民俗内容尽管很丰富，但远远没有也不可能全部记录先秦时期不同地区民俗文化的全部内容，因此应参照同时代或其前后的其他文献，以全面了解当时的民俗状况。今人晁福林的《先秦民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对先秦民俗有专门的研究，可以重点参看。

第五，虽然《庄子》民俗事象的记载有很多是真实可信的，在其他相关文献中也能找到相对应的材料。但是因为《庄子》作品的性质、文体特点以及虚言甚多的语言表达风格，对其民俗资料的真实性仍需要慎重对待，仔细鉴别，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不可全当作实录和信史。

注释：

①《庄子》时间词分属两个类型的有8个：旦、已、岁、老、久、暮、春秋、时。分属3个类型的有1个：年。

②“助”指衬音助词性词素，下列第（14）-（18）条同。这些词素单用时可以作为衬音助词出现在实词前后，但不同于中古以后，尤其是现代汉语的词缀。详见白兆麟师《衬音助词再论》和《语法研究应当重视语法体系的总格局——从通行的“词缀说”谈起》，均见《文法训诂论集》（语文出版社，1997）。

③详见向熹《简明汉语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P400-404。

④《逍遥游》中“天之苍苍”的“苍苍”，有人说是蓝色，有人说是青色，到底二者是一回事，还是有区别，可参考《咬文嚼字》2005年第1期《“青”是什么颜色》一文。

⑤“前”指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前编》，“甲”指董作宾的《殷虚文字甲编》。“虚”又作“墟”。

⑥详见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⑦崔譔注：“鼓筴，揲蓍钻龟也。”“播精，卜卦占兆也。鼓筴播精，言卖卜。”这种解释并不正确，详见《今注今译》的分析。

⑧详见马启俊《“毛炮”考释》，《皖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王海棻. 古代记时与社会文化[A]. 王海棻. 记时词典[C].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2]白兆麟. 文言文假设句的几种格式[A]. 白兆麟. 文法训诂论集[C].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3]曹雪林. 《孟子》记时词语研究[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3.

[4]陈振寰. 古汉语时间范畴研究的力作——读王海棻的《记时词典》[J]. 古汉语研究，1999，3.

[5]向熹. 简明汉语史（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6]唐瑛. 《墨子》颜色形容词研究[J]. 渝西学院学报，2002，1.

[7]蔡英杰. 白、伯、百、魄、柏、舶、幡同源说略[J]. 古汉语研究，2003，1.

[8]叶大兵，乌丙安. 中国风俗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9]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 导论[A].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 中华文化史[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第六章 《庄子》词语选释

由于《庄子》的写作和成书年代距今已有两千多年,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的发展和语言的变迁,《庄子》所使用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和现代汉语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庄子》所用词汇,作为上古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有很多已不为今人所熟悉、了解,成了逐渐被人淡忘和废弃不用的古语词;而另一些词汇虽然还在被今人使用,有的使用频率甚至还很高,但是由于《庄子》词汇自身的发展变异,后人对这部分词汇的理解难免出现困难,甚至出现某些偏差,因此这部分词汇在后世的使用过程中,既有继承因循或发展变化的一面,更有误解、误用或者讹变的一面。另外,也不可忽视古今注家对《庄子》词汇的训释多有纷纭模糊、舛误乖谬之处,这些更给今人理解和使用《庄子》词汇带来了负面影响,甚至是误导。以上种种因素导致《庄子》词汇在后人的理解和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疑难词语或误解误释的词语。今选取其中的20个,按照它们在《庄子》各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加以罗列,并考释其词形演变、词义源流、结构或词性变化,辨析其在理解、使用 and 训释方面存在的谬误及致误原因,补正前贤时哲在《庄子》词汇训诂和运用方面的错讹和缺失,以图对《庄子》的阅读和使用有所裨益。

一、野马(1次)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逍遥游》)

此句的“野马”,在历代《庄子》注本中大多被解释为天地间的游气,以为游气升腾浮动,状如野马奔驰,故以野马称喻之。如晋人郭象注:“此皆鹏之所冯以飞者耳。野马者,游气也。”另一晋人司马彪注云:“野马,天地间气。如野马之驰。”成

疏进一步解释说：“此言青春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蕲泽之中，犹如奔马，故谓之野马也。”《释文》说：“野马，司马云：春月泽中游气也。崔云：天地间气，如野马驰也。”近现代人的《庄子》注本也多秉承此说，如钟泰的《庄子发微》云：“‘野马’者，泽地游气，晓起野望可以见之，形如群马骤驰，故曰野马。野马、尘埃，皆气机之鼓荡，前后移徙，上下不停，故曰‘以息相吹’。”^{[1](P7)}《浅注》云：“野马三句：野马似的游气，飞扬的尘埃，都是被生物的气息吹拂着而在空中游荡。”《今注今译》引陈启天《庄子浅说》云：“‘野马’，谓空中游气。”当代的一些语文辞书也大多采用此说，如《辞海》（新版）“野马”条义项二为“指浮游的云气”，所举书证只有《庄子》及成疏。《老庄词典》释“野马”亦云：“指浮游的气体。春天阳气发动，远望原野或沼泽中游气浮动，状为奔马。故名。”高校各种古代汉语文选和古代文学作品选教材也多持此说。《逍遥游》还被选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教材的注释同样如此。所以野马为游气说几成定论，影响极大。

郭注言“野马”“尘埃”“此皆鹏之所冯以飞者耳”，此说显然忽视了“小大之辩”，不能切合大鹏高飞之实际，故《集释》中表示“疑误”。而上引诸家解“野马”为天地间如野马般奔驰的“游气”，陆宗达在《训诂简论》中批评说：“这个解释是典型的‘望文生义’。《庄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鹏鸟高飞远翔，下望许多生物在污浊尘土中喘息生存。’他用的‘野马’的‘马’字，实际是《楚辞》里‘愈氛雾其如塵’的‘塵’字。王逸注：‘塵，塵也。’古代‘马’‘塵’声韵皆同，可以用‘马’代替‘塵’字。《逍遥游》的‘野马’和‘塵埃’是同义词。同义词复用是为了加重表达或描写那个垢秽污浊的环境。而司马彪却在‘马’字上打主意，造成了大笑话。”^{[2](P130-131)}许威汉的《训诂学导论》（修订版）亦云：“其实，古代的‘马’与‘塵’（今读 méi）指尘）同音，可以互借。《庄子》是用‘野马’和‘尘埃’的重复说法来加强对污浊环境的描写。这一实例说明训诂学离不开音韵学，训诂学要联系词的语音形式（音同音近）来训释词义。”^{[3](P13)}《说文》：“塵，尘也。从土，麻声。”《楚辞·刘向〈九叹·惜贤〉》：“俟时风之清激兮，愈氛雾其如塵。”可见陆、许两位先生都是从原文语境出发，利用音韵学的原理和通假关系以求解，又有秦汉文献和注释材料为依据，因此其解释是可信的。闻一多也把《庄子》中的“野马”明确理解为“尘埃”，并解释文中事理为：“此言野马尘埃，亦物之能飞者，然必待生物以口吹嘘之，而后能飞，以喻鹏飞亦必待大风海运（浑）而后能举其体。然而两者所待，大小不同。生物一息之

吹,野马尘埃即因之以浮游,所待者小,体小故也。鹏非大风海运,不能自举,所待者大,体大故也。本篇屡以大小对照,此亦宜然。”^[4](P94-95)

“野马”因此亦可称之为“野塵”,义即“野尘”。如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三“野马”孙星衍校正:“或问‘游气何以谓之野马?’答云:‘马,特塵字假音耳。野塵,言野尘也。’”又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思尽波涛,悲泼壑潭,烟归八表,终为野尘。”由此可见,《逍遥游》中的“野马”与“尘埃”确为同义词,而其后叠用的语气词“也”正可体现这种同义词的复用关系。马建忠《马氏文通》云:“至于公名、本名后殿以‘者’字者,所以特指其名而因以诠释其义也。其殿以‘也’字者,所以顿宕其名而因以剖明其义也。或叠用‘也’字为殿者,则以历陈同类之事,要皆以助词气之用耳。”其举例正有《逍遥游》“野马”句,并解释说:“‘野马也’一顿,‘尘埃也’解之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所以申明之也。”^[5](P39-40)从前后语句的结构关系可见,“尘埃”与“野马”之间是同义相训的关系,并非表示不同事物的两个名词的简单罗列。

南宋词人蒋捷《水龙吟》:“君毋去此,飓风将起,天微黄些。野马尘埃,污君楚楚,白霓裳些。”很显然,“野马尘埃”都是复指尘埃,这样才和“飓风将起,天微黄些”“污君楚楚,白霓裳些”衔接起来。如“野马”表示游气,则与前后句意义不谐,成为多余的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辞源》(修订本)用“田野间蒸腾浮游的水气”解释《庄子》“野马”,并引用宋沈括《梦溪笔谈》“野马乃田野间浮气耳”为证;同时又云:“也指游尘。唐韩偓《玉山樵人集安贫诗》:‘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头筠管长蒲卢。’”^[6](P3152)“浮气”和“游尘”虽然在动态上有些相似,但是这两种物质毕竟本质上差别较大,外观上也不相同,《辞源》(修订本)不加选择地都作为“野马”的第二个义项(第一个义项为“产于北方的一种良马”,第三个义项为“貉的俗名”),当然是释义既不明确严谨,义项设立也不细致分明,皆不便于读者取舍遵从。该词典可以为“野马”的“游尘”义另立一个义项,并将《庄子》“野马”句作为本义项的第一书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庄子》中“野马”的研究和解释逐渐增多,观点各异,不乏新说出现,亦多有可以商榷之处。张家成在《试析〈庄子〉中的“马”的意象》一文中认为《逍遥游》“此处的‘野马’并非‘游气’,而是实指,即指‘马’本身。不过,庄子在这里所说的‘马’不是指因被穿络马首从而为人类所驯化了的

马,而是指未失去马之自然本性的‘野马’。”并解释“野马”所在的这段文字大意为:“鲲鹏展翅,在空中翱翔飞往天池。它从空中俯瞰大地,只见一群野马在茫茫无际的蓺泽荒野之中自由自在地奔腾如飞。马蹄扬起尘埃一片,与春天里生物复苏发出的气息更相吹动,昭示着天地万物的勃勃生机。”^[7]

张文的此种解说颇有新意和想象力,但是将“野马也,尘埃也”理解为“只见一群野马在茫茫无际的蓺泽荒野之中自由自在地奔腾如飞。马蹄扬起尘埃一片”,似有不妥。首先句式不合,原文为名词性并列句,各以语气词“也”表示停顿,其后应标以逗号,而张先生文章的意译中间标的是句号,将“野马”和“尘埃”断开了,而“马蹄扬起尘埃一片”又是主谓句,增加了动词性成分“扬起”。其次,张文的意译中增加了很多原文所没有的内容,正所谓“增字解经”,难免有失。如蓺泽之中多水草泥泞,野马能否在其中自由自在地奔腾如飞?马蹄又如何扬起尘埃一片?因此,我们认为张文的观点缺少《庄子》文本依据,在语言表达和情理上也难以令人信服。

卢国龙在《“野马”之喻与庄子的哲学悖论》中说:“‘野马’呈现出这样一种景象:在春日的郊野,气雾升腾,宛如奔马纵跃,激扬起尘埃聚散。”^[8]这段文字除了与上引张文一样,借助想象力和承袭古注,增加了《庄子》原文所没有的内容外,也同样改变了原文的句法关系,将名词性并列句“野马也,尘埃也”理解为主谓句,故有“奔马纵跃,激扬起尘埃聚散”这样的意译。除了同样增加了动词性成分“激扬起”外,另增加了一个动词性成分“聚散”,“尘埃聚散”也构成了主谓句,“尘埃”在此句中又变成了兼语,句子结构更为复杂。张文将“野马”理解为实指的野马本身,卢文则理解为升腾的、宛如奔马纵跃的气雾,我们认为这些都不符合《庄子》原意,理由见上,兹不赘述。

“野马”一词首见于《庄子》,后来在经籍中少见,但是在汉译佛经中却有众多用例。对佛经里的“野马”,学者多有考释。如“朱庆之(1990)考证了‘野马’在佛经里的用例,以充足的材料证明,‘所谓野马,即一种可以造成“海市蜃楼”的异常空气现象。’这种空气现象是由于密度差异造成的,不一定总能造成海市蜃楼,但是,‘即使不出现海市蜃楼,同样也可以使人产生某种虚幻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游气”,佛典所谓的“炎气”。’”^[9]朱庆之的话详见其《“野马”义证》(《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2期),高永安则受此文及其他文献资料的启发,“从意义和语音两个

方面出发,考察佛经《大正藏》中有关‘野马’的用例,又结合一些先贤已经揭示出来的汉语现象,论证了‘野马’本义是水汽,它的原始形式是‘焰’。它还有一个形式是‘阳焰’。‘野马’和‘阳焰’是由‘焰’分别通过衍生和重叠的方式演变而来的同义词。”^[9]根据高文的介绍,明代方以智《通雅》卷十一“天文·释天”中已明确提出:“野马,阳焰也。”而方以智又是根据并引用了龙树大士的话:“日光著微尘,风吹之野中,转名谓之阳焰。愚夫见之,谓之野马。渴人见之,谓之流水。”值得注意的是,龙树大士说的“阳焰”不应理解为“游气”“炎气”或“水汽”,而应是“野尘”。因为“日光著微尘,风吹之野中”,意思不分明是微细的尘埃在日光照耀下,被风吹向野外吗?这样的“野尘”,愚夫据实称之为“野马”,即“野尘”,因为“野马”与“野塵”同音同义(详见上文论证);渴人称之为“流水”,那是因为焦渴之人盼望有可饮用之水出现,因而对阳光下拂动的野尘产生了幻觉,误以为是流动的水汽,故称之为“流水”。“水汽”或“游气”“炎气”都只是一种幻象,并非“野马”的实义,就像光焰和火焰闪亮跃动,其上方的空气似水波流动,水汽蒸腾,但是光焰和火焰并非实指水波或水汽一样。将“野马”解为“阳焰”,只是取其意象相近而已,二者只是相似关系,而非同一关系,故龙树大士才将“日光著微尘,风吹之野中”的“野马”(即“野尘”)“转名谓之阳焰”。“转名”揭示了二者实非同一事物的内在关系,只因在幻象上有了趋同性,在比喻虚幻义上构成了同义词,因此才可以在佛经中同义连文,如《法集要颂经》卷4:“身如聚沫,如阳焰野马。”“野马”还可以与佛经中的“盛焰”“焰”“光焰”“影”“影响”“水影”“水中月”“芭蕉”等同义连文(详见高文),道理相同。因此,“野马”和“阳焰”并非像高文中说的那样,“是由‘焰’分别通过衍生和重叠的方式演变而来的同义词”,而是另有其演变过程。

因为“野马”在汉译佛经中是作为意象词出现的,与炎气、阳焰、焰等一样可以表示虚幻的假象,因此郭智勇在《从“神人”和“野马”看〈庄子〉内篇的成书年代》一文中据此认为:“作为意象词的‘野马’在《庄子》内篇中的出现只能证明它的成书年代当在汉译佛经之后。”^[10]问题是《庄子》中的“野马”并非意象词,而是实义词。根据前文引陆宗达、许威汉、闻一多等先生的观点,《庄子》中的“野马”实指“尘埃”。“野马”作为意象词,那是在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在汉译佛经过程中的词义引申和发展。慈怡主编的《佛光大辞典》就从佛经翻译的角度解释了“野马”来源和词义:“梵语 marici。译作阳焰、焰(炎)。全称野马泉。乃现于沙漠或旷

野中的一种自然林泉幻象。即热气之游丝或尘埃现于远方时,其幻影如真实之树林、泉水,然趋近之,则又消灭。故知野马为假象,并无实体。以此比喻诸法之无自性,如幻影之不能久住。”^{[11](P4818)}可见是汉译佛经借用“野马”对译梵语 marici,又可“译作阳焰、焰(炎)。全称野马泉”,用来表示“现于沙漠或旷野中的一种自然林泉幻象”。其形成原因是“热气之游丝或尘埃现于远方时,其幻影如真实之树林、泉水,然趋近之,则又消灭”。可见《庄子》中表示“尘埃”的“野马”与佛经中表示幻象的“野马”既有联系,更有区别,词义由实而虚,也符合汉语词义发展的方向。

郭文仅以意象词“野马”的晚出就证明《庄子》内篇成书年代晚于汉译佛经,另据“神人”作为复合词出现在《淮南子》之后,认为《庄子》内篇应是《淮南子》以后的作品,似乎有欠稳妥。书中出现晚出的词,不一定就能说明该书的整体晚出,因为古代书籍成书情况复杂,流传过程中又有少量后期词语经后人之手孳杂进入前期著作的情况。因此仅凭两个词语的晚出能否就对《庄子》下断然的结论“‘神人’和‘野马’在《庄子》内篇中的出现即可证明《庄子》内篇的成书当在汉代以后”^[10]?而要证明“神人”“野马”在庄子时代绝对没有使用的可能性也难,因为“说有易,说无难”,何况考察的还仅仅是“野马”作为意象词而非实义词(实指“野尘”)的使用情况呢?

至于“尘埃”,成疏:“扬土曰尘,尘之细者为埃。”《说文》:“尘,鹿行扬土也。”“尘”之小篆本来上为三鹿,下为土,籀文左为土,右为三鹿,后简化为“塵”。在唐代敦煌变文写本和宋代韵书《集韵》中才出现“尘”字,并成为今天“塵”的正式简化字。群鹿奔跑可以扬土为尘,野马驰骋同样可能尘土飞扬,这也为我们理解“野马”义为尘土提供了另一条思路。《释文》引“崔云:天地间气,如野马驰也。”又引“崔云:天地间气,蓊郁似尘埃扬也。”崔氏将“野马”“尘埃”都作为“天地间气”的喻体,虽属对“尘埃”的独特解释,但是据陆、许两位先生的上述分析,此说亦不足取。

二、培风(1次)

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逍遥游》)

成疏:“培,重也。……重积风吹,然后飞行。既而上负青天,下乘风脊,一凌霄汉,六月方止。”《释文》释“培”“音裴,重也。”皆释“培”为“重”。清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余编上》中对此释批评道:“‘培’之言‘冯’也。‘冯’,乘也(见《周官》冯相氏

《注》)。风在鹏下,故言‘负’;鹏在风上,故言‘冯’。必九万里而后在风之上,在风之上而后能冯风,故曰而后乃今培风。若训‘培’为‘重’,则与上文了不相涉矣。‘冯’与‘培’声相近,故义亦相通。”王说借通假以释义,切合原文文意,分析颇为中肯,又有文献为依据,故王说一出,从之者众,庶几已为今人共识。如《集释》云:“陆氏训重,未明,当从王氏为允。”刘文典《庄子补正》云:“典案:王说是也。‘培’、‘冯’一声之转,训‘培’为‘乘’,亦正合大鹏御风而飞之状。”^{[12](P6)}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亦云:“培,憑(凭),憑借、依赖。培风,等于说乘风(依王念孙说。见《读书杂志》)”^{[13](P378)}故《今注今译》总括云:“‘培风’,冯风。《释文》训‘培’为‘重’,误。”其余如郭锡良等先生编写的《古代汉语》、《汉语大字典》(简编本)、《老庄词典》、《浅注》孙雍长《庄子》注译等皆同此说。

《集释》全部转引并肯定王念孙说,同时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今案《说文》:培,益也。培风者,以风益大翼之力,助其高飞也。”本为“培风”,释同“风培”;本为“鹏培风”,反成“风培鹏”,皆不合原文内部结构和语义关系,因而不足取。另《说文》:“培,培敦,土田山川也。”段注:“按封建所加厚曰培敦,……引申为凡裨补之称。”故郭氏“培,益也”并非录自通行本《说文》原文,而是取其引申之义,当注明之。

三、三飧(1次)

适莽苍者,三飧而反,腹犹果然。(《逍遥游》)

历来解释“三飧”,多认为就是吃三顿饭或带三餐饭的意思。如《今注今译》注引陈启天说,云:“往返近郊,只须预备一日三餐之粮。”又据此翻译为:“到郊野去的,只带三餐粮而当天回来,肚子还饱饱的。”《浅注》则由“一日三餐”进一步得出“飧,同餐。三飧,指一日”的结论,而此说则本于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飧,同餐。三飧,指一天。”^{[13](P379)}

但是上述解释颇为可疑,已不断有学者提出异议,如何九盈、蒋绍愚两位先生在《古汉语词汇讲话》中质疑道:“‘莽苍’是距离不远的近郊,到近郊去旅行还‘带三餐饭’,肚子当然会吃得饱饱的,这有什么奇怪的,为什么要用一个‘犹’字呢?很显然,这种解释与作者原意是不相符的。”^[14]而且众所周知,周秦餐制为一日两餐(顿),朝食曰“饔”,夕食曰“飧”,如《孟子·滕文公上》:“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

飧而治。”赵岐注、朱熹集注并云：“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此亦可佐证上述所谓的“一日三餐”或“三餐，指一日”亦与当时的风俗习惯不符。

那么原文“三飧”究竟作何解释？关键在于对多义词“飧”的正确理解。钟泰的《庄子发微》云：“‘飧’同餐。古者抔饭而食，一抔食为一飧，三飧而告饱，故一飧实一饭也。详见《仪礼·公食大夫礼》。”^{[11](P10)}“飧”又同“餐”，都是“餐”的异体字。“抔”俗亦作“团”，故“抔饭”也就是“团饭”，即用手取饭并捏成团状。每一团饭即“一抔食”，亦即“一飧（餐、餐）”，所以“三飧”就是“三抔食”或曰“三团饭”。吃一团饭也称为“一飧”，或曰“一食”“一饭”，吃三团饭即“三飧（餐、餐）”，或曰“三食”“三饭”。《礼记·曲礼上》正义云：“三饭，谓三食也。礼，食三飧而告饱，须劝乃更食。”意为“按照礼节，一餐（顿）饭吃了三餐（团）饭就要说吃饱了，必须有人劝才能再吃”。

因此，《庄子》中的“三飧”应与“三饭”和“三食”同义，“飧”或“饭”“食”都是动词，义同“吃”，而不能当作量词，理解成“顿”，或今日“一日三餐”之“餐”。因此，“三飧”即“吃了三团饭”，亦即“吃了一顿饱饭”的意思。成疏早就指出：“往于郊野，来去三食，路既非遥，腹犹充饱。”王继如在《训诂学：面对新世纪》一文中也说：“古代城堡不大，到郊外去，吃一顿饱饭（‘三餐’）回来，肚子还滚圆滚圆的。这种理解可能更符合《庄子》之意。”^{[15](P19)}所言甚是。黄群建在《〈庄子〉训诂二题》中说：“据此，《庄子·逍遥游》‘适莽苍者，三飧而反，腹犹果然’应译为：‘去近郊去旅行，吃了三团饭，返回来，肚子还是饱饱的。’”^[16]

另据王继如上文介绍，崔大华的《庄子歧解》对“三飧”罗列了三种解释：

(1) 谓三顿饭。成玄英：来去三食，路既非遥，腹犹充饱。

(2) 谓第三顿饭（晚饭）。陆长庚：三餐，夕饭也。言适至近之地者，朝往夕归，腹犹果然。

(3) 谓三碗饭。宣颖：三餐，言饭三盂也。

第一种解释实误，已如上述。将成疏动词性的“三食”用来说明名词性的“三顿饭”，亦不妥。第二种解释看似合情合理，然显系以今律古、不合古制之词，故只是一家之言，无人应和。第三种解释最为接近正解，但仍不得要领，亦不符合“旅行”的特定语境和当时的饮食风俗习惯。

另外，“行千里者宿春粮”之“粮”：早期专指旅途中所带的熟食，《周礼·廩

人》：“凡邦有会同师役之事，则治其粮与其食。”注：“行道曰粮，谓糒也；止居曰食，谓米也。”即粮为行路之干粮，食为家居之食品。“粮”又作“糧”，从“量”得意。“粮”又作“糒”，从“備”得意，即戒备、具备、完备、准备。

四、犹然(1次)

宋荣子犹然笑之。(《逍遥游》)

《释文》：“案谓犹以为笑。”尽管“犹然”在秦汉时期可以作为副词，表示“尚且”“仍然”，但是将此处“犹然”作为副词，等同于“犹”，义同“尚且”“还”，这既不符合此处“犹然”的语法、语用特征，也使此句义不可解，更使前后语句不相连贯，而其用以补救句意的“以为”在原文中也无所依托，属于增字释义，故不足取。成疏：“犹然，如是。”释“犹”为动词，“然”为代词，则“犹然笑之”即为“象这样笑他们”，但是究竟如何笑？“是”又何所指代？并不明确。这种解释与上下文意不相融洽，显得突兀难解。

《释文》：“犹然笑之，崔、李云：犹，笑貌。”即“犹然”为“笑”的修饰成分，表明“笑”的状态，这符合“犹然”的用法，故今人多取此说，如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郭锡良等先生编写的《古代汉语》、《浅注》都释为“笑的样子”。但是，“犹然”究竟是什么样的笑呢？却有不同的意见。《今注今译》云：“犹然：喜笑的样子。‘犹’，即‘繇’，古今字(郭璞注《礼记·乐记》)。《尔雅·释诂》：‘繇，喜也。’(见马叙伦、蒋锡昌引)”但是陈氏在翻译时却说：“而宋荣子不禁嗤笑他们。”注曰“喜笑”，译曰“嗤笑”，前后不一。孙雍长注《庄子》曰：“犹然，不以为然的嗤笑样子。”译曰：“宋荣子不由得嗤嗤嘲笑他们。”与陈氏译文同持“嗤笑”说。“喜笑”和“嗤笑”差别甚大，且都不符合宋荣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也不符合《庄子》写宋荣子的原义，故皆不可取。

黄焯在《关于〈经典释文〉》(《训诂研究》第一辑)一文中对此例有很好的分析：“《经典释文》还有不解原文之意，因而轻弃前人之说的情况。例如《庄子·逍遥游》：‘宋荣子犹然笑之。’《释文》：‘崔(譔)、李(颐)云：‘犹，笑貌。’案，谓犹以为笑。’其实崔、李之说是正确的。犹然，古代常用以形容动作的舒迟不迫，《逍遥游》的犹然，正是状宋荣子之笑的从容舒展。《释文》把犹然混同于犹，作尚且讲，不仅不

合乎语法习惯,而且原文的神情也全淹没了,不足取。”^{[17](P227-228)}黄说极是。“犹然”在先秦时表示“从容舒迟”,这并不乏其例,如《荀子·哀公》:“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明通而辞不争,故犹然如将可及者,君子也。”宋荣子不正是这样明通不争、从容不迫的君子吗?另外,“犹犹”叠用也可表示不急不躁,舒缓适宜,如《礼记·檀弓上》:“君子盖犹犹尔。”郑玄注:“疾舒之中。”

故此例“宋荣子犹然笑之”可译为:“宋荣子从容和悦地笑对他们。”

五、时女(1次)

是其言也,犹时女也。(《逍遥游》)

司马彪注:“时女,犹处女也。”即“待于室中之女”。成疏:“时女,少年处室之女也。”因此“时女”与“处子”“处女”同义,皆表在室未嫁之女。然而《集释》却持不同意见:“庆藩案时,是也。犹时女也,谓犹是女也。犹时二字连读。《易》女子贞不字,女即处女也。司马训时女犹处女,疑误。《诗·大雅·绵篇》曰止曰时,《笺》曰:时,是也。是其证。”郭氏将“时”与“犹”连读,则与“女”分读,已不合“犹”与“时”的搭配习惯和此句的内部结构,也与前句语义不相连贯;又用《易》和《诗》分用的“女”和“时”来训释《庄子》本应连用的“时女”(详后),不合逻辑,亦难服人。成疏:“指此接舆之言,犹如窈窕之女,绰约凝洁,为君子所求,但知之聋盲者谓无此理也。”表明“犹”乃“犹如”,当单用。《释文》:“向云:时女虚静柔顺,和而不喧,未尝求人而为人所求也。”“时女”正连读。故《集释》郭氏之案语不足取。

关于“时女”还有第三种解释。明焦竑《庄子翼》:“‘时’,是也。‘女’,即汝字。谓智有聋盲,即汝之狂而不信者是也。”近人奚侗《庄子补注》亦云:“‘时’,借作‘之’,‘女’,读为‘汝’,肩吾也。……‘之’为助词,谓是言乃似汝也。”林希逸也认为:“‘时’,是也。‘女’,与汝同。前后解者,皆以此‘时女’为‘处子’,故牵强不通其意。盖谓如此言语,岂是汝一等人能之。”(转引自《今注今译》)陈鼓应、曹楚基、孙雍长等先生也持此说。此说对“时”的解释与郭庆藩的观点相同,对“女”的解释不合语境之误则尤甚,诸说各自曲为之解,彼此亦难相同,故皆不足取。

陆宗达的《训诂简论》对此例“时女”解释道:“即‘待于室中之女。’‘处’、‘待’都是呆(dāi)着,可证‘时’即‘待’。”^{[21](P176)}章炳麟《二十三部音准》和黄侃《古本音》认为“时”(時)的古音与“待”同,二字声符相同,均从“寺”得声。故“时”为

“待”之借字。秦汉文献中多有“待”假借为“时”的用法,如《论语·阳货》:“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有人认为“时”为“伺”之假借,实际为“待”之假借。《尔雅·释宫》:“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步,门外谓之趋。”“时”与“步”“趋”都是讲人在宫中的动作。“‘时’即是‘待’,今写作‘呆’(dāi),即‘停留不动’。”^{[2](P145)}《尔雅·释宫》:“鸡栖于弋为櫟,凿垣而栖为埭。”《诗经·王风·君子于役》亦有“鸡栖于埭”“鸡栖于桀(《鲁诗》作櫟)”的句子,“埭”为“时”的今字,是凿墙而成供鸡夜晚居处待止之鸡窠。鸡又别名为“时夜”。《齐物论》:“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鸇炙。”郭注和成疏解为“司晨”,《释文》:“崔云:时夜,司夜,谓鸡也。”从“埭”字亦可证“时”“待”二字之关系。因此,“时女”当如司马注、成疏、陆宗达所云,义为“处女”。

六、逍遥(7次)

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逍遥游》)

成玄英《庄子序》云:“所言逍遥游者,古今解释不同。”其所列举三家解释,前两家一为顾桐柏:“逍者,销也;遥者,远也。销尽有为累,远见无为理,以斯而游,故曰逍遥。”一为支道林:“物物而不物与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遥然靡所不为。以斯而游天下,故曰逍遥游。”顾桐柏和支道林的解释均拆骈为单,望文生训,强为之解,故不足取。而第三家是穆夜:“逍遥者,盖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内充,无时不适;忘怀应物,何往不通!以斯而游天下,故曰逍遥游。”此释将“逍遥”视为一词,故而可取。

“逍遥”本是叠韵联绵词,两个音节只构成一个词,因此只能整体表义,分释则无义,故不应割裂分训,《庄子》七处“逍遥”都是如此。如本例“彷徨”和“逍遥”对举成文,故成疏云:“彷徨,纵任之名;逍遥,自得之称;亦是异言一致,互其文耳。”

《释文》:“逍,音销,亦作消。遥,如字。亦作摇。”可见“逍遥”又写作“消摇”,字无定写正是联绵词的一大特征。如双声联绵词“犹豫”又写作“犹预”“犹与”“优与”“由豫”“由与”“容与”等。但是《集释》却云:“庆藩案逍遥二字,《说文》不收,作消摇者是也。《礼·檀弓》消摇于门,……《后汉·东平宪王苍传》消摇相羊,字并从水作消,从手作摇。”这是不了解联绵词的书写特点,以其一种写法否定另一种写法而致误。

七、天籁(2次)

(1)“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齐物论》)

郭象注:“籁,箫也。夫箫管参差,宫商异律,故有短长高下万殊之声。声虽万殊,而所禀之度一也,然则优劣无所错其间矣。况之风物,异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则天地之籁见矣。”成疏:“籁,箫也,长一尺二寸,十六管,象凤翅,舜作也。夫箫管参差,所受各足,况之风物,咸禀自然,故寄此二贤以明三籁之义。”

(2)“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齐物论》)

成疏:“地籁则窍穴之徒,人籁则箫管之类,并皆眼见,此则可知。惟天籁深玄,卒难顿悟,敢陈庸昧,请决所疑。”

综合郭注、成疏可知,籁本为箫管,其形参差如凤尾,其音短长有万殊。人吹之能成律音者为人籁,风吹之能发出声响者是地籁。虽然三籁咸禀自然,咸自取焉,但人籁、地籁并皆眼见可知,唯有天籁,深玄难悟。

在“三籁”之中,“天籁”既无“人籁”的人为因素,又无“地籁”的肤浅易知,而是自然天成,原始本真,妙在顺应自然,自得其趣,非雕琢造作所能至,因此是庄子所强调的最高哲学境界,符合道家重视自然,追求本然,欣赏天然的审美趣味。由于其充满哲理,且以音乐为喻,贴切生动,耐人寻味,因此“天籁”除了在哲学方面颇有影响外,在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创作、审美欣赏方面也成了人们常用的词语。如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一个偏见》:“人籁是寂静的致命伤,天籁是能和寂静溶为一片的。风声涛声之于寂静,正如风之于空气,涛之于海水,是一是二。”^{[18](P61)}这是对“天籁”充满哲学意味的思辩。陆龟蒙《奉和因赠至一百四十言》云:“唱即野芳坼,酬还天籁疏。”袁洁《蠡庄诗话》在评价清代民歌《咏白发》(“人见白发愁,我见白发喜。父母生我时,惟恐不及此。”)时感叹说:“诗由天籁,信然。”^{[19](P826)}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山歌》题记亦云:“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19](P827)}这些都是对诗歌尤其是民歌不事雕琢、自然率真风格的由衷赞美。清代还出现了以“天籁”为名的民谣和谚语集,如《天籁集》《广天籁集》等。清人范寅《蜀籁》集录了四川谚语,名之为“籁”,是把谚语作为自然纯真有如“天籁”的民间文学作品。然而,“诗由天籁”,终非“天籁”,仍是“人籁”。“天籁”非人力可为,故

“天籁难学”，难至终不可学。后世所言“天籁”，只能是心向往之而终不可至的理想境界。

八、庸詎(6次)

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齐物论》）

“庸詎”历来解释不一，成疏：“故知即不知，不知即知。凡庸之人，詎知此理耶！”释“庸”为名词，即“凡庸之人”；“詎”为反问语气词，与“耶”连用，相当于“岂”。又，《释文》云：“庸詎，李云：庸，用也；詎，何也；犹言何用也。服虔云：詎，犹未也。”前者释“詎”为疑问代词“何”，“庸詎”为“何用”，后者释“詎”为否定副词，“詎知”为“不知”。《集释》云：“庆藩案《文选》潘安仁《秋兴赋》《注》引司马云：庸，犹何用也。《释文》阙。”此又独释“庸”为“何用”。

上述注释都是将“庸詎”分别解释，因而说法虽异，均非正解。实际上“庸”亦“詎”也，“庸”“詎”同义并列，都相当于“何”，因此“庸詎”为复语单义词，义即“怎么”，共同与“乎”“邪”等配合，构成反问句。^①“庸詎”常常出现在动词“知”的前面，如《庄子》中“庸詎”共出现6次，2次是“庸詎知……邪”（《齐物论》），2次是“庸詎知……乎”（《大宗师》），1次是“庸詎知”（《大宗师》），都可以译为“怎么知道……呢？”另如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穷而忘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而转之清波乎？”用法正与《庄子》同。“庸詎”又可写作“庸遽”，如《淮南子·齐俗训》：“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窥我者乎？”“庸詎”还可作“何遽”“奚距”“岂钜”“岂渠”等，如《集释》云：“又案庸詎，犹言何遽也。詎遽距钜巨通用，或作渠。《史记·甘茂传》：何遽叱乎？《淮南·人间篇》：此何遽不能为福乎？《韩子·难篇》：卫奚距然哉？《荀子·正论篇》是定（字当作“岂”）钜知见侮之为不辱哉？《王制篇》：岂渠得免夫累乎？皆其证。”

类似“庸詎”这样复语单义表示反问的复式虚词还有“庸何”（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将庸何归？”）、“庸安”（如《荀子·宥坐》的“庸安知”）、“庸孰”（如《大戴记·曾子制言上》的“庸孰能”）等，“庸”皆为“何”，与其后之疑问词同义，故去之并不影响表义。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卷十八“庸何归”条中就指出：“‘安知’之为‘庸安知’（荀子·宥坐），‘詎知’之为‘庸詎知’（庄子·齐物论），‘孰能’之为

‘庸孰能’（大戴记·曾子制言），解者多训‘庸’为‘用’，故义不可通。”

《庄子》中的“庸”还可以和“其”连用，构成复语单义词“其庸”，用同“庸詎”，如《天地》：“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其庸可得邪？”《左传·僖公十五年》亦有用例：“晋其庸可冀乎？”《庄子》中还有“其庸詎”三个同义词连用的例子，如《人间世》：“将执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詎可乎！”此种用法极为少见，故相关虚词研究著作较少论及。

九、微(6次)

动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养生主》）

《庄子》中“微”总共出现8次，其中单用有6次，除上引《养生主》1例外，其余5例“微”分别表示“轻微”“微小”（《天运》《秋水》《庚桑楚》《列御寇》）、“若非”（《田子方》）。“微”另有2例出现在“得微”（《盗跖》）、“精微”（《则阳》）中，分别表示“无”（“得微”即“得无”“该不是”）、“微妙”（“精微”即“精深微妙”）。以上有关“微”的解释，注释者并无多少分歧，意见基本一致。

而上引《养生主》中的“微”究竟表示何义，尚存分歧。《浅注》云：“微，轻。”《老庄词典》释为“轻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也释为“微小，轻微”，《今注今译》译为：“微微”，《浅注》云：“微，轻。”孙雍长亦译为“轻微”。可见此例“微”多被注译为“轻微”“微微”。然而我们认为此处“微”当释为“少”。首先，“微”有“少”义。如《汉语大字典》（简编本）云“少。如：兵微将寡。《礼记·祭义》：‘虽有奇邪而不治者，则微矣。’郑玄注：‘微，犹少也。’”^[20]（P401）其次，联系《养生主》的文意和“庖丁解牛”典故要说明的道理，动刀轻不如动刀少更能与“謦然已解，如土委地”的结果相切合，更能说明庖丁解牛的依乎天理，驾轻就熟，出神入化，臻于妙境。正如许威汉在《训诂学导论》中所说：“动刀很轻，不一定是‘謦然已解’的关键性技术；动刀很少却达到‘謦然已解，如土委地’的结果，才真正表现出技巧的高超。”^[3]（P287）郭象注“謦然已解”亦云：“得其宜则用力少。”又注“如土委地”云：“理解而无刀迹，若聚土也。”成疏：“运动鸾刀，甚自微妙，依于天理，所以不难，如土委地，有何踪迹！”都说明只因依于天理而解牛，故动刀和用力甚少，刀迹几乎无有，但牛已解体，如土委地，甚自微妙。因此，“微”解释为数量上的“少”要比解释为力度上的“轻”更符合文章原意。

十、人气(1次)

且德厚信砮,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人间世》)

此例前后义近,为互文手法,故成疏综合解释为:“假且道德纯厚,信行确实,芳名令闻,不与物争,而卫君素性顽愚,凶悖少鉴,既未达颜回之意气,岂识匡扶之心乎?”《汉语大词典》把“人气”的常用义概括为三个:1. 人的意气、气质、感情。2. 人体的气味和气息。3. 人的心气、情绪。实际上1、3两个义项很接近,都属于表示人的心理情感的,与义项2表示人的生理属性不同。《人间世》中此例用的正是“人气”的第1个义项,故《浅注》云:“达,通达,了解。人气,他人的感情。”

“人气”一词,虽然在先秦时就已出现,但是使用并不普遍,《论语》《孟子》《左传》中均无用例,仅在《庄子》《墨子》中各有一例。《墨子·非儒下》:“是若人气,𪚩鼠藏,而羝羊视,责彘起。”此处“人气”表达的是“人气”的第2个义项,即人的气味或气息,是人与动物相区别之处。故《庄子》和《墨子》各为“人气”两个所指范围不同的义项的首见例。

“人气”在秦以后的古今汉语中一直在使用,《汉语大词典》收有汉董仲舒、明《西游记》、鲁迅《华盖集》、茅盾《子夜》等书证。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人气”东渡日本,被日语借用,写作“人气”,用来意译英语的“popular、popularity”,义为“受欢迎、走红、流行”,有名词和形容词两种意义和用法。这和汉语的“人气”从形到义都有了区别。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气”又回到中国,并颇受欢迎,在传媒、网络、商界、广告、宣传用语和大众口语中频繁出现,是个极为流行的时髦词语,可谓旧词谱新篇。“人气”在今天的汉语中又恢复了“人气”的写法,意义和用法都已今非昔比,有了来自日语的新义和新用法,感情色彩也由中性变为褒义。如“人气旺”“人气旺盛”“人气正旺”等,与之相反的是“人气不足”“没有人气”(此处“人气”并非与“鬼气”相对)。“具体地说,像‘人气正旺’、‘人气旺盛’这一类说法,用于商业,指‘生意兴隆、购销两旺’;用于公众人物,指‘受欢迎、名气大、人缘好’;用于某一种行业,指‘吃香、走红、从业者众多’。而‘人气不足、没有人气’等说法则指相反的情形。”^[21]

“人气”一词,有人认为源自《庄子》(《人间世》),“人气”曾在日本明治维新时东渡日本,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又回到中国,迅速使用开来,并有了新义。著名

作家蒋子龙就有作品叫《人气》。^②因为“人气”在当今语言生活中使用频率的大幅度提高,《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6版都将“人气”收入(《辞海》第六版仍未收入),列有“人的气息”(第6版新增补)、“人或事物受欢迎的程度”“〈方〉指人的品格”3个义项。

《庄子》中还有“精神”和“机械”也曾被日语借去翻译英语词语,后又由日本传回中国,有着与“人气”相类似的奇特经历。向熹的《简明汉语史》说:“日本人有时用古代汉语中的现成词语去翻译西方的新概念,这些词语形式上为古代汉语所固有,意义上有的有继承关系,有的很不相同。”^{[22](P677)}王力也指出,这些词语是“利用古代汉语原有的词语,而给以新的涵义。如果汉人先译,可能也是这样译的。但实际上是日本人先译,中国人也就照抄了”。^{[23](P685)}类似“人气”“精神”和“机械”这样的从古代汉语进入日语,后又回到汉语的词语还有很多,如“法律”“干事”“革命”“社会”“文化”“文学”“文明”“发明”“劳动”“经济”“封建”“景气”“具体”“本案”“写真”等。

“人气”“精神”“机械”等词语与另一批由日本人自己利用汉字创造并用以翻译英语单词、后来也进入汉语的日语借词不同,后者如“哲学”“科学”“企业”“政策”“绝对”“间接”“解放”“调整”等,也与日本人用汉字创造但不用于翻译英语单词、后来也借入汉语的日语借词不同。^③后者如“茶道”“场合”“成员”“服务”“见习”“单纯”“小型”等。由于这三种类型的来自日语的词语和汉语、汉字都有形式和意义上的源流关系,极易被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被现代汉语所吸收和融合,所以这些词在现代汉语中传播得很快、很广,有的使用频率甚至很高,致使许多人已分不清彼此的源头和性质,误把古代汉语原有的词当作真正的日语词,或者误把由日本人创造的日语词当作汉语固有的词。如国内就有学者认为“人气”是来自日语的流行词语,^④这显然是因为不了解“人气”本于《庄子》等先秦著作,以及“先出口后进口”或曰“出口转内销”的演变历史所造成的。我们认为,作为语言运用和学术研究,对此类词语还是正本清源的好,而语文类工具书也应及时反映此类词语的新动态,并准确解释其源流和变化。

十一、于于(2次)

(1) 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应帝王》)

成疏:“徐徐,宽缓之貌。于于,自得之貌。伏牺之时,淳风尚在,故卧则安闲而

徐缓,觉则欢娱而自得也。”《释文》:“司马云:徐徐,安稳貌。于于,无所知貌。简文云:徐徐于于,寐之状也。”都是视“于于”为整体表义,且意义与单个的“于”之词义无关,因此“于于”是重言词。但是《集释》却云:“庆藩案于于,即盱盱也。《说文》:盱,张目也。于与盱,声近义同。”认为“于于”即“盱盱”,固然不误,但是先将“盱盱”和“于于”拆骈为单,再借助通假以释义,这既不符合“盱盱”和“于于”的重言词特征,也不能得其词义正解,故实为曲解误释。

其实作为重言词,“于于”只是该词书面语的记音符号,还可以有不同写法,如在《庄子》中又写作“於于”,《天地》:“子非夫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集释》:“家世父曰:《应帝王》,其卧徐徐,其觉于于。《说文》:于,於也,象气之舒。是於于字同,於于,犹于于也。”此处“於于”又有异文“啞吁”,《释文》:“‘於于’并如字。本或作啞吁,音同。”无论是“於于”,还是“啞吁”,仅仅与“于于”写法不同,其音同义同,用法亦同。成疏:“於于,佞媚之谓也。”《释文》:“司马云:夸诞貌。一云:行仁恩之貌。”虽然释义分歧,与《应帝王》中的“于于”释义亦不同,但在整体释义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

“于于”又作“盱盱”,《淮南子·览冥训》:“卧倨倨,兴盱盱。”高注:“盱盱,无智巧貌也。”此处“盱盱”出现的语境正与《应帝王》之“于于”同,“无智巧貌”也正与“无所知貌”之释义同,其“欢娱而自得”之状貌皆合道家旨趣。“盱盱”除了可以和其他重言词对举使用外,还可以联合使用,构成AABB式结构,如《寓言》:“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淮南子·俶真训》:“万民睢睢盱盱然。”“睢睢盱盱”还可以压缩为“睢盱”,成为AB式结构,如明徐渭《次夕降辇雪径满鹅鸭卵》:“肖惨睢盱夔罔两,塑娇咽项女螭蛭。妆涂恨少施肌发,刻画争先解佩觿。”《鲁灵光殿赋》:“鸿荒朴略,厥状睢盱。”张载曰:“睢盱,质朴之形。”仍与“于于”“盱盱”义同。“于于”作为具有形容词性的重言词,还可以加上“焉”,形成AAB式结构“于于焉”,如唐韩愈《上宰相书》:“于于焉而来矣。”“于于焉”仍然可以形容行动欢娱自得的样子。

“盱盱”又写作“眊眊”,《集释》:“又《淮南》盱盱作眊眊。王氏《读书杂志》据诸书证为盱盱之伪,亦正与质朴无知同义。”由“正与质朴无知同义”可知,“眊眊”正是“盱盱”的同义别写。认为“眊眊”为“盱盱”之伪,是不了解重言词的这种特点所致。

(2)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盗跖》)

成疏:“居居,安静之容。于于,自得之貌。”仍是整体释义。《集释》:“庆藩案于于,广大之义也。《方言》:于,大也。《礼·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郑注曰:于读为迂。迂,犹广也,大也。《檀弓》于则于,《正义》亦训于为广。于于,重言也。”郭氏引古注以证明单个的“于”有广大义,因此“于于”亦为广大之义,这仍是拆骈为单,分训致误。倒是最后的“于于,重言也”指出了“于于”的词性真相,惜未能象成疏那样得其正解。

十二、熊经(1次)

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刻意》)

“熊经”是古代一种通过形体锻炼以健身、养生之术的名称。“经”有“缢”义,即今言“上吊”的意思,“熊经”的字面意义就是老熊吊颈。作为养生术,其实际意义,《集释》引司马彪注云:“若熊之攀树而引气也,”成疏:“如熊攀树而自经。”《释文》:“司马云:若熊之攀树而引气也。……李云: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后汉书》唐李贤注也说:“熊经,若熊之攀枝自悬也。”就是人们通过模仿熊的形体动作和神态,攀援树枝,自悬引气,锻炼身体,以求驻形养生,保养神气,延年益寿,类似今日之体操。

当然,也有学者对“熊经”词义的传统解释持有不同意见,如李怀之《“熊经”新解》认为:“‘熊经’不可能是一种攀悬于树枝的动作。……‘熊经’之‘经’实非悬挂之义。‘经’者,径也,行也。《广雅·释言》:‘经,径也。’《孟子·尽心下》:‘经德不回。’赵岐注:‘经,行也。’经之为行是直行。《文选·左思〈魏都赋〉》:‘延阁胤宇以经营。’李善注:‘直行为经。’”因此“‘熊经’便是指象熊一样直立行走(模仿熊的行走)”,并进一步解释说:“熊之行步悠然摇晃,看似不稳,其实沉稳。所以‘熊经’这种姿态与‘鸟伸’都是引挽柔和的导引方式,老幼皆宜,为之可以益寿延年。”^[24]此种解释于文有征,于理可通,录以备考。也许“熊经”的姿势动作本来就不止一种,即便如李先生的解释,“熊经”仍是一种通过活动腰身四肢而导引气息、炼形柔体、延长寿命的养生方式,类似后来的行步功法,且男女老幼皆宜,今日仍然常见。

古代养生术语“熊经”一词首见于《庄子》,在其后的文献典籍里多有记载,如

《淮南子·精神训》：“吐故内新，熊经鸟伸，鳧浴蜃蹻，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东汉创制“五禽戏”的华佗亦云：“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恰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见《后汉书·方术列传》，《三国志·华佗传》所记稍有不同）“熊经”在地上地下文物里也多有表现，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图》第四十一图即“熊经”，汉代车器、朱绘漆盘、砖墓彩绘、青铜酒樽和武氏祠石刻图象中也有“熊经”图形。沈从文在《说“熊经”》一文中对此有详细考证，并指出：“首先，自战国人已有‘熊经’方法以来，汉代一直延绵不衰；其次，‘熊经’在汉代已远不止‘攀树而引气’一种姿势，很可能已经完成了包括各种姿势在内的套路；再次，华佗创‘五禽戏’，其中‘熊’一部分，当是吸收了汉代‘熊经’术的成果而光大之的，绝不是心血来潮的突然发现。”^[25]（P87）

“熊经”“鸟伸”等养生术都是古人受动物运动特征和生活习性的启发而创制的养生方法，所以要以动物的名字和动作来命名。作为一种易学易用的养生之术和体育锻炼方式，“熊经”现在在城乡锻炼身体的人群中还时常能够见到，但是作为首见于《庄子》的一个养生术语，则早已不为人所熟知，在语言表达中也难得见到。不过有些巧合的是，今日皖西方言倒是还有“管熊经”的说法，相当于“不起作用”“有什么用”的意思，类似的还有“管屁经”“管鸟经”，都是对方言词语“管经”（有用）的否定，也都是粗话。其中的“熊经”与源自《庄子》的“熊经”明显不是一回事。无独有偶，如今“熊经”又成了股票市场里的特定用语，当然，和“牛经”一样，恐怕只有股市这个小圈子里的人，才能够心知其义，口念其经了。

十三、大方（5次）

（1）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秋水》）

成疏：“方，犹道也。”并释“大方之家”为“大道之家”。《浅注》：“方，道。大方之家，得大道的人。”因此“大方之家”即得大道之人，亦即专门家、行家、见多识广或学有专长的人。但是杨琳在《成语正义二则》^⑤一文中却认为成语“大方之家”即“大国之人家”，此说既误释“大方”，亦曲解“家”，并不足取。

“大方”本来指“方正之极”，如《老子》：“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稀声。”后来又引申为“大道”“常道”，《庄子》中有4例单用的“大方”，皆表“大道”，如：

(2) 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山木》）

成疏：“方，道也。”《浅注》：“大方，大道。”

(3) 知大一，知大阴，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阴解之，大目视之，大均缘之，大方体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徐无鬼》）

《浅注》：“大方，指大道的度量。大道无所不容，没有局限，所以称大方。”《今注今译》：“大方，无限。”并引日本福永光司解释为：“知大方——实在世界无限定自由的认识。”“大道的度量”仍属大道的范围。

(4) 或使莫为，在物一曲，夫胡为于大方！（《则阳》）

成疏：“方，道也。”《浅注》：“大方，大道。”

《秋水》中的“大方”亦表“大道”，为“大方之家”的修饰限制性成分。《释文》：“‘大方之家’，司马云：大道也。”此以“大道”释“大方之家”，忽视了“大方之家”中“人”的意义内涵，很显然是不全面的。后来由“大方之家”压缩而得“大方”和“方家”二词，“大方”于是在其“大道”之义外又增加了表示“人”的成分，指见闻广博或学有专长的人，即专门家，意义等同于“大方之家”或“方家”，三者这才同义。

由“大方之家”压缩而来的“大方”，表示见识广博或有专长的人，为名词，与后世表示不吝啬、不拘束、不俗气的“大方”不同，后者为普通组合，是形容词。清李渔《蜃中楼·辞婚》：“蛮音嘈杂羞大方，叛角徵宫商，只好对下里巴人呈伎俩。”此处“大方”与“下里巴人”相对，故其义只能指行家。

十四、箕踞(1次)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至乐》）

“箕”为名词作状语，修饰“踞”。“箕踞”初为动词性偏正词组，后凝固为偏正式双音复合词。与“箕踞”类似的词语有“箕倨”（如《淮南子》《史记》）、“蹠踞”（如《文选》）、“箕坐”（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箕张”（谓两旁伸张开去如簸箕形）。

“箕踞”究为何义，历来说法不同。《辞海》有两解：“坐时两脚伸直岔开，形似簸箕。一说屈膝张足而坐。为一种轻慢态度。”两者在坐姿上有明显不同。与“箕

踞”义同的是“箕坐”，《礼记·曲礼》：“坐毋箕。”孔颖达疏：“箕谓舒展两足，状如箕舌。”《辞海》释“箕坐”：“箕踞而坐，其形如箕。”我们知道，古代一般意义上的坐相当于今天的跪，是两膝着地（席），两足在身后的一种姿势。而“箕踞”理应是一种与平常坐姿不同的特殊姿势。综合上引诸种说法，“箕踞”最显著的特征是两足在身前，且张开两腿，形如簸箕般地坐着。至于两膝的位置如何，涉及坐姿是否如箕形，所以当如孔疏所云：“舒展两足，状如箕舌。”即两腿平展伸直而非两膝曲屈，故“箕踞”释义当以《辞海》第一解为是，第二解为非。而《史记》所说“邪坐不直曰箕踞”，因看不出“邪坐不直”与“箕”之间的相似性，故不足为训。

尽管人们关于“箕踞”的姿势有不同说法，但是对其显示倨傲不敬的态度这一点的认识却是一致的。箕踞是一种傲慢不逊、非常随便的姿势，连鬼都厌恶，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鬼之所恶，彼窞（屈）卧箕坐，连行奇（踣）立。”因此《礼记·曲礼》要求道：“坐毋箕。”《战国策·燕策三》记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有“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史记·刺客列传》作“箕倨”）。《世说新语·德行》：“王平子（澄）、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刘孝标注：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王维《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以“科头箕踞”“白眼看人”表明一种孤傲的处世态度。“箕坐”亦是如此，应璩《与崔元书》：“昔戴叔鸾箕坐见边文礼，此皆衰世之慢行也。”故魏德胜《〈睡虎地秦墓竹简〉词汇研究》说道：“箕坐，一种坐姿，两腿张开，形如簸箕。古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随便，不礼貌的坐姿。”^{[26] (198)}

然而庄子的箕踞与之不同，这是一种放达不羁之态，并非对谁不敬。当然，庄子此举对后来的魏晋名士、古代高士藐视礼法、放浪形骸之风影响甚大。

十五、唐肆（1次）

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为有，是求马于唐肆也。（《田子方》）

“唐肆”历来有歧解，郭注：“唐肆，非停马处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复得也。人之生，若马之过肆耳。”以否定判断句说明“唐肆”，并不能明确“唐肆”究竟是什么。成疏：“唐，道；肆，市也。……唐肆非停马之处也，向者见马，市道而行，今时覆

寻,马已过去。”释“唐肆”为道路集市,故为非停马之处,比郭注明确。然而仍有疑问,既然唐肆非停马之处,谁又会去那里求马呢?即使求之而不可复得,亦属正常,如何能拿来比喻并批评“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为有”这种行为呢?《释文》:“郭云:唐肆非停马处也。李同。又云:唐,亭也。司马本作广肆,云:广庭也,求马于市肆广庭,非其所也。”《今注今译》引林希逸说:“‘唐’,无壁之屋也。《诗》云:‘中唐有壁。’‘唐肆’,今之过路亭也。”实际上“中唐有壁”之“唐”为“古时朝堂前或宗庙门内的大路”^⑥林氏解释有误。以上释“唐”为“道”“亭”“广庭”“无壁之屋”,释“唐肆”为“市道”“市肆广庭”“过路亭”等,既众说纷纭,又令人费解。

《老庄词典》释“唐肆”为“集市”,“唐”字失训,而理解“唐肆”,关键正在“唐”字。《说文》:“唐,大言也。”大言即空话,《论衡·正说》:“唐之为言荡荡也。”《天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倦,不以觭见之也。”“荒唐之言”即广大、空无边际之言,与“无端崖之辞”同。故“唐”又引申为“广大”“空”,为形容词。因此,“唐肆”即空肆,为偏正词组,而非联合词组。《今注今译》:“唐肆:‘唐’,空(朱骏声说,见马其昶《庄子故》所引)。“肆”,市(成《疏》)。唐肆,空市场。”陈氏译为:“就象在空市场上寻求马一样。”《浅注》云:“唐,‘荒唐’之‘唐’,空。肆,市场。句谓市场已空,还去求马,必然落空。”孙雍长注译《庄子》亦云:“唐肆,空市。”求马于空肆,正与“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为有”相应,可以为喻。而上引诸家将“唐”作为名词解释,虽释义不同,然不可解则同。

《中国惯用语大辞典》收有惯用语“求马于唐肆”,解释说:“唐肆(sì):空荡荡的集市。到什么也没有的集市去买马。比喻到没有的地方去索取。”并举例:“今使挟绮罗以干田舍之村庄,操酒肉以啖深山之庙宇,是何异示璞于周人,而求马于唐肆,必无所得而归矣。(清夏燮《中西纪事·申明烟禁》)”^{[27](P684)}该惯用语也写作“求马于唐市”。《中国惯用语大辞典》的解释和举例很能说明“唐肆”的真实意思。

十六、来年(1次)

昔予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飧。(《则阳》)

此处“来年”之“来”和“年”尽管各自的词素义并没有在复音词中消失,依然在

复音词整体表义中发挥作用,但是此例“来年”的意义并非“来”“年”简单相加,如通常理解的那样,表示将要来到的年岁,而是特指正经历着的“今年”,与“昔”相对。这从原文后半部分对已发生的事实的叙述和已存在的状态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老庄词典》释此例“来年”为“第二年”,本身就有歧解。如理解为“昔”之后“今”之前的某一年,则仍为“昔”,与原文“昔”混同,不能形成对照;如理解为今年的第二年,即明年,则与原义明显不合;如理解为今年,则不如直释“今年”明确。所以可改释为“今年”。

“来年”的此种用法在《庄子》中出现,在同时代及后世的文献中几乎没有用例,因此可以判定《庄子》中的“来年”是一个有特定义的时间词。王海棻《记时词典》的“来年”词条释义只有“明年”一个义项,所举书证有《孟子》《礼记》《后汉书》《旧唐书》,^⑦未列入“今年”这个特定义项,当据《庄子》以补之。

其实,以“来”为首字构成的双音词在表示时间时,除表示未来、将来、后来等将然的时间概念外,也有表示现在、当今等当下时间概念的,除“来年”外,还有“来今”,如《水经注·河水四》:“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冢。干木,晋之贤人也,魏文侯过其门。式其庐,所谓德尊万古,芳越来今矣。”“芳越来今”义即美名盖过当世。

十七、中寿(1次)

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盗跖》)

此处“中寿”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中等”和“寿命”的简单组合,泛泛而指,而是指向特定的、具体的年龄。《庄子》认为“中寿”为八十岁,这是在特定的时代和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在人们的约定俗成下,“中寿”所具有的特指义。本例的“上寿”“下寿”情况与之相同,三者都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复音词。

不过“中寿”究竟指多大年龄,历来说法与《庄子》并不完全一致。《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云:“中寿若干,其说不一。孔《疏》谓‘上寿百二十岁,中寿百,下寿八十’,盖本《养生经》(见《文选》孙楚《征西官属送于涉阳侯作》李善《注》引),恐其太长。《庄子·盗跖篇》谓‘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吕氏春秋·安死篇》谓‘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中寿不过六十’,《淮南子·原道训》则谓‘凡人中寿七十岁’,《论衡·正说篇》则谓‘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洪亮吉《诂》云‘此云中

寿,当在八十以下,六十以上’,或是也。”^{[28](P491)}《左传》杨注所引诸家之说都着眼于“中寿”的具体岁数,从六十岁到一百岁,各不相同。实际上《左传》此例“中寿”为单用,与《庄子》中的“中寿”所处语境不同,所以白兆麟师在点注《左传微》时云:“中寿:年寿已满。中,音仲,满。……意谓尔寿已满,若及师之人,则尔墓之木拱矣。”^{[29](P244)}白先生的解释符合具体语境中的“中寿”,避免了前引注家在具体岁数上不必要的纠缠,显得既恰当妥帖,干净利落,又新颖独特,实为精到之论。当然,在《庄子》等其他典籍中,若“中寿”与“上寿”“下寿”连续出现,对比使用,表示长短不同的寿命时,则需要有具体的数字以说明其特指义,尽管对这个特指义的说解各不相同。

古代对“上寿”“下寿”的界定与“中寿”一样众说纷纭。《文选·嵇康〈养生论〉》:“或云,上寿百二十,古今所同。过此以往,莫非妖妄者。”其实,由上文可知,“上寿”还有百岁、九十岁、八十以上等不同说法,并非“古今所同”。“下寿”也有八十、七十、六十、六十以下等不同说法。《庄子》中的“上寿”“下寿”也只是众说之一种而已。

十八、骄稚(1次)

人有见宋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稚庄子。(《列御寇》)

《集释》:“庆藩案:稚亦骄也。(《集韵》:稚,陈尼切,自骄矜貌。)《管子·军令篇》:‘工以雕文刻镂相稚。’尹知章注:稚,骄也。王引之《经义述闻》云,《诗》《载驰篇》众稚且狂,谓既骄且狂也。”可见“稚”“骄”同义,都是指骄傲,所以“骄稚”复语单义,为联合式复音词。

然而也有不同意见,成疏:“稚,后也。宋襄王时,有庸琐之人游宋,妄说宋王,锡车十乘,用此骄炫,排庄周于己后,自矜物先也。”这是认为“骄稚”异义,“骄”为骄炫,“稚”为排后。不过这并不符合“稚”在《庄子》之时的习惯用法。

“稚”在先秦时可与“骄”“狂”等词连用或对举使用,表示狂傲之意。如《诗经·邶风·载驰》:“许人尤之,众稚且狂。”毛传:“是乃众幼稚且狂。”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五批评道:“上文许人已是众辞,不须更言众矣。‘众’当读为‘终’:终犹既也。……终稚且狂,既稚且狂也。此《诗》之例也。古字多借‘众’为‘终’。……稚者,骄也。《庄子·列御寇》:‘以其十乘骄稚庄子’是其证。……《传》不知众之为终,又以稚为幼稚。许之大夫,岂必人人皆幼稚邪?”这足以说明在与“骄”“狂”连

用时,释“稚”为排后或幼稚都是不足取的,“稚”当释作“骄”。王念孙《读书杂志》在列举“狼戾”“贪狼”等大量“两字平列”的例证之后说:“凡若此者,皆取同义之字;而强为区别,求之愈深,失之愈远,所谓大道以多歧亡羊也。”成疏对“骄稚”的强为区别正是如此。

不过与“众稚且狂”不同的是,《庄子》“骄稚”已不再用连词连接,而是紧缩合并为一个双音词。《释文》:“李云:自骄而稚庄子也。”用连词“而”是为了显示“骄稚”的联合结构,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骄稚”复语单义的语义特征。

十九、甚雨(1次)

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天下》)

《释文》云:“崔本甚作湛,音淫。”即“甚雨”在崔本中作“湛雨”。《集释》响应之:“庆藩案崔本甚作湛,是也。湛与淫同。《论衡·明雩篇》久雨为湛,湛即淫也。⑧《太史公自序》帝辛湛漚,扬雄《光禄勋箴》桀、纣淫雨。淫湛义同,字亦相通。……《淮南·修务篇》正作禹沐淫雨。”这则材料表明早在《淮南子》中,《庄子》“甚雨”即已出现异文“淫雨”。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淮南子集释·修务训》,原文为“禹沐浴霪雨,栉扶风。”何宁《淮南子集释》引高诱注:“禹劳力天下,不避风雨,以久雨为沐浴。”又引王念孙云:“‘沐’下本无‘浴’字,此涉高注‘沐浴’而误衍也。沐霪雨,栉扶风,相对为文,多一‘浴’字,则句法参差矣。……《庄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栉疾风’,此即《淮南》所本。”^{[30](P1313)}可见《淮南子》本身也有异文“淫雨”和“霪雨”,且二者皆本自《庄子》。《中华大字典》“甚”条释义时径谓:“通湛。《庄子·天下》:‘沐甚风。’《释文》:‘甚,本作湛。’”^{[31](P1546)}

此种异文及其意义虽有较早的版本依据和音义训诂上的理据,又为训诂名家和著名工具书所提倡和响应,似乎已得“甚雨”之正解。但是深入考察,却可以发现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首先,释“甚”通“湛”,“湛”又通“淫(霪)”,故“甚”亦与“淫(霪)”义通,这属于改读破字以释义。实际上,“甚雨”之“甚”用本字为训即可(详后),无需借通假而辗转释义。“甚”在《庄子》中除“甚雨”外,共计出现37次,无一例可释为“湛”“淫”(霪),亦可为证。尽管在古代汉语,特别是上古汉语典籍中,“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王引

之《经义述闻·序》),但无烦改读处,自不可轻言假借,否则随意破字,即成弊病。

其次,有书证和成语可以表明,“疾风”即快速、猛烈的风,常与“暴雨”“骤雨”等对举使用,共同表示风雨之“迅疾”和“猛烈”。而据《论衡》“以久雨为湛”、《尔雅·释天》“久雨谓之淫”可知,“湛雨”“淫雨”的语义中心都是“久雨”,不能突出雨之“迅疾”与“猛烈”,因而不能与“疾风”对举。因此释“甚雨”为“湛雨”“淫雨”或“久雨”,与《庄子》此处具体语境和前后文意相矛盾,极不协调。

最后,释“甚雨”为“淫雨”“久雨”等,既不符合“甚雨”出现的具体语境,也不符合其为大众所熟知和接受的常用语义(详后),故而持此说者无法提供崔本、《淮南子》以外的更多书证以支持其说。证据不足,仅凭臆断,难免滥言通假以至穿凿附会,违反“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王引之《经传释词·序》)的训诂原则。因此,对“甚雨”的破字为训,既无此必要,也难以成立。

基于以上几点,此说实不足取,故赞同者少,且早已不为今之学术界所取。

成疏:“赖骤雨而洒发,假疾风而梳头。”释“甚雨”为“骤雨”,后人注译多取此说,甚至怀疑《庄子》原文就是“骤雨”。如《今注今译》:“甚雨:骤雨。……王叔岷说:‘《疏》:“赖骤雨而洒发”,疑成本作“骤雨”。刘子《新论·知人篇》:“栉奔风,沐骤雨。”即本此文,亦作“骤雨”。’”(《庄子校释》)按:今译作‘骤雨’,与下句‘疾风’相对为文。”陈氏即译此例为:“骤雨淋身,强风梳发,设置了万国。”孙雍长注“甚雨”为:“大雨,暴雨。”译为“倾盆大雨”。《浅注》云:“甚雨,暴雨。”《老庄词典》亦云:“甚雨,大雨;暴雨。”“甚雨”“骤雨”“大雨”“暴雨”,四者同义,都是指急而猛的雨,与“疾风”正相对应。

“甚雨”在古代典籍中多有用例,均可释为“大雨”“急雨”“骤雨”“暴雨”,此为人所熟知。如《左传·襄公十八年》:“楚师伐郑……涉于鱼齿之下,甚雨及之,楚师多冻,役徒几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淮南子·说林训》‘甚雾之朝可以细书’,《庄子·天下篇》‘沐甚雨,栉疾风’,则甚雾甚雨谓大雾大雨。”^{[28](P1042)} 沈玉成《左传译文》译为:“军队徒步渡过鱼齿山下[的湑水]。遇到大雨,楚军大多冻坏,服役的徒人几乎死完。”^{[32](P300-301)} 均解作“大雨”。再举一较晚近的例子,《广东军务记·三元里抗英》:“幸彼苍默佑,未刻迅雷甚雨,乡民佯败,引入黄婆洞磨刀坑,杀死逆夷百余名。”另据《三元里打仗日记》记载,英军被围后,“时天色晴明,忽而阴云四起,午刻迅雷烈风,大雨如注,日夜不息。未刻后,逆夷之鸟枪火炮,俱被雨水湿透,施放不响。”

清代著名诗人张维屏的《三元里》诗云：“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所叙为同一件事，三则资料分别用了“甚雨”“大雨”和“骤雨”，足证三者同义，郭锡良等先生编写的《古代汉语》、高中语文课本和一些文言文选注本，将此处“甚雨”直释为“大雨”，是也。清刘淇《助字辨略》卷四：“大，盛也，甚也。”“大”可与“甚”同义，因此“大雨”与“甚雨”亦可同义。

《韩非子·十过》：“一奏之，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一奏玄云起，再奏风雨遂至，可见其迅疾。“裂”“破”“隳”，使人散走、俯伏、恐惧，可见其狂、猛，因此“大雨”与“甚雨”同，可以互训。“甚”与“疾”“迅”常对举使用，可见有快、大、急等义，因此和大雨、暴雨、急雨同义。（另有“飘风”，可与疾风、大风、暴风相比较）《辞源》（新版）“迅”：快，快速。收有“迅雷”条目，释为“疾雷”。（“迅雷不及掩耳”可证）。“甚”条下有义项五：厉害，过分；超过；很；诚，真；什么，怎么。无与“甚雨”相合的义项，可据引例增补“急速、迅猛”义项。

“甚”在古代常用来作形容词，表示“程度深”。《说文》：“甚，尤安乐也。”段注：“尤甘也。引申，凡殊尤皆曰甚。”《汉语大字典》（简编本）、《辞源》、《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以及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也都指出“甚”有“厉害”“过分”“严重”义，王编《古代汉语》还以《庄子》为例。所以释“甚雨”为“骤雨”“大雨”“暴雨”，为“甚雨”之确诂，而且自成疏以来，学界对此已基本取得共识。

关于《庄子》“甚雨”，还有一处版本校勘和异文考证的问题，因影响到对“甚雨”的理解，顺便提及。今人王孝鱼点校《集释》时，在校记中指出：“世德堂本风雨二字互易。”上文《中华大字典》引《庄子》正作“沐甚风”。清卢文弨校勘《庄子》时对此作了辩正：“今书作沐甚风栉疾雨。此以甚雨在栉字上，当本是沐甚雨栉疾风，文义较顺。《淮南·修务篇》云：禹沐浴霖雨，栉扶风，可以为证。《淮南》浴字乃衍文。李善注《文选·和王著作八公山诗》引《淮南》作沐淫雨，栉疾风。”卢氏是用《淮南子》“沐+雨”和“栉+风”的搭配关系证明异文“沐甚风栉疾雨”当为“沐甚雨栉疾风”，是也。上引成疏亦是“赖骤雨而洒发，假疾风而梳头”。语本《庄子》的成语“栉风沐雨”或“沐雨栉风”，可谓沿用不衰，众所周知，自古及今，述宾之间皆是如此搭配。“栉风沐雨”在文献中的用例也是如此，如《三国志·魏志·鲍勋传》：“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况猎，暴华盖于原野，伤生育之至理，栉风沐雨，不以

时隙哉？”谢灵运《山居赋》：“栴风沐雨，犯露乘星。”“风雨”二字前后互易出现在明世德堂本中，相当晚近，在后来的《庄子》版本和注家中并未得到更多的响应，今通行本仍作“沐甚雨，栴疾风”。

殷国光在《说“甚”——兼评“副词谓语句”》中说：“‘甚’在上古汉语中实为一词，其基本义正如清代小学家段玉裁所说：‘尤甘也。引申，凡殊、尤皆曰甚。’（《说文解字注》五篇上）这就是说，上古汉语中的‘甚’是一个表示程度相当高（或‘相当严重’）的形容词。它具有形容词的基本语法功能。它既可以直接表示物的性质，又可以表示性质、动作的程度。如上文所举的‘风甚’、‘甚雨’、‘甚败’、‘甚长’等。至于副词‘甚’从形容词‘甚’中分化出来，形容词‘甚’又逐渐消亡，那是后代的事情了。”^{[33]（P28）}很准确地说明了“甚”的词义和词性及其变化情况，对我们正确理解《庄子》“甚雨”极有启发作用。

今有狂风暴雨、大暴雨、暴风雨、急风骤雨、暴风骤雨、大风大雨等，《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早（旱）及暴风雨、水潦……”“暴风雨”连续出现，是最早用例。“甚雨”今已罕用。

二十、狗（11次）

（1）狗非犬。（《天下》）

今人都知道“狗”和“犬”是同义词，《庄子》中另外10处“狗”也都是“犬”的同义词，因此按理应该说成“狗即犬”，或曰“犬即狗”，那么如何理解此例的“狗非犬”呢？《老庄词典》解释为：“先秦名家学派的论题之一。意谓：狗，为小狗，犬为大狗。小狗不是犬，因此说狗非犬。”这个论题与《天下》中的“白狗黑”一样，除了存在如“白马非马”般的名实之辨外，还涉及逻辑学上的概念和判断问题，当然还可从词汇学方面进行词义辨析。前两者不属于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只就“狗”与“犬”的词义关系进行考辨。

“狗”为犬科，统言之，犬、狗无别，《庄子》除“狗非犬”外的10处“狗”就等同于“犬”；析言之，古代的“狗”还特指小犬，即未长出长毛的小狗崽，与表示成年的大狗有别。《礼记·曲礼上》：“效犬者左牵之。”孔颖达疏：“然通而言之，狗犬通名；若分而言之，则大者为犬，小者为狗。”《仪礼·既夕礼》：“白狗臂。”郑玄注云：“未成豪，狗。”《尔雅·释畜》：“未成毫，狗。”郝懿行义疏：“狗犬通名。若对文，则

大者名犬,小者名狗;散文,则《月令》言‘食犬’,《燕礼》言‘烹狗’,狗亦犬耳。今亦通名犬为狗矣。”可见“狗”既是“犬”的通名,又表示幼狗。据郝疏,近代汉语中的“狗”虽仍表幼狗,与犬有别,但作为“犬”的通名,已是其主要意义,今天更成了它唯一的义项,表幼狗义反而不为人所知。

《庄子》成疏:“狗之于犬,一物两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实异名,名实合,则彼谓狗,此谓犬也;名实离,则彼谓狗,异于犬也。《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犬也。”今天已不再因为狗之大小不同而异称之“犬”或“狗”,“狗”的古代特指义及“狗”“犬”在词义和所指对象上的差异也就渐渐不为人所知,“狗非犬”这个命题合逻辑的一面已难以被今人所理解,所以有人将其视为《庄子》不合逻辑的怪诞之语,荒唐之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更难被今人所了解和认同的是,“狗”在古代还可指犬科以外的其他幼兽。《尔雅·释兽》:“熊虎丑,其子狗,绝有力麤。”邢昺疏:“丑,类也。熊虎之类,其子名狗。”郭注:“律曰:捕虎一,购钱三千,其狗半之。”可见熊虎类动物的幼子也可名为“狗”。^⑨在这个意义上,更能说明《庄子》“狗非犬”的合逻辑性。

由于不了解有时的确“狗非犬”,因而导致人们长期误解成语“画虎不成反类狗”,以为此“狗”即“犬”,所以又将其讹变为“画虎不成反类犬”“画虎成犬”“画虎类犬”等,而作为原始的和正确的“画虎不成反类狗”反而渐不为人所知。《后汉书·马援传》:“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这是成语“画虎不成反类狗”的最早出处,此“狗”只能解为虎子。这除了有《尔雅》及其注疏作为依据外,从情理上说也应如此。《韩非子·外储说》:“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有意画犬尚觉最难相类,何况本意在于画虎者,如何能于不经意间就“类犬”了呢?那岂不是过于简单?何况“虎”“犬”不同类,形体不相近,如何能轻易相类?猫比犬更象虎,为何不说“画虎不成反类猫”呢?再从《后汉书》前后文来看,“鹄”与“鹜”虽非同类,然形体相近,所以“刻鹄不成尚类鹜”意为刻画天鹅不成,至少还能象只鸭子,与“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正相对应;而幼虎无大虎之虎气和神威,所以“画虎不成反类狗”表示画虎失去虎威,反倒象只无人惧怕的小虎崽,正与“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相

对应。前者取其形似,后者明其神异。因此将“狗”理解为虎崽并无不当,不可以“犬”代之。

对“画虎不成反类狗”的误解误用很早就开始了,如唐刘知几《史通·六家》有“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歧路灯》第十一回也有“恐画虎类犬”的说法。今天虽然也有人说“画虎不成反类狗”,但此“狗”实为今义狗,由“狗(小虎)”而“犬(犬马之犬)”而“狗(犬之通名)”,虽然形式上又回到了“狗”,然而此“狗”已非彼“狗”也。^⑩

注释:

①关于“庸诂”,详见杨伯峻《古汉语虚词》(中华书局,1981),P279-280;楚永安《文言复式虚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P439-440。

②详见高丕永《“人气”正旺》,载《咬文嚼字》2000年第11期。

③关于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可参看王力《汉语史稿》、向熹《简明汉语史》、高名凯和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语汇》(载《中国语文》1958年2月号)、冯天瑜《中日汉字文化的互动历程》(载上海《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

④详见田宇贺《关于流行词语研究的若干思考》,2002年5月石家庄第四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未刊稿)。

⑤详见杨琳《成语正义二则》,载《古汉语研究》1995年第4期。

⑥详见《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P963;《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93),P275。

⑦详见王海棻《记时词典》(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P144。

⑧《论衡·明雩篇》原文为:“变复之家,以久雨为湛,久暘为旱。旱应亢阳,湛应沈溺。……雨颇留,湛之兆也。暘颇久,旱之渐也。”

⑨董文君《西阳小记》(《新安晚报》2003年9月4日):“傍晚,孩子们常常来这里捉知了的幼虫,他们管那叫‘爬狗’的小东西,晚上要爬到树上蜕壳,可是,一不小心,就成了孩子们第二天早餐桌上的美食。”“爬狗”为皖北方言,指知了的幼虫。因“幼”而名“狗”,亦有古意。

⑩参见张凯《此“狗”非彼“狗”也》,载《汉字文化》2003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1] 钟泰. 庄子发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 陆宗达. 训诂简论[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 [3] 许威汉. 训诂学导论(修订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4] 闻一多. 周易与庄子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2003.
- [5] 马建忠. 马氏文通[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6] 辞源(修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7] 张家成. 试析《庄子》中的“马”的意象[J]. 哲学研究,2003,1.
- [8] 卢国龙. “野马”之喻与庄子的哲学悖论[J]. 世界宗教研究,1994,2.
- [9] 高永安. “野马”音义考[J].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4.
- [10] 郭智勇. 从“神人”和“野马”看《庄子》内篇的成书年代[J]. 贵州社会科学,2007,9.
- [11] 慈怡. 佛光大辞典(第五册)[M]. 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
- [12] 刘文典. 庄子补正[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 [13] 王力. 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4] 何九盈,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讲话[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 [15] 王继如. 训诂学:面对新世纪[A]. 训诂问学丛稿[C].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 [16] 黄群建. 《庄子》训诂二题[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1.
- [17] 黄焯. 关于《经典释文》[A]. 训诂研究(第一辑)[C].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 [18] 钱钟书. 写在人生边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19] 李文禄,王巍. 中国古代民歌鉴赏辞典[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 [20] 李格非. 汉语大字典(简编本)[M]. 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

- [21] 高丕永. “人气”正旺[J]. 咬文嚼字, 2000, 11.
- [22] 向熹. 简明汉语史(上)[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 [23] 王力. 汉语史稿[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8.
- [24] 李怀之. “熊经”新解[J]. 古汉语研究, 1994, 4.
- [25] 沈从文. 说“熊经”[A]. 沈从文.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C].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94.
- [26] 魏德胜. 《睡虎地秦墓竹简》词汇研究[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 [27] 温端政, 吴建生. 中国惯用语大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 [28]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29] 吴闿生撰, 白兆麟点注. 左传微[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5.
- [30] 何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31] 徐元诰等. 中华大字典(缩印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32] 沈玉成. 左传译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33] 殷国光. 说“甚”——兼评“副词谓语句”[A].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

第七章 源自《庄子》的成语研究

一般都把成语看作词的等价物(equivalent)。张永言《词汇学简论》云:“成语是固定词组(包括‘句子形式’的词组)的一种,是熟语的主要部分。成语的意义和结构都很完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逻辑上成语一般表示概念,在语法上成语起句子成分的作用。所以,无论从意义上或功能上看,成语都相当于语言里的词。”^{[1](P123)}

当然,也有人认为成语从形式和作用上看都相当于词组,如向熹《简明汉语史》云:“成语是人们在长期的语言应用中压缩凝炼而成的固定词组。一个成语包含两个以上的词,这些词结合在一起,表达某一固定的意义;在句子里充当一个句子成分,起词组的作用。”^{[2](P460)}

因此成语作为语言单位,确实有其独特性,从外在形式和内部结构上看,它的确不同于词,而是相当于词组,但是从使用上看,它又具有凝固性和约定俗成性特征,整体发挥作用,不同于普通词组的松散性和不定形性,因此是介于词和词组之间的固定词组,其作用已等同于词,所以可以认为成语是词的等价物,因而也就可以把成语作为词汇学的研究对象。

汉语的成语作为特殊的固定组合,渊源有自,相沿成习。其主要来源是不同时期的民众口语和汉语书面语。在殷商卜辞里尚未出现四字格的成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词汇的丰富、语言的发展、文学创作的繁荣,加上诸子论辩风气的促进和政治、外交的需要,成语逐渐增多起来。一些来自民间的俗语、谚语在上古典籍中得到引用,并逐渐转化为成语,而更多的成语则是由当时的书面作品转化而来,其中主要是诸子著作。

作为战国晚期的诸子著作之一,《庄子》的语言已从此前《尚书》《国语》《论

语》等著作的古奥、质朴趋向于纵恣浪漫、奇幻玄妙、形象生动、风格多样。《庄子》一书内容丰富新颖,颇具哲理情思,语言生动活泼,极具创造力、表现力和感染力,因而深受历代文人的喜爱。因此,在后世的哲学著作、文学作品甚至日常口语中,《庄子》的内容和语句得到普遍的引用,许多绝妙好辞和精彩片段不断被提炼、组合、凝固、引申,逐渐演化成后来的成语,《庄子》遂成为一大批汉语成语的源头。这些成语大多为人所熟知和常用,有的甚至至今仍然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源自《庄子》的成语,以其精炼的形式、深刻的内涵、高超的语言技巧,提高了汉语的表达能力,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

我们对《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中国典故大辞典》(辛夷、成志伟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汉大成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中华成语熟语辞海》(唐枢主编,学苑出版社,1995)、《新汉语成语词典》(征溶、冠峰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中华成语大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汉语成语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中国成语分类大词典》(新世界出版社,1989)、《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汉语成语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汉语成语词典续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新华成语词典》(任桂菊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汉语典故词典》(马君骅等编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等十余种成语、典故类辞书进行综合调查、整理和统计,互补遗漏,不重复计算各书重出的,结果显示源自《庄子》的成语有619条。^①《庄子》全书共有65180个字,即形成619条成语,其数量之丰,比例之高,完全可以和以出成语著称的《论语》《孟子》等先秦诸子著作相媲美。鲁金华《孔子修辞艺术一瞥》说:“据我们初步统计,源自《论语》一书的成语,仅收入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成语大辞典》者,就有100多条。”^{·31}而李波《〈论语〉成语探析》一文另作了专门和全面的统计:“《论语》全书共20篇,15957字,形成成语276条,成语率为7.73%,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是很罕见的。”^[4]另据张敏《〈孟子〉成语简论》介绍:“《孟子》全书不过三万五千余字,现经初步整理,单是辑录出的成语便有四百多条,²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常见成语。”^[5]从成语的绝对数量上看,两书都未能超过《庄子》。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大量源自《庄子》的成语进行认真考察,梳理和分析其形成的类型、写法、结构和意义变化情况,以便我们正确认识和使用这些成语,为古代文献阅读和今天的语言表达提供服务。

第一节 源自《庄子》的成语的形成方式

源自《庄子》的成语有多种形成方式,或截取《庄子》原文而成,或在《庄子》原文的基础上加工改造、提炼概括而成,或将《庄子》词语与其他书籍中的词语结合而成。具体可分为以下六种类型:

一、截取原文型

即成语所有构成成分均来自《庄子》原文。根据引用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为直接截取、间接截取、直接截取和间接截取兼用三种类型。其具体运用情况如下:

1. 直接截取原文相连续的语言片段,形成独立定形的成语。

(1) 大辩不言: 大辩不言,大仁不仁。(《齐物论》)

(2) 吐故纳新: 吹响呼吸,吐故纳新。(《刻意》)

(3) 哀莫大于心死: 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田子方》)

(4) 吞舟之鱼: 吞舟之鱼,殒而失水,则蚁能苦之。(《庚桑楚》)

(5) 苞苴竿牍: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列御寇》)

(6) 变化无常: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天下》)

2. 直接截取原文前后两句中相连的语言片段而成。

(1) 以火救火,以水救水: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人间世》)

(2) 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大宗师》)

(3)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为天下哉?(《让王》)

3. 先分别直接截取原文前后两句中各自相连的两个字,再重新组合而成。整体上属于在直接截取基础上的间接截取,组成的成语多是前后对应的联合结构。

(1) 槁木死灰: 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齐物论》)

(2) 溢美溢恶: 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人间世》)

(3)含哺鼓腹: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止,含哺而熙,鼓腹而游。(《马蹄》)

(4)窃钩窃国: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篋》)

(5)亦步亦趋: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田子方》)

4. 先分别截取原文前后两句里间隔一字的两个字,再组合而成。是两次间接截取的结果。

(1)批郤导窾:批大郤,导大窾。(《养生主》)

(2)呼牛呼马:昔者子呼我生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天道》)

(3)沐雨栉风:(禹)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天下》)

5. 先直接截取原文某个语言片段,再省略其中的某个虚词或某个实词,构成四字格成语。这也是在直接截取基础上的间接截取。

省略连词“而”:

(1)鹑居鷃食:夫圣人鹑居而鷃食,鸟行而无彰。(《天地》)

(2)得鱼忘筌: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外物》)

(3)尊古卑今: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外物》)

(4)无病自灸:孔子曰:“然,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盗跖》)

省略代词“之”:

(5)善刀而藏: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养生主》)

(6)号天而哭:至齐,见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号天而哭之。(《则阳》)

省略助词“之”:

(7)白驹过隙: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知北游》)

省略介词“于”:

(8)曳尾涂中: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秋水》)

省略介词“以”:

(9)隋侯之珠:今且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让王》)

省略副词“必”:

(10)游刃有余: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养生主》)

省略叠音成分中的一个音节:

(11)昭然若揭:今汝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也。(《达生》)

6. 先直接截取原文某个语言片段,再省略其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语,紧缩成以四字格为主的成语。这也是在直接截取基础上的间接截取。

(1)心如死灰: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齐物论》)

(2)官止神行: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养生主》)

(3)恢恢有余: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养生主》)

(4)大惑不解:大惑者终身不解。(《天地》)

(5)一日千里: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秋水》)

(6)夏虫不可语冰: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秋水》)

(7)桑枢瓮牖: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让王》)

(8)隋珠弹雀:今且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让王》)

7. 先直接截取原文某个语言片段,再增加词语,形成成语。

(1)人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乎幽间之中者,鬼得而诛之。(《庚桑楚》)在“人得而诛之”上又加一“人”字而成。

(2)投其所好:是故非以其所好笼之而可得者,无有也。(《庚桑楚》)在“其所好”前加一动词“投”字而成。

(3)喙长三尺:丘(孔丘)愿有喙三尺。(《徐无鬼》)截取“喙三尺”,再增加形容词“长”而成。

二、词语置换型

即用同义词、近义词等词语置换《庄子》原文的相应词语而成。

1. 先直接截取原文某个语言片段,再置换其中的某个实词,构成四字格成语。

(1)大相径庭: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逍遥游》)改动词“有”为副词“相”,原文“径庭”也由名词性词组变为动词性词组。“大有径庭”“大相径庭”都可以作为成语使用。

(2)改容易貌:子产蹴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称。”(《德充符》)用同义词“易”置换“更”。

(3)冰解雪释等:是乃所谓冰解冻释者能乎?(《庚桑楚》)除直接截取原文“冰解冻释”为成语外,也作“冰解雪释”“冰消冻释”“冰消冻解”,都是分别以同义词置换相应词语而成。

(4)齿若编贝等:今将军兼此三者,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音中黄钟,而名曰盗跖,丘窃为将军耻不取焉。(《盗跖》)除直接截取原文“齿如齐贝”为成语外,也作“齿若编贝”“齿如含贝”,是以同义词“若”置换“如”,以动词“编”“含”置换形容词“齐”而成(三者不同义)。

(5)荒唐之辞: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悦,不以觭见之也。(《天下》)用同义词“辞”置换“言”而成。

2. 先直接截取原文某个语言片段,再置换其中的某个虚词,而词义基本不变。

(1)扶摇直上: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用副词“直”置换连词“而”,使表义更具体明确。

(2)存而勿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齐物论》)用否定副词“勿”置换同义词“不”。

(3)以管窥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秋水》)用介词“以”置换“用”,体现了“以”的介词用法频率渐高于“用”的发展趋势。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仰天叹曰:‘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郄视文。’”汉东方朔《答客难》:“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筵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语曰”表明,在汉代,“以管窥天”已成为人们习用的成语。“以管窥天”进一步压缩后又可得“管窥”这一常用词。

(4)似是而非:(庄)周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山木》)用代词“是”置换“之”,与“非”相应,符合“是非”对举使用的表达习惯。《论衡·死伪》:“世多似是而非,虚伪类真,故杜伯、庄子义之语,往往而存。”《后汉书·章帝纪》:“夫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向熹《简明汉语史》认为“似是而非”语本《孟子·尽心下》:“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²¹(P469)“似而非”在形式、结构上都不如“似之而非”更接近“似是而非”,故此说恐误。

3. 先直接截取原文某个语言片段,再置换其中的两个以上的词语,构成以四字格为主的成语。

(1) 权衡轻重:为之权衡以称之。(《胠篋》)《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若八音之繁会。”由《胠篋》的“权衡以称之”到《周书》的“权衡轻重”,意思未变,形式则从五字减少为四字,更符合人们对成语的格式要求和表达习惯。

(2) 神乎其神: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天地》)以“乎其”置换“之又”。

(3) 望洋兴叹: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秋水》)也作“望洋惊叹”,以“兴”或“惊”置换原文的“向若而”三字。而“望洋兴嗟”则是以“嗟”再次置换“望洋兴叹”之“叹”而成,是双重置换。

(4) 与民更始: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盗跖》)以“民”置换“天下”,意义相关,语词减省,使五字成四字,更符合格式要求和表达习惯。如《汉书·武帝纪》:“诏曰:‘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

4. 用通假字的本字、古字的今字或某字的异体字相置换而成。

(1) 螳臂挡车: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人间世》)用“当”的今字“挡”相置换,“螳臂当车”亦可作“螳臂挡车”。

(2) 百舍重茧:吾闻夫子圣人也,吾因不辞远道而来愿见,百舍重趼,而不敢息。(《天道》)“茧”通“趼”,表示手脚因长期摩擦生出的硬皮。故成语“百舍重趼”也作“百舍重茧”。如《战国策·宋卫策》:“墨子闻之,百舍重茧,往见公输般。”

(3) 虚骄恃气:纪渚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僇而恃气。”(《达生》)“僇”通“骄”,故用“骄”置换“僇”。另省略“而”。

(4) 白驹过隙: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知北游》)“郤”通“隙”,故用“隙”置换“郤”。另省略“之”。

(5) 捉襟见肘:曾子居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纓绝,捉衿而肘见。(《让王》)“衿”与“襟”为异体字,故“捉衿见肘”亦作“捉襟见肘”。“肘见”颠倒为“见肘”。另省略“而”。

(6) 分庭抗礼:万乘之主,千乘之君,见夫子未尝不分庭伉礼。(《渔父》)“伉”

通“抗”，皆可以表示“匹敌”“相当”之义，故用“抗”置换“伉”。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伉礼下布衣之士。”作“伉礼”。而《史记·货殖列传》：“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又作“礼抗”。

也有不用本字置换，仍用通假字的，如“播糠眯目”：“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嚼肤，则通昔不寐矣。”（《天运》）“播”本通“簸”，表摇动，簸物，扬除。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乾部》：“播，假借为簸。”播糠：簸动以扬除粮秕；眯：物入目中。簸糠时糠屑迷住眼睛。比喻小的蒙蔽能够造成大的危害。但此处“播糠”并未置换为“簸糠”。也有仍用古字而不置换为今字的，如“自崖而反”：“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山木》）“反”与“返”为古今字关系，成语仍沿用古字“反”。

三、顺序颠倒型

即截取原文部分词语，然后颠倒其在原文的先后顺序，构成成语。

1. 颠倒构成成分在原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构成一个独立的成语。

（1）一饮一啄：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养生主》）先间接截取“一啄”“一饮”，再颠倒顺序，重新组合而成。

（2）断鹤续凫：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骈拇》）完全是由后而前间接截取、重新组合而成。而成语“鹤长凫短”也是颠倒型，但与“断鹤续凫”的截取方式、语法结构和语意都不相同，因此各自独立。

2. 颠倒构成成分在原文的先后顺序，与另一个顺序与原文一致、意义相同的成语并行于世。

（1）不生不死：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也作“不死不生”。而成语“不生不灭”则属于以“灭”代替近义词“死”而成。

（2）虫臂鼠肝：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大宗师》）也作“鼠肝虫臂”。

（3）不疾不徐：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天道》）也作“不徐不疾”。

（4）傥来之物：物之傥来，寄者也。（《缮性》）又作“物之傥来”。

（5）蹻然足音：夫逃虚空者，藜藿柱乎黽黼之径，良位其空，闻人足音蹻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亲戚之聒欬其侧者乎！（《徐无鬼》）亦作“足音蹻然”。

四、内外结合型

即成语的一部分词语和意义取自《庄子》原文,另一部分取自其他书籍或民间俗语,内外结合而成。如:

(1)跳梁小丑: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逍遥游》)又,《国语·周语上》:“王犹不堪,况而小丑乎?”取《逍遥游》之“跳梁”与《国语》之“小丑”组合而成成语“跳梁小丑”。

(2)椿萱并茂: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逍遥游》)又,《诗经·卫风·伯兮》:“焉得^①援(萱)草,言树之背。”椿:长寿的大椿,用以象征父亲。援同萱,即种在北堂的萱草,据说能使人忘忧。因旧时妇女常居北堂,故用萱草象征母亲,称母亲为萱堂,称父母为“椿庭萱堂”。“椿萱并茂”用椿萱都很茂盛来比喻父母健在,又作“椿萱同茂”,秋瑾《临江仙·题李艺垣〈慕莱堂诗集〉》:“忆昔椿萱同茂日,登堂喜舞莱衣。”^②

(3)支离破碎: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乎?(《人间世》)又,《淮南子·要略》:“繆称者,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取《人间世》之“支离”与《淮南子》之“破碎”组合而成成语“支离破碎”。

(4)初生之犊不惧虎: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知北游》)“新生之犊”也作“初生之犊”。《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俗云:‘初生之犊不惧虎。’”“俗云”表明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初生之犊不惧虎”已作为成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初生之犊不惧虎”亦作“初生之犊不怕虎”“初生牛犊不怕虎”“初生牛犊不畏虎”等,都是常见的成语,也都是《庄子》原文在民间的运用和扩展而形成的成语。

(5)迫在眉睫:(老子)曰:“向吾见若眉睫之间。”(《庚桑楚》)又,《列子·仲尼》:“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虽远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来干我者,我必知之。”由《庄子》的“眉睫之间”到《列子》的“近在眉睫之内”再到今日成语“迫在眉睫”,有一个逐渐凝练定型的演变过程。而成语“近在眉睫”则显然源自《列子》。

(6)洗耳投渊: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于畎亩之中,而游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见之。”因自投清泠之渊。(《让王》)又,《孟子·尽心上》“古之贤士,何独不然”句汉赵岐注:“乐道守志,若许由洗耳,可谓忘人之势矣。”“洗耳投渊”这个成语正是用两个典故中的

“洗耳”“投……渊”组合而成,来比喻高士隐逸,恶闻政事。《文选·桓温〈荐谯元彦表〉》:“故有洗耳投渊,以振玄邈之风。”

(7)万变不离其宗:不离于宗,谓之天人。(《天下》)又,《荀子·儒效》:“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此六字成语正是取《荀子》“万变”与《庄子》“不离于宗”的稍异形式(以“其”代“于”)重新组合而成。

当然,《庄子》也自觉地吸收前代或同时代书面语言中的优秀成分,或直接引用,或稍加变化,这些都有助于推动成语的成熟和定形。如:

(8)劳而无功:该成语在《庄子》之前即有使用,如《管子·形势》:“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墨子·号令》:“地不得其任,则劳而无功。”《天运》加以引用:“今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 劳而无功,身必有殃。”

(9)夜以继日:该成语的源头各种字典辞书说法不一,《中华成语熟语辞海》《新汉语成语词典》认为语出《至乐》:“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而《汉大成语大词典》所举始见例为《孟子·离娄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无《庄子》书证。实际上孟子(约前372—前289)与庄子(约前369—前286)的生卒年非常接近,二人之书的成书时间也大致相同,因此“夜以继日”究竟在哪一部书中最先出现,已无从考证。《晏子春秋》一书旧题春秋时齐晏婴所撰,实际为后人依托,唐柳宗元根据该书旨趣多类墨子,认为为齐国墨子之徒所作。时代稍早于庄孟。该书《内篇谏下》:“今齐国丈夫耕,女子织,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夜以接日”可能是最初的说法,到庄孟之时,稍加变化而为“夜以继日”,并作为最常见的成语使用至今。与之同义的成语“以夜继日”“夜以继昼”“夜以接日”使用频率明显低于“夜以继日”。

另据《意林》引《管子》:“商人通贾,信道兼行,夜以继日。”果真如此,则“夜以继日”在庄孟之前三百多年即已形成,《庄子》加以引用和推广。

《庄子》还积极学习、吸收民众语言,引用民间口语中富有哲理性和表现力的野语俗谚等熟语成分,以增强议论的说服力和语言表达的修辞效果。所引内容有的已不被今人所知,有的经过长期使用,约定俗成,则成了家喻户晓的成语。如《刻意》:“野语有之曰:‘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尚志,圣人贵精。’”《秋水》:“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这里明确表明所引之言为“野语”。也有化引俗谚的,如《胠篋》:“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

起。”“唇竭则齿寒”就是对俗谚“唇亡齿寒”的扩展(增加连词,以与后两句结构一致)和替换(以同义词“竭”替换“亡”)。“唇亡齿寒”在《庄子》之前即已出现,并已被文献典籍所征引,如《左传·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虽然《庄子》没有像前两例那样明言引言的来源,但据《左传》可知,“唇竭则齿寒”就是对民间谚语“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灵活引用,文中的“故曰”也透露出《庄子》对已有的民间谚语、历史故实和前人论述(如《老子》曾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认同。《庄子》所引“野语”今已不用,而所引俗谚“唇亡齿寒”则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使用至今,为今人所熟知乐用。

五、提炼概括型

即就《庄子》某一段或某几段话,概括引申,锤炼加工,取其精华,补其大旨,用精炼简短(多为四字)的言辞加以表达。此类成语实际上是《庄子》与后人共同创造的。

1. 以《庄子》原文某一句或几句话的少量词语为表义基础,增加其他词语以补足相关语义而成。

(1)冰肌玉骨: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逍遥游》)取原文“肌”“冰”,再与“玉骨”组成联合式成语。

(2)栩栩如生: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齐物论》)取原文“栩栩”为修饰语,作述宾结构“如生”的状语,构成偏正式成语。

(3)方外之人:彼游方之外也。(《大宗师》)取原文“方”“外”为修饰语,另加中心语“之人”,形成偏正式成语。

(4)碧血丹心: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外物》)以原文“血”“碧”加“丹心”组成联合式成语。如清丘逢甲《和平里行》:“南来未尽支天策,碧血丹心留片石。”亦作“丹心碧血”“碧血红心”。

2. 对《庄子》原文某一段或某几段话的意义进行提炼概括,以精炼简短的词语加以表达,形成成语。

(1)樗栎庸材: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逍遥游》)又,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

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人间世》)此成语综合《逍遥游》《人间世》两段文字而成。亦作“樗栎凡材”“樗栎散材”“樗散之材”。

(2) 华封三祝: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天地》)华封人三祝圣人,因此概括为“华封三祝”。

(3) 俯仰由人: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天运》)“俯仰而不得罪于人”用更精炼的“俯仰由人”表达,字数减少,句式由否定变为肯定,而意义不变。

(4) 群蚁附膻:羊肉不慕蚁,蚁慕羊肉,羊肉膻也。舜有膻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徐无鬼》)“群蚁附膻”正能很好地概括原义,比拟后文。

(5) 触蛮交战: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则阳》)也作“蛮触之争”“蛮触相争”“蜗角虚名”“名争蜗角”等,都是从不同侧面概括这个著名典故的旨意。

(6) 探骊得珠: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于渊,得千金之珠。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骊龙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列御寇》)成语“颌下之珠”也提炼自这段文字,然而清蒋坦《秋灯琐忆》所记有所不同:“余读《述异记》云:‘龙眠于渊,颌下之珠,为虞人所得,龙觉而死。’”可能是同一典故在流传中发生了变异。

六、综合构成型

即同一成语,存在着上述两种以上的形成类型,是多种构成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如:

(1) 越俎代庖: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逍遥游》)截取原文与顺序颠倒兼有。

(2) 薪尽火传: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养生主》)截取原文、顺序倒置兼有。

(3) 虚与委蛇: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应帝王》)截取原文和顺序倒置兼有。

(4) 邯郸学步: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秋水》)截取原文、

词语置换和顺序颠倒兼有。

(5)心服口服: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蘧,立定天下之定。(《寓言》)截取原文和顺序倒置兼有。

第二节 源自《庄子》的成语的结构特征

源自《庄子》的成语不仅数量多,形成方式复杂多样,而且其结构特征也多有不同,可以从多个侧面加以探讨。

一、源自《庄子》的成语单条字数多少不同,可分为三字格、四字格(此种格式最多)、五字格、六字格和七字以上的多字格等五种类型。

1. 三字格

(1)一枝安: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逍遥游》)“一枝安”表示所需不多,易于满足;或处境艰难,所获甚少,只能满足于有限的条件。杜甫《宿府》诗:“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秋瑾《梅》十章其五:“谁凭健步一枝安,宋相端严见亦难。”《逍遥游》此段话还演化出一条四字格成语“巢林一枝”,表示自足义,与“一枝安”同。如《宋史·李沆传》:“沆曰:‘身食厚禄,时有横赐,计囊装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指佛教典籍——笔者按)以此世界为缺陷,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丰屋哉?’”

(2)成风斫、郢匠斤:郢人垾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垾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徐无鬼》)此则典故演化出多个成语,其中“成风斫”形容技艺精妙高超,出神入化。如宋孙覿《绍兴壬子某南迁过疏山上一览亭》:“诸儒望先觉,坐侍成风斫。”“郢匠斤”指高妙的才质和器具,如杜甫《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脱略磻溪钓,操持郢匠斤。”

(3)不敢当:大王反国,非臣之功,故不敢当其赏。(《让王》)本指不敢或不配接受奖赏,“当”本有宾语,后省略而为“不敢当”。《史记·孝文记》:“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

(4)抱柱信: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盗跖》)此则典故经提炼概括而成“抱柱信”等多个成语,后用“抱柱信”比喻坚守信约,如《玉台新咏·古诗八首·穆穆清风至》:“安得抱柱信,皎日以为期。”李白《长干行二首》之一:“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

2. 四字格

画地而趋(《人间世》)	附赘悬疣(《骈拇》)	大方之家(《秋水》)
汗流至踵(《田子方》)	环堵之室(《庚桑楚》)	安室利处(《徐无鬼》)
祸福相生(《则阳》)	惮赫千里(《外物》)	内圣外王(《天下》)

3. 五字格

(1)无何有之乡: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逍遥游》)直接截取原文,成一五字格成语。

(2)无置锥之地: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盗跖》)向熹《简明汉语史》认为“无置锥之地”为“由五个字的动宾词组构成”,举的例证无《庄子》,而是《荀子·非十二子》:“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又《儒效》:“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间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韩非子·安危》:“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2](P472)}庄子生卒年早于荀子、韩非子约半个世纪,所以“无置锥之地”应是源自《庄子》且在先秦诸子著作中较为流行的成语。

4. 六字格

(1)夏虫不可语冰: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秋水》)省略介词“以”和“于”而成六字格成语。

(2)哀莫大于心死: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田子方》)直接截取原文而成。

(3)人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乎幽间之中者,鬼得而诛之。(《庚桑楚》)在截取原文基础上加“人”字而成。

5. 七字以上的多字格

(1)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亦以妄听之。(《齐物论》)此成语是分别截取原文前后两句的后三字,再各补以“姑”字而成的八字格成语。

(2)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大宗师》)直接截取原文而成。此段文字也是成语“莫逆之交”“莫逆之友”的出处。

(3)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识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天地》)截取“识其一,不知其二”并稍加变化而成。又,《战国策·赵策三》:“楼缓曰:‘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得其一,未知其二”与之近似。亦作“知其一,不知其二”。

(4) 呼牛也可,呼马也可: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天道》)为提炼原文语义而成,亦作“呼牛亦应,呼马亦应”。另有“呼牛呼马”“呼牛作马”“呼牛唤马”“呼马呼牛”等成语。

(5) 彼知顰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顰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穷哉!(《天运》)直接截取原文十二个字而成,为源自《庄子》的最长的成语。《中华成语熟语辞海》收有该条成语,并引《天运》此段文字为其始见书证。

(6) 君子之交淡若水: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山木》)也作“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之接如水”。后者如《礼记·表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山木》)原文并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语,是后人从中提炼概括而得。《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螳螂捕蝉,志在有利,不知黄雀在后啄之。”已初具形态,后经进一步凝练而成。

二、源自《庄子》的成语常常因形成方式的不同而出现出处相同,意义相同、相近或相关,写法不同或者结构也不同的成语异写情况。这些成语家族的成员,从数量上看,最少的只有两个,最多的有七个。

1. 因截取的原文词语不同而形成的异写

恢恢有余——游刃有余(《养生主》)

大方之家——见笑大方(《秋水》)

隋侯之珠——隋珠弹雀——以珠弹雀(《让王》)

纳屣踵决——踵决肘见——捉襟肘见(《让王》)

2. 因词语置换而形成的异写

- 槁木死灰——枯木死灰(《齐物论》)
安时处顺——安常处顺(《养生主》)
螳臂当车——螳臂挡车(《人间世》)
太仓一粟——太仓稊米(《秋水》)
见笑大方——贻笑大方(《秋水》)
欣然自喜——欣然自得(《秋水》)
视为畏途——视如畏途(《达生》)
色若死灰——面如死灰(《盗跖》)
造言生事——造谣生事(《盗跖》)
须眉交白——须眉皓然(《渔父》)
樗栎庸材——樗栎凡材——樗栎散材(《逍遥游》)
濠梁之上——濠上之风——濠梁之气——濠上之乐(《秋水》)
呆若木鸡——蠢若木鸡——木鸡养到(《达生》)
望洋兴叹——望洋而叹——望洋惊叹——望洋兴嗟(《秋水》)
冰解冻释——冰解雪释——冰消冻释——冰消冻解(《庚桑楚》)
触蛮交战——蛮触之争——蛮触相争——蜗角虚名(《则阳》)
尾生之信——尾生抱柱——尾生桥下——柱下期信(《盗跖》)
涸辙之鲋——涸辙之鱼——涸辙之枯——辙鲋之急——涸辙枯鱼——涸辙穷鳞——涸辙穷鱼。(《外物》)

3. 因顺序颠倒而形成的异写

- 槁木死灰——死灰槁木(《齐物论》)
鬼斧神工——神工鬼斧(《达生》)
送往迎来——迎来送往(《山木》)
失之交臂——交臂失之(《田子方》)
白驹过隙——过隙白驹(《知北游》)
捉襟肘见——捉襟见肘(《让王》)
吮痂舐痔——舐痂吮痔(《列御寇》)
沐雨栉风——栉风沐雨(《天下》)

落雁沉鱼——鱼沉雁落(《齐物论》)

4. 因提炼概括的不同而形成的异写

材大难用——才大难用(《逍遥游》)

偃鼠饮河——鼯腹易盈(《逍遥游》)

断鹤续凫——鹤长凫短(《骈拇》)

华封三祝——华封之祝(《天地》)

愈下每况——愈况每下(《知北游》)

群蚁附膻——如蚁附膻(《徐无鬼》)

莫逆之交——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大宗师》)

木鸡养到——呆若木鸡——蠢若木鸡(《达生》)

空谷足音——足音跫然——跫然足音(《徐无鬼》)

触蛮交战——蛮触之争——蛮触相争——蜗角虚名(《则阳》)

苌弘化碧——碧血丹心——丹心碧血——碧血红心(《外物》)

呼牛呼马——呼牛作马——呼牛唤马——呼马呼牛——呼牛也可,呼马也可——呼牛亦应,呼马亦应(《天道》)

三、源自《庄子》的成语内部语法结构多种多样,现代成语所具有的结构关系基本都已具备。

1. 联合结构

椿庭萱堂(《逍遥游》)

尘垢秕糠(《逍遥游》)

朝三暮四(《齐物论》)

善始善终(《大宗师》)

不死不生(《大宗师》)

金石丝竹(《骈拇》)

断鹤续凫(《骈拇》)

吐故纳新(《刻意》)

孤雏腐鼠(《秋水》)

心服口服(《寓言》)

在联合结构的成语中,有一部分内部两个构成成分的引申义相同,属同义复用。如:

虫臂鼠肝(《大宗师》)

大本大宗(《天道》)

呼牛呼马(《天道》)

鬼斧神工(《达生》)

送往迎来(《山木》)	少私寡欲(《山木》)
亦步亦趋(《田子方》)	冰解冻释(《庚桑楚》)
摇唇鼓舌(《盗跖》)	止暴禁非(《盗跖》)

这种现象在汉语成语中并不鲜见,如:谨小慎微、家喻户晓、门当户对、单门独户、半斤八两、分门别类、真心实意、心满意足等。成语内部构成的同义复用如同双音词中的复语单义,并不仅仅是语义的简单重复,而是为了增强语言的修辞效果,因此其存在和运用体现出语言选择机制的导向性。

2. 偏正结构

跳梁小丑(《逍遥游》)	无何有之乡(《逍遥游》)
六合之内(《齐物论》)	莫逆之交(《大宗师》)
大方之家(《秋水》)	井底之蛙(《秋水》)
吞舟之鱼(《庚桑楚》)	害群之马(《徐无鬼》)
蜗角虚名(《则阳》)	斗升之水(《外物》)

3. 主谓结构

鸱鸦嗜鼠(《齐物论》)	庖丁解牛(《养生主》)
膏火自煎(《人间世》)	盗亦有道(《胠篋》)
大惑不解(《天地》)	直木先伐(《山木》)
白驹过隙(《知北游》)	祸福相生(《则阳》)
妇姑勃谿(《外物》)	色若死灰(《盗跖》)
能者多劳(《列御寇》)	其应若响(《天下》)
学富五车(《天下》)	变化无常(《天下》)

4. 述宾结构

不近人情(《逍遥游》)	绰约多姿(《逍遥游》)
踌躇满志(《养生主》)	蒿目时艰(《骈拇》)
权衡轻重(《胠篋》)	怫然作色(《天地》)
不为祸始(《刻意》)	望洋兴叹(《秋水》)
以管窥天(《秋水》)	投其所好(《庚桑楚》)

5. 动补结构

游刃有余(《养生主》)	祸重于地(《人间世》)
-------------	-------------

相濡以沫(《大宗师》)	不主故常(《天运》)
曳尾涂中(《秋水》)	贻笑大方(《秋水》)
奔逸绝尘(《田子方》)	瞠乎其后(《田子方》)
失之交臂(《田子方》)	悼赫千里(《外物》)

6. 连动结构

越俎代庖(《逍遥游》)	抱瓮出灌(《天地》)
得心应手(《天道》)	数米而炊(《庚桑楚》)
得意忘言(《外物》)	上漏下湿(《让王》)
捉襟见肘(《让王》)	探骊得珠(《列御寇》)

7. 兼语结构

使蚊负山(《应帝王》)	播糠眯目(《天运》)
咳唾成珠(《秋水》)	

8. 紧缩结构(是紧缩而来,不是原文如此)

大而无当(《逍遥游》)	存而不论(《齐物论》)
妄言妄听(《齐物论》)	官止神行(《养生主》)
薪尽火传(《养生主》)	呼牛呼马(《天道》)
满谷满坑(《天运》)	非愚则诬(《秋水》)
似是而非(《山木》)	不言而信(《田子方》)
有名无实(《则阳》)	厚貌深情(《列御寇》)

四、源自《庄子》的成语有许多是由《庄子》中的大量典故演化而来的。这些典故具有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是《庄子》哲理情思和文学技巧的集中体现,对后人的思想意识和语言表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庄子》的典故在后代的口语及书面语中被人长期、反复引用,以致于从同一个典故、同一段文字中往往演变出一大批相关的成语和典故词语。这些家族式的成语和词语不仅存在异写问题,在结构和使用上也是既具有相关性,又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和独立性。这里仅举三例说明《庄子》的典故对成语和词语的产生和

使用影响有多大。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成疏：“蘧蘧，惊动之貌也。俄顷之间，梦罢而绝，惊怪思省，方是庄周。”

《齐物论》这段话表示庄子在梦中变成了活泼生动、翩翩而飞的蝴蝶，自得其乐，已不知自己是庄周。不久醒了，十分惊疑，方知自己是庄周。但是仍然不知是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周。庄周与蝴蝶必定有别，之所以不知谁梦为谁，他认为这就是物化。

庄周梦蝶和化蝶的典故表现了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观以及人生如梦般虚幻的消极思想，既有玄妙的哲学内涵，又有浪漫的文学意味，因此该典故的使用频率极高，在后世文学作品中经常得到引用，用来比喻虚幻之事，迷离之梦，物我不分，物我两忘等。在引用中还出现了很多相关的成语和典故词语。如：

化蝶：《剪灯新话·渭塘奇遇记》：“化蝶能通梦，游蜂浪作媒。”

蝶化：比喻梦境。元谢宗可《睡燕》：“金屋昼长随蝶化，雕梁春尽怕莺啼。”

蝶化庄生：白居易《疑梦二首》之二：“鹿疑郑相终难辨，蝶化庄生未可知。”

梦蝶：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

蝶梦：比喻梦境。唐李咸用《早行》：“困才成蝶梦，行不待鸡鸣。”

庄周梦蝴蝶：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四折：“惊觉我的是颤巍巍竹影走龙蛇，虚飘飘庄周梦蝴蝶。”

梦蝴蝶：李商隐《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战功高后数文章，怜我秋斋梦蝴蝶。”

迷蝴蝶：李商隐《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蝴蝶梦：喻梦境。唐崔涂《春夕》：“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

蝶魄：喻梦境。宋葛长庚《睡起》：“蝶魄游仙去，猿声惊梦回。”

蝶魂：陆游《新寒小醉睡起日已高戏作》：“栩栩蝶魂闲自适，绵绵龟息静无声。”

庄生蝶：唐李群玉《昼寐》：“正作庄生蝶，谁知惠子鱼。”

庄叟蝶：唐钱起《衡门春夜》：“寄言庄叟蝶，与尔得天真。”

庄叟梦：唐吴融《红白牡丹》：“看久愿成庄叟梦，惜留须倩鲁阳戈。”

庄梦：唐李中《暮春吟怀寄姚端先辈》：“庄梦断时灯欲烬，蜀魄啼处酒初醒。”

庄周蝴蝶：陆游《冬夜》：“一杯罌粟蛮奴供，庄周蝴蝶两俱空。”

枕边蝶：即梦。明代黄娥《罗江怨》：“空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

南华蝶：戏称蝴蝶。唐吴融《杏花》：“愿作南华蝶，翩翩绕此条。”

蘧蘧之觉：杨炯《卧读书架赋》：“风清夜浅，每待蘧蘧之觉。”

栩栩园：戏称梦境。如《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三回：“酒醉乏了的人，放倒头一觉睡去，那里还管得进朝谢恩，两个且往栩栩园捉蝴蝶耍去了。”

栩栩如生：清吴趼人《发财秘诀》卷二：“那小人做得才和枣核般大，头便像一颗绿豆，手便像两粒芝麻，却做得须眉欲活，栩栩如生。”

郢人垥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垥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徐无鬼》）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典故，文字不多，却写得惊心动魄，颇耐人寻味。匠石手法熟练，技艺超群，真可谓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郢人面对舞动成风、呼呼作响的斧头，面临鼻端与垥皆尽的危险，竟然“立不失容”。只有对匠石绝对相信，才能如此“听而斫之”。这个典故具有很强的震撼力，为后人所喜爱，演化出的成语也就特别多。如：

（1）形容技艺精妙高超，出神入化的有“运斤成风”“成风尽垥”“成风斫”“郢匠挥斤”“郢匠风斤”“郢人斤斫”“鼻垥挥斤”“匠石运斤”。如：

运斤成风：《镜花缘》第九十回：“郢人以石灰如蝇翼之大，抹在鼻尖上，使匠人抡起斧斤，运斤成风，照著鼻尖用力砍去，把灰削得干干净净，鼻尖还是好好的。”

成风尽垥：刘大槪《论文偶记》：“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譬如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垥手段，何处施設？”

成风斫：宋孙觌《绍兴壬子某南迁过疏山上一览亭》：“诸儒望先觉，坐待成风斫。”

郢匠挥斤：唐崔融《嵩山启母庙碑》：“周官置臬，郢匠挥斤，异态神行，全模化造。”

郢匠风斤：元杨载《送丘子正之海盐州教授》：“夏侯何地芥，郢匠实风斤。”

郢人斤斫: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

鼻垩挥斤:陆游《叹老》诗:“平生师友凋零尽,鼻垩挥斤未有人。”

匠石运斤:梁萧统《七契》:“乃使匠石运斤,班输琢锤,制起玄修,形逾绿绮。与金石而铿锵,共丝竹而曼靡。”

(2)指高妙的才质和器具的有“郢匠斤”。如杜甫《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脱略磻溪钓,操持郢匠斤。”

《徐无鬼》的这个典故还产生了大量双音节典故词语,如:

(1)指知己朋友和配合得很好的对手的,如“匠质”“匠郢”等:

匠质:王闿运《丁文诚诔》:“未五旬而告终,何匠质之独存。”

匠郢:江淹《杂体诗·效谢混〈游览〉》:“舟壑不可攀,忘怀寄匠郢。”

(2)比喻高超技艺的,如“斫鼻”“斫泥”“斫垩”等:

斫鼻:黄庭坚《题王仲弓兄弟巽亭》:“倘无斫鼻工,聊付曲肱梦。”

斫泥:宋杨万里《和仲良春晚即事》:“我语真彫朽,君诗妙斫泥。”

斫垩:元杨弘道《次韵张敏之新居》:“幸遇斫垩手,运斤与删厘。”

(3)表示请人修改文章时恭敬、客气说法的,如“斤削”“斤斧”“郢斧”“削政”“郢政”“斧政”“斧正”“斧削”等:

斤削:元戴善夫《风光好》第四折:“小官偶作一词,望大人斤削。”

斤斧:范仲淹《与韩魏公书》:“所谓将勤补拙,更乞斤斧,免贻众诮。”

郢斧:蒲松龄《十二月初六日答王鼎旧工部》:“又《哇吹》一册,幸惟郢斧。”

削政、斧政、郢政:清魏际端《伯子论文》:“人以文字就质于人曰正之,忽念政者,正也,改称曰政;又念正者,必须删削,乃曰削政;又念斧斤所以削也,转曰斧政;又念善斧斤者莫如郢人,易曰郢政。”“斧政”如苏曼殊《与刘之书》:“拙诗蒙斧政,不胜雀跃。”

斧正:清颜光敏《与曹禾书》:“小词成之数日……幸斧正是荷。”“斧正”至今仍为读书写作者所常用。

斧削: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我说:‘惭愧。还得请您斧削。’他又自负地点了点头。”

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盗跖》)

《汉书·东方朔传》注:“尾生,古之信士,与女子期于桥下,待之不至,遇水而

死。”后人常用这个故事表示男女相会、守信和爱情，“尾生”也用来喻指坚守信约的人。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魏嵇康《琴赋》：“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与之相关的常用成语有：

柱下期信：指约会。骆宾王《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只言柱下留期信，好欲将心学松薜。”

尾生桥下：温庭筠《答段柯古见嘲》：“尾生桥下未为痴，暮雨朝云世间少。”

尾生之信：《三国志·钟离牧传》裴松之注引，徐众评：“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

信如尾生：《战国策·燕策》：“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史记·苏秦列传》：“今有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

抱柱信：《玉台新咏·古诗八首·穆穆清风至》：“安得抱柱信，皎日以为期。”

另如“抱柱之信”“尾生抱柱”等，都可比喻和赞誉坚守信约。例略。

类似的演化例子还有很多，如由《逍遥游》中著名的鲲鹏典故演化的成语和词语有“鹏程万里”“云路鹏程”“扶摇直上”“抟翼万里”“鲲鹏展翅”“鲲鹏变化”“鹏举抟天”“巨鱼化”“抟风鹏”“九万鹏”“垂天翼”“垂天翮”“垂天翅”“垂云翼”“鲲鹏化”“鹏路”“鹏程”“云鹏”“化鹏”“化鲲”“抟鹏”“抟空”“抟扶”“抟风”“垂天”“鹏飞”“鹏海”“鹏举”“鹏图”“鹏抟”“鲲池”“鲲海”“鲲化”“鲲翔”“图南”等35条；由《秋水》中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之上观鱼时的著名论辩产生了一批成语和词语，如“濠梁之辩”“濠梁之上”“濠梁之风”“濠梁之气”“濠上观鱼”“濠上之风”“濠上之乐”“临濠”“观濠”“观鱼”等10条；由《田子方》中颜渊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产生了“奔逸绝尘”“亦步亦趋”“瞠乎其后”“不言而信”“哀莫大于心死”“失之交臂”“交臂失之”等7条；由《外物》中庄周贷粟于监河侯的著名典故演化出系列成语和词语，如“涸辙之鲋”“涸辙之鱼”“涸辙之枯”“涸辙枯鱼”“枯鱼之肆”“涸辙穷鳞”“涸辙穷鱼”“辙鲋之急”“斗升之水”“升斗之水”“斗水活鳞”“涸鱼得水”“涸鲋得水”“斗升水”“鲋处辙”“涸辙鱼”“涸鲋”“涸鱼”“涸鳞”“枯肆”“枯鳞”“枯鱼”“斗水”“涸辙”等24条。

其余如《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山木》中的庄子谈论“材与不材”、《秋水》中的何伯“望洋兴叹”和“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等都演化出系列成语和词语，为

节约篇幅,兹不赘述。

马君骅等先生编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汉语典故词典》,对源自《庄子》典故的成语和词语及其在古代诗文中的用例,有较多的罗列和征引,可参阅。上举例证多有引自该词典的,在此对马君骅等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第三节 源自《庄子》的成语的词义发展和使用情况

源自《庄子》的成语数量众多,其形成的方式、表达的意义、使用的场合和词义的演变等情况各不相同,在源自其他典籍的成语中也有这样的情况。

一、源自《庄子》的成语绝大部分保留了《庄子》原文的意义和用法。

1. 善始善终:善妖善老,善始善终。(《大宗师》)

意即善于开始,也善于终结。此成语汉代已得到运用,如司马相如《封禅文》:“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陵迟衰微,千载亡声,岂不善始善终哉?”《史记·陈丞相世家》:“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

2. 送往迎来:其送往而迎来,来者勿禁,往者勿止。(《山木》)

指尽力应酬笼络往来之人。《礼记·中庸》:“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

3. 数米而炊:简发而栉,数米而炊,窃窃乎又何以济世哉?(《庚桑楚》)

比喻处理事情方法简单原始,非常琐碎,往往事倍功半。此成语非常形象生动。成疏:“譬如择简毛发,梳以为髻;格量米数,炊以供餐,利益盖微,为损更甚。”汉代已有人引用此成语,如《淮南子·泰族训》:“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

4. 栉风沐雨:(禹)沐甚雨,栉疾风。(《天下》)

形容长期在外奔波,非常辛劳。《三国志·魏志·鲍勋传》:“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况猎,暴华盖于原野,伤生育之至理,栉风沐雨,不以时隙哉?”

5. 大同小异: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天下》)

中古时期“大同小异”成为成语,表示事物大致相同,但是略有小的差异。《洛阳伽蓝记·城北》:“惠生在乌场国二年,西胡风俗,大同小异,不能具录。”《政和证类本草·滑石》引《本草图经》:“今濠州医人所供青滑石,云性微寒,无毒,主心气涩滞,与本经大同小异。”朱熹《中庸章句》第十九章:“此与《论语》文意大同小异,记有详略耳。”

二、也有一些源自《庄子》的成语在使用的过程中词义发生了引申,有些甚至和《庄子》原义相反,句式和感情色彩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 材大难用: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逍遥游》)

惠子用不合绳墨规矩的大木材没有用途批评庄子之言大而无用。庄子反驳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即材大亦有用,这是无用之用,具有庄子逍遥无为、远祸避害的道家哲学思想。原文本来是“材大无用”,但是后来的成语却演化成了“材(才)大难用”,意思既非惠子批评的材大无用,亦非庄子支持的材大有用,而是材大有用而难用,这是为怀才不遇而苦恼抱怨,同时也希望有人赏识人才而用之。如杜甫《古柏行》:“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宋陈著《祭马观文裕斋文》:“才大难用,名高见忌。”都是希望材大有用,这就具有了儒家的有用于世的人生观和希望显身扬名的世俗情调,其“难用”则是封建社会志士仁人怀才不遇苦闷心态的反映。此成语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大,源流之间差异明显。

2. 沉鱼落雁: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齐物论》)

又作“落雁沉鱼”“鱼沉雁落”。原文“鱼见之深入”虽可说成“沉鱼”或“鱼沉”,但“鸟见之高飞”却与“落雁”相反,“落雁”当为后人所另加。庄子原要表达人与鱼、鸟、麋鹿不同类,意亦不相通。人以为美女,鸟、鱼、麋鹿四者不知正色,视之与丑人无异,都是人类,因而要“深入”“高飞”“决骤”,以避人类之伤害。但是后来

演化出的成语“沉鱼落雁”常与“闭月羞花”连用,形容女子极美,连自然无情之物似乎都自愧弗如,只好羞愧地退避了。如宋无名氏《错立身》戏文二出:“看了这妇人,有如三十三天天上女,七十二洞洞中仙,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牡丹亭·惊梦》:“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醒世恒言》卷三十一:“鱼沉雁落,月闭花羞。似杨妃初浴理新妆,如西子心疼欹玉枕。”原为鸟鱼因恐惧而躲避,现为因羞愧而深藏,二者相距甚远。

3. 相濡以沫: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大宗师》)

从原文“不如相忘于江湖”来看,庄子并不肯定鱼的“相濡以沫”,倒是欣赏它们在江湖里互不相扰,自由自在的生活境界。但后人还是被鱼和鱼在困境中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情义所感动,因此“相濡以沫”也逐渐由否定义变为肯定义,由消极义变为积极义,由贬义变为褒义,充满了伦理道德的意味和人性的光辉,也充满了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和人类互帮互爱的情感色彩,这在哲学意义和感情色彩上与《庄子》原文都有了差距,体现了儒、道不同的价值观和情感取向。这种变化是庄子所始料不及的。

4. 含哺鼓腹: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止,含哺而熙,鼓腹而游。(《马蹄》)

亦作“鼓腹含哺”。原为描述庄子想象中的原始社会人们饱食终日、无知无识、无忧无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后来却引申指太平盛世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自给自足、满足欢乐的情景,词义所指发生了偏移,主观评价也由道入儒。如《后汉书·岑彭传》:“含哺鼓腹,焉知凶灾。”唐吴兢《贞观政要·政体》:“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于其间矣。”《说岳全传》第一回:“尧天舜日庆三多,鼓腹含哺遍地歌。”后来甚至还引申出了相当于“酒醉饭饱”的意思,如《歧路灯》第三十一回:“这一干人,早晨便在衙门前酒饭馆内,被谭绍闻请了一个含哺鼓腹。”已与原义差异很大。

5. 盗亦有道:盗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胠篋》)

原文的一般疑问句式“盗亦有道乎”受后文反问加否定句式“(盗)何适而无有

道耶”的影响,演变出句式 and 词义都是肯定的成语“盗亦有道”,但是该成语并没有改变原文的整体意义,盗跖的话就是肯定了盗亦有道,二者表达的都是肯定的意思,后世即以此肯定式的成语流传。如《新唐书·王世充传赞》:“其间亦假仁义,礼贤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谓盗亦有道者。”《初刻拍案惊奇》卷三:“英雄从古轻一掷,盗亦有道真堪述。”

类似的变化情况又见《庚桑楚》:“是故非以其所好笼之而可得者,无有也。”原文“非以其所好笼之”是从否定的角度表义,而成语“投其所好”则为简单肯定句式,字面形式和意义与原文相反,但是却又与全句“是故非以其所好笼之而可得者,无有也”的意思保持一致,因为全句为双重否定句,相当于肯定句,所以二者最终的意义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6. 得心应手: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天道》)

“得之于手而应于心”本来紧缩为成语“得手应心”,表明技艺娴熟,心手相应,或形容做事顺利,符合心意。如明吴承恩《寿王可斋七帙障词》:“得手应心,奚事揣摩之计;入经出传,耻为孟浪之谈。”但是后来又派生出另一个“手”与“心”颠倒的成语“得心应手”,并逐渐占了上风,成了常用成语,而“得手应心”却逐渐不为人知。如宋沈括《梦溪笔谈·书画》:“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二:“伯申能办轮船公司,但在这习艺所上头,未必能得心应手。”

那么,原文“得……手而应……心”何以会演变为“得心应手”?这可能是人们认为人的行动应是先心思而后手动,所以应该是心有所得,手才能有所响应,故云“得心应手”。“得心”是“应手”的前提和条件。但是《庄子》原文是要说明:手上有所得,是因为响应了内心正确的理解和感悟,而且这些理解和感悟不是来自他人的语言表达,只能是自己用心去体会的其中的“数”,然后在行动中体现出来的。也即“心手相应”“心闲手敏”,又如岳飞所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庄子》强调的是“手”对“心”的响应和传达、“心”的不可言传性、外在行动与内在的“心”与“数”的一体性。两个成语的形式和所表达的意思初看似无多大差别,但彼此在具体语境中所传达的哲学意蕴和表义的起始点与终结点都是不同

的。只不过“得心应手”更符合常人的思路,更为通俗易解,因而才更易于为人所接受和使用,使用频率才高于“得手应心”。

7. 满坑满谷: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郤守神,以物为量。(《天运》)

成疏:“至乐之道,无所不徧(遍),乃谷乃坑(坑),悉皆盈满。所谓道无不在,所在皆无也。”本来是形容乐声的广大普遍,暗指道的无所不在和所在皆无。现在仅仅取其“满”意,形容事物数量众多,到处都是,少了原本的音乐描述和道家哲学意味。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五回:“劳佛督率各小伙计开箱,开了出来,都是各种的药水,一瓶一瓶的都上了架,顿时满坑满谷起来。”

8. 咳唾成珠:子不见夫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秋水》)

亦作“咳唾珠玑”“咳唾珠玉”。本是比喻用法的“如珠”,在成语里却变为“成珠”,由虚拟而实写,由比喻而夸张,是修辞手法和意义之间的较大改变。成语“咳唾成珠”等比喻言辞优美、出口成章;也比喻文笔精妙,梦笔生花。如《后汉书·赵壹传》:“执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宋梅尧臣《和宋次道答弟中道喜还朝》:“池塘梦句君能得,咳唾成珠我未闲。”宋王之道《渔家傲·和孔纯老三首》:“咳唾珠玑夸笔妙,人窈窕,新声倾坐渔家傲。”这与原先仅仅用“如珠”比喻描写唾者“喷”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差别,而和“妙语连珠”有了相同之处。

9. 鼓盆之戚: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至乐》)

“鼓盆之戚”表示丧妻之痛。如《聊斋志异·小谢》:“家褊贫,又有鼓盆之戚。”但是《庄子》原文与成语“鼓盆之戚”意义正好相反。庄子妻死,庄子鼓盆而歌,并发表了不能悲戚的高论:“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至乐》)这正是庄子对待生死的达观态度的表现。正如《警世通言·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所云:“(庄生)把世情荣枯得丧,看做行云流水,一丝不挂。”庄子妻子刚死时,他是感慨、悲伤的,最后他想明白了,思想变得通达超脱了,于是才“箕踞鼓盆而歌”,做出在惠子和常人看来“不亦甚乎”的举动。实际上,当庄子鼓盆时已不再悲戚,所以“鼓盆之戚”在庄子那里本来不能成立,这只是后人按照世俗之常情,借用庄子的故事,断章取义,从

《庄子》原文中错综变化出来的成语。

10. 绠短汲深:绠短者不可以汲深。(《至乐》)

亦作“短绠汲深”。原句为否定式,而成语却是肯定式,两者字面意义因此相反。成语“绠短汲深”或“短绠汲深”比喻条件差却要实现很大的愿望,力量小却要完成很重要的任务,大家都知道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此在使用时是暗含了批评、嘲讽等否定性的意思的,这样一来,就又回到了《庄子》原文的意思上来,二者以不同的字面形式和意义最终达到了同样的表达目的,可谓殊途同归。如唐颜真卿《干禄字书序》:“绠短汲深,诚未达于涯涘;歧多路惑,庶有归于适从。”类似的变化在先秦其他典籍中亦有,如“尔虞我诈”,亦作“尔诈我虞”,源自《左传·宣公十五年》:“我无尔诈,尔无我虞。”也是由原文的否定式变为成语的肯定式,字面形式和意义都相反。而该成语为贬义性的,暗含了人们对“尔虞我诈”“尔诈我虞”的批判和否定,所以最终又回到原文的表达目的上。

《庄子》原文和后来演变出的成语句式不同、字面意义不同,但是最终表达的意义趋向一致的还有很多,另如“盗亦有道”“投其所好”“褚小怀大”等,都是形异而实不异,外异而内不异,小异而大不异。

11. 呆若木鸡:纪渚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憍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达生》)

原文说明所养斗鸡之最高境界,是外形似木鸡,无灵动之活力,但内德具备,超出常鸡,因此在斗鸡中反能取胜。庄子借养斗鸡的寓言说明了“德全”的重要性,木鸡就是“德全”的象征,呆若木鸡就是斗鸡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成语“木鸡养到”就概括了《庄子》原义,符合道家大智若愚的哲学境界。《艺文类聚》卷九十一引《庄子·逸篇》云:“庄子谓惠子曰:‘羊沟之鸡,三岁为株。’”此处的“株”特指斗鸡得胜者,其比喻用法和内在含义与“木鸡”几乎相同。“呆若木鸡”本为褒义,后来却用来形容人或动物之呆笨愚蠢或发愣,如同一只木雕的鸡,表达的感情色彩发生了逆转,由褒扬肯定变为嘲讽否定,为贬义,词义和语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因此而出现了另一条嘲讽意味更为明显的成语“蠢若木鸡”,如《聊斋志异·促织》:“小虫伏不动,蠢若木鸡。”

12. 每下愈况: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豨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知北游》)

章炳麟《新方言》:“‘愈况’,犹‘愈甚也’。”庄子本义是要说明道无所不在,因此譬况时不避寻常甚至粗俗之物,因为愈是平常卑下之物,愈能譬况道之本质,愈往低下处考察,愈能了解真实情况。此义今天亦作“愈况每下”。但是后来讹变的成语“每况愈下”却被人用来说明情况的持续变坏或不断恶化,意义集中在“况愈下”上,这和《庄子》原义已不相干。王力就曾以“每下愈况”为例来说明成语的讹变问题:“有时候,有些字眼太深奥了,为了使它更通俗一些,更顺口一些,小小修改也不是绝对不容许的。……再,某些成语因为用字深奥,很容易以讹传讹,变了样子。例如‘每下愈况’已经变成‘每况愈下’。”^{[6](P770)}这是成语中常见的以讹传讹和习非成是现象,“明日黄花”演变为“昨日黄花”也是如此。

13. 得鱼忘筌: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外物》)

“筌”也写作“筌”,如嵇康《赠秀才入军》:“嘉彼钓叟,得鱼忘筌。”“得鱼忘筌”本来比喻悟道之人忘其形骸,但是后来演变为达到目的或成功之后即忘本负恩,有了贬义,类似于“过河拆桥”。如梁启超《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故目的既达,得鱼忘筌,其手腕之峭紧敏捷又如此。”

14. 能者多劳: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汎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列御寇》)

成疏曰:“夫物未尝为,无用忧劳,而必以智巧困弊。唯圣人汎(泛)然无系,泊尔忘心,譬彼虚舟,任运逍遥。”《庄子》原文是对巧者劳、智者忧的否定,对逍遥无为的赞赏。类似的意思还出现在宋周敦颐《拙赋》中:“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赋,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可是从《庄子》原文演变来的成语“能者多劳”却是对能力强干事多的人的肯定和赞誉,意思正好相反。如《红楼梦》第十五回:“俗语说的:‘能者多劳。’太太见奶奶这样才情,越发都推给奶奶了。”

15. 屠龙之技:朱泚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列御寇》)

成疏评价道:“屠龙之事,于世稍稀,欲明处涉人间,贵在适中,苟不当机,虽大无益也。”成语“屠龙之伎”本指空疏无用、华而不实的技艺,也是警醒世人凡事不可大而无当,应切合实际。如唐刘禹锡《何卜赋》:“屠龙之伎,非曰不伟。时无所用,莫若履豨。”学屠龙之技的寓言和典故词语“屠龙”在后世的诗文中常被引用,如唐张怀瓘《书估》:“声闻虽美,功业未遒;空有望于屠龙,竟难成于画虎。”宋司马光《遣兴》:“待兔谋真拙,屠龙艺亦虚。”归有光《乙卯冬留别安亭诸友》:“弹雀人多笑,屠龙世久嗤。”

“屠龙”本为贬义词语,“屠龙之伎”也是贬义成语,但是后来却因为“屠龙”的大气和豪气而逐渐有了褒义,可以用来喻指高超的技艺。如清石韞玉《折桂令·自题归来图》套曲:“一个个妙技屠龙,雄谈扞虱,壮志闻鸡。”“屠龙之伎”变为妙计了,而“屠龙手”也因此可以指技艺高超之人、某个领域的大家,如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巨笔屠龙手,微官似马曹。”“屠龙”还可以用来指弱小者藐视权威,敢于跟强敌作英勇的斗争;或比喻革命者的雄心壮志和冲天豪气。如柳亚子《有怀章太炎邹威丹两先生狱中》:“泣麟悲凤伴狂客,搏虎屠龙革命军。”叶剑英元帅的《远望》:“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倚天屠龙”的豪言壮语正是此种意义的张扬,武侠小说大家金庸的名作《倚天屠龙记》使“屠龙”这个充满豪侠壮烈之气的词语变得几乎家喻户晓。

“屠龙”在两千多年的使用过程中,词义由贬义而变为褒义,由批评讽刺而变为夸赞褒扬,鲜明地体现了词义及其感情色彩的继承性与发展性,而“屠龙之伎”也因此相应地发生了词义和感情色彩上的变化。

16. 探骊得珠: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于渊,得千金之珠。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骊龙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列御寇》)

成疏曰:“怀忠贞以感人主者,必[得]非常之赏。而用左道,使其说佞媚君王,侥幸于富贵者,故有骄稚之容。亦何异遭骊龙睡得珠耶!”本来《庄子》对“探骊得珠”的冒险行为带有批评意味,但是后来的成语“探骊得珠”却表达赞赏之义,比喻写诗作文能够抓住关键,切中要害;阅读评论能够得其旨意。如清陈其元《庸闲斋

笔记·蒋振生书法论》：“其书法论一篇，聚古人大旨于数百言之中，如探骊得珠。”同时，典故词语“探骊”或“骊珠”也相应地有了褒义，表示“寻宝”或“宝贝”。如丘丹《奉酬韦使君送归山》：“涉海得骊珠，栖梧惭凤质。”

三、从使用频率上来看，源自《庄子》的成语在用频上有三种情况：

1. 使用频率极高

源自《庄子》的成语大多数使用频率都极高，且至今仍为大家所熟知和常用。如：

不近人情(《逍遥游》)	大相径庭(《逍遥游》)
越俎代庖(《逍遥游》)	栩栩如生(《齐物论》)
朝三暮四(《齐物论》)	踌躇满志(《养生主》)
游刃有余(《养生主》)	莫逆之交(《大宗师》)
大惑不解(《天地》)	得心应手(《天道》)
东施效颦(《天运》)	邯郸学步(《秋水》)
井底之蛙(《秋水》)	望洋兴叹(《秋水》)
一日千里(《秋水》)	贻笑大方(《秋水》)
从容不迫(《秋水》)	呆若木鸡(《达生》)
不上不下(《达生》)	鬼斧神工(《达生》)
君子之交淡若水(《山木》)	似是而非(《山木》)
哀莫大于心死(《田子方》)	每况愈下(《知北游》)
投其所好(《庚桑楚》)	不敢当(《让王》)
捉襟见肘(《让王》)	分庭抗礼(《渔父》)
大同小异(《天下》)	栉风沐雨(《天下》)

2. 使用频率一般

或者因为有其他同类成语可以替代，人们较少用到；或者因为受到成语自身用词、表义、书写的限制，使用范围局限在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中。如：

冰肌玉骨(《逍遥游》)	扶摇直上(《逍遥游》)
六合之内(《齐物论》)	目无全牛(《养生主》)
安时处顺(《养生主》)	蒿目时艰(《骈拇》)

金石丝竹(《骈拇》)	盗亦有道(《胠箠》)
独往独来(《在宥》)	洋洋大观(《天地》)
俯仰由人(《天运》)	非愚则诬(《秋水》)
超轶绝尘(《徐无鬼》)	空谷足音(《徐无鬼》)
祸福相生(《则阳》)	苌弘化碧(《外物》)
得意忘言(《外物》)	内圣外王(《天下》)

3. 使用频率极低

多数人不解其义,甚至有人从未听过或见过此类成语,因而在表达中极少用到,甚至完全不用。在现代汉语里,这些成语基本上已被废弃、淘汰。如:

一枝之栖(《逍遥游》)	官止神行(《养生主》)
新硎初试(《养生主》)	画地而趋(《人间世》)
祸重于地(《人间世》)	山木自寇(《人间世》)
以水救水(《人间世》)	肝胆楚越(《德充符》)
虫臂鼠肝(《大宗师》)	以沫相濡(《大宗师》)
使蚊负山(《应帝王》)	鹤长凫短(《骈拇》)
骈拇枝指(《骈拇》)	含哺鼓腹(《马蹄》)
延颈举踵(《胠箠》)	尸居龙见(《在宥》)
鹑居鷃食(《天地》)	傥来之物(《缮性》)
夏虫不可语冰(《秋水》)	曳尾涂中(《秋水》)
不分畛域(《秋水》)	坎井之蛙(《秋水》)
木鸡养到(《达生》)	自崖而反(《山木》)
钳口不言(《田子方》)	损之又损(《知北游》)
环堵之室(《庚桑楚》)	抱德炀和(《徐无鬼》)
喙长三尺(《徐无鬼》)	如蚁附膻(《徐无鬼》)
足音跫然(《徐无鬼》)	触蛮交战(《则阳》)
剑头一吷(《则阳》)	惮赫千里(《外物》)
妇姑勃谿(《外物》)	辙鲋之急(《外物》)
葆力之士(《让王》)	纳屣踵决(《让王》)
屣穿踵决(《让王》)	齿如齐贝(《盗跖》)

无病自灸(《盗跖》)

吮痈舐痔(《列御寇》)

槁项黄馘(《列御寇》)

强聒不舍(《天下》)

4. 有的成语源自《庄子》同一篇文章的同一段文字,但使用频率却迥然不同

(1)“捉襟见肘”“捉衿见肘”“捉襟肘见”“纳屣踵决”“踵决肘见”与“屣穿踵决”等成语同出于《让王》:“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襟而肘见,纳屣而踵决。”但是“捉襟见肘”为人所熟知常用,而其余成语使用频率却极低。

(2)《天道》中轮扁以斫轮为喻,说明语言具有局限性问题,这段话很有哲理性和语言学史的研究价值。由这段话演化出的成语也较多,如“轮扁斫轮”“斫轮老手”“不徐不疾”“不疾不徐”“得心应手”“得心应手”“心手相应”“心中有数”“胸中有数”等。其中“得心应手”最为常用,“心中有数”“胸中有数”“心手相应”次之,“轮扁斫轮”“斫轮老手”“不徐不疾”“不疾不徐”“得心应手”使用频率最低。

四、有关后人误解误用源自《庄子》的成语的情况,将在本书第八章《余论》第一节中加以举例分析说明。

注释:

①源自《庄子》的全部 619 条成语详见本章附录部分。马秀恰、刘青琬的《〈庄子〉成语浅析》(载《河北大学学报》1998 年第 4 期)根据李一华、吕德申编,四川辞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的《汉语成语辞典》统计,“源于《庄子》的成语有 163 条”;又据常晓帆编,知识出版社 1982 年版《实用成语词典》统计,“其中常用的有 103 条”。我们认为,由于不同的成语类辞书编纂主旨不同,规模大小不同,所收的成语词条多少就有所不同(如《汉语成语辞典》收成语 10158 条,《实用成语词典》只有 8300 条,而《汉大成语大词典》则多达 24808 条),因此,只根据其中的某一两部辞书即得出某项统计结果,往往有欠准确。马、刘文统计的源自《庄子》的成语条数即因此而明显偏少。而毛向樱的《〈庄子〉成语浅析》(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3 期)认为“《庄子》全书 33 篇,形成成语 213 条”,虽然比马、刘文增加了 50 条,但是仍然不足源自《庄子》的成语的半数,略多于 1/3。

②胡继明《〈孟子〉对汉语文学语言词汇的影响》(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 1 期)认为:“《孟子》全书不过 35402 字,总词数 2240 个,却派生出了近 400 个

新的复音词和近 300 条成语,这在先秦典籍里是并不多见的。”“近 300 条”的统计数字与张文中的“四百多条”有较大差距。

③详见董鸿毅《椿萱何以指代父母》,载《咬文嚼字》2004 年第 1 期。

参考文献

- [1]张永言. 词汇学简论[M]. 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 [2]向熹. 简明汉语史(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 [3]鲁金华. 孔子修辞艺术一瞥[J]. 语文教学与研究,1993,10.
- [4]李波.《论语》成语探析[J]. 河南社会科学,2009,6.
- [5]张敏.《孟子》成语简论[J]. 语文教学与研究,1983,3.
- [6]王力. 汉语史稿[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附录 源自《庄子》的成语(619 条)

说明:

每一篇的成语按照首字的汉语拼音首字母顺序排列,首字相同的,按照次字的汉语拼音首字母顺序排列,余以此类推。重复出现的成语只列在第一次出现的篇名之后。

《逍遥游》(56 条):冰肌玉骨;不近人情;不龟手;不龟手之药;不龟药;材大难用;才大难用;餐风吸露;巢林一枝;尘垢秕糠;樗栎庸材;樗栎凡材;樗栎散材;樗散之材;垂天翅;垂天翻;垂天翼;垂云翼;椿庭萱堂;椿萱并茂;椿萱同茂;绰约多姿;大而无当;大相径庭;扶摇直上;姑射神人;九万鹏;巨鱼化;鲲鹏变化;鲲鹏化;鲲鹏展翅;列子车;列子乘风;列子御风;鹏程万里;蓬蒿翼;鹏举抟天;泝澠药;跳梁小丑;抟风鹏;抟翼万里;无何有之乡;吸风饮露;萱花椿树;鼯腹易盈;偃鼠饮河;一枝安;一枝之栖;饮河满腹;御风列;御冷然;御寇风;越俎代庖;云路鹏程;至人无己;庄子瓠。

《齐物论》(47 条):不道之道;不言之辨;不知利害;沉鱼落雁;鸱鸦嗜鼠;存而不论;存而不议;存而勿论;大辩不言;蝶化庄生;方生方死;赋芋戏狙;槁木死灰;姑妄听之;姑妄言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蝴蝶梦;见弹求鸇;狙公倒芋;狙公分栗;枯木死灰;六合之内;落雁沉鱼;梦蝴蝶;梦里蝴蝶;迷糊蝶;暮四朝三;南华蝶;蘧蘧之觉;三四调狙;十日并出;死灰槁木;随者唱喁;妄言妄听;心如死灰;栩栩如生;栩栩园;鱼沉雁落;朝三暮四;枕边蝶;至矣尽矣;庄生蝶;庄叟蝶;庄叟梦;庄周蝴蝶;庄周梦蝴蝶;庄周梦蝶。

《养生主》(27 条):安常处顺;安时处顺;不见全牛;踌躇满志;传薪续火;丁解牛;动中窥要;发硎新试;官止神行;恢恢有余;解牛手;目牛全无;目牛游刃;目无全牛;目无牛;庖丁解牛;批郤导窾;善刀而藏;投刃皆虚;无全牛;薪火相传;薪尽火传;新硎初试;一饮一啄;游刃皆虚;游刃有余;中肯綮。

《人间世》(18 条):膏火自煎;画地而趋;祸重于地;吉祥止止;山木自寇;商丘之木;绳墨之言;螳臂当车;螳臂挡车;螳臂扼辙;螳螂奋臂;以火救火;以水救水;以

火救火,以水救水;溢美溢恶;与古为徒;执而不化;支离破碎。

《德充符》(6条):废然而反;改容易貌;肝胆楚越;肝胆胡越;眇乎小哉;虚往实归。

《大宗师》(30条):不可端倪;不生不灭;不生不死;不死不生;不知端倪;虫臂鼠肝;方外之人;涸鳞濡沫;尻轮神马;沫相濡;莫逆之交;莫逆之契;莫逆之友;鸥鸟忘机;骑箕尾;善始善终;鼠肝虫臂;息黥补劓;相濡沫;相濡相响;相濡以沫;相濡以泽;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相视莫逆;相响沫;响湿濡沫;响响濡沫;以沫相濡;鱼鸟忘情。

《应帝王》(10条):浑沌未凿;窍凿混沌;涉海凿河;饰浑沌;使蚊负山;蚊力负山;虚与委蛇;凿混沌;凿破浑沌;凿泄浑沌。

《骈拇》(11条):博塞亡羊;断鹤续凫;附赘悬疣;蒿目时艰;鹤长凫短;金石丝竹;累瓦结绳;骈拇枝指;强凫变鹤;臧谷两亡;臧谷亡羊。

《马蹄》(3条):鼓腹含哺;含哺鼓腹;诡衔窃轡。

《胠箠》(8条):盗亦有道;鲁酒薄;鲁酒旁围;鲁酒围邯郸;窃钩窃国;权衡轻重;探囊胠箠;延颈举踵。

《在宥》(4条):独往独来;尸居龙见;喜怒无常;窈窈冥冥。

《天地》(27条):抱瓮出灌;抱瓮灌园;不肖子孙;鹑居鷃食;鹑居鷃饮;辞不获命;大惑不解;大愚不灵;二缶钟惑;封人祝;怫然作色;汉阴灌;汉阴灌园;汉阴机;汉阴叟;汉阴瓮;华封三祝;华封之祝;华封祝;华封祝尧;神乎其神;忘机翁;无机汉阴;洋洋大观;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祝华封。

《天道》(23条):百舍重趂;百舍重茧;不疾不徐;不徐不疾;大本大宗;德配天地;得手应心;得心应手;呼马呼牛;呼牛呼马;呼牛唤马;呼牛也可,呼马也可;呼牛亦应,呼马亦应;呼牛作马;老斫轮;六通四辟;轮扁斫轮;心手相应;心中有数;胸中有数;斫轮老手;斫轮人;斫轮手。

《天运》(17条):彼知颡美而不知颡之所以美;播糠眯目;不主故常;丑女效颡;东家颡;东里之颡;东施效颡;俯仰由人;满谷满坑;满坑满谷;捧心颡;推舟于陆;西施效颡;西子颡;效颡学步;学捧心;至仁无亲。

《刻意》(3条):不为祸始;吐故纳新;熊经鸟伸。

《缮性》(2条):傥来之物;物之傥来。

《秋水》(51条):不分畛域;从容不迫;大方之家;非愚则诬;孤雏腐鼠;管窥蠡

测;邯郸步;邯郸难步;邯郸匍匐;邯郸学步;寒鴟吓雏;濠梁之辩;濠梁之风;濠梁之气;濠梁之上;濠上观鱼;濠上之风;濠上之乐;见笑大方;井底之蛙;坎井之蛙;咳唾成珠;舌舛不下;失本步;失故步;十年九潦;十年九涝;视死如生;寿陵匍匐;太仓稊米;太仓一粟;望洋而叹;望洋惊叹;望洋兴嗟;望洋兴叹;夏虫不可语冰;夏虫疑冰;夏虫语冰;夏虫朝菌;吓腐鼠;欣然自得;欣然自喜;学步邯郸;学邯郸;曳尾泥涂;曳尾涂中;以管窥天;一日千里;贻笑大方;用管窥天;鸩雏腐鼠。

《至乐》(12条):短绠汲深;绠短汲深;鼓缶之情;鼓盆而歌;鼓盆歌;鼓盆之戚;海鸟悲;鲁禽情;夜以继日;夜以继昼;以夜继日;褚小怀大。

《达生》(16条):不上不下;蠢若木鸡;呆若木鸡;德全如醉;鬼斧神工;进退中绳;款启寡闻;款学寡闻;木鸡养到;屏气凝神;神工鬼斧;视如畏途;视为畏途;虚骄恃气;昭然若揭;轲然而笑。

《山木》(31条):不材木;不鸣烹;才不才;材不材间;才疑木雁;淡水交情;得荫忘身;功成者堕;交淡若水;君子之交;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之交淡若水;君子之接如水;木雁间;能鸣雁;烹不能鸣;雀捕蝉;少私寡欲;似是而非;送往迎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虚船触舟;虚舟飘瓦;雁默先烹;雁能鸣;一龙一蛇;迎来送往;与时俱化;直木先伐;庄叟悲雁;自崖而反。

《田子方》(14条):哀莫大于心死;奔逸绝尘;不言而信;瞠乎其后;汗流至踵;交臂失之;目击道存;钳口不言;求马唐肆;日改月化;失之交臂;望尘莫及;瓮里醯鸡;亦步亦趋。

《知北游》(21条):白驹过隙;初生牛犊不怕虎;初生牛犊不畏虎;初生之犊;初生之犊不惧虎;初生之犊不怕虎;道在屎溺;过隙白驹;化腐朽为神奇;监市履狝;枯形灰心;每况愈下;每下愈况;木形灰心;视而不见;损之又损;听而不闻;无始无终;心若死灰;愈况每下;愈下每况。

《庚桑楚》(13条):冰解冻释;冰解雪释;冰消冻解;冰消冻释;环堵之室;鸡伏郛卵;迫于眉睫;迫在眉睫;人人得而诛之;数米而炊;投其所好;吞舟之鱼;至矣尽矣。

《徐无鬼》(22条):安室利处;抱德炀和;鼻垩挥斤;超轶绝尘;成风尽垩;成风斫;害群之马;喙长三尺;匠石运斤;悬赐郢政;空谷足音;暖暖姝姝;蹢然足音;群蚁附膻;如蚁附膻;郢匠风斤;郢匠挥斤;郢匠斤;郢人斤斫;运斤成风;斫垩手;足音蹢然。

《则阳》(15条):触蛮交战;号天而哭;祸福相生;干戈蛮触;剑头一吷;两角蜗;两蜗角;鹵莽灭裂;蛮触交争;蛮触相争;蛮触之争;名争蜗角;蜗角虚名;蜗角之争;有名无实。

《外物》(31条):碧血丹心;碧血红心;不落言筌;苕弘化碧;惮赫千里;丹心碧血;得兔忘蹄;得意忘言;得鱼忘筌;斗升水;斗升之水;斗水活鳞;鲋处辙;妇姑勃谿;涸鲋得水;涸鱼得水;涸辙枯鱼;涸辙穷鳞;涸辙穷鱼;涸辙鱼;涸辙之鲋;涸辙之枯;涸辙之鱼;枯鱼涸辙;枯鱼之肆;任公子;任子垂钓;升斗之水;以筌为鱼;辙鲋之急;尊古卑今。

《寓言》(2条):五十九年非;心服口服。

《让王》(30条):葆力之士;不敢当;屣穿踵决;纳屣踵决;胼手胝足;贫非病;牵衣肘见;穷原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桑枢瓮牖;上漏下湿;是贫非病;手足胼胝;隋侯之珠;隋侯珠;隋珠弹雀;隋珠枉弹;洗耳投渊;心在魏阙;以珠弹雀;原宪甘贫;原宪贫;原宪室;原宪宅;踵决肘见;捉襟见肘;捉衿见肘;捉衿露肘;捉襟肘见;捉衿肘见。

《盗跖》(26条):抱柱信;抱柱之信;不免虎口;齿如含贝;齿如齐贝;齿若编贝;立锥之地;令人发指;面如死灰;南面称孤;骐驎过隙;色若死灰;尾生抱柱;尾生桥下;尾生之信;为之发指;无病自灸;无置锥之地;信如尾生;摇唇鼓舌;以强凌弱;与民更始;造言生事;造谣生事;止暴禁非;柱下期信。

《说剑》(4条):后发先至;蓬头突鬓;千里不留行;天下无敌。

《渔父》(5条):分庭抗礼;分庭伉礼;畏影避迹;须眉皓然;须眉交白。

《列御寇》(18条):苞苴竿牍;槁项黄馘;颌下之珠;厚貌深情;骊龙魄;骊龙珠;龙颌获奇;龙颌摘珠;能者多劳;秦王痔;舐痈吮痔;吮痈舐痔;探骊得珠;探骊获珠;探龙颌;屠龙手;屠龙之技;勇动多怨。

《天下》(16条):变化无常;大同小异;荒唐之辞;荒唐之言;惠子五车;沐雨栉风;内圣外王;其应若响;强聒不舍;日诵五车;万变不离其宗;五车富;五车腹笥;五车书;学富五车;栉风沐雨。

第八章 余 论

除第一章《绪论》而外,以上六章分析了《庄子》词汇的结构、语义、语用等情况。当然,由于《庄子》词汇自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关《庄子》词汇的本体研究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和解决;同时,从魏晋人注释《庄子》至今,有关《庄子》词汇注解和研究方面的成果已很丰硕,不过当注不注、误解误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等等不尽人意、不便读者的地方也还有很多。虽然我们在第六章里已选取部分疑难词语加以探讨,但是还远远不够,仍然有大量词汇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和澄清的必要。

众所周知,《庄子》词汇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库,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受到后人的重视与喜爱,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其中有很多一直使用至今。同时,后人在继承《庄子》词汇原词义和用法的基础上,也有所改造和翻新,因此《庄子》词汇可谓常用常新,生机勃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庄子》词汇在后世常常遭遇理解、使用上的误区,出现了不少令人遗憾的误解误用现象。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因为不读或误读《庄子》,对《庄子》词汇误解误用情况更甚,这对于正确认识和运用《庄子》词汇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在本书的最后专辟一章,列举《庄子》词汇(包括成语)近十几年来在理解、运用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现象,并进行探源分析、理据讨论。咬文嚼字,辨非求是,以图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姑且以此作为本书的《余论》。

第一节 对源自《庄子》的成语的误解和误用

成语作为相沿习用、约定俗成的固定词组,在结构上具有稳定性,在表意上具有确定性。正如向熹在《简明汉语史》中强调的:“成语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结构上的固定性,成语的构成成分一般不能随意更换;二是意义上的完整性,一个成语表示某一特定的意义,概括性强,有的不能完全从字面上去理解。”^[1](P460)]因此我们对待来自古代汉语的成语,既不能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或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地乱加解释,也不能因噎废食,简单地拒绝使用,或不加选择地滥用、不懂装懂地乱用,否则只能人为地制造混乱,破坏成语这一珍贵的民族语言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在使用成语时要尊重成语的固定性和完整性,要在追本溯源,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准确、适当、谨慎地解释或使用成语,这才是我们对待包括源自《庄子》的成语在内的一切成语的正确态度。

由于《庄子》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语言的浪漫雄奇,语词的组合方式有的古老独特,有的奇异难解,更由于人们对庄子思想、语言的理解见仁见智,借用《庄子》语言表达己意的需要不尽相同,再加上人们的文化水平和用字习惯差别很大,种种原因导致部分源自《庄子》的成语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一些被人们误解误用的现象,近十几年来更甚。这里列举几例,以见一斑。

一、对“望洋兴叹”的误解和误用

成语“望洋兴叹”源自《秋水》:“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望洋兴叹”为化引原文而成,也作“望洋而叹”“望洋惊叹”“望洋兴嗟”“望洋”等。该成语主要用来表示因为力量不足或条件有限而无法完成某事,或无法实现某种愿望,或自感个人渺小,因此而感叹无可奈何。例不烦举。

王力的《古代汉语》解释说:“望洋,连绵词,仰视的样子。”^[2](P391)]连(联)绵词的重要特点就是:作为整体表义的单纯词,词的两个音节只是记音符号,不可分开释义,在书面语中常常字无定写。“望”与“洋”在这里就只是记音符号,并无实意。

元吴莱《次定海候涛山》诗云：“寄言漆园叟，此去真望洋。”这正可从一个侧面说明“望洋兴叹”之“望洋”并非“真望洋”。“望洋”也有多种写法，《汉语成语小辞典》（商务印书馆，1972）：“望洋，又作‘望阳’、‘茫洋’，仰望的样子。”“望洋”还有“望羊”“眈洋”“望佯”等写法。

“望洋”本是联绵词，义为“仰视的样子”。但是由于人们常常望文生义，以为“望洋”是述宾词组，义即“望着海洋”，加上文中“至于北海，东面而视”的话正巧有“海”（可以联想到“洋”），有“视”（可以联想到“望”），难怪会有人理解“望洋”为“望着海洋”。^①

其实，对“望洋”的误解并不自今日始，误解的隐患远在汉代即已出现。《释名·释姿容》云：“望羊，羊，阳也。言阳气在上，举头高，似若望之然也。”将“望羊”当作述宾结构，分开解释，这为后来“望洋”的误释提供了先例。《庄子》成疏云：“望洋，不分明也，水日相映，故望洋也。”此解倒真的不甚分明，让人不得要领。联系其后文“高视海若，仍慨然发叹，託之野语”来看，成疏认为“望洋”义为高视，“不分明”云云，只是对“高视”即“仰视”之原因的解釋，而非对“望洋”词义的解释。成疏虽无误释，但因其释义方式迂曲不明，亦为后人误解留下了隐患。

《集释》云：“庆藩案《释文》引司马、崔本作眈洋，云眈洋犹望羊，仰视貌。今案洋洋皆段借字，其正字当作阳。《论衡·骨相篇》‘武王望阳’，言望视太阳也。太阳在天，宜仰而观，故训为仰视。”司马本、崔本不误，倒是郭氏的解释却大有问题。首先“洋洋”并非“阳”的假借字，此处“洋”“羊”“阳”都只是双音节联绵词“wangyang”中的一个记音符号，因此可以有异写，正如另一记音符号可以写作“望”“眈”“茫”一样。《论衡·骨相篇》首段为了说明“人命稟于天，则有表候于体”的论断，列举了黄帝等十二圣的表候骨相，其中第九为“武王望阳”，其前文是“文王四乳”，其后文是“周公背偻”。这里的“望阳”分明是武王的体貌特征，即昂首挺胸，似乎总在仰视。《论衡·语增篇》即明确指出：“武王之相，望羊而已。”可见《论衡》的“望阳”或“望羊”分明是描摹“武王之相”的，即武王的习于仰视的体貌特征，本与太阳无涉。《古微书·礼含文嘉》：“武王望羊，是谓摄汤，旷目陈兵，天下富昌。”《晏子春秋》：“晏子朝，杜扁望羊待于朝。”《史记·孔子世家》：“眼如望羊。”这些“望羊”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为“望视太阳”。郭氏解“望洋”“望羊”当作“望阳”，而“望阳”为“望视太阳”，显属模仿《释名》“望羊”之说，然望文生义，与古籍

原文不合,而由此得出“太阳在天,宜仰而观,故训为仰视”,更是牵强附会,曲为之解。其解释更无法适用于“茫洋”等首字与“望”不同的词形。

当然,根据《辞海》等工具书的解释,“望羊”除表示“仰视貌”外,也可表示“远视貌”,如《孔子家语·辩乐解》:“旷如望羊。”王肃注:“望羊,远视也。”只是此义较少使用,且未见有用“望洋”表示此义的例子。上引《释名》和《集释》曲解“望羊”和“望洋”,以迁就“仰视”义,那么对“望羊”的“远视”义又该如何为之解呢?我们只有承认“望羊”“望洋”等的联绵词性质,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内经》的义理极为精深,而语言又十分深奥,“故非吾儒不能读,学者以易心求之,宜其茫若望洋,淡若嚼蜡。”(元朱震亨《格致余论序》)此处的“望洋”是茫然的样子,与“望洋兴叹”之“望洋”表示仰视的样子不同。

与“望羊”“望洋”等不同的是“视日”。《徐无鬼》:“尝语君吾相狗也:下之质,执饱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质,若视日;上之质,若亡其一。”成疏:“意气高远,望如视日,体质如斯,中品狗也。”《释文》:“司马本作视,云:视日,瞻远也。”此处“视日”为述宾词组,“视”即“望”“观”,“日”即太阳。“视日”用眼睛往上看太阳来形容高瞻远瞩的样子,或比喻意气高远的品质。故原文用“若视日”的比喻来说明狗的“中之质”。

“望洋兴叹”是一条大家非常熟悉、使用频率很高的成语,但也是一条误解和误用现象很普遍的成语。出错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不了解“望洋”是个整体表义的联绵词,加上受“望洋”“望羊”“望阳”等字面意义的影响和古注的误导,很多人认为“望”也可以和其他单音节名词随意搭配。“望X兴叹”的说法也就屡见不鲜了,如“望书兴叹”“望人兴叹”“望钱兴叹”“望车兴叹”“望房兴叹”“望题兴叹”等等。这在古代即有,如清陈裴之《香畹楼忆语》(载《浮生六记(外三种)》):“姬素恋切所生,恒见望云兴叹。”注云:“唐代狄仁杰赴任并州时,登太行山,南望白云孤飞而谓左右曰:‘吾亲所居,近此云下。’悲泣伫立久之。后常指思念父母。”此“望云兴叹”就是模仿“望洋兴叹”而来。《新汉语成语词典》甚至收有“望云之情”。

“望X兴叹”的说法近十几年来在报纸、杂志、书籍、网络中更是时常能够见到。如《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3日李甘林文《吴孟超院士为何给病人用最普通的药》:“在多数民众看不起病、屡屡望天价药费而兴叹的大背景之下,对吴老事迹的报道以及他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无疑具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摘自《文摘周刊》2006年1月18日第7版头条)这里用“天价药费而”代替“洋”,在众多误用

例中显得尤为特别。对“望洋兴叹”的误解和误用不仅在口语或报刊杂志、网络语言中常见,就是在字典辞书中也时常能够发现。金家年《从“望鲜长叹”谈起》一文就指出:“《辞通》、《辞源》、《辞海》吸收了我国古籍的研究成果,对‘望洋’一词作出了正确的解释,一作仰视貌,一作远视貌。可是近几年出版的词书却一反常态,望文解义地另搞一套,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汉书小辞典》^②在‘望洋兴叹’词条下写着:‘仰望着大海发出了叹息。’内蒙古出版社出版的《成语》一书,也是将‘望洋’当作动宾结构关系进行分析的。”^{[3](P48)}实际上,误用成语和乱抄乱编辞书的现象并不仅仅只出现在“望洋兴叹”这一条成语上,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应当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③

二、对“白驹过隙”的误解和误用

大家熟悉和常用的成语“白驹过隙”亦作“过隙白驹”,源自《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郤”通“隙”)“白驹过隙”就是以速度极快的骏马跃过或驰过狭小的空隙和细小的孔隙为喻,形容时间、年华流逝之快,或比喻时光飞逝,人生短暂。如秋瑾《感时》二章其二:“炼石无方乞女娲,白驹过隙感韶华。”

“白驹过隙”本来表义甚明,用法单纯,不会被误解误用,但是误解误用还是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例如:

羌崧《“况且”的误用》一文列举的第一个误用“况且”的例子是《楚天都市报》2002年8月30日一篇文章里引用的一段话:“(只要沉得住气,就像那句成语所说的那样,‘白驹过隙’嘛。)偌大一匹蠢马都能找到机会从针鼻眼儿里穿过,况且我这样智商的人呢?”^{[4](P31)}据《咬文嚼字》2007年第1期席广辉的《陆天明误说“白驹过隙”》介绍,这段话出自著名作家陆天明的长篇小说《省委书记》的最后一章。这段话误解误用源自《庄子》的成语“白驹过隙”,很令人吃惊。虽然极为罕见,属于个案,但是由于其出自著名作家之手,又出现在在国内颇有名气的一家报纸上,并且被一篇发表于国家级杂志上的文章所转引,^④其影响不可谓不大,是误解和误用《庄子》语言的典型例子,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和纠正。

成疏云:“白驹,骏马也,亦言日也。”明明是骏马,或者是太阳,怎么变成了“偌大一匹蠢马”?听说过“蠢驴”“蠢猪”,而“蠢马”之说闻所未闻。

“过”应是指马从正上方跨跃飞驰而过,或者从侧面飞驰而过。《盗跖》:“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驎之驰过隙也。”《墨子·兼爱下》:“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骐驎而驰过隙也。”文意相近,用的都是“驰过”。所以不是“穿过”或“钻过”。

陆德明释文云:“郤,去逆反。本亦作隙。隙,孔也。”成疏亦云:“隙,孔也。”“孔”“隙”同义,都是指缝隙、窟窿等有间隔、不相连之处,相当于“空隙”。《养生主》:“批大郤,导大窾。”郭象注:“有际之处,因而批之令离。”成疏:“郤,间郤交际之处,用刀而批戾之,令其筋骨各相离异。”“窾,空也。”“郤”与“窾”对文,故“郤”亦有“空”义。此处“过隙”是驰过空(孔)隙的意思。《盗跖》“忽然无异骐驎之驰过隙也”用的正是“驰过隙”;成疏云:“夫人处世,俄顷之间,其为迫促,如驰骏驹之过孔隙,歎忽而已,何曾足云也!”用的正是“驰……过孔隙”。所谓“针鼻眼儿”云云,大概由“隙”而联想到“孔”,由“孔”而联想到“洞”,再由“洞”而联想到“眼”,最后再妄增“针鼻”,说成了“针鼻眼儿”,因此只能是“穿过”。这些看似合理,但是没有文本依据,何况形体庞大的马如何“能找到机会从针鼻眼儿里穿过”?这样的机会怎么可能有?就算有,又和表示时间飞逝有何关系?而《楚天都市报》文章的原作者认为是可能的,因此把此成语误解为“只要沉得住气”,无论如何困难,总“能找到机会”,这真是荒唐可笑,也与成语原义相差甚远。席广辉在上引文章中说:“理解为像‘蠢马’那样等待机会从针鼻眼儿里穿过,则是妄说。须知,再小的‘蠢马’,也是无法从针鼻眼儿里穿过的;既然不可能,就是再‘沉得住气’,也是等不到机会的。”可见这许多的误解和妄说真是让人匪夷所思,但是有关的作者和编者却没有发现和纠正。

记得有一则谚语说:“要想狼不吃羊,就像让骆驼钻过针孔。”《新约》上也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些。”张恨水还在杂文《骆驼穿针眼》里引用了《新约》的这句话。看来骆驼穿过针眼很难,难到不可能实现,那么马从针鼻眼儿里穿过又如何可能?

需要说明的是,与成疏一样,《释文》亦云:“白驹,或云日也。”所以《今注今译》将“白驹过隙”注释、翻译为“阳光掠过空隙”,尽管有文献依据,算不得误解,但是用“阳光掠过空隙”来表示时间飞逝,人生苦短,总觉得没有用骏马驰过空隙比喻得更为直接、生动、妥帖,何况“白驹”指“太阳”,字面上也有些曲折难解,不够浅显

易懂,因此持“阳光掠过空隙”说者极少。

三、对“夜以继日”的误解和误用

成语“夜以继日”的最早出处是《庄子》还是《孟子》,或者另有出处,各种辞书字典说法不一。

“夜以继日”的源头虽无定论,但是的确出自庄孟时代或稍早,且《庄子》中有用例。与之同义的成语有“以夜继日”,如《吕氏春秋·先识览》:“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晋书·车胤传》:“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这正是“夜以继日”的通常语序。类似的还有“夜以继昼”“夜以接日”,使用频率明显低于“夜以继日”。

“夜以继日”或“夜以继昼”也就是“以夜继日(昼)”或“以夜接日(昼)”,意思就是用夜晚继续或接续白天,主要用来形容人们工作劳苦,牺牲夜晚的休息时间继续白天的工作。如《史记·吴王濞列传》:“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再如郭沫若《北伐途次》:“[我]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好几天。”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成语,就因为介词宾语前置,由“以夜继日”变成了“夜以继日”,于是有人就不能理解其结构和意思,本着习惯性的思维:由白天过到夜晚,由夜晚接续白天,日日夜夜,周而复始,于是就将成语改成了“日以继夜”。殊不知这样一改,意思就完全颠倒了,不能表达原来的用意,也使“夜以继日”成了使用频率高、误用频率也高的成语。这样的例子很多,在书籍报刊上很常见,不遑多举。

“夜以继日”和“日以继夜”二者都是由介词“以”、动词“继”和名词“日”“夜”构成。但是四个字的排列位置不同,意思就截然不同。我们知道,人们习惯于白天工作,夜晚休息,正如《让王》所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因此“夜以继日”主要表示人们牺牲夜晚的休息时间继续从事白天未做完的事情,介词宾语“夜”提前正是为了强调“夜”这个时间段,进而强调工作的劳苦。“夜以继日”本是褒义词语,语义、用法和感情色彩都很明确。而“日以继夜”却不能达到这个表达目的。

当然“日”“夜”连用,还可以表示时间的连续延伸,具有中性色彩。因此“夜以继日”和“日以继夜”在日日夜夜、日夜相继上意义相同,可以并列使用,如丁玲《韦护》第三章:“他们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栖在小房子里。”意思等同于“日夜相继”。

后者如《国语·吴语》：“孤日夜相继，匍匐就君。”

“夜以继日”不用于贬义场合，但是“夜以继昼”有此用法，如《后汉书·郅恽传》：“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万人惟忧，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如社稷宗庙何？”指耽于安乐享受，不分昼夜，类似的还有“日以继夜”，如晋王嘉《拾遗记》卷九：“奏金石丝竹之乐，日以继夜。”

由于“夜以继日”构形和用法的变化，现在一些成语词典将“夜以继日”和“日以继夜”都作为词条收进，如《汉大成语大词典》《中华成语熟语辞海》等。

四、对“扶摇直上”的误解和误用

目前以给语言文字纠错正误而在国内知名度很高的上海的语文类学术期刊《咬文嚼字》，就经常有涉及《庄子》词语（包括成语）使用错误的辨析文章。如2008年第12期刊有李荣先的《何来“呼摇直上”》，批评错用“扶摇直上”的现象。文章指出，《苏州广播电视》报2008年第30期D03版有一篇关于苏州市商品房成交量的报道，题目是《全市周成交量价齐下跌 吴中区成交量呼摇直上》，“标题中的‘呼摇直上’显然是‘扶摇直上’之误”。

“扶摇直上”源自《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扶摇”本是连绵词，表示风旋转而上的样子，如辛弃疾《满江红·病中俞山甫教授访别病起寄之》：“莫信蓬莱风浪隔，垂天自有扶摇力。”“扶摇直上”形容急剧上升或仕途得意。如李白《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陈登科《赤龙与丹凤》第一部十六：“从此，顾祝同官运亨通，平步青云，扶摇直上。”“扶摇”不可写作“呼摇”，正如李文所云：“用‘扶摇直上’形容商品房成交量迅速上涨，当然是生动的，可误作‘呼摇直上’便不知所云了。”

五、对“鹩雏腐鼠”的误解和误用

“鹩雏腐鼠”源自《秋水》：“于是鸱得腐鼠，鹩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后也演化为“孤雏腐鼠”，如《后汉书·窦宪传》：“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

《咬文嚼字》2008年第11期有陆颖瑶的文章《为“鹩雏”叫屈》，指出《作文通讯》2008年第8期一篇题目为《永恒的法厄同》的文章中有一段话：“让罗曼·罗兰

们继续嘶哑着呐喊下去吧！闻不到英雄的气息，尘土中蚯蚓招摇，而鸬雏玩味着腐鼠滋味。”批评末句中“鸬雏玩味着腐鼠滋味”是在信口开河，“志行高洁的鸬雏从未喜欢过腐鼠，说它‘玩味着腐鼠的滋味’，真是大大地冤枉了它一回”。

《作文通讯》上的这篇文章确实错解了“鸬雏腐鼠”的成语。“鸬雏腐鼠”的典故出自《秋水》中“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所引发的一个小故事，批评惠子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李商隐《安定城楼》云：“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鸬雏竟未休。”这才是对“鸬雏腐鼠”的正确理解和运用。

六、对“望尘莫及”的误解和误用

2004年11月18日《燕赵都市报》第23版《解读张艺谋——从“武侠”回到“文艺”》中有段话：“据悉，张导还是按照老规矩办事，尽管开机仪式比较隆重，但还是拒绝记者采访，看来来自全国的记者到时也只能望尘莫及了。”“望尘莫及”出自《田子方》：“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其后者矣！”后来主要比喻远远落后，追赶不上。从文意来看，此处应该使用同样出自《庄子》的成语“望洋兴叹”。^⑤

七、对“每况愈下”的误解和误用

成语“每况愈下”大家都很熟悉，它出自《知北游》，本作“每下愈况”，后习非成是，变成了“每况愈下”。但是却有人又将其错误地变化为“每况日下”。2008年3月15日的《杂文报》有段文字：“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以及学风的每况日下，我发觉班主任越来越难当了。”赵永成在《怪胎成语举例》中分析说：“成语有‘每况愈下’和‘江河日下’，都含有情况愈来愈差的意思，例句将这两个成语割裂，各取二字组成‘每况日下’，既破坏了成语词形的稳固性，意思也讲不通了。按照句意，这里用‘每况愈下’‘江河日下’均可。”^[5]

八、对“亦步亦趋”的误解和误用

2004年10月8日《长沙晚报》文章《长痛不如短痛》有段话：“退场——威胁裁判（要看录像改判）——电话威胁主管部门（你不解决我罢赛）——要求重赛——暂时退出！当现代队沿着这个清晰的战术亦步亦趋时，我对中国足球认识的幼稚再次被印证。”“亦步亦趋”出自《田子方》，表示追随或模仿别人。但是“北京现代

足球队罢赛,既不是对别人的追随,也不是对别人的模仿,与‘亦步亦趋’丝毫沾不上边”。^[6]实际上这里正好可以用另一个成语“步步为营”。

九、对“得鱼忘筌”的误解和误用

《读书文摘》2007年第1期《茶道散记》:“庄子有云:‘得兔忘筌’……”这是混淆了《外物》最后一段话:“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应是“得鱼忘筌”,或者“得兔忘蹄”。^⑥不能将这两个成语杂糅混用,成为所谓的怪胎成语。

十、对“不可端倪”的误解和误用

“倪”本指边际,如《齐物论》:“何谓和之以天倪?”郭象注:“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成疏:“天,自然也。倪,分也。”《释文》:“李云:分也。崔云:或作霓,音同,际也。”故“天倪”即自然之分,天际。“倪”由“分别”“边际”义又引申出“开端”之义,与“端”同。朱骏声认为“耑者草之微始,兒者人之微始”,故“端”“倪”指事物的开端、起始,事情的头绪,因此“端倪”连用,复语单义。《大宗师》“反复终始,不知端倪”为最早用例。成疏:“端,绪也。倪,畔也。”因此“端倪”又可说成“端绪”,如《淮南子·精神训》:“反复终始,不知其端绪。”正是从《大宗师》稍作变化而来。又《汉书·淮阳宪王钦传》:“既开端绪,愿卒成之。”当然,“端倪”连用,仍然可以表示其最初的意义“边际”,然其出现时间远远晚于《庄子》,《辞海》(新版)所举书证为晋宋之际的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诗:“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7](P0419)}再如清代著名诗评家叶燮曾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可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原诗》)

“端倪”由“边际”“开端”“头绪”等名词义又引申出动词义,指推测事情的头绪、起始,了解事物的变化终始,如同“把握”“捉摸”,当然出现的时间也很迟,《辞海》(新版)的书证是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故旭(张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7](P0419)}“不可端倪”正是《大宗师》“不知端倪”的变体,二者都是沿用已久的成语。不过从“端倪”所处位置可以看出二者的词性和词义皆有所不同。

复音词“端倪”在今天显得既古老文雅,又新鲜时髦,如近年来报纸杂志常有

“知识经济已初见(现)端倪”“经济全球一体化已端倪渐(初)显”等类似的说法,此即《庄子》“端倪”开端、起始义的沿用。然而也有因不了解古语词“端倪”的词义及其演变过程而误释、误用的,甚至还有误读、误写的,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1998年6月第3版)有篇课文《过万重山漫想》,其中一段话说道:“人类的历史,对于我本来如同远在云天之上、不可端睨的飞鸟,此时忽如栖落在手指上,简直可以数一数它的翎毛。”此处“不可端睨”是成语的误写误用,“端睨”应作“端倪”。倪音 ní, 边际、开端义。“睨”音 nì, 表斜视, 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所以“睨”与“端”“倪”的“开始”义不合,与“端”的“端正”义更相抵牾,故“端睨”不能连用。《庄子》中另有“敖倪”一词,《天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此处“倪”通“睨”,表“视”义,“敖倪”即傲视、轻视。还有“介倪”,《马蹄》:“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闾扼鸢曼诡衔窃轡。”此处“介倪”犹“睥睨”,即侧目而视,或为不安的样子。课文的作者不了解“端倪”的意义和写法,又受“敖倪”“介倪”之“倪”与“视”相关的影响,误将“端倪”等同于端详、细看,所以才有文中对历史“飞鸟”的感受由远而不可知到近而可细观的变化。因此教材中的“不可端睨”是“不可端倪”的误写,同时也是误用,因为“不可端倪”并不适合此处语境。此类双重错误出现在中学语文教材中,不能不说是作者、编者的失误,对中学师生的影响也是负面的。祝国湘《端睨?端倪?》(《咬文嚼字》2000年第5期)已指出其误并辨析之,可参看。

十一、对“十日并出”的误解和误用

《齐物论》:“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使羿……上射十日。”高诱注:“十日并出,羿射去九。”《山海经》《楚辞·天问》等典籍都记载为“十日并出”。“羿射日”的文字记载始于西汉,但口头流传应早得多。

但是大家都熟悉的“十日并出”却出现了一则误用。沙叶新《无需成龙成凤》:“你且放眼天际,巡视乾坤,那满天星斗中月亮不是只有一个吗?虽然太阳曾有九个,可后来不是给后羿射掉八个吗?如果九个太阳当空,那还不把人烤焦吗?”(转引自《咬文嚼字》2000年第4期叶才林《少了一个太阳》)明明是“十日并出”,却说

成“九个太阳当空”；明明是“射去九”，却说“射掉八个”，这是对“十日并出”的一知半解和错误解说。

《庄子》独特的语言风格、杰出的语言成就，使得源自《庄子》的成语大量产生，并且大多数为后人所喜闻乐见。这些成语是汉民族语言文化宝库中的重要遗产，也是今人学习工作、文学创作、科学研究、为人处世、日常生活时所常用的语汇，是现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自《庄子》的成语形成过程、结构特色、词义变化、使用频率等各不相同，我们在使用这些成语时，应该了解其来源和发展，词义和用法，然后加以正确运用，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发展、丰富完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祖国语言的规范性和纯洁性，防止在成语的理解和使用方面出现各种不良的现象，及时发现和纠正业已出现的一些错误，为保持汉语成语的生机和活力、推进汉语言的规范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节 对《庄子》双音节词语的误解和误用

《庄子》词汇中双音节词语（包括双音节词和词组）所占比重最大，对后世汉语词汇的影响最大，同时被误解和误用的现象也最为严重。这在古代已有例证，今天就更为多见。今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一、对“果腹”的误解和误用

“果腹”为双音述宾词组，源自《逍遥游》：“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将“腹犹果然”调整压缩为“果腹”，意思变为“使腹部像果子一样圆饱的”，即吃饱肚子。如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七“今世书画有七厄”条：“富贵之家，朱门空锁，榻笥凝尘，脉望（即蠹鱼）果腹，五厄也。”郭沫若：“人民生活更加贫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中国史稿》）

但是常有人将“果腹”误用为“裹腹”，如巫瑞书《南方民俗与楚文化——楚文化掠影》：“在物产丰富的地方，人们的饮食不完全是为了裹腹充饥，……”^{[8]（P239）}刘心武《吃白果》：“冷面不是指供裹腹的东西，而是指人在生活里遇到的冷面孔……”^⑦叶恩忠《撕裂长风》的“裹腹”也应为“果腹”。^⑧同样的例子又见于黄正雨《自然的

箫声——〈庄子〉》：“《列御寇》篇说，庄子住在穷里陋巷，生活没有着落，只好靠编织草鞋度日，由于食不裹腹，饿得脖子细长，面黄肌瘦。”^{[9] (P10)}

据《咬文嚼字》2005年第6期介绍，“食不裹(果)腹”之“裹”在当代汉语出版物中最常见的100个别字中位居第22位，可见其差错率之高。《咬文嚼字》2005年第8期《最常见的100个别字辨(二)》举的第22个例子即源自《庄子》的“食不果腹”，易错为“食不裹腹”。举例分析认为：“‘裹’虽和‘果’同音，但意思是指在外部包扎、缠绕，‘衣不裹腹’也许还可以说，‘食不裹腹’让人如何理解？”这分析是击中了要害。

分析“裹腹”出现的原因，可能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说法的影响，由“蔽体”连带而出现了“裹腹”的差错。如《四川政协报》2005年4月9日《重走赤水河》一文有段话：“这里地主豺狼当道，民不聊生，生产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水平，人民衣不裹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丁浩然分析道：“‘衣不裹食’是把‘衣不蔽(裹)体’‘食不果腹’两个成语搅在一起了。”^[10]赵永成又分析了这同一例证：“‘衣不裹食’岂不成了‘衣服不能包装食物’？句中把‘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拆拼成‘衣不裹食’，而且还把‘果’错成了‘裹’。”^[5]

当然，“果”错成“裹”也与音同致误，写别字有关。

二、对“告之”的误解和误用

“告之”为述宾词组，《庄子》中共有6例，如《大宗师》：“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盗跖》：“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列子·汤问》亦有：“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唐代又出现“告知”一词，是动补式合成词，是“告之”并“使之知道”的意思，与“说明”“打破”等词同构。《汉语大词典》“告知”条：“把事情告诉人，使之知道。唐裴铏《传奇·昆仑奴》：‘生骇其言异，遂具告知。’”“告之”结构紧密、语意自足，不能再直接带宾语，可带补语。“告知”能直接带宾语。但目前“告之”带宾语的误用很多，已成泛滥之势，如叶恩忠《撕裂长风》第161页的“告之”就应为“告知”。

已有语言学家苏培成撰文列举“告之”误用之例，对此提出批评，并痛心地指出：“近几年来，汉语的社会应用水平下降得很厉害，不通的东西很多，造成的污染不可小视。有些流行的说法传播很快，特别是被当成‘新潮’或‘前卫’以后，不论通不通，效颦者纷起。如果任凭那些不通的说法传播开去，将会殃及几代人。”^[11]

三、对“处子”的误解和误用

“处子”一词始见于《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成疏：“处子，未嫁女也。”《释文》云：“处子，在室女也。”因此“处子”义为深居闺中待嫁之处女。如《孟子·告子下》：“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此处的“处子”显然是指未嫁之处女。此义自古及今，沿用不衰。因《庄子》“淖约若处子”一句以冰雪喻神人之肌肤，以处子喻神人之淖约风姿，比喻新颖独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谓过目难忘。正是这修辞效果的影响，“处子”后来又可比喻端庄柔美，镇静稳重，如清李渔《怜香伴·冤褫》：“我范介夫，在学中做秀才，就如在闺中做处子，兢兢业业，砥砺廉隅。”成语“静如处子，动若脱兔”就是此种用法。《孙子兵法·九地》：“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这里用的是“处女”，与成语中的“处子”同义。另外，“处子”在古代还可以指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相当于“处士”，如《潜夫论·交际》：“谦恭以为不肖，抗扬以为不德。此处子之羈薄，贫贱之苦酷也。”西晋束皙《补亡诗》：“堂堂处子，无营无欲。”此义为其非常用义。

按说今人在使用“处子”一词时，是不会出错的，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竟有人用“处子”指未婚男子。如刘庆邦《嫂子和处子》（载《天涯》2001年第1期）中的“民儿”为一未婚男子，即标题所指的“处子”。《健康报》2005年2月8日《必须直面的现实：中学生性病》：“处子处女们一旦早恋了，多数家长心存侥幸：‘不会有那事！’于是随便给孩子用点药。”用“处子”指中学男生，也是误用。这里“用‘处子处女’并不合适，不如改称‘少男少女’反而清楚”。^[12]《咬文嚼字》2002年第7期韩铁民在《“处子”非“童男”》一文中批评《读者》2001年第18期《浪花有脚》一文中的一句话：“（沈从文）虽为人师，毕竟尚是处子，没过多久，他就看上了班里十八岁的少女张兆和。”韩先生分析认为“作者大概以为未婚女子称处女，那么未婚男子就该称‘处子’了，这恰恰犯了想当然的毛病”。这是对的。“子”指子女，早期兼指男女，后专指男性，即儿子，古时还可作为男子的美称或尊称，这是导致有人对“处子”想当然的主要原因。另外，“处子”在古代也可指处士。“子”在后期词义上所显示出的性别指向也是致误的原因之一。

清王夫之评江淹《卧疾怨别刘长史》云：“文通于时，乃至不欲取好景，亦不欲

得好句,脉脉自持,一如处女,惟循意以为尺幅耳。此其所作者自命何如也。前有任笔沈诗之俗誉,后有宫体之陋习,故或谓之‘才尽’,彼自不屑尽其才,才岂尽哉。”以“处女”喻男性,亦特别也。

四、对“天籁”的误解和误用

“天籁”语出《庄子》,根据第六章对“天籁”的解释可知,“天籁”就是纯天然的声音,是充满自然之美的声音。后世常用“天籁”来形容人为的自然纯正的声音,相当于《庄子》中的“人籁”。这本来就违背了《庄子》的原意,属于对《庄子》词语的误用,但是已积非成是。现在又出现新的误解和误用,就是“天籁”本亦指声音,再加“之音”“之声”,实为叠床架屋,属于生造成语。现在“天籁之音”“天籁之声”的说法大量出现,几乎成了现代新成语。如:

“但仍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天籁之音,是发乎性情的真实心灵的展现。”又:“直译出来就是秋气将万籁之声洗得消瘦,暮色的沉阴忙碌地驱逐着日光。”(邓芳《孟郊〈秋怀〉十五首的“变”》,《文史知识》2004年第3期)

人们常说“天籁之音”,其实哪有什么天籁之音?真正的天籁之音不是我辈俗人有福气听到的。(王少农《庄子讲故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P31)

林中漫步,您会聆听到久违的天籁之声。(《世界文化遗产——清西陵》,《生活时报》2001年10月29日)

所谓“之音”“之声”,实为蛇足。此种语病《咬文嚼字》早已批评之,如2003年第8期夏军的《叠床架屋的“天籁之音”》。但是此种语病至今仍然时有所见。同样,“万籁”也不能写作“万籁之声(音)”,如“万籁俱寂”不能写作“万籁之声(音)俱寂”。然而误写误用的仍然有之。

五、对“造物”的误解和误用

“造物”出自《庄子》,如《大宗师》:“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庄子》中“造物”共出现7次,都是以“造物者”这样的“者”字结构出现。“造物者”指化生万物的天和道,“造物”表示创造万物,为述宾词组,尚未演变为复音词。后以“造物”代替“造物者”,“造物”成为名词性的双音词,意义也发生了变化,指代创造万物的天帝神灵,如苏轼《泗州僧伽寺塔》:“若使人人祷则遂,造物应须日千

变。”陆游《村居》：“造物与闲仍与健，乡人知老不知年。”均指冥冥之中主宰世间万物的神灵，为名词，实际上仍指“造物者”。西方也有用“造物”的，如《旧约全书》第一章《创世记》说的就是上帝“造物”，上帝就是基督徒的“造物主”，不过“造物”为动词，指造物的行为。东西方的“造物”或指造物的行为，或指造物者（主），都不指所造之物。

今举一误用之例，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动物世界》和《人与自然》等著名节目主持人赵忠祥的《岁月随想》：“生气勃勃的动物都是大自然的精灵，都是美好的造物，完全不能以人类的意识形态去界定动物的善与恶。”^{[13] (P61)} 误用“造物”指代所造之物，可改为“事物”或“生物”。这虽然是极偶然的误解和误用，但是因其为名人和名书的错误，其影响往往很大，有指出和正误的必要。

“造物”在中古、近代汉语里有了新词义：运气、福分，等同“造化”，同样神秘莫测、不可捉摸和掌握，此义在戏剧、小说等俗文学作品中常见，如宫大用《范张鸡黍》第一折“这是各人的造物，你管他怎么？”“造物”即造化。《警世通言·俞仲举题诗遇上皇》：“解元好个造物！”“造物”是福分。^⑨ 此时的“造物”相当于“造化”。据《辞海》解释，“造化”主要有两个义项，即创造化育和运气、福分，也指天地、自然界。《庄子》中即有“造化”（《大宗师》，3次），两次指自然界，一次以“造化者”出现，“造化”指创造化育，“造化者”仍指自然界。“造化”的运气、福分义是中古汉语以后才产生的。

第三节 辞书编纂利用《庄子》语料的误解和误用

《庄子》一书继承和运用了大量见于前代的词语，还出现了大量不见于前代著作，始见于战国后期同时代文献的新词，甚至有当时仅见于《庄子》的新词。《庄子》由于所处时代和自身语言表达的独特性，以及在后世语言运用中的深远影响，注定它要成为很多辞书设立词条、征引语料、特别是首见书证的重要选择对象。但是后世辞书编纂时利用《庄子》语料也的确存在某些误解误用现象，如首见书证晚于《庄子》，未收《庄子》中已出现的常用词语，解释《庄子》词语出现失误等问题。现就目力所及，加以例释。

1. 腓

《在宥》：“尧、舜于是乎股无腓，胫无毛。”成疏：“腓，白肉也。”腓，为大腿上的白肉，为人大腿的重要外部特征，常与胫毛相对而言，并多为否定式对举。除上例外，再如《天下》：“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腓，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成疏：“遂使腓股无肉，膝胫无毛。”另如《天下》：“将使后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无腓、胫无毛相进而已矣。”“腓”为小腿肚子，也以多肉为特征，故上引成疏有“腓股”连用之说。

其他典籍亦有此种否定式对举，如《史记·李斯列传》：“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腓，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韩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耜以为民先，股无腓，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史记集解》：‘肤毳毛。’”下句已有“胫无毛”“胫不生毛”，若释“腓”为“肤毳毛”，则上句亦言“无毛”，语义重复，不合对举特点。应以成疏为是。《汉语大字典》（简编本，P960，本例下同）释“腓”为人体的细毛、洁白的肉、脖子三个义项，其中第二个义项即以《在宥》为书证，并引成疏为释。

“腓”还可以表示“肤毳毛”，最早用例应是《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其手毋腓。”“腓”对应于“手”，且为单用，与《庄子》用例不同。“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注引《史记·李斯列传》集解为：“肤毳皮。”原注误。《广韵·末韵》：“肤毳毛。”可见引书版本失察。而《玉篇》“股上小毛”之说错乱舛误，不足取。《汉语大字典》所举书证为较晚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躬胝无腓，肤不生毛。”原文是：“当斯之勤，岂唯民哉。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胝无腓，肤不生毛。”《史记集解》徐广曰：“胝音竹移反。腓，踵也。一作‘腓’，音湊。肤，理也。腓音魑。”《史记索隐》：“躬奏胝无腓。”张揖曰：“奏，作‘戚’。躬，体也。戚，腓理也。”韦昭曰：“腓，其中小毛也。”胝音丁私反。庄子云“禹腓无腓，胫不生毛”。李颐云“腓，白肉也，音蒲末反”。韦昭注与李颐注不同，我们以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无腓”与“不生毛”对举，与《庄子》实同，注中也可与《庄子》相对照，故应以李注为是。《汉语大字典》不仅举例晚于《睡虎地秦墓竹简》，而且以《史记》司马贞索隐所引韦昭注“腓，其中小毛也”为释，实为不妥。《汉语大字典》所举《史记》例子实际上应为“腓”的第二个义项“洁白的肉”的书证，可与《庄子》书证连用。《汉语大字典》

在“𦏧”的书证、释义方面没有很好地参照利用《庄子》语料,出现失误。

2. 眯

《天运》:“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𦏧肤,则通昔不寐矣。’”此处的“眯”为糠入目中,令人难以清晰视物,故而似乎“天地四方易位”。糠和灰尘细小,易入目中。《说文》:“眯,艸(草)入目中也。”此种解释令人费解,与《天运》用例颇为不同。《天运》:“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此例的“眯”是指梦魇,成疏:“眯,魇也。”《天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是非其眯邪?”成疏后一句为“岂非遭于已陈刍狗而魇耶”。《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一室中卧者眯也,不可以居。”“眯”亦指梦魇。《汉语大字典》(简编本, P1158)“眯”条分举了“物入目中,模糊视线”和“梦魇”两个义项,且都以《天运》语料为书证。《辞海》(P1880)收有“灰沙入眼”和“梦魇”两个义项,《辞海》(新版 P1295)收有“灰沙入眼而视物不清”,所举书证为《淮南子·说林训》:“蒙尘而眯。”又收有“梦魇”义项(P1300),举《天运》为书证,成疏为释。《庄子》语料语义明晰,可以弥补《说文》释义之模糊偏狭,也可为后世辞书编写提供好的书证。

3. 醒

《人间世》:“舐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司马注:“病酒曰醒。”《说文》:“醒,病酒也。”段注:“《小雅》:‘忧心如醒。’《传》曰:‘病酒曰醒。’”《说文》解“醒”“一曰醉而觉也。”段注:“许无醒字,醉中有所觉悟即是醒也。故醒足以兼之。《字林》始有醒字,云酒解也。见《众经音义》。盖义之岐出,字之日增,多类此。”《辞海》(P2202,新版 P0234 同):“酒醒后所感觉的困惫如病状态。《诗·小雅·节南山》:‘忧心如醒。’毛传:‘病酒曰醒。’孔颖达疏:‘言既醉得觉,而以酒为病,故云病酒也。’《世说新语·任诞》:‘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实际上《庄子》此例的“醒”并非饮酒而醉,乃是闻一种不材之木的树叶而致醉。成疏:“用鼻嗅之,则醉闷不止。”《释文》:“李云:狂如醒也。”皆与上引诸书意义有所不同,可补其释义之不足。

4. 传说:

《大宗师》:“传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汉语典故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 P320)[骑箕尾]条:“上古时,传说任殷高宗武丁的宰相,治理天下。相传他死后成了天上的星宿,骑着东维星和箕尾星,与

众星同列。见《庄子·大宗师》。”此条解说误将《庄子》“传说”当成“传(傳)说”，不明历史和混淆文字而致误。但是该词典的[傅岩野][传说为霖][传说版筑][传说盐梅]等条目中的解释和注音又都是正确的。同书异说，自乱其例。或“传说”仅为误植，也未可知。

5. 安宁：

《天下》：“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忤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安宁”义为安定，宁静。《辞海》(P1125，新版P0025同)“安宁”条此义项以《汉书·文帝纪》“方内安宁”为书证，显然晚出。

《辞海》还有失收《庄子》词语的现象，如《辞海》(P1989，新版P0063同)“百”条下收有《庄子》的“百岁”“百工”，却未收“百年”。《天地》即有“百年”：“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百年”如今是常用词。再如辞海(P2256)“悲”条下未收《庄子》的“悲哀”。《渔父》：“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也未收“悲夫”。《在宥》：“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辞海》(新版P0088)“悲”条下仍然未收“悲夫”，虽然收有“悲哀”，但是只有释义，未见书证。实际上《渔父》就可以作为很贴切而且今人很好理解的书证。

第四节 谈《庄子》心得类图书对《庄子》 词汇的误解和误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是同时也受到了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极大影响，如生活节奏的加快，精神压力的加大，人际交往的隔膜，情感交流的疏离，社会诚信的缺失，伦理道德的滑坡甚至沦丧，法律意识的淡薄等等，使得人们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出现多种危机，人们急需“心灵鸡汤”，让心灵得到安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那些古代杰出思想家的精彩言论及其所蕴涵的文化底蕴、生存智慧、人文关怀和精神慰藉在普通民众的心里就有了巨大的感召力，于是传统思想文化日益受到国人关注，对古典文化名著的解读与阐释也就因时而上，应运而生，谈《论语》《老子》《庄子》等著作的心得与感悟方面的电视节目和图书就大量出现，引起观众和读者的极大兴趣，掀起一波又一波收视和出版的热潮。但是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之后，我们发现，

这些书中的心得有很多是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有的甚至是不健康和有害的。而那些大谈特谈心得者的思想水平、学术功底和语言素养也是参差不齐的,因此此类图书的质量也就不尽人意。这里仅以谈《庄子》心得类图书对《庄子》词汇的理解和运用为例,分析此类图书所存在的诸多瑕疵。

一、《于丹〈庄子〉心得》指瑕

大陆学者于丹教授于2007年春节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庄子》心得,引起轰动,使广大电视观众也因此更加关注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及其独特的思想观点、古代道家哲学经典著作《庄子》及其丰富的哲学内涵,这有利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普及、继承和发展。根据她的讲座整理出版的《于丹〈庄子〉心得》(2007年2月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心得》)畅销一时,销量巨大,创造了出版业的奇迹。但是毋庸讳言,此书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学界多有商榷批评之声。笔者在这里尝试从学术研究和语言规范化方面指出《心得》自序和正文在《庄子》词汇的引用、解释、运用等方面存在的瑕疵,并加以辨析和补正。

(1)……并且放言:“以为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所以……(自序P I)

引文出自《天下》:“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但是引文将“为”提前了。另外,引号后的逗号也应为句号,并且放在引号内。

(2)我情愿用一生的体温去焐热这个名字,渐行渐远,随着他去“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自序P I)

“我情愿用一生的体温去焐热这个名字”的说法令人费解,不知所云。庄子的名字岂是靠体温焐热的?更何需用某人一生的体温去焐热?既然一生“随着”庄子渐行渐远,那么双方又怎么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引文中的“独”又从何说起?

(3)一个姓石的木匠到齐国去,路上看到有一棵栎树。(P16)

这是对《人间世》“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的解释,称匠石为姓石的木匠。后文又三次称呼“匠石”为“石木匠”。

《说文》:“匠,木工也。从匚,从斤。斤,所以作器也。”“匠”的字形和匠石的经历说明“匠石”的确是木匠。成疏:“匠是工人之通称,石乃巧者之私名。”所以“匠石”是木匠,他并不姓石。“石”是他的名,而非姓。

“匠石”符合当时对工匠的称名习惯,即职业通称加上私名,如《庄子》中的庖丁(一说是掌厨丁役之人即厨师的通称)、轮扁、梓庆等。《左传·成公十年》:“(晋景)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医缓”即叫“缓”的医生,其名称结构与匠石、庖丁、轮扁、梓庆同。

今天对工匠的称呼常用姓氏加上职业通称的组合法,如“张铁匠”“李漆匠”“王篾匠”等,与“匠石”已有很大不同。于丹教授是先误名为姓,把“匠石”说成“姓石的木匠”,然后又以今律古,将“匠石”说成了“石木匠”。笔者撰写的《名教授误说“匠石”》(《咬文嚼字》2008年第11期)对此有分析,可参看。

匠石是《庄子》寓言中一位富有传奇色彩、被尊为“匠伯”的木匠。在《人间世》里,这位能工巧匠能轻易而准确地判断木材的材质和材用。在众人眼里是神树、美材的大栎树,他却断定为无用的散木。在《徐无鬼》中,他能运斤成风,斫尽郢人鼻端之极薄的白泥,而郢人的鼻子完好无损,真可谓鬼斧神工。《庄子》中的这两则寓言是我国古代著名寓言,影响很大,后世也因它们而化生出大量的词语和成语,其中的“斧正”至今仍是常用词。因此对“匠石”应有正确的认识。

(4)这个树木长到一握两握这么粗,想用它来拴猴子做桩子的人,就来砍树了;……(P16)

这是对《人间世》“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斩之”的解释。“拴猴子做桩子”应是“(做)拴猴子的桩子”,一来与原文“狙猴之杙”对应,二来避免将“狙猴之杙”一事理解为“拴猴子”与“做桩子”二事。另外“这个树木”也应为“这些树木”,“它”应为“它们”。

(5)每个人都有七窍,有了七窍可以吃,可以喝,可以听,可以看,人间的喜怒悲欢,声色美丽,都可以入得眼目。而浑沌却没有,怎么办?我们给他凿开吧。(P34)

这是对《应帝王》“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的意译,但不够全面和准确。“息”是呼吸,未译出;“喝”是另加的。而“声”无法入人“眼目”,“眼目”不如“耳目”更好。“可以入得眼目”之“可以”与“得”重复,应去掉“可以”。

(6)应该“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也”。(P63)

《人间世》:“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心得》引用时,妄增语气词“也”。

(7)好象是一匹白马从门缝里跑过去,那样倏忽一瞬一样。(P77)

这是《心得》对《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的解释。将“白驹过隙”解释成“好象是一匹白马从门缝里跑过去”,这令人吃惊。试问,有什么样的门缝可以让一匹白马快速跑过?那岂不是敞开的大门了?或者有什么样的白马可以穿过小小的门缝?那不成了苍蝇、蚊子和蚂蚁了吗?所谓“门缝”,大概是由“隙”而联想到“缝隙”,再由“缝隙”而联想到“门缝隙”,最后说成了“门缝”,看似合理,但是“门”没有文本依据,“白马从门缝里跑过去”的说法更是荒唐可笑。

(8)这是一个鲁国的木匠,名叫梓庆。(P83)

《达生》中有“梓庆削木为鐻”的寓言。晋李颐注“梓庆”云:“鲁大匠也。‘梓’,官名。‘庆’,其名也。”这个鲁国的大匠名叫“庆”,而不是“梓庆”。“梓”为管木工的官,也不是普通的木匠。

(9)庄子说,真正的善养生者,若牧羊人,就好像是放羊的人。(P91)

这话不是庄子所说,而是《达生》中的夫子祝肾所说。原文是:“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若牧羊然”意即“像放羊一样”,并非“若牧羊人,就好像是放羊的人”,这两句话意义也重复。

在演讲等口语表达场合出现某些学术与语言上的疏误,那是谁也无法完全避免的。但是在将讲稿整理出版时,进行认真细致的核对和校改,将明显的错误消灭掉,这是可以做到的。通过以上对《心得》部分瑕疵的举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心得》仓促成文,突击出书,作者和编者都缺乏精雕细琢的打磨工夫,再加上媒体炒作、商业运作、市场操作等诸多外在原因,终于导致该书问题多多。^⑩著名期刊《咬文嚼字》“众矢之的”栏目2008年开辟专栏,针对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12位“坛主”每一期做一次“登坛品酒”报告。第一位被品评的坛主就是于丹教授,该年第1期共发表了8篇“品酒报告”,其中3篇批评了《于丹〈论语〉心得》,5篇批评了《于丹〈庄子〉心得》。这些批评文章一针见血,引人深思。

二、《傅佩荣〈庄子〉心得》指瑕

台湾著名哲学学者傅佩荣教授有《傅佩荣〈庄子〉心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2月出版)一书,其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1)该书封面广告出现了“纯正的《〈庄子〉心得》带您聆听哲学的天籁”这样

的失误。“天籁”应是“天籁”之误，而纯正的心得、哲学的天籁都是很牵强的说法。《咬文嚼字》2007年第6期蒋平的《“天籁”如何“聆听”》批评道“‘天籁’于理不通，古今典籍中也绝无‘天籁’一词。”当然，这句不成功的广告词有可能出自出版者之手，怪不得该书作者傅佩荣教授。

(2)该书第136页有对“白驹过隙”的解释：“《庄子·知北游》有类似的说法，就是‘人活在天地之间，就象白马飞驰掠过墙间的小孔，只是一刹那罢了。’”从墙的侧面“飞驰掠过墙间的小孔”，不是穿过、钻过，这是说得通的。但是直接将“隙”说成“墙间的小孔”，与前文所及“针鼻眼儿”“门缝”一样，都是没有文本依据的。

(3)该书第159页转述《徐无鬼》中“匠石运斤成风”这个寓言故事时，将“匠石”一律直接说成石匠，后面又说“庄子自比为技艺卓绝的石匠”，这些都是望文生义、想当然的说法。匠石是木匠之长“匠伯”，而木工的最常用的工具是斧子（其次还有“矩”，如《墨子·天志上》：“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正因为他善用斧子斫木成器，所以才能将斧子运转如风，斫去鼻端之泥如有神助。“匠石”既然不是以凿石为生的石匠，而是运斤斫木的木匠，就不能直接颠倒译为“石匠”。古代的“匠石”与今天“石匠”在称呼上也没有这样简单的对应关系。具体分析也可参看前文所提笔者发表的《名教授误说“匠石”》

三、《南怀瑾讲述庄子中的智慧》指瑕

南怀瑾1918年生于浙江温州，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研与沉思、融会与贯通、宣传与弘扬，学问融通古今，著述甚丰，有《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等三十多种著作出版，并被译成英、法、西班牙等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影响波及海内外。南怀瑾也被人称为“一代宗师”“两岸最有魅力的国学大师”。

地处苏州市的古吴轩出版社2006年1月隆重推出了南怀瑾的《南怀瑾讲述庄子中的智慧》一书（以下简称《智慧》），该书从72个方面谈了对《庄子》智慧的心得体会。该书装帧设计别出心裁，图文并茂。内容深入浅出，语言丰富流畅，确实是一本如出版者所言的，能“引领新生的一代，一窥庄子思想之堂奥，并体会中国文化宽广的生命智慧”的好书。不过，书中也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

(1)《齐物论》开头“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隐机”成疏的解释是“凭几坐忘”，近人李勉：“‘机’为靠椅，似床，可以靠背而坐卧。《礼记》

曾子问:‘遂與机而往。’疏云:‘机者,状如床。’可资为证。”^[14]《今注今译》的翻译是:“南郭子綦凭着几案而坐,仰头向天而缓缓地呼吸,进入了超越对待关系的忘我境界。”而《智慧》第13页关于“隐机而坐”的说法是:“南郭子綦一副懒得不得了的神情——人往茶几底下一溜,半坐不坐的软下去,然后把头一翘,‘仰天而嘘’。”这里对“隐机而坐”的解释显然是不准确的,有想当然的成分。

(2)《齐物论》:“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王引之《经传释词》:“‘庸’犹‘何’也,‘安’也,‘詎’也。‘庸’与‘詎’同意,故亦称‘庸詎’。”“庸詎”为复语单义,表疑问。“庸詎知”就是“安知”“何知”。但是《智慧》第39页关于“庸詎知”的解释明显有误:“‘庸詎知’是庄子创作的一个文章的体裁,拿现在的白话文翻译过来,就是‘你哪里知道’。”“庸詎知”也就是普通的发问“哪里知道”? (不能直接译为“你哪里知道”),并非文章体裁,《智慧》也未说明“庸詎知”为什么是文章体裁,是什么样的文章体裁,我们也从未听说“庸詎知”是文章体裁。当然,如果把连续出现“庸詎知”开头的反问句子说成是一种修辞手法,应该是可以的。

(3)《齐物论》:“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鸇炙。”《智慧》第41页解释道:“‘见卵而求时夜’,看到鸡蛋,就道明天早上公鸡会叫我起床;‘见弹而求鸇炙’,看见子弹就想到明天我打到野鸭了,请你吃野味。你只不过子弹在手,还没上山打猎,打不打得到还是个问题呢!所以老师骂你孟浪,不正是骂得对吗?”这里就有了词语理解不正确的地方。如把“弹”说成“子弹”,是不是太现代化了?其实“弹”可以翻译为“弹丸”,是弹弓所用的泥丸、石丸或铁丸。如《左传·宣公二年》:“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鸇”司马彪注:“小鸇,可炙。”《辞海》解释为“亦称‘猫头鹰’。鸟纲,鸱鸇科各种类的通称。”(P1997)总之不能译为野鸭。

(4)《人间世》:“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今注今译》:“桂皮可做药,所以说可食。”然而《智慧》第44页解释“桂可食”之桂为桂枝,显然不够准确。

(5)《智慧》第46页称《庄子》里又说:“知识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实际上《庄子》原文并没有这样的话,《庄子》也没有“烦恼”这样的词。《庄子》里也找不到可以这样翻译的原文。这两句话是《智慧》强加给《庄子》的。

(6)《智慧》第56页、57页引《养生主》“彼节者有间”“以无厚入有间”的“间”,四次错为“闲”。第57页引“而刀刃者无厚”,“刀”后少“刃”字,而第56页

引文又有“刃”字。可见其引文具有随意性。

(7)《人间世》：“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智慧》第105页解释“怒其臂以当车辙”：“‘怒’就是愤怒，……螳螂发脾气就站起来，把两个膀子举起来，那个精神力气很大，想把车子挡住，结果车轮过去，它就变成肉浆了。”认为“怒其臂”的“怒”就是愤怒，发脾气，明显不对。这里的“怒”是对“其臂”而言的，“怒其臂”是支配关系，因此“怒”是振奋、奋力，这里应解释为“奋力举起”。《今注今译》就翻译此句为：“奋力举起臂膀去阻挡车轮。”类似的用例在《逍遥游》中也有：“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宋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怒犹勇也。勇动疾举，有若怒然，非愤怒不平之谓也。”清林云铭《庄子因》：“怒，即怒号、怒生之怒，乃用力之意。”《今注今译》：“怒，同努，振奋的意思。这里形容鼓动翅膀。”从这些注释可以看出，《庄子》这两处“怒”都不能解释为愤怒、发脾气。

(8)《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智慧》第129页对“相忘于江湖”的理解是错误的：“在江湖里怎么‘相忘’呢？就是忘记了有江有湖，不受任何的管束了。”“相忘于江湖”是指鱼在江湖中互相忘记，与前之“鱼相与处于陆”作对比，而不是鱼“忘记了有江有湖，不受任何的管束了”。

目前谈《庄子》心得和智慧方面的书很多，除了以上三书，笔者细读的还有王少农著《庄子改变一生心态》（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和《庄子讲故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等。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有些谈《庄子》心得和智慧方面的书籍，在《庄子》词汇理解和运用方面，的确存在较多的质量问题，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第五节 《咬文嚼字》指出的对《庄子》词汇的误解和误用

《庄子》心得类图书存在的众多瑕疵让我们感到遗憾，推而广之，误解和误用《庄子》词汇的现象目前在其他学术领域和文化市场同样存在，如各级各类学校的教材、学者们的文章著作、通俗读物和各类报纸杂志等纸质品中多有所见，在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新的现代化传播媒体上也不鲜见，错乱现象确实令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原上海文化出版社[现为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创办于1995年的《咬文嚼字》，作为学术领域和文化市场上的“啄木鸟”，近20年来致力于在大

众语言生活中指瑕纠谬、拨乱反正,特别是积极纠正媒体艺人、名家名作的语言错误,极具特色,极有价值,颇受广大读者欢迎,成为国内著名的语言类月刊。《咬文嚼字》发表的文章中有很多指出了《庄子》词汇被误解和误用的现象,并加以批评和纠错,这一点在各种出版物中显得特别突出。笔者在长期阅读《咬文嚼字》的过程中,搜集到此类文章指出的大量误解和误用《庄子》词汇的例子。除了上文已经引用到的十多个外,另有一些例子,现选择10例介绍如下:

(1)《庄子》:“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这里的“杏坛”后来成了教师行业和教育场所的文雅称呼。《咬文嚼字》1998年第2期邱剑云的《莫把“杏坛”当“杏林”》指出,一篇介绍某老中医的文章,“文中称这位老人家为‘杏坛名家’。这里的‘杏坛’用错了,应改为‘杏林’。”“杏坛”出自《庄子》,与称颂医家的“杏林”常常被人混用,该用“杏林”用“杏坛”,还有该用“杏坛”用“杏林”的,如《咬文嚼字》2004年第11期李景祥的《又见“杏林”》,批评2003年11月18日辽宁电视台在节目中用“杏林书声”的字幕指称小学生聚在一起背诵《三字经》,认为“称之为‘杏坛书声’还是可以的”。

(2)《咬文嚼字》1998年第6期林章文《盗跖与柳下季是一人吗》指出作家流沙河在发表于《新民晚报》1998年2月13日的《孤帆闪着白光》中说:“乃知同一片土地,甚至同一双乳房,既哺育盗跖柳下季,也哺育高士柳下惠。”林章文依据《庄子·盗跖》正文,综合成疏和《释文》等材料,指出:“柳下季即柳下惠,而盗跖即名跖,不叫柳下季。流沙河先生是误把柳下惠、柳下季分为二人,把柳下季之名加给了盗跖。”

(3)《咬文嚼字》2000年第1期谭书旺的《大家见笑了》指出,著名演员赵本山在小品《我想有个家》中,一上场就说:“大家见笑了。”“见笑”源出于《秋水》:“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见”为助动词,表被动。施事者出现于动词之后或者省略。另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臣恐见欺于王而负赵。”《世说新语·赏誉》:“凡此诸子,以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见”还可作为指代性副词放在动词前,表示对自己怎么样,施事者出现于动词之前或者省略。“见笑”的施事者出现在前面或后面,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赵本山是想表达前一种“被大家取笑”的意思,却说成了“大家取笑(讥笑)我了”。谭书旺总结说:“而赵本山之所以把‘大家’放到动词前面,我想是不自觉地运用了修辞中的‘首位原则’,把要强调的对象放在

了句子开头。没料想,由于‘见’字在不同的位置所表达的意思不一样而把这个句子搞得不伦不类。”

(4)《咬文嚼字》2002年第5期赵隆生《“彭殤”“常沐”之类》指出,“彭殤”见《庄子·齐物论》:“莫寿于殤子,而彭祖为天。”其中“彭”为“彭祖”,古时最长寿的人;“殤”为“殤子”,古时最短命的人。“彭殤”对举,为并列关系。如《兰亭集序》:“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但是有人错误地解释某些对联中的“彭殤”。如1916年黄兴逝世,孙中山所撰挽联曰“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试问夷惠谁贤,彭殤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联中“随陆”(随何与陆贾)、绛灌(绛侯周勃与灌婴)对举,夷惠(伯夷与柳下惠)与彭殤对举,都是指两个人。但此联在一些对联选本中多有误注,如《革命前辈联语辑注》(冷拙、史进前编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注云:“‘彭殤’,‘彭’指彭祖,相传其寿八百;‘殤’,即未成年而死。年八百而死,尚谓夭亡,试问谁还能长寿呢?”《中国近现代名人名联》(杜常善辑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注云:“彭殤:犹言寿夭。彭,彭祖。古之长寿者。殤,未成年而死。下联说黄兴胜古贤,理应长寿。可惜只十载同盟便永决了。”两书对“殤”字的解释均误,也不合联语体例。赵隆生指出,“均将‘殤’字解作‘未成年而死’,于联意不合。”“稍具对偶常识,也不会把‘彭殤’释为彭祖一个人了。”

(5)《咬文嚼字》2003年第8期周标《“匠石”是石匠吗》指出,央视有一档收视率颇高的益智类节目,某期出了一个题目:“运斤成风”的是谁?随后主持人公布的答案是:石匠,不是“木匠”,也不是“漆匠”。很显然,这个答案是值得商榷的。周标认为“把‘匠石’释为石匠没有根据”,并做了分析。周文最后说:“值得一提的是,将‘匠石’误作‘石匠’的并非央视一家。三秦出版社《庄子集解》(1998年9月第1版)中有关该故事的插图及所配文字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可能是不懂古代这类称谓的特点,而‘匠石’和‘石匠’又十分相似的缘故造成的。”笔者也在《咬文嚼字》2008年第11期《名教授误说“匠石”》一文中指出学者们对“匠石”的误解和误说。看来误解“匠石”的真是不在少数。

(6)《咬文嚼字》2004年第7期郑泽宇的《“周公梦蝶”与“武媚娘和亲”》指出:“描述唐代女皇帝的电视连续剧《至尊红颜》春节期间在电视台热播。剧中唐高宗李治竟然说出‘周公梦蝶,不知道是周公梦见蝴蝶,还是蝴蝶梦见周公?’这样的话来。”作者分析致误的原因:“《至尊红颜》的编导把周公与庄周弄混了,将‘梦见周

公’和‘庄周梦蝶’混杂在一起,嫁接出了一个‘周公梦蝶’的笑话。”

(7)《咬文嚼字》2004年第8期姚靖的《“越俎”岂能“代庖”》指出《新民晚报》2004年4月4日有文章的标题为“家长不宜‘越俎代庖’”,“遗憾的是标题中的‘越俎代庖’的‘庖’错了,应该是‘庖’。”“越俎代庖”出自《庄子》,是个常用成语,竟被人如此误写为“越俎代庖”。主要是不了解比较冷僻的“庖”的意思,想当然地写成了比较常用的“庖”。

(8)《咬文嚼字》2004年第11期宋桂奇《“若思冥想”及其他》指出人教版高中《语文》第四册有两处涉及《逍遥游》词语的注音错误。一处是“覆杯水于坳堂之上”的“坳”,课本注音为“āo”,经过分析,作者认为“教材编者有必要按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处理,注‘坳’为‘ào’”。另一处是“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中的“数数”的读音问题,“课本注为‘shuó’,实在令人吃惊。……但各种辞书中均不见‘shuó’的影子。‘数数’,《辞海》《汉语大词典》均注音为‘shuò shuò’,释作‘迫切貌’,例证即是‘未数数然也’。由此,自可知课本注‘shuó’之误。”

(9)《咬文嚼字》2009年第5期王树凡的《钱教授误解了庄子》指出:“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述《解读三字经》(15)时说:庄子认为墨子形象不好,称他‘腓无胫,胫无毛’。钱教授接着解释这六个字:‘就是说墨子大腿和小腿上都没有毛,很难看。’此说有误。”钱教授所引的话出自《天下》:“将使后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无胫、胫无毛相进而已矣。”王文认为钱教授错在把小腿说成大腿,“腓(féi)和胫(jīng)都是小腿部分,不包括大腿。”“人体的大腿称‘股’,与胫、腓不是一回事。”这种批评是对的。但是王文认为“‘胫’音 bá,义为人腿上的毛”,就不符合此处上下对举的语境了。此处的“胫”实为白肉,具体理据见本章第三节对“胫”的分析。王文也解释“腓即胫肉,就是俗说的小腿肚子。此处大块的浅层肌肉叫‘腓肠肌’。”王文认为《庄子·天下》的“意思是说大禹‘小腿和小腿肚子上连一根毛也没有,因为他辛苦劳碌,整日奔走,把小腿上的毛都磨掉了’”。“小腿和小腿肚子上连一根毛也没有”的说法中“小腿肚子”显然多余,所以后文只说“小腿上”。实际上小腿肚子(“腓”)应该和“没有肉”(“无胫”)相对应。因此钱教授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小腿肚子没有肉,小腿上没有毛”。《今注今译》就翻译为“腿肚子没有肉、小腿上没有毛”。

(10)《咬文嚼字》2011年第4期陈德兵《“令人发指”不可乱指》指出,2010年

12月14日《东莞时报》一条新闻报道的标题《强到令人发指 横到人间罕见》,“新闻报道的是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中,巴塞罗那队以5:0战胜皇家社会队的赛况。笔者想说的是,标题中的‘令人发指’用得不是地方。”成语“令人发指”形容人无法容忍,愤怒到极点,用在《东莞时报》的这则新闻报道中,的确不合适。所以陈德兵最后说:“揣摩句意,其实记者想说的意思是‘不可思议’。”“令人发指”源自《盗跖》:“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是“发上指冠”简省为“发指”,再扩展为“令人发指”。但是《中国成语大辞典》此条成语引用的始见例是《史记·刺客列传》:“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P668)《辞海》(新版 P0461)“发指”条的用例提到“令人发指”“为之发指”,所引用的始见例也是《史记·刺客列传》:“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书证都晚于《庄子》。

例子不胜枚举,事实同样令人遗憾。尽管如此,笔者和大家一样坚信,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重视《庄子》词汇的学习、领会,并加以正确解释和运用,我们就一定能够妥善处理以上问题,生产出合格的、高质量的精神产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我们对待其他古代文献典籍乃至一切文化遗产都应该常有感恩之意,常怀敬畏之心,常思保护之道,常担传承之责。果真如此,华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华夏民族的复兴与强大也就是指日可待的美好的“中国梦”。

注释:

①《咬文嚼字》2005年第2期“向你挑战”栏目《成语十二问》的第五问是:“‘望洋兴叹’中的‘洋’是海洋吗?”说明有类似认识的人很多。《咬文嚼字》2005年第3期《〈成语十二问〉参考答案》第五:“‘望洋兴叹’中的‘洋’释为海洋,这是一种误解。‘望洋’是联绵词,也可写作‘望阳’‘望羊’,形容仰视的样子。”其答案是正确的。

②“汉书”当为“汉语”的误植,书名应为《汉语小辞典》,因为后文有“由此看来,‘望鲜长叹’、‘望书兴叹’、‘望琴兴叹’的编造者无疑受到了《汉语小辞典》对‘望洋兴叹’这个错误解释的影响”。

③参见《荆贵生语言文字论文集·“望×兴叹”的说法对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P186-187。

④也许是受文章篇幅的制约和讨论的中心话题的影响,芜崧文在转引时只指出了文中“况且”的误用,未指出此处明显的成语误用问题,也未注明所引文章的作者和篇名。

⑤参见王德彰《“望尘莫及”?》,《咬文嚼字》2005年第6期。

⑥参见李文巧《“得兔忘筌”驴唇马嘴不相干》,《咬文嚼字》2007年第4期。

⑦参见邱振宝《“果腹”非“裹腹”》,《咬文嚼字》2000年第3期。

⑧参见叶恩忠《撕裂长风》(海峡文艺出版社,2001),P87。

⑨参见楚山孤《词语误用例话(二)·何谓“造物”》,《咬文嚼字》2000年第5期。

⑩参见马启俊《〈于丹《庄子》心得〉指瑕》,《皖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1] 向熹. 简明汉语史(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 [2] 王力. 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3] 金家年. 从“望鲜长叹”谈起[J]. 学语文,1991,2.
- [4] 芜崧. “况且”的误用[J]. 语文建设,2003,2.
- [5] 赵永成. 怪胎成语举例[J]. 咬文嚼字,2008,10.
- [6] 文健. “北京现代”何曾“亦步亦趋”[J]. 咬文嚼字,2005,2.
- [7]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缩印本)[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 [8] 巫瑞书. 南方民俗与楚文化—楚文化掠影[M]. 长沙:岳麓书社,1997.
- [9] 黄正雨. 自然的箫声——《庄子》[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 [10] 丁浩然. “衣不裹食”说不通[J]. 咬文嚼字,2006,5.
- [11] 苏培成. “告之”的泛滥[J]. 咬文嚼字,2002,5.
- [12] 宋微. 中学男生非“处子”[J]. 咬文嚼字,2007,9.
- [13] 赵忠祥. 岁月随想[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14] 李勉. 庄子总论及分篇译注[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主要参考文献

说明:

1. 参考文献按照作者姓名(或编写者、文献名)首字汉语拼音首字母顺序排列。首字相同,以第二个字的拼音首字母顺序排列,余以此类推。
2. 同一作者以著作出版或论文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排列。
3. 不止一位作者的,以第一作者为准。

一、学术著作

- 白兆麟. 简明文言语法[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 白兆麟. 简明训诂学(增订本)[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
- 白兆麟. 文法训诂论集[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 白兆麟. 校勘训诂论丛[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 白兆麟. 盐铁论句法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白兆麟. 文法学及其散论[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 白兆麟. 新著训诂学引论[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 白兆麟. 《马氏文通》综论[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 白兆麟. 盐铁论注译[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
- 蔡英杰,李鸿飞. 《老子》注译与阅读指导[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 蔡英杰. 孙子兵法语法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仓修良. 史记辞典[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 曹础基,涂以南. 第一才子书:《庄子》[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
- 曹础基. 庄子浅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常森. 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晁福林. 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晁福林. 先秦民俗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车淑娅. 《韩非子》词汇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2008.

- 陈道贵. 庄子解读[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3.
-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陈鼓应. 庄子论道[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7.
- 陈鼓应. 老庄新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陈克. 中国语言民俗[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 陈宁宁, 杨宏声, 颜世安. 庄子十日谈[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 陈庆惠. 老子庄子直解[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8.
- 陈绍棣. 中国风俗通史(两周卷)[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 陈铁骥. 诗经解说[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 陈子展. 楚辞直解[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 程湘清. 先秦汉语研究[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2.
- 程湘清. 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池昌海. 《史记》同义词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褚伯秀. 南华真经义海纂微[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楚永安. 文言复式虚词[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
-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2010.
- 辞源(修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崔大华. 庄学歧解[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 崔大华. 庄学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 崔永东. 两周金文虚词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邓文彬. 中国语言学史[M].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方以智. 药地炮庄[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6.
- 方勇, 陆永品. 庄子论评[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8.
- 方勇. 庄子讲读[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房瑞荣. 汉语叠音词典[M]. 济南: 济南出版社, 1997.
-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 中华文化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符淮青. 汉语词汇学史[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 符淮青. 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 傅佩荣. 傅佩荣《庄子》心得[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 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成语词典》编写组. 汉语成语词典[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
- 高丙中.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高亨. 商君书注译[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高亨. 诸子新笺[M]. 济南:齐鲁书社,1980.
- 高启沃. 简明通假字字典[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 古棣,关桐. 老子十日谈[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修订版)[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顾建华. 寓言:哲理的诗篇[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顾文炳. 庄子思维模式新论[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 关锋. 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 管燮初. 左传句法研究[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 归有光. 南华真经评注[M]. 杭州:杭州古籍书店复印本,1983.
- 郭化若. 孙子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 郭锡良. 古代汉语[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 郭锡良. 古汉语语法论集[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 郭预衡. 中国散文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哈佛燕京学社编. 庄子引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韩陈其. 中国古汉语学[M].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 韩省之. 中国成语分类大词典[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9.
- 汉大成语大词典[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

- 汉语大词典[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
- 何九盈,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讲话[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 何九盈.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 何乐士. 左传虚词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何乐士. 左传范围副词[M]. 长沙:岳麓书社,1994.
- 何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 洪成玉. 古汉语词义分析[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 湖北大学语言研究室. 汉语成语大词典[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 胡道静. 十家论庄[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胡奇光,方环海. 尔雅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胡文英. 庄子独见[M]. 聚文堂藏版(三卷四册),清乾隆十七年(1752)刻本.
- 胡远浚. 庄子诠诂[M]. 北京:中国书店,1988.
- 黄华珍. 庄子音义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黄金贵. 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 黄金贵. 古代文化词语考论[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 黄侃.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黄正雨. 自然的箫声——《庄子》[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 季羨林.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翦伯赞. 先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翦伯赞. 秦汉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纲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蒋绍愚.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 蒋绍愚. 蒋绍愚自选集[M]. 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 蒋绍愚. 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蒋锡昌. 庄子哲学[M]. 上海:上海书店,1992.
- 焦竑. 庄子翼[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郎擎霄. 庄子学案[M]. 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90.
- 李宝红,康庆. 二十世纪中国庄学[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 李炳海. 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李格非. 汉语大字典(简编本)[M]. 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

李杰群. 商君书虚词研究[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

李霞. 道家与禅宗[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

李佐丰. 文言实词[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4.

梁启超.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廖其发. 先秦两汉人性论与教育思想研究[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

林希逸. 南华真经口义[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林尹. 周礼今注今泽[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林云铭. 庄子因[M]. 重刊本敦化堂庄版,嘉庆二年(1797).

刘洪生. 20世纪庄学研究史稿[M]. 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2007.

刘洁修. 汉语成语考释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刘生良. 鹏翔无疆——《庄子》文学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刘师培. 刘师培学术文化随笔[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刘叔新. 汉语描写词汇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刘叔新. 词汇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刘文典. 庄子补正[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刘武.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刘笑敢. 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澳)柳存仁. 道教史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陆钦. 庄周思想研究[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陆永品. 庄子通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陆志韦等. 汉语构词法[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陆宗达. 训诂简论[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陆宗达,王宁,宋永培. 训诂学的知识与应用[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0.

吕叔湘. 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骆玉明. 道家之言——老庄哲学随谈[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 马恒君. 庄子正宗[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 马建忠. 马氏文通[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马君骢等. 汉语典故词典[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8.
- 马茂元. 楚辞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马其昶. 庄子故[M]. 合肥: 黄山书社, 1989.
- 马叙伦. 庄子义正[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 毛远明. 左传词汇研究[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南怀瑾. 南怀瑾讲述庄子中的智慧[M].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6.
- 倪宝元, 姚鹏慈. 成语九章[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0.
- 牛鸿恩, 邱少华, 孙悦春. 战国策选注[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4.
- 欧阳景贤, 欧阳超. 庄子释译[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 潘允中. 汉语词汇史概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彭卫, 杨振红. 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 濮之珍. 中国语言学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齐冲天. 声韵语源字典[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7.
- 齐佩瑢. 训诂学概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钱穆. 庄子纂笺[M].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85.
- 钱穆. 老庄通辨[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裘锡圭. 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 屈万里. 尚书今注今译[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9.
- 阮毓崧. 庄子集注[M]. 台北: 广文书局, 1972.
- 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阮忠. 庄子创作论[M].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1993.
- 沈玉成. 左传译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史存直. 汉语词汇史纲要[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释德清. 庄子内篇注[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宋公文,张君. 楚国风俗志[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 宋镇豪. 夏商社会生活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苏宝荣,宋永培. 古汉语词义简论[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
- 孙雪霞. 文学庄子探微[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 孙以楷,甄长松. 庄子通论[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 孙以楷,陆建华,刘慕方. 道家与中国哲学(先秦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孙以昭,常森. 庄子散论[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
- 孙雍长. 《庄子》注译[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
- 孙雍长. 《老子》注译[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
- 孙卓彩,刘书玉. 墨子词汇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唐枢. 中华成语熟语辞海[M].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5.
- 汤一介. 郭象与魏晋玄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汤用彤. 理学·佛学·玄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万献初. 汉语构词论[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 王弼,郭象注,陆德明音义,章行标校. 老子 庄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王博. 庄子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王德有. 老庄意境与现代人生(修订版)[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 王夫之. 庄子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王海棻. 古汉语疑问词语[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 王海棻. 记时词典[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 王海棻. 古汉语时间范畴词典[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 王继如. 训诂问学丛稿[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 王力. 古代汉语(修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王力. 同源字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王力. 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王力. 汉语史稿[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 王力. 汉语语法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王力. 汉语词汇史[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 王力. 中国语言学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王梦鸥. 礼记今注今译[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 王宁. 训诂学原理[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 王少农. 庄子改变一生心态[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 王少农. 庄子讲故事[M].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
- 王世舜,韩慕君. 老庄词典[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 王叔岷. 庄子校诂(全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王先谦. 庄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54.
-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 王延栋. 战国策词典[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 王煜. 老庄思想论集[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 魏得良. 汉书辞典[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 魏德胜. 韩非子语言研究[M].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 魏德胜. 《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法研究[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魏德胜. 《睡虎地秦墓竹简》词汇研究[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乌丙安. 中国民俗学[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 吴闿生撰,白兆麟点注. 左传微[M]. 合肥:黄山书社,1995.
- 吴世昌. 文史杂谈[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吴怡. 逍遥的庄子[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伍宗文. 先秦汉语复音词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2001.
- 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成语词典》编写组. 汉语成语词典续编[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012.
- 向熹. 诗经词典[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 向熹. 诗经语言研究[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向熹. 简明汉语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 萧兵,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性与神话学之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 辛夷,成志伟.中国典故大辞典[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 熊铁基,刘固盛,刘韶军.中国庄学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 徐仁甫.广释词[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徐元浩等.中华大字典(缩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8.
- 徐朝华.上古汉语词汇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许嘉璐.古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 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0.
- 许威汉.训诂学导论(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颜世安.庄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杨伯峻.古汉语虚词[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 杨亮才.中国民间文艺辞典[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 杨柳桥.庄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 叶大兵,乌丙安.中国风俗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 叶国庆.庄子研究[M].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
- 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前古典与后现代的视界融合[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 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叶玉麟.白话译解庄子[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
- 殷国光.上古汉语语法研究[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 殷国光.吕氏春秋词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应杭,李林森.《庄子》一日一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 于丹. 于丹《论语》心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于丹. 于丹《庄子》心得[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7.
- 袁珂. 中国神话传说词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5.
- 袁梅. 楚辞词典[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 詹石窗. 生命灵光——道教传说与智慧[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 詹石窗. 道家文化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张恒寿. 庄子新探[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 张亮采. 中国风俗史[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 张默生. 庄子新释[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3.
- 张能甫. 郑玄注释语言词汇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0.
- 张寿康. 构词法和构形法[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5.
- 张双棣等. 吕氏春秋译注[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 张双棣. 吕氏春秋词汇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张双棣, 殷国光, 陈涛. 吕氏春秋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张舜徽. 后汉书辞典[M]. 济南: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 张松辉. 庄子考辨[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 张松辉. 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 张文国. 左传名词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张显成. 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0.
- 张显成. 先秦两汉医学用语汇释[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2.
- 张晓敏, 屈小强, 文静. 道教十日谈[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 张永言. 词汇学简论[M]. 武汉: 华中工学院, 1982.
- 张永言. 语文学论集[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9.
- 张远山. 庄子奥义[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
- 张紫晨. 中国民俗和民俗学[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 张紫文. 同形词[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9.
- 张正明. 楚文化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张志毅, 张庆云. 词汇语义学与词典编纂[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 章诗同. 荀子简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六)[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章太炎. 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 赵克勤. 古代汉语词汇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 赵元任.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 征溶,冠峰. 新汉语成语词典[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支伟成. 庄子校释[M]. 北京:中国书店,1988.
- 中国成语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 古代汉语虚词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中华成语大辞典[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 钟泰. 庄子发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周荐,杨世铁. 汉语词汇研究百年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 周晋. 道学与佛教[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周士琦. 周祖谟语言文字论集[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 周祖谟. 汉语词汇讲话[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朱东润.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朱季海. 庄子故言[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朱哲. 先秦道家哲学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庄子及其文学[M].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

二、学术论文

- 白兆麟. 衬音助词再论[J]. 中国语文,1991,2.
- 白兆麟. 《方言》双音词探析[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2.
- 包兆会. 二十世纪《庄子》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 文艺理论研究,2003,2.
- 蔡英杰. 白、伯、百、魄、柏、舶、幡同源说略[J]. 古汉语研究,2003,1.
- 晁福林. 读《庄子·寓言》札记[J]. 学术界,2001,6.
- 陈德礼. 法天贵真:庄子的人生境界论及其美学精神[J]. 江汉论坛,1997,11.

- 陈建宪. 试论民俗的功能[J]. 民俗研究, 1993, 2.
- 陈萍. 庄子的语言观及对现代修辞的启示[J]. 语文学刊, 2001, 5.
- 陈绍燕. 庄子养生说发微[J]. 文史哲, 1997, 4.
- 陈水德. 博爱——庄子思想之内质[J]. 安徽大学学报, 1999, 3.
- 程湘清. 先秦双音词研究[A]. 先秦汉语研究[C].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2.
- 程湘清. 《论衡》复音词研究[A]. 两汉汉语研究[C].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6.
- 董华. 庄子寓言文学的内涵[J]. 青海师大学报, 2001, 2.
- 董礼成. “图南”与“逍遥”——《庄子·逍遥游》解读[J].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1, 1.
- 董平均. 论秦汉社会风尚的地区差别及其原因[J]. 天中学刊, 2002, 1.
- 董性茂, 贾齐华. 联绵词成因推源[J]. 古汉语研究, 1997, 1.
- 方丽霞. 颜色词的联想意义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4, 6.
- 方勇. 庄子逍遥义由玄学化向佛学化的转变[J]. 文史知识, 2000, 1.
- 符淮青. 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J]. 语文研究, 1988, 3.
- 富金壁. 关于“新发于硎”[J]. 古汉语研究, 1997, 2.
- 葛亮. 汉代的《庄子》研究与《庄子》影响[J]. 天津师大学报, 1997, 5.
- 顾久. 论老子庄子的语文思想[J]. 黔西南民族师院学报, 2000, 1.
- 郭锡良. 先秦汉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发展[J]. 中国语文, 2000, 3.
- 韩养民. 中国民俗文化研究三千年[J]. 民俗研究, 1999, 2.
- 郝逸今. 庄子与《庄子》[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4, 1.
- 何九盈. 先秦诸子的语言理论[J]. 北京大学学报, 1982, 5.
- 何九盈. 《庄子》札记[J]. 北京大学学报, 2003, 1.
- 何军民. 比较康德和庄子的“游戏”思想[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2, 1.
- 何善周. 《庄子·马蹄篇》校注辨证[A]. 庄子研究[C].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
- 胡继明. 《孟子》对汉语文学语言词汇的影响[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9, 1.

- 胡运飏.《庄子》中的复音词[A].汉语史论文集[C].重庆:西南师大出版社,1995.
- 黄金贵.论同义词之同[J].浙江大学学报,2000,4.
- 黄金贵.《庄子·秋水》“望洋”新诂[J].浙江大学学报,2006,3.
- 黄景欣.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J].中国语文,1961,3.
- 黄群建.《庄子》训诂二题[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1.
- 黄中业.移风易俗是战国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J].学术月刊,1991,1.
- 黄焯.关于《经典释文》[A].训诂研究(第一辑)[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 贾齐华等.《庄子·秋水》语词疑解[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4,4.
- 蒋绍愚.关于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几点想法[J].中国语文,1989,1.
- 蒋绍愚.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J].中国语文,1999,5.
- 金家年.从“望鲜长叹”谈起[J].学语文,1991,2.
- 景明.试论庄子散文的风格及其成因[J].锦州师院学报,1981,4.
- 李道湘.论庄子理想人格的现代价值[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5.
- 李海云.略论《庄子》中的叠音词[J].晋中学院学报,2006,2.
- 李怀之.“熊经”新解[J].古汉语研究,1994,4.
- 李生龙.道家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J].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98,2.
- 李霞.庄子研究四十五年[J].哲学动态,1995,6.
- 李先华.《庄子·秋水》“两涘渚崖”注商[J].古汉语研究,1999,3.
- 李先华.《庄子》词语注释平议[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4.
- 李先华.“浸假”释义讨源[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4.
- 李小成,赵君哲.庄子的开放性心态对文学的影响[J].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99,1.
- 李运富.古汉语词汇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湖湘论坛,1989,3.
- 李佐丰.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学[A].刘坚.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连登岗.《庄子》“望洋”释义辨[J].青海师专学报,2005,3.

- 连登岗.“望羊”补义[J].辞书研究,2005,3.
- 梁克隆.高人、哲人、真人:简论《庄子》散文中的庄子形象[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2.
- 梁枢.庄子的“德”与“道”及其文学艺术观新论[J].社科纵横,1999,2.
- 刘建明.《庄子》语词在唐前文学中的嬗进[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2.
- 刘生良.《庄子》——中国小说创作之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1.
- 刘生良.庄子其人其书考略[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2,1.
- 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与黄景欣同志商榷[J].中国语文,1964,3.
- 刘云泉.色彩、色彩词与社会文化心理[J].语文导报,1987,6-7.
- 刘泽民.《庄子》的语言观[J].兰州大学学报,1995,1.
- 刘志生.《庄子》复音词构词方式初探[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5,4.
- 陆俭明.同类词连用规则刍议[J].中国语文,1994,5.
- 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J].当代语言学,1999,4.
- 陆建华.老庄论辩[J].安徽大学学报,1998,3.
- 陆建华.论庄子逍遥的本质[J].江淮论坛,1998,5.
- 陆永刚.《庄子》: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合流[J].语文教学与研究,1998,2.
- 陆永品.《庄子》若干问题简论[J].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2.
- 吕叔湘.汉语里“词”的问题概述[A].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马启俊.试论《庄子》的民俗观[J].六安师专学报,1999,1.
- 马启俊.试论《庄子》民俗内容的哲学意蕴[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6.
- 马启俊.《庄子·逍遥游》疑难词语训诂六则[J].宿州学院学报,2005,1.
- 马启俊.“处子”走俏[J].咬文嚼字,2005,5.《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006,1.
- 马启俊.《庄子》札记三则[J].滁州学院学报,2006,6.
- 马启俊.《庄子》“甚雨”释义辨析[J].宿州学院学报,2007,3.
- 马启俊.《庄子》词语札记[J].滁州学院学报,2007,4.
- 马启俊.《马氏文通》引用《庄子》语料情况考察[A].白兆麟教授七秩寿庆学术交流会议论文集[C].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 马启俊.名教授误说“匠石”[J].咬文嚼字,2008,11.

- 马启俊.《庄子》疑难词语考辨四则[J].滁州学院学报,2008,6.
- 马启俊.《于丹〈庄子〉心得》指瑕[J].皖西学院学报,2009,1.
- 马启俊.《于丹〈庄子〉心得》自序指瑕[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2.
- 马启俊.《庄子》对当代民俗健康发展的启示[J].新乡学院学报,2010,4.
- 马启俊.源自《庄子》的成语误用辨证三则[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12.
- 马启俊.源自《庄子》的成语词义演变例析[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1.
- 马启俊.源自《庄子》的成语考察[J].巢湖学院学报,2012,2.
- 马启俊.《庄子》记时词语考察[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14,3.
- 马启俊.《庄子》的民俗词语考察[J].韶关学院学报,2014,9.
- 马庆洲.评方勇、陆永品《庄子诠评》[J].漳州师院学报,1999,3.
- 马秀恰,刘青琬.《庄子》成语浅析[J].河北大学学报,1998,4.
- 马真.先秦复音词初探[J].北京大学学报,1980,5.
- 毛向樱.《庄子》成语浅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13.
- 闵惠泉.从传播的角度看庄子的语言艺术[J].现代传播,1998,4.
- 南华生.庄子故里在东明——全国庄子故里问题考察论证会综述[J].齐鲁学刊,1995,6.
- 彭学良,欧阳建平.颜色词的中西文化对比[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
- 皮鸿鸣.汉语词汇双音化演变的性质和意义[J].古汉语研究,1992,1.
- 钱耕森,李仁群.老庄人生哲学及其与孔子人生哲学的比较[J].安徽大学学报,1991,1.
- 钱毅.《庄子》札记三则[J].殷都学刊,2005.
- 秦彦士.老庄的文化心态[J].中华文化论坛,1999,1.
- 任福祿.《庄子·养生主》“新发于矲”之我见[J].昆明师专学报,1999,2.
- 尚永亮.《庄子》在两汉之传播与接受[J].文学评论,2001,3.
- 尚永亮,肖波.文学《庄子》二十年[J].中州学刊,2000,1.
- 史有为.迎接新世纪:语法研究的百年反思[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1.
- 寿涌.试论形成《庄子》诡奇风格的三大要素[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1.
- 宋绍年,郭锡良.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研究[J].古汉语研究,2000,1.

- 苏俊波. 试析汉语同义语素词产生的原因[J]. 理论界, 2004, 1.
- 苏新春. “实用”观念中的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J]. 厦门大学学报, 1999, 4.
- 孙光贵. 异形词的定义[J]. 汉语学习, 2003, 6.
- 孙立. 《庄子》与齐——对《庄子》文化归属的再思考[J]. 学术研究, 1998, 9.
- 孙雪霞. 《庄子》比较研究三十年之思考[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2009, 1.
- 孙以昭. 评《庄子》的散文艺术[J]. 文学评论, 1985, 5.
- 孙雍长. 古汉语词义渗透[J]. 中国语文, 1985, 3.
- 孙雍长. 论词义变化的社会因素[J]. 湖南师大学报, 1987, 4.
- 孙雍长. 论词义变化的语言因素[J]. 湖南师大学报, 1989, 5.
- 汤力伟. 先秦寓言中的愚人形象分类及宋人居多的原因[J]. 湘潭大学学报, 2001, 1.
- 唐瑛. 《墨子》颜色形容词研究[J]. 渝西学院学报, 2002, 1.
- 田居俭. 被忽略的人道主义者庄周[J]. 文史知识, 1991, 5.
- 万震球. 也说成语的运用与积累[J]. 语文教学与研究, 1995, 12.
- 汪化云. “鎔”是“陷”还是“连环”? ——《庄子·外物》断句献疑[J]. 中国语文, 2001, 4.
- 王凌青. 《庄子》成语释文商兑[J]. 湖州师专学报, 1991, 3.
- 王明强. 《庄子》艺术精神略论[J]. 发展论坛, 2001, 5.
- 王树森. 《逍遥游》诠评[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4, 1.
- 王燕. 论郭象对庄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J]. 学术交流, 1998, 3.
- 王正. 汉语词汇的统计研究与词典编纂[J]. 辞书研究, 1986, 4.
- 王鍾陵. 犹有尊足者存: 读《庄》漫笔之九[J]. 铁道师院学报, 1998, 6.
- 卫俊秀. 《庄子·养生主》我见[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8, 2.
- 闻一多. 庄子义疏·齐物论[A]. 庄子研究[C].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
- 吴长城. 庄学研究二十年[J]. 许昌师专学报, 1999, 2.
- 芜崧. “况且”的误用[J]. 语文建设, 2003, 2.
- 吴晓露. 从《论语》《孟子》看战国时期的双音词[J]. 南京大学学报, 1984, 2.
- 吴正光. 用庄子自身的方式解读《庄子》——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的切入点[J]. 广东社会科学, 1999, 2.

伍宗文. 略论先秦汉语的 AABB 式[A]. 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C]. 成都: 巴蜀书社, 2001.

熊宪光, 陈劲. 《庄子》命名艺术试探[J]. 西南师大学报, 1998, 4.

徐克谦. “命”的语义分析与庄子的安命哲学[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2, 2.

许嘉璐, 朱小健. 汉语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A]. 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

许建良. 郭象、王弼与《庄子》[J]. 广西社会科学, 2003, 3.

许芃. 《庄子》并列复合词初探[J]. 岱宗学刊, 2004, 2.

颜洽茂. 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反思和创新[J]. 语文导报, 1986, 8.

杨宝春, 朱占青. 《庄子》的“浑沌”解[J]. 天中学刊, 2003, 6.

杨奔. 20 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统计研究[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02, 1.

杨逢彬. 《庄子·内篇》陈注指瑕[J]. 中国哲学史, 2002, 2.

杨建国. 先秦汉语状态形容词[J]. 北京大学学报, 1979, 6.

杨润陆. 说“臭”的音义变化[J]. 语文建设, 1996, 8.

姚天金. “中寿”考[J]. 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1997, 4.

姚亚平. 论孔子的语言思想[J]. 江西社会科学, 1991, 3.

殷国光. 《吕氏春秋》同类词并列连用考察[J]. 古汉语研究, 1997, 1.

殷国光. 《吕氏春秋》词类研究概说[A]. 古汉语语法论集[C].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8

殷国光. 说“甚”——兼评“副词谓语句”[A].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

殷国光. 关于“《庄子》动词配价研究”的若干问题[J]. 古汉语研究, 2003, 4.

尤炜. 《庄子·说剑》臆证[J]. 文教资料, 2001, 2.

于淑华. 庄子阮籍悲剧心态比较论[J].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 2001, 3.

袁伯诚. 《庄子》寓言以无为为本的艺术[J]. 文艺研究, 1992, 5.

袁珂. 《庄子》的神话与寓言[J]. 中华文化论坛, 1996, 3.

章沧授, 芮宁生. 近 20 年来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综述[J]. 文史知识, 1999, 6.

张碧波. 先秦散文论略[J]. 社会科学战线, 1982, 2.

- 张碧波. 庄子与古典浪漫主义论略[J]. 学习与探索, 1992, 1.
- 张采民. 谈谈《庄子》独特的表达方式[J]. 南京大学学报, 1984, 4.
- 张耿光. 《庄子》中的否定词和否定句[J]. 贵州大学学报, 1995, 3.
- 张金岭. 老庄的民本思想[J]. 四川大学学报, 1997, 4.
- 张京华. 八十年代台港老庄研究概述[J]. 江南学院学报, 1999, 1.
- 张京华. 评近十余年出版的四部庄子研究博士论文[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 2003, 3.
- 张梅. 重估《庄子》的语言艺术——厄言[J]. 东方论坛, 2003, 2.
- 张敏. 《孟子》成语简论[J]. 语文教学与研究, 1983, 3.
- 张小琴. 试析庄子的言说方式[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1, 1.
- 张小琴. 谈庄子言说的隐喻特色[J]. 人文杂志, 2001, 3.
- 张艳清. 朱熹之学与老庄[J]. 中国哲学史, 1999, 2.
- 张永言, 汪维辉. 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J]. 中国语文, 1995, 6.
- 张正霞. 《武威汉代医简》构词法研究[J]. 宁夏大学学报, 2004, 1.
- 赵明. 道家思想与两汉文学[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4, 1.
- 赵沛霖. 庄子哲学观念的神话根源[J]. 文史哲, 1997, 5.
- 赵世开. 语言研究中的观念变化: 回顾和展望[J]. 外国语, 2000, 2.
- 赵小刚. 《庄子》中第一、二人称代词的比较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 1991, 3.
- 赵一璋. 意出尘外 怪生笔端——谈庄子的浪漫主义兼及庄、孟比较[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4, 3.
- 赵振华. 先秦诸子的语言观[J]. 中华文化论坛, 2001, 1.
- 钟如雄. 偏义复词成因初探[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1, 5.
- 周春林. 庄子修辞美学思想略论[J]. 曲靖师专学报, 2000, 4.
- 周淑敏. 《庄子》复式虚词研究[J]. 雁北师范学院学报, 1999, 2.
- 周玉秀. 《庄子》比喻的特色及其修辞效果[J]. 语文学刊, 1999, 1.
- 朱谦之. 《庄子》之书之考证[J]. 社会科学研究, 2001, 4.
- 朱任飞. 雷神崇拜和《庄子》寓言[J]. 北方论丛, 1997, 5.
- 朱任飞. 风: 大道的解说——《庄子》以风喻道的文化考察[J]. 求是学刊, 1998, 1.

宗明华,索燕华. 庄子“逍遥游”在魏晋文学中的嬗变[J]. 北华大学学报, 2001, 2.

宗明华. 庄子与魏晋清谈及品题[J]. 烟台大学学报, 2001, 3.

三、学位论文

曹雅玉.《庄子》单音节形容词同义关系研究[D].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甘斐哲.《庄子》形容词语法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耿莉.《庄子》专有名词研究[D].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蒋书红.《庄子》词汇研究[D]. 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2.

李冬鸽.《庄子》单音节动词同义词研究[D].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李晶. 司马彪《庄子注》研究[D]. 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李绍玉.《庄子·内篇》同义词重点辨析[D].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李占平.《庄子》单音节实词反义关系研究[D]. 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刘明.《庄子》单音节名词同义关系研究[D].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刘炎飞.《庄子》内、外、杂篇双音词研究——兼论内、外、杂三篇的时代[D].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马启俊.《庄子》的民俗学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00 届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马启俊.《庄子》词汇研究[D]. 安徽大学 2004 届博士学位论文.

秦晓慧. 试论《庄子》言与道的关系[D].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芮文浩.《庄子》语词考释[D].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屠志芬. 论《庄子》的修辞理论与实践[D].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

许芃.《庄子》隐喻转喻造词的认知分析[D].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闫滨.《庄子》名词研究[D].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张海涛.《庄子》副词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

赵华.《庄子》反义词研究[D].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0.

郑路.《庄子》的名·名结构[D].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后 记

《庄子》作为先秦诸子著作之一和重要的传世文献,其语言反映了上古汉语中期的基本面貌,是后世典范的文献语言和诸多口语词汇的源头之一,因此在汉语发展史特别是词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庄子》词汇作系统、深入的考察和分析,认清《庄子》用词在时代、地域、风格等方面的特点,正确认识和评价《庄子》在先秦乃至整个中国语言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总结《庄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多重认识价值,既可为先秦诸子语言的共时研究和汉语词汇史的历时研究提供比较准确的数据和可信的结论,又能对古籍整理和校勘、词典编纂、语文教学等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同时也可以对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相关领域的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发挥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庄子》词汇研究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自魏晋以来,《庄子》历代注本在《庄子》词汇随文注释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近现代的《庄子》词汇研究在新的语言学理论指导下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以《庄子》全书词汇为整体研究对象,作专题性穷尽式的调查、统计和科学的归纳、分析,进行全面的探讨和系统的研究,这样的实践和成果迄今为止尚不够丰富。这种现状在《庄子》语言学和汉语词汇学研究方面,都是十分不利和急需改变的。可以说,《庄子》词汇研究在庄学研究和上古汉语专书词汇研究领域里尚待深入开展。

目前,学术界在上古汉语尤其是专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为《庄子》词汇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研究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也必将有利于《庄子》词汇研究的深入开展。随着对道家思想和文化研究的加强,《庄子》词汇研究也将随着道家文化整体研究的发展而不断走向深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庄子》词汇研究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有美好的发展前景。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研究基础和现实需要,本书对《庄子》词汇展开专题研究。我们在语言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理论的指导下,采用“通合观之”的整体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对比的研究方法,对《庄子》词汇进行穷尽式的统计和

量化考察,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描写和解释、比较和分析,给出相应的结论和评价,并重点地详细讨论了《庄子》词汇在语音、语义、语法和语用等平面上的一些问题。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庄子〉词汇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学位论文2004年6月通过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在论文撰写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导师白兆麟先生的悉心指导。从论文选题到资料收集,从论文框架的设计、章节的安排到内容的取舍、语言文字的推敲,先生都给予了耐心指导与谆谆教诲。每次交稿,先生总是及时审阅,批改增删,不厌其烦,小到标点符号、漏字误字,都一一改正,尤其是先生提出了许多精到的修改意见,使我受益匪浅。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深的学术修养,令我敬佩和感动。受业三年,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获益良多。在此谨向我尊敬的导师白兆麟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谢意,也向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家庭和生活的师母徐季昭先生表示感谢。

在安徽大学学习和论文撰写期间,还得到了安徽大学黄德宽教授、何琳仪教授、杨应芹教授、徐在国教授、陶新民教授等诸位博士生导师的悉心指导,论文定稿后还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蒋绍愚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董志翘教授、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杨端志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谭学纯教授、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吴金华教授、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王云路教授、苏州大学中文系王继如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吴庆峰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赵世举教授、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张劲秋教授等知名专家教授的通讯评审,各位先生不吝赐教,使我深感荣幸和受益匪浅。特别是江蓝生先生,不仅赐予我详细严格的审阅意见,而且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临安徽大学担任我们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并主持答辩活动。以上这么多的知名专家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对我的教诲我铭记在心,终生难忘。在此一并向各位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时对已不幸逝世的何琳仪教授、吴金华教授表示深深的哀悼。

在安徽大学读书期间,安徽大学研究生处和文学院各位领导和老师对我非常关心和支持,时兵、杜道流、蔡英杰、于峻嵘、乔俊杰、安兰朋、沈文君、张先坦、包诗林、吴先文、黄婉梅、郭庆林等白门弟子和徐道彬、盛永生、沙宗元、胡长春、张礼、郝士宏、吴国升等诸多同窗学友给予我热情帮助和诸多关照,在此也一并向各位领导、老师和学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工作单位皖西学院的各级领导和同事们对我攻读博士学位和撰写书稿给

予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同样给予理解和支持的还有我的父母家人,尤其是妻子江守丽,是她承担了全部家务,在生活上多所关心,在工作上大力支持,才使我有时间安心地学习和写作。在此也向他们致以真挚的谢忱。

我读博士时已经三十六岁,基础和条件都不好,能够坚持下来,并且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真的要感谢有这么多的人在支持我。所以我永怀感恩之心和报答之意。

获得博士学位已经十年了,十年之后这本小书才姗姗来迟,终于能与读者朋友见面了。感谢恩师白兆麟先生赐我序言,但我绝对不敢说“十年磨一剑”,只能说世事难料,岁月蹉跎。十年来我经历了很多,失去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这本小书终于付梓,也就放下一块压在我心中十年的石头了。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综合出版中心经理赵亚强先生及责任编辑雷丹女士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认真负责,耐心细致,精益求精,令我感动。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许加彪教授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热心奔走,牵线搭桥,使本书得以最终面世。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这本小书的出版还获得了安徽省教育厅和皖西学院的相关科研和教研项目经费资助,在此也对有关部门和领导表示真挚的谢忱!

这本小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众多前贤时哲的研究成果,未能一一注明,在此特别要表示歉意和谢意。本人先期发表的论文在收入本书时有部分增删修改,特此说明。

总之,如果没有得到大家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我的专业学习将很难取得进展,书稿撰写也将很难得以进行,更没有出版的机会。所以,在拙著即将付梓之际,再一次向所有使我受益的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对《庄子》词汇进行专题研究,这本小书仅仅是初步的尝试。由于困难很多,条件有限,加之本人资质驽钝,才疏学浅,琐事烦扰,书中肯定还存在诸多思考不深、谋划不周、内容不全、结论不当之处,深感愧对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和亲友们的殷切期望。恳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以便我继续做好《庄子》词汇的后续研究工作。

马启俊

2014年10月15日于皖西学院不舍斋